

九尾龟

中国古典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清 张春帆 著



九尾龟

(三)

〔清〕张春帆 著

目 录

第七集

第九十七回	莺飞草长望断萧郎 添酒回灯重开夜宴	686
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害 东尚仁叫局碰和	692
第九十九回	又麻雀名士讲牌经 卖风情信人吊膀子	698
第一百回	打茶围乌龟送礼 出奇谋嫖客施威	704
第一百一回	扣局帐陈海秋发标 留夜厢范彩霞中计	710
第一百二回	酒阑人散软语缠绵 送客留髭深情缱绻	716
第一百三回	味莼园遇旧感前游 金小宝寻春逢浪子	722
第一百四回	跳空槽滑头得志 翻醋罐名妓争风	727
第一百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讥浪子	734
第一百六回	危崖勒马虚度清宵 宝镜孤鸾枉辜良夜	739
第一百七回	游张园初看髦儿戏 访萧郎又遇意中人	745
第一百八回	情切切密意慰檀郎 意绵绵深情回倩女	751

第一百九回	梦巫山良宵圆好事 忆倾域名士苦相思	757
第一百十回	传眉语喜遇秋娘 托微波暗通青鸟	763
第一百十一回	赋高唐东墙窥宋玉 隔巫峰云雨恼襄王	769
第一百十二回	度良宵名花开并蒂 歌白纥病渴过三秋	775
第八集		
第一百十三回	久安里旧雨续新欢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781
第一百十四回	弃尘寰烈妇捐躯 征挽联豪绅仗义	787
第一百十五回	看马戏忽逢荡妇 闻狮吼惊散鸳鸯	793
第一百十六回	谋补缺观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799
第一百十七回	严选政部办吃虚惊 出奇兵名优施巧计	805
第一百十八回	闹相公尚书中计 告病假巡抚归田	811
第一百十九回	思湔浴名妓嫁衰翁 约空房家奴私爱妾	817
第一百二十回	王素秋看戏轧姘头 柳飞云当场施绝技	822
第一百二十一回	联美眷荡子迷香 破温柔滑头泼醋	828

第一百二十二回	闹茶楼杨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围	834
第一百二十三回	大观园流氓争口舌 乐仁里名士见秋娘	844
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葇咏新台	846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852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858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864
第一百二十八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870
第九集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账嫖客行权 真索债信人受骗	876
第一百三十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882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888
第一百三十二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894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讥评当面坍台	900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906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911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沉痾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917
第一百三十七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923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929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闯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935
第一百四十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941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947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953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959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964

第七集

第九十七回 莺飞草长望断萧郎 添酒回灯重开夜宴

上回书中正说章秋谷在西安坊龙蟠珠家与陶伯瑰陶观察相见，陶观察取出东方小松信来，递在章秋谷手内。章秋谷顺手拆开，看了一遍，大家又客气了一回。

辛修甫见客人已经到齐，便和众人代写局票，一个一个的写过来。到了陶观察面前，辛修甫问道：“你是不是还叫薛金莲？”陶观察听了，叹一口气道：“薛金莲已经嫁了人，我就叫三马路的胡玉兰罢。”章秋谷听了，跳起来回道：“怎么！薛金莲已经嫁了人么？”陶观察听了，只点一点头，并不开口。章秋谷诧异道：“我昨天下午还看见你同着他在张园安垞第吃茶的，怎么会嫁起人来？不要你上了人家的当罢？”陶观察听了，又叹了一口气道：“我亲眼见他嫁人的，怎么会上人家的当？”秋谷听了，十分诧异，不懂这个里头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便细细的问了陶观察一遍。陶观察也把薛金莲如何问他借钱，如何前天已经除了牌子，如何今天嫁人的事情，一一的都告诉章秋谷。秋谷听了，哈哈笑道：“如此说来，总算便宜了他！”陶观察听了，不懂秋谷的话是什么意思，只眼睁睁的看着秋谷的脸儿。秋谷正要开口，忽然地里陈海秋接过来说道：“算了算了，你要想替人出气，也要看着各人的自家情愿。万一这个人不愿意要你和他出力，你又怎么样

呢？”说着，不由也哈哈的笑起来。秋谷听了也笑道：“你又不是人家肚子里头的蛔虫，怎么知道人家不愿意呢？”

正说着，辛修甫走过来，对着秋谷说道：“你还是那去年的两个旧相好么？”秋谷道：“我到了上海，统共只有一天，那里又有什么新相好？”辛修甫点一点头，又问陈海秋道：“你呢？叫什么人？”陈海秋道：“叫西鼎丰林媛媛……”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章秋谷早拦住他道：“好好的范彩霞不叫，叫什么林媛媛！”说着，又对辛修甫道：“你不要管他，只顾写范彩霞就是了！”陈海秋连忙说道：“你这个人，岂有此理！我刚才和你说的话儿，你难道没有听见么？”章秋谷微微的笑了一笑道：“你不要多问，只依着我的话儿去做就是了。到了那个时候，我自然有个法儿。”陈海秋听了，便逼着章秋谷，要问他是个什么法儿。章秋谷一言不发，只看着陈海秋微微冷笑。陈海秋一连问了几声，章秋谷只是不答。陈海秋急了，走过来把秋谷推了一把道：“怎么样？你今天变了哑子么？怎么这般问你，总是一个不开口？”秋谷听了，方才对他笑道：“你要我帮你的忙，就是这个样儿。须要听着我的指挥命令，并且不准你无故多言；如若不然，就烦你另请高明，我也没有功夫来管你的这些闲事。”陈海秋听了，没奈何，只得咕嘟着一张嘴走了过去，口中咕噜道：“好好的讲明白了不好，一定要把这样的闷葫芦给人打，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秋谷见陈海秋一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觉得很有些好笑，便也立起身来，走过去附着陈海秋的朵耳，低低的说了几句。陈海秋听了，心中大喜，回过身来，深深的向秋谷打了一恭，口中说道：“多谢费神！”但是陈海秋还没有说出来，秋谷朝着他把手摇了一摇，叫他不要说穿。陈海秋点头会意。

正在这个时候，辛修甫来请他们入席，打断了他们的话头。大家依次坐下，龙蟾珠过来，斟了一巡酒，唱了一段《文昭关》，便立起身来，对着大家说声“对勿住，请宽用点，倪出堂差去！”便扶着大姐阿小妹的肩头，姗姗而去。这里龙蟾珠刚刚出去，那边范彩霞恰恰进来。莲步未移，香风已到。章秋谷的坐位刚刚对着房门，恰好和范彩霞打了一个照面。只见他穿一件闪光纱湖色夹袄，下面衬一条淡蜜色春纱裤子。髻云高拥，鬟凤低垂，檀口含朱，蛾眉挹翠，身材夭娜，骨格轻盈。走进门来，先抬起那一对秋波，四周围飞了一转。刚刚转到章秋谷面前，忽然呆了一呆，不觉出声叫道：“阿唷二少哋，几时来格呀？”秋谷也笑着朝他点一点头道：“我们一年不见，你竟居然记得我这么的一个人！”范彩霞听了，不觉面上一红，别过头去，见了陈海秋，待理不理的叫了一声“陈老”，一屁股就坐在陈海秋背后。回转头来，再看章秋谷时，只见章秋谷的一双眼睛，正在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范彩霞见了，“嗤”的一笑，不因不由的飞了章秋谷一个眼风，两个人便密密切切的谈起来。

正谈得高兴，早听得门外弓鞋细碎的声音。门帘一起，走进两个丽人，手挽着手的并肩进来。秋谷连忙举目看时，原来就是自己叫的两个馆人。一个久安里的陆丽娟，一个迎春坊的梁绿珠，婷婷袅袅的走到面前。只见陆丽娟身上着一件玄色外国纱夹袄，衬一条淡淡的浅蓝闪光纱裤。蛾眉欲蹙，皓齿微呈，丰彩惊鸿，珮环回雪。再看那梁绿珠时，只见他着一件本色春纱夹袄，衬着一条湖色裤子。秋水横渡，春山敛黛，风鬟雾鬓、皓腕纤腰。两个人手挽手儿立在一处，恰好两个人的长短都差不多。当下梁绿珠和陆丽娟两个人走进门来，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两个人齐

叫一声“二少”，便轻移莲步的走过来，坐在章秋谷身后。梁绿珠先开口道：“二少，耐倒好格，啥勒倪搭一径勿来介？”秋谷笑道：“我刚刚昨天到的上海，忙了一天，那里有工夫到你们那里去！”梁绿珠听了，把嘴一撇道：“耐吮拨工夫到倪搭去，吃花酒倒有工夫格！”秋谷道：“这是应酬朋友，算不得吃花酒。”梁绿珠听了，飞了秋谷一个白眼道：“应酬朋友未有功夫格，到倪搭去末吮拨工夫，阿对？”秋谷听了，一时竟回答不出什么来，只得哈哈一笑道：“算了算了，不用挑眼了，就算是我的不是，何如？”陆丽娟听了，对着秋谷微微一笑。梁绿珠还在那里自己低低的说道：“生来是耐勿是吮。”陆丽娟趁着这个当儿，握着秋谷的手，低低的问道：“耐阿是昨日来格？倪搭仔耐长远勿看见哉，耐身体浪向阿好？啥勒一径勿到上海来介，倪末一径心浪向牵记煞。”秋谷听了，对着陆丽娟笑道：“多谢多谢，承情得很！”说着，把手紧紧的握住了陆丽娟的纤手。四目相视，脉脉含情。秋谷正在出神，恰被梁绿珠扭过身来，附在秋谷耳朵上悄悄的说道：“恩得来，阿要窝心！”秋谷出其不意，倒被他吓了一跳，便也回过头来，一把握着梁绿珠的手，左顾右盼，心花大开。正在这个时候，忽然觉得肩头上有人一拍，抬起头来看时，只见范彩霞睁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对着自己的脸儿，似笑非笑的说道：“二少，倪去哉，晏点有工夫末请到倪搭去坐歇。不过倪搭小地方怠慢煞格，勿得知耐二少阿肯赏光勿肯赏光？”说着又对着秋谷飞了一个眼风。秋谷听了，便也打着苏白回答他道：“阿唷，先生勿要客气，啥人勿晓得范彩霞先生是上海滩浪天字第一号格红信人！”范彩霞不等他说完，把眼一瞟道：“好哉好哉，勿要钝哉！”一面说着，一面往外便走。走到房门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嫣然

一笑，急急的走了出去。章秋谷见了，不由得叫一声好。梁绿珠接着说道：“勿要瞎拍马屁哉！阿是刚刚格马屁还勦拍足！”秋谷听了，也觉得好笑，正要开口，恰恰的陶观察要和他搥拳，便把这句话儿岔了过去。

秋谷和陶观察搥了五拳，秋谷输了三拳。秋谷自己吃了两杯，梁绿珠代了一杯。陶观察打了一转通关，便立起身来，对辛修甫说别处还有应酬，匆匆的要走。辛修甫见他要去别处应酬，不便留他，由他一个人去了。秋谷等梁绿珠和陆丽娟走了之后，便也起身要走，辛修甫道：“你今天还有什么事情没有？”秋谷道：“事情是没有什么，但是等会儿要去看两个人。”辛修甫笑道：“你无非要到陆丽娟和梁绿珠处打两个茶围，等一回散席之后我们一同去就是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去也是碰不着的。”

秋谷听了，觉得不差，便也依着辛修甫的话儿，坐了一回，大家散席之后，同着辛修甫、陈海秋、王小屏等一班人到陆丽娟院中坐了一回。丽娟有心要拉拢章秋谷，竭力应酬，尽心巴结，奉承得章秋谷十分欢喜，在他那里坐了一点多钟的工夫。又同着众人到范彩霞那里去坐了一回。范彩霞对着陈海秋还是那般冷冷落落的样儿，却打起精神来应酬秋谷。秋谷被他殷勤不过，也只得略略的领略些儿。陈海秋在边旁看了十分难过，口中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催着秋谷，叫他快走。秋谷也无可不可的出了院门，便别了众人自家回去。

到了明天，秋谷还没有起来，陈海秋已经来了，坐在楼下书房里头等了一回，章秋谷方才下来。陈海秋一见了章秋谷的面便嚷道：“你这个人，真真的岂有此理！我托你的事儿，你不肯和我想个法儿也还罢了，你自己倒和他吊起膀子来！天下那有这般

道理？”秋谷听了笑道：“你不要这般性急。我既然答应了和你设法，自然总有一个好好安排。至于吊膀子的一层，并不是我去吊他，却是他来吊我的。这样的就口馒头，我也落得寻寻他的开心，难道我当真要去吊他的膀子么？你若怕我剪了你的边，在旁边吃起醋来，这件事情就办不来的了。”陈海秋听了，也笑道：“我也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我和他又没有什么交情，那里会吃什么醋？不过你既然答应了同我设法，何不把这个法儿和我讲个明白，也好等我心上欢喜一下，何必一定要叫我打这样的闷葫芦呢？”秋谷听了，低着头想了一想，方才对陈海秋说道：“这件事情有个绝好的法儿，在这里管教大大的糟踢他一下，出出你的闷气，但不知道你自己的意思怎样？”当下章秋谷对着陈海秋说出一番话来。有分教：望断蓝桥之路，无那萧郎；强寻巫峡之云，难为神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九十八回 范彩霞安心慢客 东尚仁叫局碰和

且说章秋谷对着陈海秋说道：“这件事儿，虽然我和你做个军师，究竟要你自家定个目的，你的意思到底怎么样呢？”陈海秋道：“我也没有什么一定的目的，只要你和我出这口闷气也就是了。”章秋谷道：“就是你要翻他的本，出口气儿，也有几等几样的法儿。你老实说，你究竟心上怎么样？”陈海秋道：“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主意，你的意思又怎么样呢？”秋谷道：“依着我的心上来想，你不过因为范彩霞看你不起，有心骗了你的钱，又不肯留你住夜，只要好好的想个主意，把他大大的糟蹋一下，出出你的气儿，你说可好不好？”陈海秋听了，沉吟一回，把头摇了一摇道：“这个主意虽然不错，未免便宜了他。据我的意思想起来，他既然不肯留我住夜，我如今偏要……”陈海秋说到这里，觉得有些说不下去，便顿了一顿说不出来。章秋谷听了，心上早已明白，故意问道：“便要什么？说下去。”陈海秋面上一红，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道：“算了罢，你不用假装糊涂了。”秋谷听了，哈哈笑道：“照你这样说起来，无非还是想要他留住夜。上海的信人也很多，就是面貌比他好的也还不至于找不出来，何必一定要看中这个范彩霞呢？”陈海秋听了，面上红了一红，一时间回答不出来，停了一停方才慢慢的答道：“我也并不是一定要和他怎样，不过我在他面上花了无数的钱，他竟把我当作个天字第一

号的瘟生，好像是理应孝敬他的一般，你想可恨不可恨呢？如今我的意思，要你和我想个法儿，叫他自家俯就，一则出了我的一腔恶气，二则也好借此坍坍他的台，只不知可做得做到做不到？”秋谷听了道：“有什么做不到！你只要依着我的话儿行事，我叫你怎样你便怎么样，到了那个水到渠成的时候，自然有一个叫他不得不如此的法儿。你只好好的等着就是了。”陈海秋听了，心上甚是喜欢，却故意做着不相信的样儿道：“你不要这样的拿得千稳万稳的。范彩霞这个混帐东西比不得别人，我不信你就有这般手段？”秋谷听了，冷笑道：“你不信就罢，请你自家去另想法儿，与我不相干！”陈海秋一听秋谷推托，心上又着急起来，再三的央求秋谷和他想法。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自己的主意细细的和他说了，喜得个陈海秋直跳起来道：“这个主意，拿得定他一定上钩的么？”秋谷道：“这个自然。若是换了别人，我不敢说他一定怎样，至于范彩霞这个东西，我久已知道他的历史，还你百发百中，手到拿来！”陈海秋听了，十分欢喜。又坐了一回，说了些天南地北的闲话，方才告辞去了。

章秋谷从这一天起，接连拜了几天客，应酬了几天。这一天下午，刚刚在金谷春大菜馆里头走出来，劈面又撞着了陈海秋，便拉着秋谷一同到东尚仁去。秋谷一路走着，同陈海秋讲道：“你拉我到东尚仁去，你不怕我要剪你的边，和范彩霞吊膀子么？”陈海秋也笑道：“凭你去怎样吊法，我总不吃你们的醋就是了。”两个人说说笑笑，一路到东尚仁来。到了范彩霞院中，两人走进房内。范彩霞刚刚起来，正在那里梳洗，见了陈海秋进去，只微微的朝他点一点头，忽然抬起头来见了章秋谷在陈海秋的背后，登时满面添花，立起身来口中说道：“阿唷二少，今朝陆里

一阵好风吹仔耐来哉呀！几日天勿见哉哝，唔笃格位姨太太阿好？”章秋谷含笑点头道：“多谢多谢！托福托福！”一面说着，一面走到范彩霞后面，把一只手轻轻的在他肩上一搭道：“请坐请坐，你只管办你的公事，不要客气！”范彩霞回头一笑，两颊生红，对着秋谷笑道：“倪无啥事体呀，耐二少是难得请过来格客人，今朝赏倪格光，到倪间搭小地方来坐歇，总要客气客气格哝，二少爷阿对？”范彩霞一面说着，一面已坐了下来，指着靠窗的一张椅子对章秋谷道：“二少坐喏。”章秋谷听了，也随随便便的坐下，却细细的抬起眼睛来打量范彩霞时，只见他身上穿着一件半旧的熟罗短袄，春生宝靛，红上眉梢，一缕漆墨的头发，一个娘姨替他解开了，直拖下来，差不多直垂到地，透出一股冰桂兰麝的味儿。胸前的两颗钮扣没有扣好，微微的露出里面杨妃色的抹胸。扣着一件黄澄澄的金练，衬着那纤腰婀娜，云鬓惺忪，觉得无限娇娆，十分妖艳。章秋谷看了这般的一副样儿，也不知不觉的心上怦怦欲动。范彩霞一面梳头，一面偷眼见了章秋谷这般模样，越发的眉梢眼角卖弄精神；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免不得也要略略应酬。只把一个陈海秋丢在那里，既没有人和他讲话，也没有人去理他，好似老僧入定一般坐在那里，无声无臭。章秋谷始终意不在此，便立起身来，对陈海秋道：“我们没有什么事情，还是约几个人来碰和罢。”陈海秋听了道：“也好，我们就去约了陶伯璜和辛修甫碰一场和，但不知他们来不来？”范彩霞听了接口道：“耐写仔请客票，叫相帮去请请看末哉。今朝辰光勿晏，陶大人搭仔辛老勿见得出去格！”说着又飞了秋谷一眼，好像打个照会的一般。陈海秋写了两张请客条子，叫相帮去请辛修甫和陶伯璜。

相帮去不多时，早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陈海秋和章秋谷方才立起身来，辛修甫已经匆匆走进。秋谷笑道：“请客的还没有回来，客人倒已经来了。”辛修甫见了陈海秋和章秋谷，也略略的讲了几句套话。这个时候，范彩霞的头已经梳好，便立起身来应酬了修甫几句。等了一回，陶观察也来了。范彩霞便叫娘姨大姐调开桌椅，取出一副乌木牌并一副筹码来，问陈海秋筹码怎生配法。陈海秋还没有开口，陶观察抢着说道：“自然打现的，那个来打什么筹码！”秋谷微笑不言。范彩霞听了，便把筹码拿了过去，把那一副牌倒在桌子上，拣出东西南北四张放在中间。秋谷顺手拿过一张牌来看时，原来是象牙牌面，雕得甚是精致，不觉顺口赞道：“好讲究的牌！果然这个地方和别处不同！”范彩霞听了，只道是有意赞他，便抬起头来，又对着秋谷一笑。秋谷却没有留心，见范彩霞对他一笑，心上方才明白，心上倒觉得有些不得劲儿，便搭讪着问辛修甫叫局不叫。辛修甫道：“我们四个人碰和，我看不必叫局罢！”秋谷道：“叫几个人来觉得闹热些。”辛修甫听了，便也答应。秋谷便代他们写起局票来。辛修甫叫龙蟾珠，陶伯瑰叫胡玉兰，陈海秋也叫了一个西鼎丰的林媛媛，章秋谷不消说，自然就是梁绿珠和陆丽娟了。当下大家讲明，打五十块钱一底的二四。大家扳了坐位，便碰起来。碰了几副，叫的局已经来了。梁绿珠和陆丽娟坐在秋谷身后，默默的看他发牌。起先的几副牌，平平的都没有什么输赢。陈海秋碰了两圈，便叫林媛媛和他代碰。刚刚遇着他的庄，一起手便是中风开了个暗杠，陶观察又打了一张东风，林媛媛又碰了出来。转了几转，秋谷见林媛媛的牌只打了一张万子，便和陶观察同修甫道：“庄家是万字一色，你们留神一点。”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陶观察忽

然打了一张发风出来，林媛媛见了，把牌摊出，计算起来四百和牌，给他和了一个倒勒。辛修甫等大家算清了帐，便问陶观察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打出一张发风。陶观察道：“我自己要和，怎么不要打这张发风呢？”秋谷听了，心上觉得很有些好笑，很想问他“你自己想和，如今可想到了没有”，却又为着和他认识没有许多时候，恐怕他动气，便也微微一笑，并不言语。

那知自此以后，林媛媛的牌风大旺起来，一连庄上和了几副；接着辛修甫和了一副两翻的索子一色。不到四圈牌，章秋谷已经输了一百四五十块钱。陆丽娟见了，便要 and 秋谷代碰，秋谷便立起身来。让他去碰，陆丽娟碰了两圈，输得比秋谷更多。秋谷诧异道：“我平日碰和，从来没有输得这般利害，今天什么缘故忽然这个样儿？”便叫陆丽娟立起来，还是自己坐下去碰。范彩霞见秋谷一霎时的工夫已经差不多输了三百块钱，便走过来，站在秋谷身后指手画脚的指点。他只见秋谷起出牌来，都是七不搭八的，没有一张好牌。范彩霞见了，皱着眉头，把头连连的摇了几摇。忽然上家陶观察发出一张二索来，范彩霞说一声：“吃！”秋谷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范彩霞不懂秋谷的意思。转了一转，陶观察又打出一张九万，范彩霞道：“碰！”秋谷还是只当没有听见，径去摸牌。范彩霞在旁边看了，忍不住问道：“二少，耐碰错哉，碰和勿是实梗碰法格，蛮好格九万，啥格道理勿碰呀！刚刚只要听仔倪格闲话，吃仔二索，碰仔九万，故歇和也和脱格哉。”秋谷道：“我有我的道理在里头，用不着你和我着急。”范彩霞听了，那里肯信，口中只在那里咕哝道：“阿有啥碰和勿碰九万格道理，唔笃大家听听看。”秋谷听了道：“等一回儿碰完了，再和你细细的讲这个里头的道理，这个时候没有工夫。”说着又

历碌掳牌。范彩霞仍旧立在秋谷后面看他。对面辛修甫打了一张七万，秋谷说一声：“碰！”便打出一张八万。范彩霞见了，嚷道：“格只七万随便那哼吮拨碰格道理，豪燥点勿要碰！”秋谷微笑道：“这个道理你不懂的，不要来和我混闹！”范彩霞听了，愈加不服，把身躯一扭，走到烟榻上一屁股坐下，对着梁绿珠、陆丽娟两个人说道：“倪看今朝格二少有点输昏仔头哉！”正是：樗蒲陆博，偏多制胜之方；蹴鞠弹棋，亦有神明之化。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九十九回 叉麻雀名士讲牌经 卖风情倌人吊膀子

且说范彩霞见章秋谷碰和这般碰法，心上大大的不以为然，口中咕噜着说道：“倪从来未看见碰和实梗样式！”秋谷听得范彩霞这样的替他着急，心上也觉得有些好笑，便对他说道：“我的碰和和别人不同，另外有我的法儿。你不信你只走过来好好的看一下，就知道这里头的道理了。”范彩霞听了，便又走过来，站在秋谷后面细细的看着。这番秋谷的庄，恰和了一副，又接着连了一副七十二和的筒子一色。接着辛修甫和了一副，轮着林媛媛的庄。范彩霞在秋谷背后，看着他起出牌来也是平平常常的，不见得怎样好法。碰了两转，上家陶观察发出一张五索，秋谷不吃，顺手去摸起一张东风来，打出一张四索。范彩霞看了也不开口，只把秋谷的衣服一拉，秋谷微笑摇头。一转过来，秋谷去起出一张三万，成了三四五万的一搭，便又打出一张六索。辛修甫见了，诧异道：“你与其拆掉四索六索，为什么不吃他的五索呢？”秋谷笑道：“照这样的一副牌，就是和了也不过一个平和，有什么稀罕？”等了一回，辛修甫发出一张南风，秋谷碰了出来，发出一张九索。这个时候林媛媛业已碰了，三张白板放在桌上。一转过来，转到陶观察发牌。陶观察却顺手打出一张东风来，林媛媛见了大喜，扑的把牌摊出，口中说道：“难末咦敲你好唔笃一记哉！”大家举目看时，原来是东风和一索对碰和出，是一副索子一色，

里头还有三张八索、三张七索，又是个对对和。林媛媛屈指一算道：“对对和要外加一翻，刚刚咦是一副倒勒。”林媛媛正在高兴，不提防章秋谷伸过手去，把那一东风抢了过来。林媛媛嚷道：“作啥呀，拿倪一张东风抢得去？”秋谷不慌不忙把自己的牌摊在桌子上，口中说道：“请你们看看我的牌怎么样？”辛修甫和陶观察大家举目看时，只见齐齐正正的三张八筒、三张一万，三张三四五万、一张东风、还有三张南风，已经碰在桌子上。修甫见了，诧异道：“你是独等东风么？”秋谷不答，只点一点头，把陶观察方才打的那张东风和自己的东风放在一起，只把一个背后的范彩霞喜欢得笑得吱吱格格的，一张樱桃小口再也合不拢来。辛修甫和陶观察见章秋谷拦了林媛媛的和，心上自然高兴；只有林媛媛咕嘟着一张嘴，十分扫兴，瞪了秋谷一眼道：“倪勿来，勿作兴实梗格，耐要拦倪格和，为啥勿早点说呀？”秋谷笑道：“你的手脚十分神速，对面的一张东风刚刚打出，你已经飞一般的抢了过去，叫我那里来得及！”林媛媛听了，也觉好笑，便把自己的牌一推，历历碌碌的掳起牌来。

秋谷方才对着范彩霞讲道：“何如，这一下子你有些明白了么？你刚才看着我不吃二索、不碰九万，以为错了，你不知碰和这样东西，虽然是一件游戏的事情，里头也有些儿反败为胜的道理。大约上家的牌风很旺，便不当吃的吃他一下，把上家的牌落到自己手里头来；或者下家的牌风很旺，便当吃的不吃，把下家的牌提到自己手里头来。我刚才看见下家的牌风好得很，所以故意不碰不吃，有心揽他一下，果然给我一下子揽了过来。你想方才要是吃了上家的一张五索，自己三六万等张，这一张东风岂不是给下家拿了去么？下家要是拿着了东风，早已和出来的了，那

里还等得到这个时候？”章秋谷一面说着，林媛媛和辛修甫、陶观察都停了手，呆呆的听。范彩霞听了秋谷的一番说话，不觉连连点头。想了一想，便又问道：“既然耐说勿碰勿吃，为啥好好里有仔八万九万，要碰对家格七万呀？”秋谷道：“今天的牌，只有他们两家的好些，所以对面打了一张七万，我拆掉了自家的八万九万，去碰他那张七万，本来是不应该碰的；如今我碰他一下，或者可以把对面的好牌碰过这一面来。这也是一个反败为胜的法子。”

辛修甫和陶观察听了秋谷这一番说话，觉得甚是津津有味。辛修甫便问秋谷道：“据你说来，碰和里头也有这许多奥妙，但是除了这几个法儿，还有什么别的方法没有？”秋谷道：“碰和的方法，第一不要让下家多要自己的牌。看着给他吃一下子没有什么要紧，就是和了出来，无非是十和二十和的牌，也算不得什么，人家往往在这个里头不很留心，随随便便的混打，却不知道虽然人家和一副小小的牌不算什么，你要是一连给他和了几副，牌风一顺，他的牌就忽然间大好起来，真是拉朽摧枯、势如破竹。到了那个时候，你就是再要和他的牌，凭你怎样也扣不住的了。那班碰和的饭桶，自己输了钱，还要抱怨自己的牌风不好，那里想得到别人的牌风为什么这般好法，就是自己不肯留神闹出来的。大凡碰和的人，虽然要顾自己手里头的牌，却也要顾着台面上的牌风怎样。到了那差不多大家等张的时候，只要留神看着台面上的牌，已经打出去的是几张什么，合着自己手里的牌算计起来，别人等张是等的什么牌，大约总有几分拿手。总之，不论自己的牌风好与不好，只要少发生张，不开大炮，一定不至于出什么乱子的。至于讲起自己的发牌来，那是碰和里头最要紧的一件事

情。在自己牌风不好的时候，自然不好混打；就是自己的牌风很好，也要自己留神些儿，不好乱发，一个不小心给人家和了去，凭你自己的牌再大些儿，也不值一个大钱，倒反把牌风弄得大坏起来。如今那些碰和的人都是这个样儿，倚仗着自己的牌风很好，便不管三七二十一，随手乱打，打到后来，总是输得他一个要死。这几句话儿虽然没有许多窍妙，碰和里头的方法也就差不多了。”

辛修甫、陈海秋和范彩霞等听了，都是心领神会。只有陶观察听了，有些不以为然，便道：“据我看起来，碰和一道，原不过是我们借他消遣的事儿，何必要这样的在里头讲究。况且我们一班人，大家聚在一起玩玩，输赢都不算什么，用不着这样认真。你们看我的话可是不是？”秋谷接着说道：“这个话儿自然不差。但是这个‘赌’字的字义，本来就是彼此争胜的意思。无论什么人，你不沾到这个‘赌’字便罢；要是沾到了这个‘赌’字，凭你亲戚朋友、父子兄弟，都没有一些儿退让的心肠，一定要自己胜了、人家输了，心上方才快活。至于我们的打牌，本来算不得赌钱，不过是个消遣的法儿罢了。但是虽然消遣，大家心上未免总有些争胜的意思，断没有一个人上了赌场，只想输不想赢的道理。不过我们的赌钱与别人不同，没有那些死想赢钱的期望。赢了固然很好，就是输了也没有什么稀奇。至于说我们大家赌起钱来，一定的希望着自己输钱，那也不过是这么一句话儿讲讲罢了。”陶观察听了，和辛修甫都点头称是。

陈海秋一个人在炕上躺了一回，觉得有些困倦，便立起身来，叫林媛媛让他坐下，几个人又碰起来。等到完了八圈，差不多时候已经六七点钟，叫来的馆人一个个都走了。大家算起帐

来，陶观察一个人大输，输了一百三十多块钱；辛修甫也输五十块钱；陈海秋只赢了二十块钱；章秋谷非但把方才输的都捞了回来，还透赢了一百六十几块钱。秋谷对着范彩霞道：“何如，你说我打错了牌，如今你相信不相信？”范彩霞听了，嫣然一笑，也不开口，只对着秋谷微微的朱唇一动。秋谷一笑，别过头去对陈海秋说道：“这个时候，差不多就要上灯，我看你就在这里吃一台酒罢。”陈海秋听了，点头答应，便和范彩霞说了，叫他预备一台菜。范彩霞听了，自然欢喜，连忙叫娘姨下去招呼。不多时，早已摆得齐齐整整。陈海秋又请了两个招商局里头的朋友，大家闹了一回。这一台酒差不多直吃到十点钟的光景，方才大家回去。范彩霞趁着陈海秋送客的时候，一把拉住了秋谷的手，低低的问道：“耐明朝几点钟来？倪有两句闲话要搭耐说。”秋谷微微笑着答应他道：“明天我一定同了陈老爷过来就是了。”范彩霞听了，把头一扭，把一个指头轻轻的在秋谷头上点了一点道：“耐格人啥实梗介！”正还要说下去，刚刚陈海秋送过了客进来，酒气冲冲的，口中说道：“彩霞到那里去了，为什么不来送送客人？”范彩霞把双眉一皱，连忙扭过身来，答道：“倪勒浪呢。刚刚章二少搭倪说两声闲话，夹忙头里向客人去哉。”秋谷趁着这个时候，对陈海秋说道：“我们回去罢，明天就是我们原班四个人，在这里再碰一场和，可好不好？”陶观察和辛修甫自然答应。秋谷便别了众人，自己回新马路去了。

自从这一天章秋谷在范彩霞那里碰过了一场和之后，陈海秋天天约着他们三个在范彩霞院中碰和，又天天请客在范彩霞院中吃酒。秋谷也有时约着他们几个到梁绿珠、陆丽娟家去碰和、吃酒。陆丽娟自从认得了这位章秋谷以来，觉得章秋谷华彩非

常、丰仪出众，好像自己相与的客人里头没有一个赶得上章秋谷的，便十分巴结起来。章秋谷也爱着陆丽娟的性格温柔、风情旖旎，几天工夫便有了相好。一个是江南名士，倜傥非常；一个是越国佳人，深情如许。自然的十分恩爱，格外缠绵，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提他。不多时早到了五月初三，转瞬之间已经是端午佳节。榴花照眼，暑气迎人。那班堂子里头的娘姨大姐，一个个都在四马路上穿梭一般的来往不绝。更有那起抬轿子的乌龟，挑着送礼的东西满街上乱走。有些漂帐的客人，到了这个时候都躲得个无影无踪，累得那班娘姨大姐寻得一个发昏。秋谷恰早早的把那些堂子里头的酒局帐和那些店帐，都开销得清清楚楚。到了初三那一天，为着陆丽娟叫他去吃司菜，便约了辛修甫和陈海秋两个人同去。到了陆丽娟那里，只见陆丽娟梳好了头，正和个大姐在那里说笑。见了秋谷进来，便笑微微的叫了一声“二少”。正是：倾城名士，重翻子夜之歌；暮雨朝云，又入高唐之梦。欲知此后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回 打茶围乌龟送礼 出奇谋嫖客施威

且说陆丽娟见章秋谷同了辛修甫、陈海秋三个人一起走进来，便立起身来含笑招呼。

秋谷同着辛修甫、陈海秋进房坐下。房间里头的人见章秋谷很肯花钱，便十分巴结。一个娘姨叫做金宝的，便叫相帮拿进四样节礼，放在章秋谷面前，笑道：“送到二少公馆里向去，长恐唔笃姨太太心浪勿舒齐，就来浪间搭送仔罢。二少勿要客气，一塌刮仔受仔未哉。”秋谷看那四色礼时，见无非是些火腿、粽子、鲜藕、枇杷之类，便也对着金宝笑道：“别人的姨太太要吃醋，我的姨太太是从不吃醋的，你只顾放心送去就是了。”秋谷的话还没有说完，早见陆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唔笃勿要听俚格瞎三话四，俚笃姨太太凶得野笃。”秋谷听了，诧异道：“我章秋谷自从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怕过妻妾，你这句话儿是那里来的？倒要讲给我听听。”丽娟嗤的一笑道：“勿要勒浪海外哉，故歇末说得像煞有介事，晏歇点跪起踏板来，吃勿消格阿晓得？”秋谷听了，实在不懂丽娟是什么意思，只呆呆的看着他。丽娟看着章秋谷的脸，忍不住又笑道：“昨日仔阿记得，极得来吮淘成？”秋谷听了这两句话儿，心上方才恍然大悟，哈哈一笑道：“原来你为着昨天晚上的那件事儿，所以好端端的平空说出这许多的怪话来。你却不知道昨天所以一定要回去的缘故，是我在家里头出去的时

候，和他们讲明白了一定回去的，恐怕他们在那里呆等，所以定要回家，并不是不肯陪你。”陆丽娟听到这里，不由得面上一红，啐了秋谷一口道：“啥人要耐陪呀？”说说末就是实梗瞎三话四！耐怕勿怕跪踏板勿跪踏板，才勿关倪啥事。”说到这里，秋谷大笑道：“我从没有跪过什么踏板，或者看你面上给你跪一下子，也不可。”陆丽娟道：“倪是吮拨格号福气，唔笃听听看，说得阿要诧异？”说着，也忍不住笑起来。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卷钞票来，随手拣了三张十元的放在烟盘里头，道：“送礼手巾和司菜的钱都在里头。”金宝接了过去，谢了一声，又向秋谷道：“格末格个节盘，阿要送到二少公馆里去呀？”秋谷连连摇头道：“算了算了，我不过这样的说，那个要你们送去？”说着，相帮送上手巾，口中说了一声“多谢二少”。秋谷只略略点头，一会儿金宝走了出去。

陆丽娟走到秋谷身旁，悄悄的说道：“刚刚耐啥事体，要拨俚笃几化洋钿呀？”秋谷道：“连司菜的钱在内一共三十块钱，也不算什么。”丽娟嗔道：“一塌刮仔出仔廿块洋钿好哉，耐就是多拨点俚笃，俚笃也勿见得见耐格情，推扳点再要说耐瘟生，格号铜钱冤冤枉枉出俚做啥？老实搭耐说，该应用格辰光。自然掙脱两钿无啥要紧；勿该应用格辰光，耐也勿必摆啥格架子，难下转勿要实梗，阿晓得？”秋谷听了陆丽娟的这一番说话来得十分诚切，知道他倒是一片真心，心上很觉得有些感动，便也悄悄的附着他的耳朵道：“你的话自然不错，但是我在你身上，不要说是这几个钱，就是再多些儿，我心上也高兴的。”陆丽娟听了，心上自然十分欢喜，却故意说道：“倪勿要，耐下转阿要实梗勒。”秋谷还没有开口，早听得陈海秋嚷道：“你们这两个人，真真岂

有此理！到了这个地方，便两个人密密切切的讲话，把我们两个客人干搁起来，理也没有人理。就是有什么说不尽的话儿，等会儿到了床上，凭着你们去怎样讲法就是了。为什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当着我们的面做出这种样儿，难道故意做给我们看的么？”陆丽娟听了陈海秋取笑他的话儿，不觉涨得满面通红。秋谷回过头来对陈海秋道：“海秋不要胡说！人家在这里好好的讲话，你又要取笑起来！”说着，见陆丽娟低着头，口中咕嘟道：“随便唔笃去说啥末哉。”秋谷便握着他的手道：“我们老夫老妻，那里还怕人取笑。凭他去讲些什么，我们不要管他就是了。”陆丽娟听了，更觉不好意思，挣脱了手，把秋谷背上打了一下道：“耐格个人实头呒拨仔淘成哉，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气数！”说着，自己也不由得嗤的一声笑起来。

秋谷正要和他讲话，只见大姐阿金妹走进房来，向陆丽娟使个眼色。丽娟见了，就走过去低低的吩咐了他几句。阿金妹走了出去，一会儿相帮早端上菜来。本来堂子里头的司菜，照例是一碗鱼翅、一碗整鸭、一碗鸡、一碗蹄子，秋谷一眼看去，见那四样例菜之外，又另外加了一大盆鲥鱼、一盆白汁排翅、一碗清燉火腿、一碗鲍鱼汤，还有四个碟子：一样凉拌腰片、一样凉拌鸡丝、一样凉拌猪肝、一样虾米煮黄瓜。这几样菜，都是章秋谷平日最爱吃的。另外两把酒壶，装着满满的两壶花雕，还有一瓶薄荷酒，一齐都放在桌子上。秋谷见了，把眉头一皱道：“今天你怎么忽然和我客气起来，平空的添这许多的菜做什么？”陆丽娟笑道：“倪为仔格两样菜无啥吃头，所以另外点仔几样，总算是倪一点点意思，耐勿要客气喎。”说着，便取过一个玻璃小酒杯，倒了一杯薄荷酒放在秋谷面前。又问辛修甫、陈海秋道：“辛老，

陈老，唔笃两位吃啥格酒？”陈海秋本来酒量很大，要了薄荷酒，辛修甫不会吃酒，便要了花雕。陆丽娟斟了辛修甫、陈海秋两个人的酒，口中说道：“怠慢唔笃，请宽用一杯。”章秋谷便叫他过来，陪着同吃。陆丽娟便也坐在秋谷下首，自己斟了一杯酒，四个人浅斟低酌起来。这一席虽然没有什么别的客人，却大家都十分高兴，说说笑笑，不觉已是下午三点多钟。秋谷便对着陈海秋说道：“我们回去罢，那个家伙只怕差不多要去的时候了。”陈海秋听了会意，便同着章秋谷、辛修甫出了陆丽娟的院中，一路回去。

这个时候，陈海秋正住在后马路一家谦泰土栈里头，这个土栈就是陈海秋一个人开的。当下陈海秋邀了辛修甫、章秋谷一同到得谦泰土栈，坐在陈海秋的卧室里头，陈海秋叫家人泡上茶来。坐不多时，果然见范彩霞那里的大姐阿小妹同着两个相帮拖拖带带的送进四样节礼来。见了陈海秋，春风满面的叫了一声“陈老”，陈海秋只点一点头。阿小妹道：“陈老今朝啥勿到倪搭去呀？倪先生勒浪牵记耐呀！”陈海秋听了，冷笑一声道：“用不着这般的客气，只要我到你们先生那里去的时候，不要做出那副阴阳怪气的样儿，已经是好的了，什么牵记不牵记？像我这样的惹厌客人，那里配你们先生牵记！”阿小妹听了，呆了一呆，笑道：“陈老末咦要实梗瞎三话四哉，倪先生搭耐蛮要好，啥辰光搭耐阴阳怪气呀？像陈老格号好客人，再要说惹厌，是真真天理良心哐拨仔淘成格哉。”说着，回过头来对着秋谷和修甫道：“二少搭仔辛老想想看，倪格两声闲话阿对？”辛修甫和章秋谷听了，只好点一点头。海秋又道：“算了算了，不用多讲了。你今天无非是送礼和讨帐的两件事情。”说着，便开了保险箱，取出一大

卷钞票来，放在桌上，随手取出两张十块钱的钞票，交在阿小妹手里头，口中说道：“这几件礼物，我也用他不着，就烦你们和我带了回去。这二十块钱连节盘和手巾的钱都在里头，今天交给你，省得我又要叫人送来。”阿小妹接了钞票，口中说道：“陈老啥实梗客气，一样物事才勿受呀！”陈海秋对着他连连的摇头，只说“你不要和我客气，我这里委实用他不着”。阿小妹道：“格末谢谢耐！”相帮也跟着谢了一声。

陈海秋又问阿小妹道：“我的酒局帐抄好没有？”阿小妹听了，便从身旁衣袋里头取出一篇开现成的酒局帐来，还有一张范彩霞的大字名片，一齐交给陈海秋，口中还在那里说道：“陈老慢慢交末哉呀，啥洛实梗要紧介。”陈海秋接过来一看，见通共二十六台菜钱，十九场和钱，一百二十多个局钱，还有那一天陈海秋在他们那里碰和，没有带钱，就问范彩霞借了一百块钱做本钱，后来没有还他，一古脑儿合算起来，差不多要六百多块钱。陈海秋看了一眼，把那一篇帐单放在桌子上，正色对阿小妹道：“你今天是想来要钱的是不是？”阿小妹道：“陈老末总归实梗瞎疑心，洋钿勒浪陈老格搭阿怕会少。”阿小妹正还待说下去，陈海秋接着说道：“如今不必空费这些口舌，总之一句话儿，我今年欠你们先生的局帐，一个大钱也不能给他。”阿小妹听了，呆了一呆，还只认是陈海秋和他取笑。却见陈海秋正颜厉色的对他讲道：“我姓陈的并不是没有钱，钱很多在这里，但是凭着你们先生这样的一个人，要想用我姓陈的钱，只怕还嫌太早些儿。”说着，便把桌子上的那一卷钞票，一张一张的摊了开来给阿小妹看。一古脑儿统统是五十块的，只有几张十块的在里头，合计起来，这一大卷钞票至少也有二三千块钱在里头。把一个阿小妹只

看得目定口呆，眼花缭乱，觉得自己的一双眼睛花碌碌的，只顾随着桌子上的一卷钞票前后左右，四围乱转。直等得陈海秋把那些钞票仍旧放在保险箱里头去，方才把心定了一定，一时说不出一句话来。只听得陈海秋又对他讲道：“你回去只把我这几句话儿讲给你们先生听就是了。”阿小妹呆了一回，心上不知道陈海秋究竟为着什么。转了一回念头，只得开口说道：“阿呀，陈老为仔啥格事体实梗动气呀！阿是倪先生得罪仔耐哉？阿好讲拨倪听听看，到底那哼格一件事体？”陈海秋听了，便睁着眼睛对阿小妹说出几句话来。正是：落花堕劫，魂销南浦之歌；飞絮沾泥，肠断西楼之梦。要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一回

扣局帐陈海秋发标 留夜厢范彩霞中计

却说阿小妹听了陈海秋这一番说话，那里摸得着一些头脑，只眼睁睁的看着陈海秋，满心疑惑。只听得陈海秋朗朗的对着自己说道：“这件事儿，与你不相干，我也并不怪你。都是你们先生一个人的不好。但是今天你既来收帐，不得不和你讲个明白。我只问你，你们先生既然挂着牌子，在上海滩上做生意，吃了这碗把势饭，可懂得把势上的规矩不懂？”阿小妹听得陈海秋的话风利害，心上也有几分明白，却也不便和范彩霞分辨什么，只得陪着笑脸道：“倪先生有啥勿好格地方末，请耐陈老包涵点。”陈海秋不等他说下去，接着说道：“包涵不包涵的话儿，如今不必提他，只讲现在的话。讲起你们先生来，在上海滩上做生意，拚着自家的身体给客人糟蹋，为的是些什么？无非为一个‘钱’字罢了。自从我和你们先生认得以来，差不多将近一年光景。酒也不知吃了多少次，和也不知碰了多少场，一古脑儿合算起来，差不多也花了二三千块钱。像我这样的客人，老实说，上海地方虽然不少，却也不多。为什么你们先生见了我的面，总是那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儿？连好好的一句应酬话儿都没有讲过，不要说什么住夜不住夜了。像我这样的一个人，又在他身上花了这许多的钱，难道和他攀个相好都够不上么？老实和你讲，既然吃到了这碗把势饭，就有把势上的规矩。你们先生在我面上这般模样，简

直是不讲情理，硬欺我是个瘟生。他既然把我当作瘟生，不讲情理，我倒今天也要回敬他一下。你们先生要想向我要钱，钱有在这里，六百多块钱的帐一个大钱也不少他的。不要说是六百，就是六千也现成在这里，但是要想拿我姓陈的钱，也要有些本领，看有什么本领来拿我的钱！”

阿小妹听了这一大篇说话，心上不由得吃了一惊。要是别个人的帐，几十块钱的事情或者一百八十块钱，也还不算什么，偏偏陈海秋这一节的帐比别节格外多些。明知道范彩霞平日十分挥霍，到了节边，很有些接济不上来，专望着陈海秋这一笔钱来抵挡节底下的开销，那里经得起这样一来！呆了一回，只得立起身来，走近陈海秋身边，拍着他的肩膀，笑道：“陈老勿要动气，倪先生一径搭倪说，客人里向只有陈老末是个好人，耐勿要缠错，倪先生搭耐一径蛮要好，不过面孔浪像煞有点难为情，说勿出留耐住夜格句闲话。陈老耐也总算是倪搭格老客人哉，勿要实梗瞎想心思哩。倪先生吃仔格碗把势饭，要真真实梗样式，洛里好做啥生意呀！”

陈海秋听了阿小妹的一番说话，要是换了别的时候，早已被他说得心动的了，这个时候，却心上拿定了主意，不肯听他的话儿。只对着阿小妹冷笑道：“不是这般说法。我以前的时候，已经和他说过几次，要在他那里住夜，他只是装聋做哑的不肯答应。我又不是白住不出钱的，为什么要受这般的怠慢呢？你回去和他讲，叫他只顾放心，六百块钱暂时放在这个地方，到了那个时候自然给他，这会儿叫她不用心焦，就心焦也不中用。”阿小妹听了，一时也讲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依仔陈老格心浪末，要倪先生那哼呢？”陈海秋道：“依着我的心上么，也不是什么难

事。我从前再三的迁就他，他却装腔做势的把我这般冷落。如今只要和他转一个身，叫他收了那以前的架子，到我这里来自家俯就，也就罢了。你快些回去，把我这番说话和你们先生讲个明白，叫他自家斟酌。”阿小妹听了陈海秋这般说法，知道无可再说，只得快快的走了回去。

去了不多一回，阿小妹忽然又赶到谦泰土栈里头来，见了陈海秋便道：“倪先生请耐到倪搭去，有闲话搭耐说。”陈海秋道：“这会儿我有公事，没有工夫。你们先生请我去，料想也没有什么要紧话说。如若真有什么要紧的话儿要和我讲，请你们先生自己到我这里来就是了。”阿小妹见陈海秋一定不肯去，便匆匆忙忙的往外便走。陈海秋见阿小妹走了，对着章秋谷伸出一个大指，口中说道：“你的主意，果然不差！这样的一逼，等会儿一定自己要来的了。但是他来了，我又怎么样的对待他呢？”章秋谷听了，又细细的教了他许多的法儿。陈海秋大喜，磨拳擦掌的专等着范彩霞来。等了一回，早听得辛修甫口中说道：“来了来了！”陈海秋立起身来，举目看时，只见范彩霞扶着阿小妹的肩膀，从对面屏门外面冉冉的转将过来，那几步路儿，就如风吹杨柳一般，走得十分圆稳。陈海秋见了，故意别转了头，装作没有看见。当下范彩霞走进房来，先招呼了辛修甫和章秋谷，又半嗔半喜的瞅了秋谷一眼，方才走近陈海秋身旁，低低的叫了一声“陈老”。陈海秋回过头来，把范彩霞打量一番。只见他穿着一身玄色外国纱衫裤，下面衬着一双品蓝缎子挑绣的弓鞋。头上只挽着一个懒妆髻，春山淡淡，秋水盈盈，脂粉慵施，铅华不御，低着一双俊眼，好像有些不快的样儿，娇怯怯的站在一旁，把手扶着陈海秋的椅背，口中说道：“耐啥事体实梗动气？就是倪有啥

勿好末，耐好好里搭倪讲末哉，倪是无啥要紧，耐气坏仔身体啥犯着呀！”陈海秋听了这几句软软款款的话儿，不觉心中一动，连忙忍住了，淡淡的答道：“你不要和我客气，像我这样惹厌的客人，你那里看在眼里？”范彩霞听了，把一双纤手握紧着陈海秋的手说道：“耐勿要实梗，冤枉仔倪作业格。倪一径搭耐蛮要好，耐勿要听仔别人格闲话，扳倪格差头，耐自家赛过像格哑子一声勿响，倒说倪……”范彩霞说到这个地方，不觉面上一红，低眸一笑。又说道：“故歇勿要说哉，一场刮仔才是倪勿好，今朝请耐到倪搭吃酒，总算倪得罪仔耐，赔耐格礼，故歇就请过去末哉。”陈海秋被范彩霞自己赶过来，轻轻的三言两语，已经心上岌岌欲动；现在听得范彩霞邀他过去，便抬起头来，看秋谷的眼色。只见秋谷微微的把头一点，陈海秋便也答应。范彩霞本是马车来的，便拉着陈海秋同车回去。秋谷也有马车，同着辛修甫同坐一车。一路风驰电掣的到东尚仁来。

一刻儿的工夫，早到东尚仁门口，大家下车进去。这番不比别的时候，范彩霞竭力巴结，拼命张罗。就是房间里头的人也换了一副样儿。秋谷见了，由不得心中暗笑。当下范彩霞和陈海秋并肩坐在炕上，咬着耳朵说了一回。早见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调开桌椅，摆上菜来。原来今天这一席酒，是范彩霞和陈海秋赔礼，专请陈海秋的。范彩霞见碟子排了上来，便问海秋还有什么朋友。陈海秋还没有开口，秋谷在旁说道：“我看今天这一席，不便请什么外人，只请了王小屏和陶伯瑰两个何如？”陈海秋听了，点头称是。当下写了请客票，叫相帮送去。请客的去不多时，客人来了，大家入席畅饮。这一席酒，因是范彩霞专请陈海秋和他赔礼的，肴馔十分精致。范彩霞殷勤相劝，满场飞舞，八面张

罗，打起了全副的精神竭力应酬。海秋高兴非常，大家也都开怀痛饮。到得酒阑人散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有十一点钟。

辛修甫和章秋谷略坐一回，便都立起来要走。陈海秋也跟着往外就跑，却被范彩霞赶上来一把拉住道：“勿许走！倪还有几几化化闲话要搭耐说！”陈海秋故意笑道：“你留我在这里做什么事儿？我们先讲明白了，再说别的话儿。要我再像前一次的一般吃你的空心汤团，那是再不上当的了！”说着便要走去，急得范彩霞一手拉住陈海秋的衣服，不肯放手，面上却一阵阵的红起来。陈海秋故意逼着问他道：“留我在这里究竟怎么样？我上了一次恶当，再不上第二次的了。”范彩霞听了，口中实在说不出来，顿了一顿方才说道：“耐格个人，啥格实梗假痴假呆介。”说着，阿小妹也赶过来帮着挽留。陈海秋道：“你讲的话不中用，我信不过你的话儿，一定要叫你们先生自己和我讲个明白。”范彩霞到了这个时候，明晓得陈海秋有意作难，无奈生刺刺的讲不出口来。又见章秋谷和辛修甫两个人都望着他嘻嘻的笑，越发不好意思。没奈何只得把金莲一顿，对着章秋谷道：“二少帮仔倪留留陈老隍。”秋谷笑道：“我和你把陈老爷留在这里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留住了他在这里干什么呢？”范彩霞听了，又羞又怒，又不敢发作，只瞪了秋谷一个白眼道：“耐也装起马虎来哉，故歇倪想起来，总归是吃仔把势饭格勿好，真真叫阮说法。”说着别过头去，眼圈儿一红。章秋谷见了这般模样，知道作弄得他够了，便对陈海秋道：“他既然这般留你，你就今天住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陈海秋道：“你不要弄错了夹壁帐，他那里是当真留我，不过当着你们的面儿，讲句好看话儿罢了。”这一句话，说得范彩霞发起急来，对着陈海秋道：“天理良心，耐再要讲出实梗格

闲话来，只好随耐去说啥格哉。倪闲话说到实梗样式，耐勿听末，倪也呒啥法子想，只要耐自家想想，阿对倪得起！”说着，扭过头去，不觉流下泪来。章秋谷见了，不由得哈哈的笑道：“算了算了！”一面对陈海秋道：“我们先走一步，明天来看你罢。但是你要小心些儿，不要打了败仗，给他赶到地板上去睡，是与别人不相干的。”陈海秋听了，忍不住也笑道：“不要混说。看你这个样儿光景是长给人赶到地板上去睡的。”范彩霞听了，也笑起来，拭了眼泪道：“说说末就是瞎说一泡，真真歪嘴吹喇叭，一团邪气。”正是：酒阑灯灺，缠绵午夜之情；送客留髡，宛转中宵之语。不知以后如何，请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百二回 酒阑人散软语缠绵 送客留髡深情缱绻

却说陈海秋见章秋谷同着辛修甫要走，想着这样的一来居然坍了范彩霞的台，出了自己的多时闷气，大功告成，心上十分得意。更兼范彩霞紧紧的拉着他两只手不肯放松，把一个身体差不多全个儿都扑在陈海秋身上，一个脸儿就紧紧的贴着他的肩膀，面粉口脂，暗香飞越，陈海秋鼻子中间觉得有一阵阵的香气直透进来，更觉踌躇满志。却故意再说一句道：“你虽然殷勤留我，但是这件事情，是要各人自己愿意的，你要是不愿意，勉勉强强的敷衍一下，我也没有什么味儿。你究竟心上怎样，倒是讲明白了的好。”范彩霞听了，不由得皓齿微呈，蛾眉欲蹙，含怨含颦的说道：“谢谢耐，阿好推扳点，就是实梗仔罢。”说着，眼圈儿又是一红，眼眶里头水汪汪的含着一汪珠泪，好似那梨花带雨，芍药当风。陈海秋见了范彩霞这般模样，觉得自己心里头也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劲儿，那以前的旧恨早不知丢到那里去了。看着范彩霞这样的赔着小心，觉得他又是可怜又是可爱，不由的微微含笑，看着范彩霞的脸儿。这个时候，陈海秋心上的那一番得意，在下做书的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说章秋谷看了他们两个人的一番情景，知道这个时候的陈海秋，已经入了范彩霞的温柔圈套，便趁势对陈海秋道：“我们两个人走了，你们两口儿好好的装枪备马预备登场，我们要少陪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连

范彩霞也忍不住笑，只用衣袖掩着嘴格格的要笑出来。秋谷也不等陈海秋再说什么，便拉着辛修甫一同走了。

这边范彩霞好不容易把陈海秋留了下来，自然也拿出浑身本事来笼络他。只见锦帟半掩，罗帐四垂；街鼓沉沉，清宵细细。杨柳怀中之玉，软语温存；梨花颊上之痕，风情熨贴。这一夜，陈海秋的满心得意，范彩霞的格外牢笼，说不尽的万种绸缪，千般旖旎，一直睡到明天十二点钟，两个人还是春梦迷离，睡得十分甜蜜。

陈海秋正睡得恍恍惚惚的，好像耳朵里头有个人在那里叫他。睁开两眼看来，原来就是章秋谷满面春风的站在床侧，一手撩起帐子，哈哈的笑道：“怎么睡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想是昨天晚上辛苦了，所以这般困倦？”陈海秋见了章秋谷的面，打了一个呵欠，自己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看那范彩霞时，枕着自己一只手臂，还微微的睡着。星眸双合，香梦沉酣。陈海秋见了，觉得十分可爱，顾不得章秋谷在旁看着，不由得把自己的脸去贴着范彩霞的脸儿，紧紧的揉了一揉。秋谷看着，不觉叫一声“好”。这一下子早把个范彩霞惊醒，睁开俊眼，早见了章秋谷笑迷迷的站在那里，羞得个范彩霞脸涨通红，无地可避。连忙没头没脑的把头缩进夹纱被窝里面去。听得章秋谷笑道：“你不要不好意思，上海地方的倌人那一个不是这个样儿？为什么见了我就急到这般模样？”范彩霞听了，也不开口，只把被窝兜着自己的头，好像没有听见的一般。陈海秋坐起身来，穿好衣服，跨下床去，往床后转了一转，便向章秋谷说道：“你怎么今天这个时候就来了？”秋谷笑道：“这个时候还早么？差不多已经将近十二点钟，你们两个人还在这里睡觉，未免太舒服了。”陈海秋听了

一笑，也不言语。接着范彩霞遮遮掩掩的从床上溜下来，秋谷走过去，拉着他的手道：“恭喜恭喜！”范彩霞红着脸，头也不抬，洒脱了手，一溜烟逃到床后去了。停了好一回，才慢慢的走出来，见了章秋谷，觉得有些羞怯怯的，再也抬不起头来。挨了一回儿，范彩霞方才问章秋谷道：“耐阿曾吃点心，阿要叫俚笃去叫得来，搭陈老一淘吃？”秋谷笑道：“我是吃过的了，多谢盛情！不必这般客气，你还是料理你们的陈老爷罢。”范彩霞听了，把眼一瞟道：“耐格个人，总归旣拨好闲话说出来格。陈老末陈老哉嘛，啥格是倪格介？”秋谷哈哈一笑道：“你们昨天晚上恩到这般地步，今天早上睡到这个时候还不起来，恨不得两个人挤作一团，并作一块，还说不是你的？难道不是你的倒是我的不成？”说得陈海秋好笑起来。范彩霞委实不好意思，只得说道：“随便耐去说啥末哉。”说着，便低低的问海秋要吃什么点心。陈海秋道：“叫他们去叫一碗一钱六分的生炒鸡丝面罢。”不一会，相帮端上面来，陈海秋吃了，便同着章秋谷起身想走。范彩霞那里肯放，道：“耐格辫子毛哉，搭耐打好辫子去。”说罢，取过梳篦，自己和陈海秋拆开辫发，慢慢的梳。秋谷在旁看着，只见范彩霞把陈海秋的几根头发梳得通了，用刨花水刷了又刷，刷得没有一根松的，方才顺着头发一路一路的编起来。一面编着，又用刨花水刷那松出来的头发。一根辫子直打了半点钟的工夫，果然亮油油的十分好看。秋谷在旁看着，不觉说一声“打辫子的本事果然不差！”范彩霞回过头来，把手在自己头上打个手势，微微的对着秋谷一笑。秋谷见了，连忙把头摇了一摇。陈海秋打完了辫子，要和秋谷同走。范彩霞一把拉住，问道：“晏歇点阿来？”陈海秋道：“自然来的。”范彩霞道：“晏歇点要来格哩，绰仔倪格烂污，是

倪勿来。”陈海秋道：“等会儿晚半天一定来就是了。”范彩霞听了，方才放手。

陈海秋刚才举步，忽然想起一件事来，停住脚步笑道：“几乎忘了一件最要紧的事情。”说着，便从衣袋里头取出几张庄票，对范彩霞说道：“我的酒局帐合算起来，通共六百十几块钱，如今统统给你。”说着顿了一顿，又道：“节底下你的开销怎么样？”范彩霞沉吟一会，方才说道：“倪闲搭节底下也旣拨几化开销，有限煞的，收下来格局帐拿得来开销开销，刚刚正好。”陈海秋听了，便拣出一张一千块钱的一张即期庄票，放在范彩霞手中道：“你和我给他们四十块钱下脚，多下来的送你买几件衣服罢。”范彩霞欢欢喜喜的接了过来，口中说道：“陈老再要实梗客气，放来浪陈老搭末一样格吮。”陈海秋摇摇手道：“节底下比不得平时，大家都要开销的，你也不用和我客气。”范彩霞听了，方才接了过来，谢了一声。

陈海秋便同着章秋谷走了出去，两个人一前一后的到了马路上。章秋谷对着陈海秋笑道：“好贵的打辮！打一条辮子足足的一千块钱。”陈海秋听了，也笑个不住。当下章秋谷同陈海秋两个人坐上马车，一路讲着闲话，一同到辛修甫公馆里头坐了一回。辛修甫留他们两个吃饭。吃过了饭，又谈了一会。秋谷取出表来看时，见刚刚正指三点。想着昨天约着陆丽娟坐马车到张园去的，便辞了辛修甫，说要和陆丽娟去坐马车。辛修甫道：“我也要到西安坊去，我们一同出去罢。”章秋谷道：“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大家到张园去玩玩？”辛修甫道：“也好，我们大家在张园会罢。”说罢，便换了衣服，就乘了章秋谷、陈海秋的马车，先到了西安坊，辛修甫便下车进去。秋谷候马车到了久安里门口，

因陈海秋要到东尚仁，秋谷便跳下马车，自家进去。

到了陆丽娟院中，只见陆丽娟早已梳好了头，换了衣服，在那里等候。见了秋谷进来，便笑吟吟的迎上前来，挽着秋谷的手笑道：“耐倒好格！昨日仔讲明白仔三点钟同倪去坐马车，故歇三点钟敲过哉。”秋谷微微笑着坐下来，叫相帮到善钟马房去叫一辆自拉缰的亨斯美来，一面和陆丽娟道：“你还是一个人坐，还是和我一起坐？”陆丽娟道：“生来一淘坐哉哝。”秋谷道：“和我坐在一起虽然没有什么稀奇，但是万一给人看见了，说你做我的恩客，便怎么样呢？”陆丽娟听了，把秋谷一推道：“随俚笃去说末哉，倪是勿怕格。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也勿关俚笃啥事。”秋谷笑道：“你当真不怕人家说我是你的恩客么？”陆丽娟嗔道：“耐格人啥烦得来？阿是勒浪讨厌倪，勿要倪搭耐一淘坐？”秋谷听了，正还要和他取笑，只见马夫阿荣跟着一个相帮走上楼来，对着秋谷说道：“二少爷，马车来哉。”秋谷听了，便立起身来，同着陆丽娟一同下去。走到久安里门口，只见一匹小小的川马，浑身漆黑，神骏非常，驾着一辆双轮马车，停在弄口。秋谷先叫丽娟坐上车去，自己也跳上车来。阿荣递过丝缰，秋谷顺手接过，轻轻的一提，那马已跑开四蹄，向前便走。秋谷见四马路一带人来人往的，十分热闹，便带住丝缰，慢慢的走。到了大马路一带，地方宽阔，秋谷把缰绳紧了一紧，拔出鞭子来，只轻轻的在马背上一掠。那马见了鞭子的影儿，便电掣风驰，飞一般的向前直驶。

一会儿早已过了泥城桥，直到张园门首。秋谷的马车一直放到安垲第门前停住。秋谷和陆丽娟下得车来，走进安垲第。四面兜了一转，却不见一个熟人。正要回身出来到老洋房去，早见迎

面走进两个人来。一个男的穿着一件湖色单纱长衫、玄色外国纱马褂，带着一顶极细的草帽，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却有些滑头滑脑的样儿。一个女的，倜傥打扮，一身银灰色闪光纱衣服，长挑身材，鹅蛋脸儿，皓齿明眸，丰容盛鬋。两个人一前一后的走进来。秋谷猛然见了这个倜傥人，觉得他十分面熟，好像在那里见过的一般，一时却想不起来。这个倜傥人和秋谷擦肩过去，眼波澄澄的正和秋谷的眼光碰个正着，登时也呆了一呆。秋谷这个时候身不由己的跟着这个倜傥人，缩进安垞第来。陆丽娟不知为的什么事，只得也跟着进来。正是：飘零红粉，偏多迟暮之悲；落拓青衫，谁有穷途之泪。要知后事，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回 味蕤园遇旧感前游 金小宝寻春逢浪子

且说章秋谷看着那个馆人的模样，觉得面熟得很，却想不出他叫什么名字来。见那馆人同着那个男子走进安垞第，四面看了一眼，便拣一张桌子坐下。秋谷便也拣了对面的一张桌子坐了下来，目不转眼的看着那个馆人。那个馆人也秋波澄澄的看着章秋谷。两下正看之间，忽见辛修甫同着龙蟾珠款款行来。龙蟾珠一直走到面前，含笑招呼道：“二少！耐阿是来仔一歇哉？”秋谷也含笑让坐。那知龙蟾珠这一声“二少”，猛然把那对面的馆人提醒，不觉失声道：“阿唷！勿壳张是二少？多时勿见哉哝。刚刚倪碰着仔耐，像煞有点面熟蓦生，肚皮里向想来想去，总归想勿出，是陆里搭看见歇格。故歇想仔出来哉，实头是二少。”秋谷听得那馆人和他讲话，说话的声音十分熟溜，不觉也恍然想起道：“原来是你，差不多一年勿见，几乎大家都认不出来。”

看官，你道这个馆人是谁？原来叫做祝小春，也是上海滩上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以前秋谷做陈文仙的时候，祝小春和陈文仙很是要好，两下常常来往，和章秋谷言来语去的，很有些儿意思。陈文仙见了，虽然不怪秋谷，但未免总有些儿吃醋的意思，对着祝小春总是淡淡的，不很应酬他。后来祝小春做着了一户好客人，包了他一节，又在苏州做了差不多半年。如今回到上海来，再筑香巢，芳名大震，就在清和了一包了楼上三间房间。

章秋谷和他一年不见，两下见面都模模糊糊的，想不出来。当下章秋谷见了祝小春，便也和他讲些闲语，又说说陈文仙的话儿。小春道：“文仙阿姊跟着仔耐，总算是俚格福气！故歇辰光，信人要嫁格好好里客人倒勿容易哩。”秋谷听了，正要回答，忽然一眼看去，见那个和小春同来的男子满面怒容，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秋谷见了，知道是和他吃醋，便微微一笑，对着祝小春道：“我们改天再谈罢。”小春听了，还没有开口，早见那个男子恨恨的催着小春道：“这里没有什么味儿，我们还是到弹子房去罢。”祝小春还不知道什么意思，随口答道：“刚刚来得勿多一歇，等倪坐歇再去未哉。”那个男子听了，那里肯依，只在那里死命的催促。祝小春还在那里延延挨挨的不肯走，忽然看见章秋谷对着他微微含笑，把嘴往那边一努，祝小春方才回过头来看了一看，只见那个男子已经气得满面通红，恶狠狠的催他要走。祝小春心上方才明白，冷笑一声，只得跟着他一同出去。章秋谷这边的事情，权且按下不提。

只说那四大金刚里头金小宝，自从贡春树回去之后，心上觉得好生眷恋，便天天坐着马车到张园去兜个圈子，借此消遣。这一天金小宝正坐着马车，从四马路兜转泥城桥，望着张园静安寺一路跑去。将近张园门口，忽然见一个西洋装束的少年，年纪不过二十多岁，穿着一身极细的黑呢衣服，身材伶俐，举止轻扬。坐着一辆自行车，好似星飞电转的一般，从背后直赶过来，抢出金小宝马车的上首。见了小宝，飞一个眼风，微微一笑，把身体往前一伏，两脚用力向前一送，只见那一辆脚踏车就如箭一般的直赶过去。金小宝看了，不知怎样的觉得心上微微一动。一转眼的工夫，马车早到了张园门口。小宝一眼看去，早又看见那方才

的少年男子站在道旁，把那一辆脚踏车倚在一棵树上。见了小宝的马车过去，对着小宝微微的又笑一笑。接着跳上脚踏车，飞也似的又赶过金小宝前面，直到安垵第门口，方才一跃而下。等金小宝的马车停住，下了马车，轻移莲步往内便走，这个少年男子，便也在后跟来。金小宝见了，明知道是有意吊他的膀子，便偷着回头过来，细细的打量这少年男子，只觉得他细腰窄背，骨格风华，面貌倒也不俗。小宝看了，便也对着他嫣然一笑。这一笑不打紧，只把这个少年男子喜欢得眉飞色舞，手舞足蹈，越发的紧紧跟着，一步不离。见小宝拣一张桌子坐下泡茶，他也在隔壁桌子上坐下泡茶。四目相对，你来我往的，就好像空中的流电一般，渐渐的两下都有些意思了。等了一回，只见那少年男子叫过堂倌来，说了几句不知什么，堂倌走过来对小宝说道：“这里的茶钱有了。”小宝回头一笑，尚未开口，早见那少年男子抢步过来，对着小宝点一点头道：“小宝先生，今天怎么有空到这里来？”金小宝听了，觉得好像有些不好意思，却又没本事不答应他，只得把那一点朱唇略略的动了一动，就算答应过了。那少年男子又对着金小宝道：“我姓牛，堂子里头的人，大家都叫我小牛。”小宝听他说到这里，禁不住“嗤”的一笑。那少年也不理会，接着说道：“我们老太爷放过美国的参赞大臣，如今已经故了。我久仰小宝先生的大名，本来想要去看你。如今刚刚我们两个人在这里遇见了，也是三生有幸！”金小宝听得他说出来的话儿十分巴结，心上早有几分欢喜。横波一转，笑口微开，便对着那小牛说道：“牛大少，请闲搭坐歇。”小牛巴不得小宝有这一句话儿，诺诺连声的坐了下来。金小宝和他谈了一会，觉得这个人很是知趣，便存个和他款洽的念头。

看官，你道这个人究竟是谁？原来果然是出使美国大臣牛康伯的儿子，叫做牛幼康。牛康伯放了一任美国钦差就死了，只有牛幼康一个儿子，差不多也有二三十万银子的家产。牛幼康从牛康伯死后，隔了几年渐渐长成，却生得十分清秀，读书也甚是聪明。只有一件毛病不好，见了一个女人，就如苍蝇见了血的一般，瞒着家里头的人，在外死命的嫖。偏偏的牛康伯那位夫人治家整肃，严厉非常。牛幼康除了问他母亲要几个钱零用之外，捞不着一个大钱。没有法子，便只好靠着自己的轻貌美做个幌子，到处去哄骗那些倌人，只说他还没有娶过正室，要娶他去做正室夫人。从来鸨儿爱钞，姐儿爱俏。这班倌人见了这样的一个标致少年，那有不爱的道理？更兼倌人们最不愿意的是嫁给人家做姨太太，最欢喜的是有人委他去做正妻；牛幼康对着这班倌人，便把这些说话来哄骗他们，骗得那些倌人一个个都随手而转，大家都想要做牛幼康的结发夫人，把个牛幼康就当作天字第一号的恩客，非但不要他用钱，而且还肯倒贴他两个。无奈上海的倌人，十个里头倒有九个是穷的，牛幼康虽然不要化什么钱，却也弄不着什么大好处。也是金小宝合当晦气，偏偏撞见了这个宝贝。

闲话休提，只说金小宝和牛幼康谈了一回，金小宝掏出一个打簧金表来，看时已经五点一刻，便立起身来要走。对牛幼康说道：“倪先去哉，牛大少晏歇点请到倪搭来！”牛幼康恭恭敬敬的答应一声道：“我就立刻过去和你请安。”金小宝笑道：“阿唷，请安是勿敢当格，牛大少啥实梗客气呀！”牛幼康道：“小宝先生那里比不得别处，只要肯赏我的脸，容我到那边去坐一回儿，就是我的福气了。”小宝听得牛幼康这般说法，自然高兴。从来世上的事情，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何况牛幼康又是个堂堂一表的青

年，自然的更加有效。金小宝便对牛幼康说道：“牛大少勿要客气，搭倪一同转去阿好？”牛幼康听了大喜，便同着金小宝一起出来。金小宝坐上马车，牛幼康坐着脚踏车跟在后面。一路上，牛幼康卖弄精神，故意把脚踏车放得慢慢的，和马车同走。一霎时早已到了惠秀里门口，金小宝同着牛幼康进去。牛幼康到了金小宝房间里头，便四周看了一看，口中啧啧叹羡道：“好精致的房间，不是小宝先生，也配不上这样的房间。”金小宝笑道：“倪间搭是勿好格，小地方齷齪煞，请牛大少包涵点。”牛幼康看了一回，向小宝说道：“这样精致的房间，我想要借你这里请几个朋友，不知你答应不答应？”小宝道：“牛大少要请客未蛮好，只怕耐牛大少勿来照应，阿有啥倪倒勿肯格道理？”牛幼康听了，十分欢喜。走到小宝面前，深深的打了一拱道：“多谢小宝先生赏我的脸！”正是：高唐云雨，谁偷韩掾之香，醋海风波，妒煞宓妃之枕。不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回 跳空槽滑头得志 翻醋罐名妓争风

却说牛幼康走到金小宝面前，深深的打上一拱。金小宝见了，连忙把身体扭了过去，格格的笑道：“牛大少勿要惶，拨别人看见仔阿要难为情。”牛幼康笑着说道：“老实说，若是换了别人，不要说叫我给他打恭，就是翻过来他给我打恭，我还有些不高兴呢；如今在小宝先生这里，不要说打个把恭，就是叫我天天给你叩一个头，我也没有什么不情愿。”小宝掩着口笑道：“倪陆里有格号福气呀！”牛幼康道：“我没有这般福气是真的，怎么你倒说起这样的笑话？”金小宝对着一班娘姨大姐笑道：“唔笃大家听听看，说得阿要好听？”小宝口中虽是这般说法，心上却着实高兴，便也应酬了牛幼康一番。牛幼康更加得意。两个人谈了一回，牛幼康写起请客票来，叫相帮送去。不多一刻的工夫，请的客人陆续到来。这一席酒直闹到二更天气，一班客人方才散去。

自此以后，一连几天，牛幼康在金小宝院中请客，拼命的奉承金小宝，把金小宝奉承的心上迷迷糊糊起来，不多两天的工夫竟落了牛幼康的圈套，留他住夜。牛幼康便又把那一套骗人话儿说给金小宝听。只说自己尚未娶妻，要把金小宝娶为正室。金小宝听了他的一番谎话，心上虽然欢喜，却又有几分疑惑的意思，不敢相信。暗想：“牛幼康这般家世，家里头又有太夫人在堂，那里肯娶个馆人回去做媳妇？”金小宝心上有了这个意思，对着牛

幼康却不便说出来。无奈这牛幼康哄骗倌人的本领实在不差，慢慢的骗来骗去，竟把金小宝骗得个死心塌地，一心一意的想嫁起牛幼康来。看官，你想四大金刚里的金小宝是何等的人物！本来打定主意不想嫁人的，就是贡春树和他这样的深情缱绻、恩爱缠绵，也没有要嫁他的意思。这样一个阅历深沉的人，却给牛幼康一阵鬼混，鬼混得活动起来。这牛幼康骗人的本领可想而知的了。

闲话休提。只说金小宝自从和牛幼康落过相好以后，便不肯要牛幼康花一个钱，就是牛幼康自己身上的开支，都是小宝和他代付。一班娘姨大姐见了牛幼康这般模样，没有一些儿好处到他们身上，一个个心上都觉十分不快，渐渐都放到脸上来，见了牛幼康的面，大家都不很理他。小宝的生意本来是很好，小宝为着一心一意想嫁牛幼康，见了别的客人都冷冷的不很应酬。客人里头也有知道这件事情的，讲出去给人听了，登时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儿。小宝身上的一班熟客，慢慢的都裹足不前起来。依着小宝的意思，叫牛幼康立刻娶他回去。无奈牛幼康讲的本来是一片谎话，那里有个影儿？使一天一天的支吾过去。

这一天，牛幼康正和小宝坐着讲话，忽见小宝的梳头娘姨绰号叫做强阿金的满面怒容走进房来，对着牛幼康瞪了一眼，便一屁股坐下。小宝觉诧异，还没有开口，早听得阿金大声讲道：“倪间搭故歇是鬼也呒拨一个格哉，格扇招牌挂俚做啥？探探脱末拉倒哉嘛。”小宝听了，心上早已有明白，便皱着眉头道：“呒拨客人来勿关耐事，用勿着耐来噢噢惶惶，算格样式介，规矩也呒拨格哉。”阿金冷笑道：“耐有客人呒客人，生来勿关事，不过

倪刚刚来格辰光，讲明白生意浪有拆头格，故歇勿要说是拆头，连拆脚才勿着杠。屋里向几几化化人，才靠仔倪一千仔吃饭，一塌刮仔拿仔三块洋钿一月，陆里开销得转？倪要去哉，梳头娘姨末耐自家另外去寻，勿关倪事。”金小宝猛然听了这一番没情没理的话儿，只气得气满胸膛，花容失色，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停了一回，方才咬着牙齿，把金莲一顿道：“耐要去末去哉碗，阿有啥人来留耐呀？说出格号放屁格闲话来，阿要气煞仔人！”阿金立起身来，淡淡的说道：“倪是娘姨，生来勿好管耐格事体，只要耐勿要上别人家格当好哉。”小宝越发生气道：“就算倪上仔别人家格当末，也勿关得耐啥事。耐搭倪滚出去！勿要勒浪吵勿清爽。”阿金道：“去末去末哉，呒啥稀奇，耐勿要反哩，倪倒要张开仔眼睛，看看耐格拉牛府浪格少太太笃。”小宝听了，气得浑身乱抖，拍着桌子，口中乱骂；阿金口中也有些不干不净的话骂出来。小宝气到极处，叫进相帮来，立时立刻的把他撵了出去，又把他的东西铺盖一古脑儿都丢出门外，方才气平了些。想着这些口舌，是为着要嫁牛幼康起的，便叫相帮立刻把牌子除了下来。相帮心上虽然不愿意，却又不敢不听，只得除下牌子送进房间。金小宝见牌子已经除了，便催着牛幼康央媒择日，讲明不要他一个钱身价。牛幼康还想支吾，金小宝那里肯听！牛幼康只得暂时答应，心上却在那里打算脱身主意。过了一天，问小宝借了两副金镯子，只说有人要照样打造，要借去看个样儿。金小宝绝不疑心，慨然交付。那知这一下子就如断线风筝，出笼黄鹄，一连去了几天，连个影儿也不见来。

小宝自从和牛幼康认得以来，两个人没有一天不见面的，如今忽然几天不来，小宝还十分记挂，只道病了，很觉得不放心。

叫个人到牛幼康家里头去问信，又问不出来。细细的在外面打听了几次，方才知牛幼康有一天同着朋友在戏园里头看戏，遇见了祝小春也在包厢听戏，两个人眉来眼去的吊膀子，竟吊上了。牛幼康当时跟着祝小春回去，只摆了一台的酒，轻轻松松的就有了相好。从来男子的性情，都是得新忘故的。牛幼康看了祝小春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觉得都比金小宝高些，便把以前哄骗金小宝的那一番手段都移到祝小春身上来。一连在祝小春院中住了几天，金小宝那边竟是绝迹不去。这个信息传到金小宝耳中，金小宝不听犹可，听了这句话儿，这一气非同小可，觉得眼进金花，耳鸣钟鼓，登时地转天旋的，心上就有些恍恍荡荡起来。想着他骗了两副金镯子去还没有什么稀奇，最可恨的拿了自己的金镯子，倒反去送给祝小春，真是有生以来从没有上过这般恶当。呆呆的气了一回，要想就是这样的割断了罢，毕竟心上有些割舍不得，便叫手下的娘姨大姐到祝小春那边去请。无奈到了那里，小春院中的人总回说不在这里。一连去了七八次，都是这般。小宝气得无可如何，只得忍着，再叫人细细探听。想着牛幼康躲在祝小春院中不便去找，只好趁着他们两个人一同出门的时候再去找到了他，和他理论。小宝为了这件事儿，心上二十四分的抑郁，也不梳头，也不出门，恹恹闷闷的过了几天。

这一天下午，小宝吃过了饭，一个人坐在那里，捧着一支金水烟袋，呆呆的只顾出神。只见一个大姐阿圆匆匆的走进来，对着小宝说道：“今朝牛家里搭仔祝小春，两家头一淘坐仔马车到张园去哉。”小宝听了，跳起来问道：“阿是真格呀？”阿圆道：“自然真格咯。刚刚一大里向马夫阿龙来搭倪说格，阿有啥假格呀？”小宝道：“耐豪燥点叫阿龙拉一部马车来，倪两家头一淘

去。”阿圆答应着去了，不一刻马车早已放到门口。小宝把头略略的拢了一拢，薄施脂粉，换了一件衣服，立刻同着阿圆坐上马车，赶到张园。先到安垵第内略略的看了一眼，便到老洋房照相馆去兜了一趟，不见牛幼康的影儿。小宝见找不到，心上甚是懊恼，只得又到弹子房来。刚刚走进门口，就看见牛幼康正高兴的同着几个人在那里打弹子，祝小春立在牛幼康一起，两个人指指点点的，不知道在这里说些什么。金小宝走进门来，一眼看见了牛幼康，不觉怒从心起，蛾眉紧皱，粉面通红。抢步上去，冷冷的对着牛幼康说道：“耐倒好格，几日天勿到倪搭去，倒一千仔勒浪舒齐。”牛幼康猛然见了金小宝进来，由不得心上大吃一惊，带耳根连脖子都胀得通红。听了金小宝的几句话儿，一个字儿都回不出，就如一个木偶一般，呆呆的站在那里。金小宝又冷笑道：“请耐同仔倪一淘转去，倪有两声闲话要问问耐。”牛幼康听了，好像没有听得的一般，站在那里动也不动一动。金小宝道：“去喲，阿曾听见呀？”牛幼康听了，还是一个不动。气得个金小宝赶过去，伸出右手拉住牛幼康一只耳朵，拉着便走。拉得牛幼康抱着头叫声“阿唷坏”。金小宝正拉着牛幼康的耳朵要走，忽然祝小春抢上前来，一手拉住牛幼康，一手拦住金小宝，高声说道：“耐是啥人介，拉仔牛大少到啥地方去？有啥闲话好讲出来拨大家听格嘅，拉拉扯扯算啥样式介。”金小宝正一肚子的没好气，也大声说道：“倪末就是金小宝，牛大少是倪搭格客人。倪同俚转去有闲话搭俚说，勿关耐事，用勿着耐来多管。”祝小春冷笑道：“啥人说勿关倪事介，牛大少末是倪搭格客人。耐要搭俚说闲话末，到俚府上去请末哉，故歇勒浪归搭末，就叫勿成功。”说着又对着旁边的众人说着：“唔笃大家看看，也吓拨实梗

样式格碗，勒浪归搭地方，几几化化格人，动手动脚，真真面孔才勿要格哉！”金小宝听了，气得大骂道：“耐格毳千人格烂污婊子！倪搭格客人，做得好好里来，浪拨耐格烂污婊子拉仔过去，再有面孔搭倪瞎吵。”祝小春听了，也大怒道：“倪是烂污婊子！耐阿是人家人呀！大家才是一样格，呒啥海外。耐说倪拉仔耐格客人，阿是倪到耐屋里向去拉格呀？上海滩浪客人末也勿是做一个信人，信人末也勿是做一个客人。挂仔牌子末，只要是客人末，大家好做格。耐格客人末那哼呢？阿是耐格客人，就勿许倪做格？老实说，勿要说倪勒拉耐啥格客人，就算倪拉仔耐格客人末，耐也只好两只眼睛望着倪。耐有本事末拉牢仔客人，勿要放俚出来，故歇自家做勿牢客人，客人跳仔槽，再要说出实梗格闲话来，阿要鸭屎臭。”金小宝听了祝小春这番说话，一时竟想不出什么话来回他，只得也骂道：“耐自家勿要面孔，拉牢仔客人勿放，再说别人鸭屎臭。”祝小春微微冷笑道：“唔笃大家听听看，到底是啥人勿要面孔，耐是勿挂牌子格住家呀？倒有面孔到归搭来拉客人格。就是四马路浪格野鸡末，也勿糙至于实梗样式碗。”这几句骂得十分刻毒，金小宝怒气冲天，放了牛幼康，伸出手来把祝小春劈面一掌。祝小春不提防他要动手，出其不意，“拍”的一声，左边脸上着了一下。只打得祝小春粉面生烟，星眸出火，大声骂道：“勿要面孔格烂污婊子，再有面孔打人！”说着，便也伸出手来，一把扭住了金小宝的胸前衣服，还他一掌。小宝急忙一闪，立脚不定，身体向前一晃，扑的倒在地下。祝小春扭住了金小宝的衣服不肯放手，一同跌下地去。两个人就在地下滚作一团。阿囡立在旁边，见小宝倒在地下，想要抢过去帮时，早被祝小春跟来的一个娘姨拦住。就这个一转眼的时候，人丛里早转出

一个人来。正是：嘯莺叱燕，何来娘子之军？绿舞红飞，不数鸳鸯之队。不知这个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下回交代。

第一百五回

祝小春得意占情郎 章秋谷正言讥浪子

却说金小宝和祝小春两个人正滚在地下，人丛里早挤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究竟是谁，料想列位看官也不用在下做书的饶舌，一定知道是章秋谷了。

只说章秋谷走上前来，轻轻的把金小宝同祝小春两个人在地下扶了起来，一手拉着一个。口中说道：“你们有话好说，何必动手动脚，失了体统！”祝小春还没有开口，金小宝早听得是章秋谷的声音，心上就吃一惊。抬起头来看时，果然就是章秋谷。只羞得个金小宝满面通红，心头乱跳，几乎要急出泪来，恨不得有个地洞让他钻了进去。低着头，再也不敢抬起来。只听得章秋谷朗然说道：“你们为什么这般争闹？把这件事儿讲出来给我听听，或者可以和你们说话儿。”祝小春听了，便抢着把自己和金小宝的事情对秋谷讲了一遍。秋谷点一点头，又问小宝道：“你这般生气，究竟什么原故？”小宝没奈何，只得也把这件事儿略略述了一遍。秋谷听了，便正色向牛幼康道：“尊姓是牛，想来是牛钦使的少君子，还没有请教台甫是那两个字儿？”牛幼康见章秋谷两只手两边挽着金小宝和祝小春，心上很不愿意，却又说不出来。如今见秋谷问他的号，没本事不答应，只得顺口答道：“不敢！贱字幼康。”章秋谷正颜厉色的对他说道：“牛幼翁，不是兄弟大胆，说句放肆的话儿。这件事儿，他们两个人都没有错

处，都是你老兄一个人不好。你既然借了小宝的两副镯子，不应该一连几天不去，怪不得小宝动了疑心，出来找你。小春见自己的客人平空被别人拉了去，不晓得这里头还有这样的一回事情，出来讲话却也不能怪他的不是。如今事情既然已经闹到这个地步，你老兄打算怎样呢？”说着，便回头向祝小春、金小宝两个人说道：“据我看来，你们两个人平日之间又没有什么仇恨，何必为着这点儿小事大家吵闹？况且说起来，无非为着客人身上的事情，传说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听，不如你们两下都看在我的面上，讲了和罢。”祝小春听了，抢着说道：“倪好好里搭俚讲闲话，俚倒勿问三七二十一、四七二十八，拔出手来就打格，是啥格道理，倪倒要问问俚笃。”秋谷笑道：“不必说了，你们相骂无好言，相打无好手。他虽然平空打你一下，你也把他拉了一跤，大家只算得一个扯直。依着我的话儿，大家只当没有这件事儿也就算了。”这个时候的金小宝心上觉得好生惶愧，偏偏这样的事儿又给章秋谷来撞见了，又羞又悔，一句话也讲不出来，恨不得立时立刻跑了开去，无奈一只手被章秋谷紧紧拉住，无可如何。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说话，巴不得两下讲和，便抬起头来，含羞说道：“二少格闲话蛮准，大家只哧拨格件事体末拉倒哉嘛。”祝小春起先意思还有些装腔势的，不肯答应，如今见了金小宝先答应了，觉得自己占了上风，便也高高兴兴的点头应允。

秋谷见两下都答应了，心中自是欢喜，回过头来，对着牛幼康说道：“老兄还借了小宝的两副镯子没有还他是不是？”牛幼康蓦然之间听了这一句话儿，不觉面上一红道：“那是有的，兄弟连日有事，没有工夫，所以直到如今还没有带去给他。”章秋谷微笑道：“小宝那里，你老兄的去与不去，我们旁人不能一定要

你怎样，至于这个镯子的事情似乎应该赶紧还他，方才是个道理，如若不然，给别人传说起来，不说你老兄一时匆促没有工夫，只说你老兄这般家世，还要吞没信人的东西，未免有些不好听。”牛幼康听了，心上十分不快，待要发作几句，又发作不出来，只得红着脸说道：“这是那里说起，我兄弟也何至于做这样没出息的事儿，如今明天就叫人送去就是了。”秋谷听了，知道他心上不快，便又对他说道：“论起理来，这件事儿与旁人不相干，不过照理上看起来，应该是这般办法就是了。”说着便放了祝小春，携着金小宝的手说道：“我们还到那边安垵第去坐一回儿。”金小宝答应一声，轻移莲步，跟在秋谷后面。陆丽娟和辛修甫、龙蟠珠等也一起跟来。秋谷临出弹子房门口的时候，回过头来和祝小春打了一个照会，笑微微的说道：“我们隔天再见！”祝小春见章秋谷携着金小宝的手，和他同走，那样儿甚是亲热，不觉心上也有些酸溜溜的起来，对着秋谷把嘴撇了一撇，也不言语。秋谷会意，只是微微的笑，也不去理会牛幼康，同着金小宝一干人，竟转到大洋房来，重新拣了一张桌子，五个人团团坐下。

金小宝虽然坐在桌子上，只是面红耳热的，不好意思。秋谷见了，便对小宝说道：“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道理，我们出去走走好不好？”金小宝听了，巴不得这样，便立起身来，和辛修甫、陆丽娟等打了一个招呼，同着秋谷一直的走到草地上去。秋谷恐怕小宝走不上来，便慢慢的走。走了一段，小宝已经觉得有些娇喘微微。秋谷搀着他的手，在树荫里头歇了一回。小宝忽然抬起头来，朱唇微动，好像要和秋谷说话的样儿，却又脸上一红，低下头去。秋谷见了，已经猜料了七八分，问他有什么话说。小宝延挨了一回，方才吞吞吐吐的说道：“谢谢耐！今朝格件事体

阿好……”金小宝说到这两个字儿，顿了一顿，说不下去。秋谷接着说道：“你只顾放心，贡春树那边，我决不提起就是了。其实这件事儿，也没有什么稀奇，吃了把势饭没有法儿，就春树知道了，也不能怪你。”小宝听了。抬起头来望了秋谷一望，樱唇红绽，笑口微开，低低的对秋谷说：“格未谢谢耐！倪吃仔格碗把势饭，也叫呒说法。”秋谷和他取笑道：“我记得那一回你和张书玉两个人吃醋，也在这个地方。一班马夫七手八脚的把你团团围住，还是我挺身出来，和你们两个人讲和，方才了事。”说到这里，金小宝脸又一红，顺手把秋谷拉了一把道：“耐闲话讲明白仔，格是张书玉搭倪吃醋呀！倪几时搭俚吃过啥格醋介？”秋谷笑道：“就算我说错了，是张书玉和你吃醋，如今又在这里和你同祝小春讲和，一连和你当了两次苦差，你应该怎样的谢谢我呢？”金小宝听了，不觉低头一笑，也不开口，把手去掠着头上的云鬟。秋谷再问一遍，小宝方才格格的笑道：“耐搭贡大少是好朋友呀！”秋谷笑道：“我和春树虽然是要好朋友，但是春树是我荐给你的，两下比较起来，我的资格又要比春树老些。”小宝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只怕呒拨实梗格规矩。”秋谷道：“堂子里头，什么规矩不规矩，真讲规矩的人不到堂子里头去玩了。”小宝没有说话，只看着秋谷微笑。秋谷见小宝薄施脂粉，丰韵天然，不觉心上很有些眷恋的意思。忽然转过念头来想道：“小宝是春树的相好，我和春树的交情比不得别人，到底有些不便。”正想着，忽听得小宝讲道：“倪转去罢，辰光勿早哉。”秋谷听了抬起头来看时，果然霞彩满天，斜阳欲没，四围暝色，一片苍烟，便也同着金小宝转进安垲第来。

只见范彩霞、陈海秋也来了，坐在辛修甫一班人一起。秋谷

见了范彩霞，朝他点一点头，便问陈海秋道：“你们为什么到这个时候才来？”陈海秋道：“我正要来的时候，刚刚有个朋友找到东尚仁去，和我讲话直到这个时候，方得脱身。”说罢，陆丽娟已经起立起身来，对着秋谷说道：“倪去罢。”这个时候，金小宝悄悄的拉一拉秋谷的衣服，附耳说道：“耐一淘到倪搭去。”秋谷便对陆丽娟说了，叫他自己坐车回去。陆丽娟听了，未免有些不愿意，勉强答应。秋谷便同着金小宝要走，辛修甫叫住他道：“等回儿请你在西安坊吃酒，你有别处应酬没有？”陈海秋也要请秋谷和修甫在范彩霞院中吃酒，秋谷想了一想道：“今天虽然有两个人约我吃酒，但这两个人也不是什么知己朋友，就不去也不要紧；或者我跑到那里略略的坐一回儿，就到你们那边也好。”辛修甫、陈海秋听了，都点点头答应。秋谷便同着金小宝走出大洋房门口，叫马夫把马车放过来。秋谷因为自己坐的是亨斯利两轮车，便叫金小宝把马车换给陆丽娟坐。金小宝的大姐阿圆便和陆丽娟一车，秋谷自己拉缰和小宝同坐。陆丽娟满心委屈，却又不便说什么，只着着实实的盯了秋谷一眼。秋谷见了，觉得今天的事情有些对他不起。想着也顾不得许多，只得由他。正是：双星无那，银河七夕之槎；一笑相逢，洛浦飞仙之影。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六回 危崖勒马虚度清宵 宝镜孤鸾枉辜良夜

且说章秋谷同着金小宝上了马车，秋谷把丝缰一带，从老洋房弹子房那一面大宽转兜过来。马车跑过老洋房门外，只见老洋房门口站着一个淡妆素服的丽人。头上打着一条油松大辮，发光可鉴，膏沐照人。身上一身本色单罗衫裤，胸前簪着一朵红花。下面的裤管高高吊起，露出一双尖尖瘦瘦的金莲，穿着一双大红缎绣花弓鞋，真个一搦凌波，不盈三寸。那一身打扮，好像是个髦儿戏班里头的人。见了章秋谷自己拉缰过去，便嫣然微笑，送了一个眼风。秋谷的马车飞一般的过去，只觉得两下的眼睛一错，眼睛里头霍的电光一闪，秋谷的马车已过去了三五丈远的地方。依着秋谷的心上，要想把马车再兜转老洋房门口，细细的认他一认，怎奈那匹马四蹄飞动，就像星光电卷一般，一时勒他不住；更兼那边的地方不大，马车一时间转不过身来，又有一个金小宝同在车上，似乎觉得不好意思，只得由着那匹马的性儿，往前跑去，心上却十分惆怅。不由得问着金小宝道：“方才老洋房门口站着的一个女子，好像也是个倌人，你认得这个人不认得？”金小宝听了，微微含笑，对着秋谷摇一摇头。秋谷不知不觉的说出一句道：“可惜！”小宝含笑道：“耐可惜啥物事呀？”秋谷道：“方才那女子模样长得很不错，可惜你又不认得他。”金小宝斜着一双俊眼，笑道：“耐格人阿，真真是苏州人打话，叫声叫化子

吃死蟹，只只好。”秋谷听了，不觉也好笑起来。

两个人一路说着话儿，不知不觉的马车已经到了惠秀里门口。秋谷扶着金小宝跨下车来，小宝要留秋谷进去坐一回儿，秋谷也无可不可的，跟着小宝进房坐下谈了一回。秋谷要走，小宝不肯放他道：“倪两家头难得碰头，刚刚坐得一歇，啥咦要去哉呀？”秋谷本来心上很爱小宝的，但是秋谷的性情，喜欢这个信人，却不是一定要和他落水，不过大家有些意思罢了。如今见了金小宝这样苦留，便道：“既然如此，我这会儿还要到别处去应酬一下，回来我到西安坊和东尚仁的时候，我们同去何如？”金小宝道：“俚笃咦勸请倪，同仔耐去，算啥样式呀？”秋谷道：“那怕什么！你和辛修甫、陈海秋认得也不是一天了，就算个闯席的客人何妨？”金小宝想了一想，方才应允，又叮嘱秋谷道：“耐去仔要就来格哩。”秋谷道：“这个自然。”说着，便立起身来走出门外，跳上马车，赶到东荟芳黄菊英家，是一个什么吴淞钓捐局委员姓邓的朋友请他的。秋谷只略略的坐了一回，又到别处应酬了一转，惦记着小宝等他，便辞了主人，径到小宝院中来。只见小宝换了一身男装衣服，穿着一件湖色单罗长衫，单纱一字襟半臂，胸前一个花球，香风扑鼻，面上的脂粉一齐洗掉，梳了一条大辮，脚下也换了一双夹纱衬金的小靴，越显得水眼山眉，雪肤花貌。见了秋谷便笑道：“耐看倪改仔男装阿好？”秋谷自头自脚细细打量一番，口中赞道：“真个是巫山神女、姑射仙人，可惜我没有这般福分。”小宝听了，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勿要瞎三话四哉，倪去罢。”说着，便移步下楼，同着秋谷坐上马车。只转一个弯，便到了西安坊门口。

秋谷同着小宝一同进去，辛修甫一眼见秋谷同了一个男子

进来，没有看得清楚，只道是秋谷同来的朋友。立起身来一看，方才知就是金小宝改的男装。金小宝见了修甫，却恭恭敬敬的打了一个恭。修甫大笑起来，口中说道：“今天小宝先生居然肯赏我的光，实在意想不到。”秋谷坐下来，便问局票写了没有。修甫道：“都写好了，只等你一个人。”秋谷拿过来看了一眼，见自家名下仍旧是写的陆丽娟和梁绿珠，便点一点头，交给娘姨发出去。修甫见客已齐了，便叫起手巾，大家入席。依着辛修甫，要请金小宝会首席，小宝不肯，和章秋谷并肩坐了。不一会，叫的局一个个陆续到来。别人都没有什么，只有陆丽娟见金小宝和秋谷并肩执手，密密切切的讲话，心上有些醋意，低头不语。梁绿珠和秋谷没有落过相好，心上倒没有什么。这一席，大家因为还要翻台到东尚仁去，便略略吃些，都不尽量。上过了头四道，大家一哄的都到东尚仁范彩霞院中来，又闹了一回，已经十二点钟了。陆丽娟走的时候，悄悄的问秋谷道：“耐晏歇点阿来？”秋谷沉吟道：“来的。”陆丽娟道：“格末倪来浪等耐，勿要绰烂污。”秋谷点一点头。等着席散之后，秋谷同金小宝依然双双回去。到了小宝院中，小宝见秋谷有些醉意，便自己开了一瓶荷兰水给秋谷吃了，方才两个人促膝深谈。小宝便把自己本来不愿嫁人的意思和这一番上了牛幼康圈套的原因，细细的和秋谷讲了一遍。叹一口气道：“上海格客人，总归靠勿住，就像贡大少末，故歇看看好像啥，慢慢里也勿知到底那哼。”说着，不觉有些凄楚起来，眼角里头盈盈的含着一汪珠泪。秋谷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看着小宝的样儿，似离似合，眉目含情，便握着小宝的手道：“我们两个人……”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叹一口气道：“只好做个朋友罢。”小宝听了，眼波溶溶的看着秋谷，看了一回，不觉

也长叹一声，低下头去。秋谷见了这般模样，觉得一个心七上八下的不妥当，好像要直跳出腔子外来。暗想：“若是小宝一定不肯放我走时，我也只得应酬一遭的了。”小宝挨了一会，抬起头来对着秋谷说道：“二少格闲话勿错，倪也勿好……”说到这里，那下半句竟说不出来。秋谷咬一咬牙齿，硬着心肠道：“时候不早，我要回去了。”小宝也不开口，只点一点头。秋谷正要走时，小宝又道：“耐慢慢交走。”秋谷便立定了，等他说出什么来。小宝停了一停道：“耐身上阿冷？”秋谷摇一摇头，就走出房门，小宝也送出来。秋谷对他摆手，叫他进去。小宝不语，一直送下扶梯，走到门口，看着秋谷上了马车，方才进去。

秋谷回到新马路公馆里头，差不多已经天亮，陈文仙还一个人坐着等他。见秋谷回来，便立起来，打了一个呵欠，笑着说道：“我晓得你今天晚上一定回家，所以没有睡觉。”秋谷见桌子上排着一本牙牌神数，又有一副牙牌放在桌上，便道：“你在这里起牙牌数？”文仙笑道：“等了你半天，你不回来，一时气闷，借着这个消遣，也不知灵与不灵。”秋谷道：“这些事情本来是骗骗小孩子的，那里会灵？”文仙道：“你不要不信，世上鬼神的事情都是有的。”秋谷听了，知道文仙妇女性质，迷信甚深，一时劝化不过来，便也只得由他。只问一句道：“我不在家，你冷静不冷静？”文仙笑道：“你回来就不冷静了。”秋谷道：“却是对你不起，我在外面这样的打茶围、吃花酒，却要累着你深更半夜守在这里，其实我们如今是自己人，可以不必这个样儿。”文仙道：“你既然知道我们是自己人，你又何必和我这般的客气呢？”秋谷听了，没有话说，便也微微一笑，相携就寝，一夜无话不提。

过了一晚，章秋谷到九点钟方才起来，便有许多朋友都来贺

节。秋谷倒应酬了一回，免不得也坐着马车到各处去走了一转，猛然想起昨天答应陆丽娟到他院中去的，便吩咐马夫一直放到久安里门口。秋谷下了车，径到陆丽娟院中来。陆丽娟见了秋谷，似笑非笑的说道：“阿呀！章二少，贵人勿踏贱地，那哼跑到仔倪搭小地方来哉，勿要踏错仔门堂子喎。”说着，便别过头去。秋谷见丽娟脂粉不施，玉容寂寞，知道他为着昨天金小宝的事情不快，便抢步上去，拉着陆丽娟的手道：“昨天晚上对不起，累你空等一回，不知怎样的糊里糊涂就忘了这件事儿。”丽娟冷笑道：“本来倪自家勿好，倪搭实梗格小地方，陆里请得动耐格位二少。”秋谷道：“你不要生气，我和你陪个礼儿好不好？”说着，就对着陆丽娟打了一恭。陆丽娟别转了头，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口中说道：“勿敢当，倪也嚙生着格付骨头。”说罢停了一停，又道：“倪看耐昨日仔直头有点浑淘淘哉，拨别人家迷昏仔，陆里还记得到倪搭来。”秋谷道：“你不要疑心小宝和我有什么相好，我和她两个人都是干干净净的，那里有什么别的事情？况且小宝的相好客人姓贡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也不肯做这样的事儿。”陆丽娟听了，那里肯信，冷笑道：“耐格号闲话只好去骗骗三岁的小于什，耐去搭金小宝那哼那哼，勿关得倪啥事。倪也勿好来管仔耐，叫耐勿要做俚，不过耐就搭倪讲明白仔，也呒啥稀奇。啥事体定规要瞒牢仔倪勿搭倪说，耐倒搭倪讲讲格个道理看。”秋谷看了陆丽娟娇嗔满面，情不自禁便婉婉曲曲的对他说：“老实说，我就是和金小宝落了相好，我也不必瞒你，但是委实的没有这件事儿。你只想我和你认得差不多也有一年，那一件事儿是满过你的，你不信只顾去问辛修甫、陈海秋他们一班人，究竟可有这件事情？”陆丽娟听了，还有些似信不信的，秋

谷又安慰了他一番。坐了一回，忽然又想起昨日在张园老洋房门口遇见的那个人来，想要想个法子去找他。盘算了一回，想着那一身打扮一定是个髦儿戏班里头的人，只要今天再到张园去一趟，到楼上去看髦儿戏，一定找得着的。想罢，便对陆丽娟道：“我还有些事情，去一去就来。”陆丽娟道：“格末耐格双台几点钟来吃呀？”秋谷想了一想道：“今天端午朋友们的台面很多，就要晚上十点钟罢。”陆丽娟听了，点一点头。秋谷便回到自家公馆里头，和陈文仙说了，要同他到张园去，文仙欣然答应。略略的梳掠一回，换了衣服，同着秋谷直到张园来。正是：看花载酒，十年杜牧之狂；对影闻声，一枕西楼之梦。未知章秋谷到了张园，如何去找寻那个女子，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七回 游张园初看髦儿戏 访萧娘又遇意中人

只说章秋谷同着陈文仙到了张园，只到安垲第去转了一转，便要到天胜处去看髦儿戏。陈文仙道：“这个地方的髦儿戏没有什么看头的，我们何必去看他。”秋谷也不瞒他，竟是直言拜上的把昨天的事儿和陈文仙说了一遍。文仙听了，只是微笑，也不言语。

两个人同到天胜处，走进戏场，拣了一张桌子，并肩坐下。秋谷刚刚坐定，便抬起头来，往那戏场上看时，只见场上正在那里做《探亲相骂》的一出。那扮城里亲家的花旦叫做玉兰花，却也生得眉目玲珑，身材娇小，很有几分可爱，却不是昨天见过的那一个。秋谷留心看了多时，总不见他的影儿，秋谷心上有些疑惑道：“昨天看他的打扮，明明是髦儿戏班里头的人，怎么今天竟没有这个人的影儿？”正想着，忽然觉得陈文仙把自己衣服轻轻一扯，秋谷回过头来问时，文仙对着秋谷把嘴往东边一努，悄悄的说道：“你看那边一个是不是你昨天遇见的？”秋谷顺着文仙指的一方面看将过去，只见离自己的座位不远坐着一个丽人。明眸皓齿，宝靥云鬟；小蛮杨柳之腰，樊素樱桃之口；正在那里和同坐的一个少妇交头接耳的，不知说些什么。虽然不是昨日的那个人，却也彼此相衡不相上下。秋谷见了一回，把一双眼睛不住的周围上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他。正看得高兴，忽然那女子回

过头来，和章秋谷正打了一个照面，见了秋谷这般模样，不觉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红上眉梢，春融眼角，低下头去微微一笑。章秋谷见了，虽然明知道这一笑不见得就是有什么吊膀子的意思，却由不得心上的一缕情丝便有些摇曳起来。

这个时候，刚刚一个人在外面大踏步走进来，见了章秋谷呆呆的坐在那里，便抢步上去，伸出一只手来，在秋谷肩头上一拍。秋谷正在那里出神，被他这一拍，猛然吃了一惊，直立起来看时，原来就是张园的总经理人，姓李号伯惠。秋谷同他向来认得，却没有什么交情，便随意和他谈了几句。李伯惠就在秋谷后面一张凳子上坐了下来。秋谷问他髦儿戏班里头的花旦是那一个，李伯惠道：“就是方才做《探亲相骂》的玉兰花，还有一个叫做月月仙，却面貌生得很平常，只好算个配角罢了。”章秋谷听了，便把昨日在老洋房门口遇见那个女子的事情一一和李伯惠说了，又把他的面貌、打扮细细的和李伯惠讲过一遍，问李伯惠可认得这样的一个人。李伯惠听了，想了一想，也说不认得。

秋谷听了，心上十分惆怅起来，觉得咫尺山河，玉人何处？正低着头，细细的心上在那里摹拟那个女子的体态，忽地听得那坐在左首的女子对着同坐的少妇口中说道：“我们回去罢，这个戏没有什么看头。”这两句话儿莺声呖语，直送到章秋谷耳朵里头来，章秋谷听了，不觉心中一动。早见这个女子款款的立起身来，同着那个少妇，香风飘拂的一步一步走过来，恰恰在章秋谷面前经过。起先隔着一张桌子，秋谷看得还未十分清楚，又不好意思走过去打量他；如今见他从自己身边走过，自然要细细的领略她的丰神。只见他俊眼流波，长眉却月；春云作态，秋水为神。那一种清华秀曼的丰姿，隐隐的都在眉目中间现出。更兼秾

纤合度，修短得中；步步金莲，亭亭倩影。慢慢的走过来，走到章秋谷面前，不由得偷转秋波，把章秋谷看了一眼。那里知道章秋谷正在那里目不转睛的看他，两下的眼光刚刚的碰一个正着。那女子见了章秋谷也在看他，连忙别过头去，装作没有理会的样儿，急急走了过去。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好像被那女子眼睛里头的电气吸了过去的一般，不管三七二十一立起身来，把陈文仙拉了一拉，立时立刻的跟在那女子后面，往外便走。那女子一面在前走着，却也频频回过头来看着后面，一直走到安垵第门外，那女子便立定了脚步，觉得已经有些娇喘微微的样儿，把手掠着头上的鬓发，略略的立了一回，便叫了一声：“我们的马车在那里？”叫着，早见一个马夫跑过去说了几句话儿，便飞一般的向前跑去，不多时早拉过一辆皮篷车来。那个女子和着那个少妇两个人，手挽手儿的一同上去。这个当儿，章秋谷站在一旁，早已将自己的马车叫了过来，同着陈文仙坐上马车。把丝缰一抖，紧紧的跟着前面的皮篷马车，跑出张园门外。

只见前面那辆马车走不多时，忽地带转马头，把丝缰略略一偏，竟望刺斜里爱文义路一带直跑过去，秋谷也拉马车紧紧相随。前后两辆马车、八个马蹄好似追风逐电一般。秋谷见这一条路上行人甚少，便使一个手段，把手内的丝缰轻轻的往前提了一提，拔出鞭子来，在马背上微微的一掠，那马放开四蹄，好似那羽箭离弦、弹丸脱手，一霎时早赶过皮篷马车的前面，跑上二三十丈地方。又把马头带转来，在皮篷马车的右边直擦过去。只见那女子坐在马车里面，对着秋谷微微展笑，启齿嫣然。两下的马车霍的电光一闪，早已两边错过。章秋谷等他的马车已经过去，依旧勒转马车，缓缓的跟在后面，一直盯到新马路人寿里门外，

前面的马车方才停住。章秋谷也把马车停在一旁，吩咐陈文仙在车上暂坐一回。自己跳下车来，看那女子同着那少妇一同下了马车，走进弄内第三家，门口贴着个“平江伍公馆”的几个字儿。那女子走到大门里面方才回过头来，看着章秋谷还一个人跟在后面，不觉“嗤”的一笑。听得“呀”的一声，两扇大门已经关上，把一个章秋谷关在门外。真个是：阳台春杳，巫峡云封；苍茫银汉之波，惆怅蓝桥之路。一个人立在大门外面细细的认了一认，便回转身来，同着陈文仙一同回去。陈文仙见了秋谷这般模样，心上未免有些醋意，却不便说出来。

秋谷只在自己公馆里头坐了一坐，想着今天端午，不但有许多朋友请他吃酒，就是自己也有两处台面，恐怕迟了来不及，忙忙的又跑了出来，各处应酬了一回，方才到陆丽娟院中吃了一个双台，直闹到两点多钟方才散席。陆丽娟要留秋谷住在院中，秋谷执意不肯。陆丽娟见留不住，心上就不愿意起来，把秋谷打了一下道：“耐要去末去末哉，呒啥人来浪拉牢仔耐，倪格搭小地方，陆里放得落耐格位大人！”秋谷听了，还没有说出什么来，阿金妹早接过来说道：“今朝节浪，偈笃两家头，自然要双双对对、团团圆圆末好哝。”秋谷笑道：“不瞒你们说，今天端午，我们姨太太一定在公馆里头等我回去，所以我不肯住在这里。”一句话还没有说完，陆丽娟抢步过来，推着秋谷的背道：“耐豪燥点搭倪请出去，好去陪偈笃格姨太太，晏歇点姨太太动起气来，勿要害耐吃生活。”章秋谷见陆丽娟粉面生红，蛾眉微竖，认真动起气来，只得回转身来，拉着陆丽娟的手并肩坐下，对他笑道：“你不要生气！我讲一个道理给你听，你就明白了。我章秋谷顶天立地，自然不是个怕姨太太的人，但是既然把他娶到家中，自

然要处处和他同心合意，方才是个道理。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和他说过今天一定回来，如今不回去自然没有什么要紧，但何苦哄他一个人在家里冷冷清清的坐等一夜呢？我今天不肯冷落了姨太太住在你的院中，到了别的时候就也不肯冷落了。你住在别人院内；如今我不肯辜负姨太太，别的时候就不肯辜负你。要是今天我听了你的话，住在这里，丢掉了姨太太，难保到了那个时候也听了别人的话儿住在别处，丢掉了你。你只要细细想一想我的话儿，自然气就平了。”这一席话，说得陆丽娟一场烈火不知化到哪里去了，低着头一言不发。秋谷见了，便又和他并倚香肩、低偎檀口的问道：“我的话儿可是不是？”陆丽娟听了，一时转不过口来，只冷冷的回答道：“算耐会说！一口嘴翻来覆去，总归是耐一干仔格闲话。”说着不觉横波一笑，立起身来，把秋谷推开，口中说道：“耐转去罢，明朝要来格噻”秋谷见了，知道他已经心平气和的了，便也趁势说了几句闲话，搭讪着走了。

回到公馆，见陈文仙一个人在灯下支颐独坐，好像心上在那里想什么事儿。秋谷笑着问他想些什么，文仙道：“我在这里想今天张园里头的情景。”秋谷听了，心上已经有几分明白他的意思，便拥着陈文仙在大床沿上坐下，默然相对。文仙也不开口，停了一回，秋谷忽然问道：“我遇着的妇女也不知多多少少，没有一个不爱吃醋的人，怎么你在我身上竟没有一些儿吃醋的意思？这是什么原故？”文仙听了，微微笑道：“老实和你说，天下但凡是个女子，没有个不吃醋的人。就是我，自从嫁你之后，见你还是那般拈花惹草的性情，我心上也不免有些不快。但是我和你相处几年，很知道你的性情，虽然外面这般模样，心上却还有些把握，不是那般不分好歹、不知黑白的人。只要你有了别人，

不要得新忘故也就是了。”说着，不觉微微的叹一口气。秋谷听着陈文仙这几句话儿说得楚楚可怜，觉得心上好生抱歉，跳起身来对着陈文仙打了一恭道：“总算我一生幸福，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正是：夜阑灯灺，罗帏之私语轻轻；倚影怜声，卧后之清宵细细。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八回 情切切密意慰檀郎 意绵绵深情回倩女

却说章秋谷对陈文仙打了一恭，陈文仙连忙立起身来，背过脸去，口中说道：“为什么平空的又要打起恭来？”秋谷笑道：“我自从把你娶到家中之后，还是这样的拈花惹草、到处留情，你却从没有和我闹过一回、争过一句，仔细想起来，觉得很有些对你不起，所以今天朝你打一个恭，总算和你陪个不是。”文仙听了，也笑道：“自己人何必还要这般客气，打恭作揖的，不要折了我的福分。”章秋谷道：“若要论起理来，你的嫁我，既没有要我的钱，又不是贪我的势，我娶着了你这样的一个人，总算心满意足，没有什么不合，不应该再在外面这般胡闹。但是我天生成是这般的性情，实在无可如何，你也只好将就一点的了。”陈文仙道：“我也知道你性情如此，和你争论也是不中用的，倒反大家存了意见，只要你把我这个人长长的放在心上，不要到了那个时候忽然反面无情起来，也就是了。”秋谷道：“这个你只顾放心，我也不是这样负心薄幸的人物。难道我们认得了这几年，你还不知道我的为人不成？”文仙听了，斜着一双俊眼，微微笑道：“我也知道不会这般薄幸，所以凭你在外面这样混闹，没有什么不放心。如若不然，老实说，我也不至于这般冒失。”文仙说到这里，顿了一顿。秋谷接着说道：“可是不嫁我么？”文仙含笑点一点头。秋谷又道：“我家里虽然现有正室，我待他却很平常，没有和你

这般熨贴。但是我在你面上，虽然别的没有什么，却免不得东去吊个膀子，西去做个信人，自己想起来，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陈文仙“嗤”的一笑道：“算了罢，不用灌米汤了。”秋谷正色道：“我向来不说假话的，况且在你面前说假话做什么？不过我想起来，你当初嫁我，我没有出一个大钱的身价，一古脑儿只和你付了几百块钱的帐，又委屈你做我的姨太太……”秋谷正还要说下去，文仙秋波澄澄的看着秋谷说道：“你当真的过意不去么？”秋谷道：“自然当真过意不去。”文仙道：“你既然心上过意不去，天长地久，以后的日子多得很，只要你放在心里头，慢慢的来就是了。”秋谷听了，拉着他的手笑道：“不用慢慢的来，今天就要给你赔礼。”文仙面上不觉红了一红道：“赔礼是不敢当的，你去和陆丽娟赔礼罢。”秋谷哈哈的笑道：“你好没良心，刚才在陆丽娟那里费了无数的唇舌，方才肯放我回来，你还要说这样的话儿。”文仙听了，不懂秋谷说的什么，连忙问时，秋谷便把方才陆丽娟留他在院中住夜的事情同着自己开导的话儿，细细的告诉了陈文仙。文仙听了，虽然不说什么，心上却十分感激。正在这个时候，章秋谷忽然觉得窗外一阵凉风直逼进来，打了一个寒噤，抬起头来看时，只见那几扇玻璃窗上已经隐隐的透出晓光来。秋谷道：“我们只顾讲话，连天明都不知道。”文仙到了这个时候，身上也觉得有些翠袖生凉，罗衣风冷，便也同着秋谷上床就寝。这两个人，一个是离支侧挺，栽成婪尾之春；一个是桃李无言，嫁得金龟之婿。镜盟衫誓，玉软香温，帏中之小玉频呼，枕上之深钗欲堕，十分欢乐，十分熨贴，就十分的恩爱缠绵。这些琐事，在下做书的也不必去讲他。

只说章秋谷自从在张园见过那个女子之后，心上觉得十分

的放他不下。自己亲自到人寿里去打听了好几回，方才知那天看见的就是“平江伍公馆”里头的小姐，那同他坐在一起的少妇便是这位小姐的舅母。这位小姐的父亲叫做伍圭甫，本来是苏州人，在上海南市开了一家糖栈。娶妻周氏，生了一男一女，得病死了。伍圭甫有一个内弟，死的时候年纪很轻，遗下一个寡妻，无儿无女，便住在伍圭甫家里，靠着这位姑奶奶度日。自从周氏死了之后，伍圭甫不知怎样的，勾勾搭搭竟和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隔了一两年，伍圭甫又在堂子里头娶了一个馆人做姨太太，娶到家里头没有一个月，就和这位舅太太吃起醋来，两下闹了个天翻地覆。伍圭甫恐怕传出去风声不雅，便把姨太太搬到南市去住，把自己的一个女儿、一个儿子托给舅太太照应。另外在人寿里租了几幢房子，用了一个厨子、一个梳头娘姨，还有小姐的奶妈也跟着住在一处。伍圭甫一个月里头也回来住十多天，把这位舅太太竟作了他的外室。这位小姐长到十七岁上，便出落得态度清华，丰神婀娜，皎若中秋之月，娇如解语之花。一班少年子弟见了伍小姐这般丰貌，一个个好像失了魂魄的一般，免不得一个个都要和他挤眉弄眼，卖弄些吊膀子的手段。无奈这位伍小姐虽然破瓜年纪，情窦已开，却向来不出大门的，那里知道什么吊膀子不吊膀子，更兼着这一班油头滑脑的少年，也看他们不上。这位舅太太虽然已经年过三旬，却还很喜欢抹粉涂脂，画眉掠鬓，衣妆时世，体格风流，看上去也不过像个二十三四岁的样儿。时常也同着这位伍小姐出去坐坐马车、游游张园，也有时到戏馆里看看夜戏，这位舅太太十分高兴，伍小姐却是随随便便的。

这一日也是天缘凑巧，刚刚在张园遇着了章秋谷。伍小姐见了秋谷长身玉立，白面丰颐，顾盼非常，风华出众，觉得平日之

间眼中从没有见过这般人物，不觉肚子里头暗暗的喝彩，又见秋谷同着陈文仙两个人在一起，好似那珊瑚连理，玉树交枝，一个丰彩照人，一个容光飞舞，合起来恰是一对儿不相上下。伍小姐心上暗想道：“这一对少年男女，也不知是那里来的。”心上也就略略的动了一动，不免偷转秋波，着实的多看几眼。及至秋谷自己拉着马车，在他马车的前后左右兜了一个圈子，又连连的朝着伍小姐飞几个眼风，伍小姐是个绝世聪明的人，那有不领会的道理，不由得对着秋谷一笑。直到马车已经到了人寿里门口，伍小姐同舅太太差不多将要走进大门，回过头来还看见章秋谷远远的跟在后面，伍小姐心上虽然明白，只说这个人有些痴气，却没有什麼歪念。倒是这位舅太太见了章秋谷这样的一个人物，未免动了个怜才爱貌的心肠，心上觉得好生眷恋，对着伍小姐又说不出话来。这边的话权且按过一边。

只说章秋谷自从知道了这些消息，便一心一意要想做个跳粉墙的张君瑞，把一个好好的伍小姐就当做西厢待月的崔莺莺。无奈这里头没有个传书递柬的红娘，这件事儿那里弄得成功？一连在伍小姐家门外徘徊了几日，不要说没有见着伍小姐的面，就是伍小姐的声气也没有一些儿听见。找不出一个空儿，想要发一个狠丢掉了他，只当没有看见这一个人。无奈千思万想的，心上总放不下来，觉得自己的前后左右都有无数伍小姐的影儿团团围住，那里撇得开？自己心上诧异道：“天下竟有这般奇事，我章秋谷生平看见的妇人女子也不知多少，就是和他一个样儿的也很多，怎么我在别人面上从没有这样的痴心眷恋，独独的遇着他就是这般模样？这是个什麼道理？”想了一回，也想不出个缘故来。又是这样的去守了几日，依然找不到一些门路，没奈何只得

放过一边。无精打彩的在公馆里头过了几天，也不出去。向来章秋谷到了夏间，差不多天天要坐马车到花园里头去玩的，如今心上有了这件事儿，只成日的坐在公馆里头，连大门都不出。陈海秋同陶观察等一班人也时时来邀他一同出去，秋谷心上不耐烦，只推有病不能出门，恹恹闷闷的过了几天，当真发寒发热的生起病来。陈文仙着了忙，又不便怎样苦苦的劝他，只得尽心服侍。过了两三天，秋谷觉得好些。早上起来，吃过了一碗荷叶粥，和陈文仙讲些闲话。文仙趁势劝他道：“你一个男子汉，何苦为着这样没要紧的事情自己生起病来。你想老太太通共只生你一个儿子，要是知道你在这里生病，不知要怎样的着急呢！”秋谷听了竦然道：“你的说话委实不差，我也知道我这个单相思害得无谓，却不知怎样的心上总是放他不下，连我自己都不明白。”

正说着，只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女子走上楼来，穿着一身淡湖色洋纱衫裤，上身却衬着一件杨妃色汗衫，梳着一条乌光漆黑的油松大辮，一双天然脚，穿着一双皮鞋，好像个女学生的打扮。倒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一张圆圆的脸儿不施脂粉，素净非常。手里头拿着一个筠篮，篮里头装着无数的鲜花，香风扑鼻，原来是卖花的苏州阿七。阿七走进房来，见了章秋谷，微微的叫了一声“二少爷”，对着文仙道：“奶奶，今天要买些花不要？”文仙素性最爱花的，便拣了一个茉莉花球和一条茉莉花条，又拣了几剪珠兰、几剪白兰花。阿七便坐下来，七搭八搭的和文仙扳谈，文仙却不甚理他。忽然蛾眉一皱，颊上的两个酒涡微微一动，便走近秋谷身旁，附耳说了几句。秋谷登时喜上眉梢，连连点首。文仙便走过去，坐在一张美人榻上，招呼叫阿七过来，问他道：“你在这里卖花，新马路一带公馆里头的花，一古脑儿都是你的

是不是？”阿七道：“不错，这里新马路左近几个有名的大公馆，什么姨太太、少奶奶、小姐头上戴的花，都是我一个人送去的。有时自己园里出的花还不够分派。”这一来，有分教：蜂媒蝶使，偷来御苑之春；倚玉偎香，销尽温柔之福。不知陈文仙和阿七说些什么，且看下回便知分晓。

第一百九回 梦巫山良宵圆好事 忆倾域名士苦相思

却说陈文仙听了那卖花阿七的话儿，心中大喜。便又问道：“人寿里有一家伍公馆，你可知道么？”阿七笑道：“他家大小姐是我买花的长主客，天天带的花都是我送去的。”文仙听了，再要问时，章秋谷坐在床上，连忙和他递个眼风，陈文仙便不开口，故意做着无心的样儿，和阿七说了一阵闲话，方才付了花钱，打发他去了。

文仙见阿七已经走了，便向秋谷笑道：“如今走内线的人倒弄了一个在这里了，但不知这条内线怎样的一个走法？”秋谷听了，默然不语。文仙忽然笑道：“那个时候，你常常自家夸口，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天下没有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人生了重病要死和穷人没有钱用这两件事儿想不出法儿，除此之外，凭你再有天大的事情，你也有对付的法儿，怎么遇着了这样的一件小事就把你难到这般田地，甚至生起病来？今天这个主意还是我和你想出来的，这是个什么道理呢？”秋谷听了，也笑道：“这个里头另外有个道理，并不是我想不出一个法儿。我自从那一天和他相见以后，想来想去只有买通婢仆的一个法儿。无奈我又有一般脾气，那一班低三下四的人，我又不肯陪着小心和他讲话。心上总想凭着我的一身本事、全套工夫，或者不用别人帮衬，竟会成就也未可知。那里知道提心吊胆的候了好几天，钻不着一些门路。

如今说不得，只好请个帮手帮帮忙的了。”说罢，便自己心上算计了一回，又和陈文仙商量一会，定了主意。

等了一天，等得阿七来了，秋谷便和他夹七夹八的讲些闲话，问他家里头还有什么人。阿七叹一口气道：“我家里还有一个父亲、一个哥哥，母亲是早已死掉了的了。父亲同哥哥两个人，都是坐在家里不会挣钱的，一天倒要吃半块钱鸦片烟，只靠着我一个人卖花度日。”秋谷又问他卖花的钱可够用不够用，阿七道：“平常的时候，也还勉强敷衍得过，若是天气不好，没有什么人要买花，就要过不去了。”秋谷笑道：“卖花的利息是很好的，你何不租些空地，开一个大大的花局子呢？”阿七也笑道：“二少爷说得这般容易，我们做这个卖花的生意，连自己的用度还有时候顾不来，那里有这许多的钱来开什么花局子？”秋谷答道：“这个不妨，我有一件事情要托你和我帮一个忙，只要你肯答应我，借一百块钱给你做本钱好不好？”阿七只认是秋谷有心和他取笑，面上一红道：“二少爷不要取笑，我们这样的人，那里会和二少爷帮忙？”秋谷趁势抢步过去，握住了他的手道：“我不和你取笑，实在有件事儿要和你商量。”阿七见秋谷握他的手，发了急道：“二少爷不要这样，给奶奶看了什么意思？”秋谷笑道：“奶奶早已走到楼下去了，你不用这般胆小。”阿七听了，抬起头来看时，果然陈文仙不知走到那里去了。房里只剩下他和秋谷两个人，阿七不觉满面通红，心中乱跳，想要洒脱了手跑下楼去，怎奈章秋谷天生神力，紧紧的握住了他的手，怎肯放松。阿七挣了一回不得脱身，只得红着脸央告秋谷道：“二少爷，多谢你放我下去罢，等一回有人走进来看了这般模样，叫我这个脸放到那里去？”秋谷道：“你只顾放心，包管没有一个人进来。”阿七和秋谷扭了

一回，心旌大动，面上一阵一阵的红云直升起来。秋谷是个花丛老手，这些门径那有不知道的理？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云痴雨滞，未妨瑶岛之春；李代桃僵，且疗相如之渴。

过了一回，秋谷正和阿七款款深深的讲话，忽见门帘一启，陈文仙笑盈盈的移步进来，对着秋谷和阿七笑道：“恭喜恭喜！”这一下子只把个阿七羞得红云满面，坐立不安，背过脸去，恨不得地上生个大洞好让他钻了下去。文仙款步过去，挽了他的手，拉他一同坐下，笑道：“你不要这般怕羞，上海滩上这样的事情很多，不是你一个，算不得什么稀奇。”秋谷也道：“我们这位奶奶，不比别人，不要说是醋，连酱油都不吃的。”文仙瞅了秋谷一眼，又宛宛转转的把阿七安慰一番，阿七只是低着头再也抬不起来。原来这个阿七本来是个有名的私货，借着卖花做个名目，在几家公馆里头直出直入，带着勾搭些少年子弟，做那不要本钱的生意。这一班少年见阿七生得体态轻盈，性情流动，便起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桃花阿七。秋谷素来知道他的名气，很有些想拉拢他，如今借着这件伍小姐的事儿，一举两得，把这个卖花女子当作个窃玉偷香的青鸟、传消递息的红娘。阿七虽然入了秋谷的网罗，却那里知道秋谷的这一般意思？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人，你吹我唱的把阿七哄了一番，好似骗小孩子的一般，渐渐的把个阿七哄得抬起头来，却依然还是满面含羞，一言不发。停了一回，方才羞羞涩涩的对着文仙讲道：“奶奶刚才到那里去的，我上了二少爷的当了……”一句话刚刚说出，面上又红起来。陈文仙又百般的寻着话儿去应酬他，阿七到了这个时候，也只得老着面皮讪讪的和文仙坐在一起。坐了一回，阿七起身要走。秋谷拿出一张五十块钱的

钞票来给他，阿七假意不受，文仙勉强和他放在衣袋里头，看着他下楼走了。回过身来，蛾眉半蹙。星眼横斜，似笑非笑的看着章秋谷说道：“别的且不必说他，这床枕席便怎么样？”秋谷笑道：“我知道你这般性格，没有糟塌你的大床。”文仙摇着头道：“我不信，那有这般干净？”秋谷道：“你为我这般迁就，我心上已经二十四分的感激，那里还忍心哄你。”说着便对文仙做了一个手势，文仙方才信了。

自此以后，阿七一连两天不来，急得个章秋谷叫了自己的包车夫去寻他，去了多时方才寻着了，一同回来。阿七走上楼来，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趑趄趑趄的走进房门。见了章秋谷和陈文仙两个都笑哈哈的看着他，爱时脸上又红起来。秋谷叫他坐下，和他讲些闲话，趁势问问伍小姐家里头的情况。阿七道：“伍小姐家我有二十多天不去了，听说他家老爷病重得很，伍小姐和舅太太都到南市去看他，就住在那边公馆里，这个时候还不知他们老爷的病怎么样呢。”秋谷听了，心上恍然，方才明白那几天影响不见的缘故。便对阿七说道：“据你说来，伍小姐和你很熟落的，我要托你想个法儿到伍小姐那里通个信息，不知你办得到办不到？如若事情成就，一定重重的谢你！”阿七听了，连忙摇头道：“这个办不到的！这位伍小姐向来安分，从没有和人勾勾搭搭的事情，这个生意免劳照顾了罢。”秋谷道：“你不要这样有心推托，我自然有个绝好的法儿在这里。”说着，便如此这般细细的教导了阿七一遍。阿七沉吟了一回，方才说道：“我只好和你去误打误撞的撞一回，闹出事来却不与我相干的。”秋谷道：“这个自然。”便又取出几张钞票来交给他。

阿七接了钞票，欢欢喜喜的去了。去了好半天，笑嘻嘻的回

来。对秋谷说道：“真正是你的运气！伍小姐刚刚由南市回来不多几天，我已经暗暗的和他的奶娘王姆姆通了线索，你交给我的钞票我止给了他一张十块钱的，他已经千恩万谢的甚是喜欢，说他一个人不敢答应，要和舅太太商量，叫你好好的配一分礼去送给舅太太，只要他收了你的礼，这件事儿就有七八分指望。你今天赶紧去配好了礼物，交给我明天送去。”秋谷听了，心中大喜，跳起身来朝着阿七就是深深一揖，慌得阿七连忙躲开，却把一个纤指在自己脸上一连划了几划，做个羞他的样儿。秋谷微微一笑，也不理会，只向陈文仙说道：“我想这一副入门的礼物，太重了恐怕事情办不到，白花了钱；太轻了又不好看。我想去剪一件外国纱衣料，再搭一个嵌宝石的戒指，且送去试他一试，看他怎样的一个说法。”文仙道：“衣料、戒指，我这里都有现成的，你拿去就是了，不必再去花什么钱。”秋谷摇一摇头道：“别的事儿拿你的东西还不必讲他，今天为着这件事情要拿你的东西，那有这般道理？我自己心上也觉得过不去，还是花几个钱到外边去买的为是。”陈文仙说道：“你说的通是痴话。我和你是什么人？你和我又是什么人？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可不是笑话么？”说着，不由分说拿了一个首饰匣子出来，叫秋谷自家去拣。阿七在旁边看了匣子里头的首饰，金珠照耀，翠玉玲珑，一样的光华四射，熠熠照人，不觉口中啧啧叹赏，心上却十分羡慕，只说奶奶真是福气，有了这许多首饰，就戴一世也戴不尽。文仙听得他这般说法，便随手取一个三钱重的金戒指，替他戴在手上。阿七还假意不肯受，谦逊了几句，也便谢了一声收了。秋谷见文仙决意这样，也就拣了一个嵌红宝石的，约摸着也值四五十块钱。文仙还要叫秋谷拣一个嵌钻石的拿去。秋谷不背道：

“就是这一个已经够了，那里用得着这般贵货？”文仙方才把首饰匣子收了起来。秋谷又拣了一件玄色外国铁线纱的衣料，用红纸包得端端正正的，连着戒指匣子交给阿七。

阿七拿在手内，径往伍公馆来，找着了王姆姆，暗暗的把这两件东西交给他。王姆姆走到小姐房里，见这位小姐正横在一张大理榻上，朦胧睡着，舅太太正在窗前闲坐。王姆姆走近舅太太身旁低低的说道：“请舅太太到外面去说句话儿。”正是：灵犀一点，未通鸂鶒之媒；彩凤双飞，讵有鸳鸯之翼？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回 传眉语喜遇秋娘 托微波暗通青鸟

只说舅太太听了王姆姆的话儿，不知什么事情，便跟着王姆姆走出房来，低低的问他什么事情。

原来这位舅太太少年守寡，独宿空房，每当那花朝月夕的良辰，不免总有些倒凤颠鸾的情思。更兼性情活泼，态度风流，到了那消遣不来的时候，也就不因不由的做些尴尬事情出来。这个奶妈，从小的时候便是舅太太娘家的丫环，后来荐到伍家做了奶妈，和舅太太十分合式，这些风流孽障的事情，也都是他一个人和舅太太传递消息，伍公馆里头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些事情。如今阿七恰恰的找着了，要他去走舅太太的门路，真正是合着了油瓶盖，刚刚正好。

闲话不提。只说王姆姆见了舅太太，把一件衣料和一个戒指都拿出来给舅太太看了一看，悄悄的说道：“这两件东西，有个姓章的送给舅太太的。”舅太太听了，错会了意，只道是人家看上了自己，要和他攀个相好，先把两件东西看了一看，觉得十分可爱，便道：“我和他向不相识，他为什么平空的送这两件东西？”王姆姆道：“自然他有事情，要求你和他设法，你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收了下来再说。”舅太太故意说道：“他要求我有什么事情？要是办不到，怎么好混收人家的礼呢？”王姆姆道：“自然是办得到的事情，你只顾收就是了。”舅太太听了，低着头想了一回，便

点一点头，又问王姆姆道：“这个人是何等样人，有多少年纪，你认得不认得？”王姆姆道：“我不认得这个人，只听说今年二十二岁，是个乡宦人家的少爷，据他自己说端午那一天，在张园老洋房里头见过舅太太和大小姐的。”舅太太听了，知道就是那一天跟在后面的人，登时两颊生红，芳心暗动，对着王姆姆说道：“不错，见是在张园见过一次的，但是他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平空又会想到我的身上呢？”王姆姆听了这两句话儿，知道舅太太缠到隔壁去了，连忙说道：“他的意思想着我们这里的大小姐，要请舅太太和他想个主意。”舅太太到了这个时候，方才知道他不是想的自己，一场欢喜扑了个空，不觉一团醋意直上心头，啐了王姆姆一口道：“你的讲话总是这样模模糊糊的，不分个皂白出来，叫人那里听得清楚？”王姆姆听了心中暗笑，也不去和他分辨，只问他一句道：“舅太太看怎么样？”舅太太皱着眉头道：“大小姐的性情，你是向来知道的，那里肯做这样的事情？况且她父亲把他重托我们照应，我们怎么好把这些事儿来引诱他？情理上也讲不过去，快些把这两件东西去送还了他，叫他不要胡闹！”王姆姆听了，默然不语。停了一回，方才说道：“据我看来，上海这样事情也多得很。舅太太有什么主意，和他想个法儿，也好落得他两件东西，连我也好得些好处。”舅太太方才的这番做作，原是和伍小姐吃寡醋吃出来的，其实自家心上也很想见见这个人。如今听得王姆姆这般说法，正中下怀，便道：“收了他的东西，就要和他设法，得人钱财，与人消灾，但是想不出一个好好的法儿，便怎么样呢？”王姆姆道：“这倒不要紧，他说只要舅太太同着大小姐再到张园去玩上一趟，他见了舅太太，大家慢慢的再想法子。”舅太太听了大喜，便问这个带信的是什么人。王

姆姆道：“是卖花的阿七。”舅太太道：“你叫他回去和那姓章的讲，明天在张园相会就是了。”王姆姆听了，便出去和阿七说了。阿七十分高兴，连忙回去报信。不必提他。

这里舅太太走进房来，见伍小姐横在榻上，已经微微睡去，把一弯玉臂当作枕头，星眼朦胧，云鬟不整，额上略略的有些香汗，好似那梨花挹露，杨柳涵烟，那一种娇柔婀娜的丰姿，真个是倾国倾城，无双绝世。舅太太看了，未免有些自惭形秽起来。暗想：“这般风态，我见犹怜，怪不得姓章的要这般钻头觅缝的转他的念头。”便叫了一声道：“起来罢，这个地方有风，睡不得的。”伍小姐被舅太太唤醒，便坐起身来道：“这几天十分困倦，心上总觉得有些不畅快，也不知道是什么原故。”舅太太道：“那几天你父亲病重的时候，你连日连夜的伏侍，辛苦了些，所以这几天这般困倦。”说着，伍小姐便叹了一口气。原来伍小姐到了这般年纪，情窦已开，自从那一天见过章秋谷以后，虽然没有邪念，却总觉得心上有些不快，横也不好，竖也不好，也不知心里头想些什么，连伍小姐自己都讲不出来。如今听得舅太太提起父亲病重的事情，觉得自己一个身体，没有一些着落，虽说倚着父亲做个靠山，但是一个人说不定的，万一父亲死了，叫自己去倚靠着那一个？想到这里，便不知不觉的长叹一声。舅太太趁势说道：“这两天我看你总是这般闷闷的，好像有了什么心事的一般，明天我们还是到外面去散散心罢，尽着这般恹恹闷闷的，不要弄出病来不是玩的。”伍小姐听了，也无可不可的点头应允。

隔了一天，果然舅太太哄着伍小姐梳洗停当，叫了一辆马车在门口等着。依着伍小姐的意思，要同着兄弟同去玩玩。舅太太道：“他好好的在书房读书，何必又去叫他出来？小孩子分了读

书的心，将来要不肯用心读书的。”伍小姐听了，觉得不错，便也不说什么，同着舅太太坐上马车，径往张园来。

到了大洋房，舅太太一眼早看见了章秋谷端端正正坐在进门左首的一张桌子上，眼睁睁的向外看着。舅太太见了，笑吟吟的送了个眼风。章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觉得这位舅太太也在那里转他的念头，不觉心中暗笑，没奈何只得也还他一个眼风，却细细的打量伍小姐今天的妆饰。只见他跟在舅太太后面，低着头款款行来，脸上觉得瘦了些儿，略施粉黛，淡淡的点一点胭脂，越觉得光彩照人，丰神绝世。秋谷见了伍小姐的面，不因不由的心上觉得发出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来。伍小姐刚刚走进，抬起头来已经看见了秋谷，也不觉秋波一转，两颊微红，暗想：“今天怎么这般凑巧，刚刚遇着他。”正想着，只见舅太太已经拣了秋谷身旁的一张桌子，轻轻坐下，伍小姐便也一同坐了下来。凭着章秋谷目不转睛的呆看，伍小姐只是有意无意的不很兜搭。章秋谷无可如何，只得和舅太太眉来眼去了一回。舅太太却十分高兴，卖弄精神，忽地立起身来，对着秋谷把嘴微微的一动，又向伍小姐道：“你在这里坐一坐，我去一会儿就来。”说着，往外便走。秋谷会意，也慢慢的跟出来。舅太太走到门口，秋谷疾行几步，和舅太太擦肩过去，秋谷口内只低低的说“一品香”三个字儿，舅太太微微的把头一点。秋谷一直走出安垵第，假意四面望了一回，回身走进，又坐了一回。只见伍小姐无精打彩的立起身来，对舅太太道：“我们到别处去玩玩罢，尽着坐在这里气闷得很。”舅太太听了，点头称是。两个人一同走出安垵第，到老洋房弹了房去打了一个转身，又在照相馆拍了一个小影。章秋谷在后面紧紧的跟着，伍小姐一面走着，也不免回过头来偷窥秋谷。

伍小姐心上只觉得这个人跟前跟后的，很觉得有些痴气。秋谷直等得伍小姐和舅太太两个人坐上马车，自己方才跳上车去加了一鞭，在后面紧紧的跟着。到了分路的地方，秋谷把丝缰一带，“霍”地调过马头，回头过来又和舅太太打个照会，便先到“一品香”去了，舅太太见了这般光景，连忙把伍小姐送回公馆，打发马车回去，一面重匀粉黛，再画蛾眉，对着伍小姐只说去看个亲戚。伍小姐因他向来是这般惯的，也不疑惑，只说一句“舅母既然还要出去，为什么打发马车回去？”舅太太支吾了伍小姐几句，一溜烟竟到“一品香”来。

刚刚走上扶梯，便看见第六号门口牌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章字，舅太太走到门口，探进半个身体望时，恰恰和章秋谷打个照面。秋谷见了连忙立起来笑道：“恭候多时，请里面坐罢。”舅太太觉得有些不好意思，红着脸一笑。秋谷又让一遍，舅太太方才轻移莲步，走进房来。还没有坐下，秋谷迎着舅太太兜头就是一拱，舅太太也手捧胸膛还了一福。秋谷请他坐下，先开口道：“对不起！劳动得很，今天总算赏我的光。”舅太太也道：“昨日多谢章少爷送的戒指、衣料，平空的怎么这般客气？”秋谷道：“那一点儿东西，算不得什么，如今正有一件事情，要仰仗大力，不知周奶奶肯答应不肯答应？”舅太太故意问是什么事情，秋谷趁势走近舅太太身旁，把一张椅子移了一移，竟挨着舅太太并肩坐下。舅太太只把身体略略的侧了一侧，口中也不作声。秋谷低低说道：“这件事儿若换了别一个人，我也不便和他真说，如今既然承周奶奶赏我的光，将来总是一条路上的人。”秋谷说到这里，看着舅太太一笑。舅太太不觉把头一低，秋谷便伸手过去挽着他的纤手，舅太太只不开口。秋谷附着舅太太的耳朵，把自己

的意思细细讲了一遍，舅太太起初只是摇头不肯答应。秋谷又把这件事儿应该如何布置、怎样调度，说得井井有条，舅太太听了只得点一点头。口中说道：“我且去探一探他的口风，再想法儿。”说着，只见细崽进来，请舅太太点菜，舅太太随意点了几样，细崽便走了出去。正是：相思永夜，文君绿绮之琴；刻意伤春，杜牧青楼之恨。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十一回

赋高唐东墙窥宋玉 隔巫峰云雨恼襄王

却说章秋谷心上暗想：“要想转这位伍小姐的念头，一定要把这位舅太太巴结好了，方才好借着他做个昆仑奴。”更兼看着这位舅太太虽然已经年过三旬，却也生得身段玲珑，丰神俊俏。心上虽然有些勉强，面上却做出十分欢喜的样儿，只说舅太太面貌怎样的纤秣，肌肤又是怎样的娇嫩，看上去还只像个二十多岁的人一般。

看官听着，大凡天下的妇女，都喜欢别人恭维他的美貌。那一班妙龄已过的半老徐娘，又最喜欢别人说他年少，就是他共戴天的杀父仇人，只要讲了这般的一句话儿，泼天的仇恨也要消去一半。

如今这位舅太太看着章秋谷这样一个唇红面白的美少年，讲的话儿又刚刚搔着他的痒处，自然的十分欢喜，百倍缠绵。两个人谈谈说说，甚是投机，一直吃到差不多九点钟方才吃毕。舅太太立起身来要走，秋谷一把拉住道：“今天周奶奶既然来了，说不得只好委屈些儿。我们到虹口礼查去罢，他那里枕衾都有现成的。”舅太太面上一红，打了秋谷一下。秋谷笑道：“这一下打得十分爽快，等会儿请你多打几下何如？”说得舅太太嫣然一笑，瞟了秋谷一眼道：“我向来不住客栈的，况且我今天还有些事情，要回小房子去。”秋谷喜道：“原来你有小房子在那里，何不早些和

我讲个明白。”舅太太道：“我有小房子，也不与你相干，为什么要和你说？”秋谷呵呵笑道：“就算我讲错了，何如？”舅太太似笑非笑的瞅了一眼，也不言语，往外便走。秋谷急忙忙拿过帐单来，签了个字，同着舅太太一同走了。他们两个人：一个是半老徐娘，一个是江南名士。鸳鸯颠倒，春风半面之妆；云雨荒唐，锦帐三生之梦。掩灯遮雾，对影闻声，轻躯昵抱之时，玉体横陈之夜。这一番情事，好像天外飞来的一般，章秋谷做梦也不曾想到。

一霄已过，舅太太回到伍公馆去，要想寻些闲话打动伍小姐的春心，便对着伍小姐提起章秋谷来。只说这个少年好像疯子一般，只要一见了你的面就跟前跟后的，不肯放松一步，不知他转的什么念头。舅太太半真半假的说着，只指望要打动伍小姐。那知伍小姐听了这些说话，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舅太太说了几次说不上，只得暗中回复章秋谷，叫他另想法儿。章秋谷听了，心上十分烦恼。暗想：“这样一个天香国色的佳人，那有不知爱情的道理。大约一向在家里头，从来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所以还有些糊里糊涂的不明白。”想来想去，又想了一个主意出来。自己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说不得大着胆子试他一试的了。”章秋谷这边的事按过一边。

只说伍小姐坐在家里过了几天。刚刚这几天的天气十分酷热，一轮烈日，万里无云，只把个伍小姐热得娇喘微微，浑身香汗，心上觉得甚是烦燥。到了晚上，还是这般酷热，院子里头没有一点儿风。舅太太便道：“今天热到这般田地，我们还是到张园去坐一会儿，看看焰火罢。”伍小姐听了，便也答应。舅太太登时妆束，立刻叫到一辆马车两人坐了，径到张园。在草地上拣

了一张桌子坐定，就觉得微风吹袂，凉气入怀，一天暑气不知销到哪里去了。舅太太和伍小姐坐得不多一刻，忽然天上起了几阵大风，西北上一阵阵的乌云直推上来。伍小姐见了，有些害怕起来，催着舅太太回去。舅太太心中暗喜，坐着马车一同回来。马车走了一回，忽然停住不走，说车轮破了。两个马夫跳下来修了一回，还没有修好。舅太太忽然皱着眉头，双手捧了肚子叫声“阿呀”，伍小姐连忙问为什么，舅太太道：“一时腹痛起来，要找个地方解手。”伍小姐道：“这个地方到那里去解手？舅母只好忍一回儿，回去再说。”舅太太道：“刚刚凑巧，有一个亲戚在这里，我去一去就来。”说着，便跨下车来。又道：“你一个人坐在马车里头不便，不如你也同着我一起进去坐一回儿，等他们修好了马车再走。”伍小姐听了，心上有些不愿意，还没有开口，早被舅太太不由分说扶下车来。伍小姐抬起头来，只见天上电光乱闪，四面的乌云都拢在一起，黑漆漆的好不怕人。伍小姐是最怕雷响的，恐怕一个人坐在车上，打起雷来无从躲闪，只得跟着舅太太走进巷内，又走进一家人家。

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女子笑吟吟的迎下楼来，便让伍小姐和舅太太楼上去坐。伍小姐见了这个女子，心中暗暗称奇道：“看不出这个女子，倒生得十分秀丽。”当下舅太太同伍小姐跟着这个女子上楼坐下。刚刚走进房间，舅太太一个转身走到大床后面去了。这个少年女子也对着伍小姐笑道：“请在这里坐一坐，我去去就来。”说着，飘然去了。伍小姐刚才进来的时候，也没有留心楼下的房屋是个什么样儿。如今到了楼上，仔细看时，只见一并两间楼屋，一间便是客堂，左首一间卧室，却铺设得十分精致，点着保险纱罩灯，一张红木大床挂着湖色秋罗帐子，壁

上也挂着许多字画。伍小姐正看间，忽然耳朵里头听得房门一响，连忙回头看时，见房门已经闭了，又听得门外落锁的声音。伍小姐摸不着头脑，心上十分诧异，暗想：“这个地方不像个好好的人家，为什么平空把我锁在这里？”想着，不由得着急起来，连忙叫道：“舅母快来！”那里晓得一句话儿方才出口，早听得床后脚步的声音，一个少年男子三脚两步的抢出来，对着伍小姐深深一揖。伍小姐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问道：“你是什么人？快些放我出去！”章秋谷不慌不忙、慢慢的说道：“小姐不必惊慌，我也断不敢在小姐面前放肆。我自从那一天在张园又见过小姐之后，已经眠思梦想的想了多时，也不知费了多少心血，方才把小姐请到这个地方。小姐请坐，有话慢慢的讲。”章秋谷虽然这般说着，伍小姐那里肯听，只急得香汗直流，芳心乱跳，口中只叫“舅母那里去了”，几乎要哭出声来。秋谷见伍小姐急得这般模样，心上老大的不忍，只得又道：“小姐，不要这般胆小，我说过不敢放肆，小姐又顾放心。只有几句话儿和小姐说明白了，自然好好的送你回去。”伍小姐方才见章秋谷突然在床后走了出来，急得眼花缭乱，那里还敢抬起头来看他，如今听得章秋谷言语温和，并没有一毫强暴的模样，方才略放下了一二分心。暗暗的偷眼看时，原来是两次在张园相遇的人，不觉心中又是一惊，只得腼腼腆腆的说道：“我和你向不相识，你把我关在这里做什么事情？我是好好的人家人，你不要弄错了！快把我舅母请出来，和我一同回去。”秋谷道：“小姐请先坐下，令舅母一会儿就来。”伍小姐那里肯坐，禁不得秋谷再三央告，只得勉勉强强的坐下道：“你有什么话说，快些讲了，放我出去。”章秋谷也坐下来，慢慢的把自己思慕的情怀、相思的苦况，自头至尾，说了个一字

不遗。又道：“不瞒你说，我眼睛里头的女子也不知见过多少，从没有见过像你这般的一个人，今天特地把你骗到这个地方，和你见一见面，就是立时死了，也不枉我章秋谷为人一世。”就着，便立起身来，一步步走近伍小姐身畔。伍小姐起先听了章秋谷的一番话儿说得十分诚恳，心上倒也有些感动，如今见章秋谷走近身来，不知他要做什么，吓得连忙立起来，口中叫道：“舅母在那里？快来同我回去！”秋谷摇手道：“小姐不必乱叫，叫也没有一个人来的。况且我已经讲明，不敢得罪小姐，只求小姐赏一个光，和我讲一句话儿，我也不敢再想什么别的念头。”说罢，便伸手想要握伍小姐的纤手。伍小姐吓得金莲倒退，脚步踉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秋谷见了伍小姐这般模样，不敢去勉强他，只得退后一步道：“小姐心上不愿意，我也不敢一定怎样。但是我为了你，也不知费了多少的机谋，呕了许多的心血，已经成了个痰中带血的症候，小姐一定不肯，我也没有什么法儿。”说着咳嗽一声，吐出一口痰来，秋谷把手巾接着，直送到伍小姐面前。伍小姐偷眼看时，果然那一口痰沫里头，丝丝缕缕带着许多鲜血，不由得心中大动，登时两颊生红，低头不语。秋谷见了伍小姐这般模样，知道事情有些指望，索性立着不动。伍小姐低了一回头，又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只见他丰度端凝，仪容俊爽；玉山朗朗，琪树亭亭。不由的叹了一口气。秋谷趁着这个机会，抢步过来一把携着伍小姐的手。伍小姐又叹口气道：“我和你又没有什么冤仇。你何苦这般害我。”秋谷朗然说道：“这个怪不得我，是你自家不好。”伍小姐勃然变色道：“怎么是我自家不好，难道我叫你这般的么？”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谁叫你面貌生得这般秀丽，方

才惹出这般的事情来。若是生得将就些儿，就没有这些波折了。”伍小姐听了，也不觉回头一笑，脉脉含情。秋谷趁着这个当儿，便要放肆起来。伍小姐那里肯依，凭着章秋谷千方百计的哄他，伍小姐只是不肯。口中只说：“你要和我想想，教我将来怎么样呢？听你方才的口气，已经娶过正室的了，那里好这般一厢情愿的混乱？你们做男子的都是这般性格，把我们做女子不知当作什么东西！难道只有你们是人，我们就不是人么？”说罢，不由的流下泪来。正是：金堂永夜，三年心字之香；宝幄春温，一枕西楼之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二回 度良宵名花开并蒂 歌白纓病渴过三秋

且说章秋谷见伍小姐流下泪来，心上好生怜惜，替他拭了眼泪，口中说道：“我章秋谷平生忠厚待人，断不负心的人物。你想你和我素不相识，你又不知道我家里头的情形，我就是花言巧语哄你一场，你也没有地方去问，何必一定和你讲真话呢？但是我想起来，我想着法儿，用了诡计，把你骗到这个地方，心上已经觉得二十四分的对你不起，若再要有心哄你，我自己心上实在过不去。你只要听这两句话儿，就晓得我不是有心哄你的了，只恨我自己没有这般福气，销受不起你这样的一个人。若是五年之前遇见了你，那就不是这般说法。”伍小姐听了章秋谷这番说话，不知不觉的心软起来。沉吟了一回，只是摇头不语。秋谷见伍小姐始终还是不肯，心中着急，暗想：“天下竟有这样铁心石肠的女子，凭着我的这般才貌、全副工夫，竟是打他不动。这便想个什么法儿呢？”想了一想，只得又对伍小姐道：“小姐但请放心，这件事儿，将来没有什么乱子出来便罢，万一一个闹了什么乱子出来，我章秋谷情愿与你同死同生，决不辜负你的一番情谊。”章秋谷说到这个地方，由不得心上一酸，便也长叹一声，眦泪欲滴。伍小姐听了，还在那里沉吟不决。正在这个时候，猛然间一阵大风从窗外透进来，吹得人透体生凉，毫毛欲竖，接着一个雪亮的闪电，白光一闪，直照得满室光明。这一下子只吓得个伍小姐四

体皆酥、芳心乱跳，“阿呀”一声，连忙夺了手，把自己的耳朵紧紧掩住，口中乱叫“舅母快来”。一霎时的工夫，那天上的雷声早排山震地的响起来，砰砰甸甸震得人两耳欲聋。秋谷看伍小姐时，只见他吓得缩在椅子上缩作一团，两手掩着耳朵，还在那里浑身乱战。秋谷见了，心上十分怜惜，趁空儿走过去，轻舒两臂，把伍小姐搂入怀中，口中说道：“小姐不要害怕，有我在这里不妨事的。”说着，不觉的斜倚香肩，低偎檀口，轻轻款款的安慰一番。伍小姐到了这个时候，心上害怕还来不及，那里还有什么工夫去和他推拒。自己的两只手儿又紧紧的按着耳朵，不敢放松。只得把头低垂，细腰紧贴，伏伏贴贴的一动也不敢动。章秋谷心满意足，公然把伍小姐拥在怀中。

这一阵的疾雷闪电，到像和章秋谷做了个媒人的一般，你道凑巧不凑巧？当下过了一回，雷电已过，雨也渐渐的止了。伍小姐方才放了两手，抬起头来，见自己的一个身体竟坐在秋谷身上，不觉面上通红，挣着要走下地来。章秋谷那里肯放，不免渐渐的就要得步进步起来。私语温存，香肌熨贴，春情欲荡，欢意初融，伍小姐到了这个时候，无可如何，只得半推半就的默然不语。但见：玉钩乍放，罗帐四垂，宝扣初松，明珰代解；汗湿梨花之颊，风回杨柳之腰；娇喘微微，清宵细细；半含雀舌，春融檀口之酥；低照云鬟，暗度麝兰之气。臂上之蛇医早褪，心中之凤卜初谐；宝髻惺忪，蛾眉宛转；东风羯鼓，催开上苑之花；瓜字年华，落尽深红之色。过了一回，章秋谷走到门口，递了一个暗号。早听得门外“呀”的一声，房门开了，舅太太轻轻走进。伍小姐正对着镜子整理云鬟，见了舅太太进来，又羞又气，满心委屈，口中又说不出。只说了一声。“舅母到那里去的？”一面

说着，不知不觉的两行珠泪直挂下来。章秋谷深深的劝慰一番，舅太太也解说了几句，伍小姐心上总觉得有些忽忽不乐。临走的时候，委委屈屈的看了秋谷一眼道：“我上了你的当……”便咽住了说不下去。秋谷见了没办法，只得自家引咎，说了许多的好话，伍小姐方才同着舅太太一同回去。章秋谷也同着陈文仙回到新马路公馆来。

看官，你道伍小姐的马车为什么坏得这般凑巧？原来是章秋谷做现成的圈套，和舅太太商量定了，故意叫舅太太这般做作。这个地方就是舅太太的小房子，又怕伍小姐心上疑心，故意叫陈文仙充个屋主人，等得伍小姐登楼坐定，舅太太在后面偷偷的转了出去，陈文仙在外面锁了房门，章秋谷预先躲在床后，到了这个时候，方才直跳出来。章秋谷因为伍小姐的事情费尽了心机，总是不能到手，便千方百计的想出这个法儿来，果然伍小姐落了他的圈套，其实这件事还是伍圭甫自家不好，平空的和这位舅太太勾搭上了，把女儿托他照应；又糊里糊涂的娶个信人做姨太太，两个泼起醋缸来，把好好的一家人家分作两起。糟塌了一个冰清玉洁的女儿，这也总算伍圭甫的晦气。

在下做书的写到这里，忽然有一位前辈先生来和在下说道：“你这部小说，名目叫做醒世小说，自然是唤醒迷途，惊回春梦的意思。那些嫖界里头妓女骗人的事情，只说是唤醒那嫖客，不要安心沉溺，拼命挥金，说说也还罢了。至于这位伍小姐和章秋谷的这件事儿，不过是一件伤风败俗的事情、窃玉偷香的公案，何必也要编在这部小说里头，还讲得这般详细？难道演说这些轧姘头吊膀子的事情，也算改良风俗的么？你倒把这个道理讲给我听听。”在下做书的听了那位老先生这般说法，不慌不忙的对他

说道：“老先生不消疑惑，请听在下一言。你老先生责备在下的这番说话虽然说得不差，但可惜没有把件事儿始末根由细细的推求一下。你只想一想这件事儿的原因是从那里来的？只要伍圭甫有些主意，不去和那位舅太太兜兜搭搭，也不至于把一家人口平空的分作两家。伍圭甫和舅太太没有牵连，章秋谷又那里走得着这条门路？这叫做水腐而后蠓蠓生，酒酸而后醯鸡集。在下做书的所以把这件事情细细的演说出来，也好叫这班住在上海的大人先生看个样儿。从来欲齐其家，先修其身。先要整束了自家的品行，方才可以保得家里头没有暧昧的事情。这正是在下做书的劝人为善的意思，怎么你老先生倒反是这般说法，只怕错会了在下的意思罢？”那位前辈先生听了在下做书的这一番说话，方才顿口无言，颠头播脑的走了开去。

闲话不提。只说章秋谷自从和伍小姐有了相好，章秋谷自己心上自然十分欢喜。又为这件事儿陈文仙非但没有吃醋心肠，并且也帮着章秋谷在里头出力，章秋谷甚是感激，自此以后在陈文仙面上不免也加了几分恩爱。依着章秋谷的意思，要想和舅太太讲明白了，买通了伍小姐家里的用人，到伍公馆里头去和伍小姐重寻旧好。伍小姐恐怕泄漏出来不是玩的，再三的不肯。章秋谷只得约着伍小姐，仍旧到舅太太的小房子里头相会。伍小姐一个月里，只肯出来一两次，只说时常出来恐怕给人晓得。好在伍小姐家里用的一个梳头娘姨晚上回家去的，这件事情影也不知。王姆姆受了秋谷的贿赂，同他们打成一路，还有一个粗做娘姨和一个灶下的厨子，都是牛一般的蠢货，那里会知道这些事情？所以这件事儿，外面竟没有一毫消息。只有章秋谷一个人，近几时来艳情深溺，香梦沉酣，好像个穿花蛱蝶一般，应酬了这一边，还

要应酬那一面，不知不觉的相如病渴，沈令衣宽，面上的丰彩竟销减了好些。陈文仙十分着急，婉婉转转的劝了几回。秋谷自己也觉得有些精神不济，向文仙要镜子来一看，不觉吃了一惊。暗想：“我章秋谷上有老亲，下有少妇，一个身体关系非轻，以后须要自家留意些儿。”想着，便依着文仙的话儿，在家里安息了几天。不觉金风乍起，玉露初零；凉生枕簟之秋，露冷屏风之影，早又是初秋时节，暑气潜消。正是：西风昨夜，凄凉团扇之歌；秋雨茂陵，惆怅相如之病。

以后的书中情节，章秋谷初到珠江，安垵第大开胜会。康中丞挂冠归隐，赵姨娘看戏轧姘头。许多笑话，无数新闻，都在第八集书中出现。在下做书的，到了这个时候却要歇息一回，和你们列位看官暂时告别了。

第 八 集

第一百十三回 久安里旧雨续新欢 春申浦高朋宴良夜

上回书中说起章秋谷在家养病，养了十多天，觉得精神好些，坐在公馆里头，又觉得气闷起来。想着陆丽娟那里差不多有两个月不去了，便出了门，径到久安里陆丽娟家来。

陆丽娟本来和秋谷很要好的，见秋谷多时不来，叫娘姨、大姐到秋谷公馆里头请了几次，秋谷只说有病不能出门。如今见秋谷来了，十分欢喜。一个大姐正在客堂里和相帮说话，见秋谷走进门来，连忙迎上来，搀着秋谷的手道：“二少多时勿来哉，今朝啥格好风吹到仔倪搭来介？”一面说着，拉着秋谷走上扶梯，口中叫道：“先生，二少来哉。”陆丽娟听了，连忙走出来，接着秋谷笑道：“恭喜恭喜！耐格毛病好哉？倪一径来浪牵记煞。”说罢，同着秋谷进房坐下。陆丽娟见秋谷的面貌比以前消瘦了好些，便道：“耐面浪瘦仔几几化化哉。啥自家勿保重点呀？”秋谷笑道：“这个生病是没有躲闪的事情，叫我何从保重起呢？”陆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只要少赶点正经好哉。”秋谷听了一笑，也不开口。陆丽娟见秋谷坐在炕上，自己也就挨着秋谷身旁坐下道：“耐勒浪生病格辰光，倪心浪一径勒浪搭耐发极，叫金宝搭仔阿金妹去看看耐末，总归说得勿清勿爽。倪想自家到耐公馆里向来末，怕佢笃姨太太心浪勿舒齐，真真牵挂得来，难故歇阿好哉介？”秋谷听了，微微一笑道：“算了罢，不用灌米汤了。你们当馆人的，

做的客人也多得很。要是客人病了，你就要急到这个样儿，你一个人那里来得及？”陆丽娟听了，嗔道：“你笃大家听听看，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讨气！倪好好里搭耐讲闲话，耐咦是格付架形，真真良心才呒拨格。耐勿要勒浪勿相信，倪拨点末事耐看看。”说着便走过去，在妆台抽屉里头拿出几张纸来，放在章秋谷手中。章秋谷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接过来看时，只见几张纸上都批得花花绿绿的，原来是问病的课单。什么三马路吴鉴光，城隍庙知机子。批的病情都是十分危险，说了许多啰啰唆唆的话儿，什么冲犯家宅六神，故而致病，头昏心痛，寝食不安；又是什么幸有青龙星化解，转危为安。一派都是这些梦话。秋谷看了十分好笑，心上却有些感动，又被陆丽娟撅着嘴咕噜了一阵，只得安慰了他一番，方才罢了。

当下秋谷便在陆丽娟家摆了一台酒，请的客人无非是辛修甫、陶伯瑰、王小屏、陈海秋等五六个人。大家因为和秋谷多时不见，这一席酒吃得十分欢畅。陈海秋叫的是范彩霞，到了席上，见章秋谷虽然瘦了好些，却还是那般的神彩飞扬，丰姿秀发，一顾一盼，卓犖不群，更觉得格外倾心，十分属意。也不知递了许多暗号，飞了多少眼风。秋谷却不过情面，只好将就应酬。陈海秋坐在席上，连影儿都不知道。范彩霞直到走的时候还和秋谷咬了一个耳朵，方才走了。这一夜，章秋谷自然住在陆丽娟院中，不回去了。碧天如水，珍簟新铺；沉沉锦帐之云，闪闪银缸之焰；檀奴久别，天矫非常；凤女多情，轻盈如许。这些闲事都不必管他。

只说章秋谷住在陆丽娟院中，一宵已过。起来的时候，已经十一点钟。秋谷正在梳洗，忽听得楼下相帮高叫“客人上来”。秋

谷听了，心上甚是诧异，暗想：“怎么这个时候就有打茶围的客人。”正想着，只听楼下来的客人已经一步一步的走上楼来，口中问道：“有个姓章的章二少爷在这里不在？”秋谷在里面听得清楚，知道是贡春树的口音，不觉心中大喜，连忙抢了出来，叫道：“春树从那里来？我在这里。”贡春树见了秋谷，也连忙走过来执手问讯。两个人知己相逢，心上自然高兴。秋谷同春树进房坐下。陆丽娟刚刚起来，见了贡春树丰神濯濯，仪表亭亭，不由心上吃了一惊。秋谷对他说道：“这位便是我平日和你讲过的贡春树大少。”陆丽娟听了，知道是秋谷的要好朋友，便也殷殷勤勤的应酬一番。却偷转眼睛细细的把章秋谷和贡春树打量一回。觉得两个人还是章秋谷的气概胜些。这里秋谷和春树谈了一回，便问贡春树到上海来有甚么事情。春树道：“一则和你多时不见，特地来看你一趟；二则顺道看看小宝，却没有别的事情。”秋谷又问春树怎么会找到这个地方来。春树道：“我先到你公馆里头，你们姨太太叫个大姐下来和我说的。”春树一面说着，一面细细的打量陆丽娟。看了一会，向着秋谷笑道：“你这位贵相好着实不差。你几时起认得起的？我怎么不知道这么一个人？”秋谷道：“还是去年娶了文仙之后做起的。你看长得怎么样？”春树道：“真是天仙化人。也不知你几生修到的福分。”陆丽娟听得春树赞他，心上自然欢喜，微微一笑，也不开口。春树又道：“我看起来，和文仙也差不多。”秋谷道：“这两个人里头却有一个分别，一边是一味的丰采清华，一边是一派的风神流丽。两下比较起来，似乎还是文仙胜些。”春树听了，点一点头。陆丽娟在旁边听得秋谷这般说法，心上有些不快活，便道：“倪是勿好格，陆里比得上侬笃格位姨太太！”秋谷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来，只

得笑道：“你不要听错我的话儿，我说的是你们两个人各有各的好处。你话都没有听得明白，就要泼起醋来。你这个吃醋似乎觉得过分些。”说得春树一笑。陆丽娟不好意思，便赶过来和秋谷不依，口中说道：“耐格人直头呒拨仔淘成哉，啥格吃醋勿吃醋，瞎说一泡，只要唔笃姨太太勿吃别人格醋好哉。”秋谷笑道：“你只要心上不吃醋，我讲我的话儿，用不着你这般着急。一定这句话儿说着你的心病，所以要急到这般模样。”陆丽娟听了，趁势往秋谷怀中一坐，想要伸手去摔他的腿。见贡春树对着他微微的笑，丽娟面上一红，连忙缩住了手，把秋谷打了两下，便立起来，自去梳洗。

春树坐了一刻，忽然对秋谷说道：“我正有一句话儿要问你一个明白。”秋谷便问什么话儿。春树道：“去年你在苏州的时候，和我说什么打汇票不打汇票。我不懂是什么意思，正要问你时，被你一阵议论打断了话头。你也始终没有讲出来。究竟是什么的一句话呢？”陆丽娟听了，在那里掩着嘴格格的笑。秋谷也笑道：“你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又是个老上海，怎么竟不懂这句话儿？这原是苏州人的一句俗语。男女对垒交锋，男人打了败仗，就叫做打汇票。你久在苏州，难道这句话儿都没有听人说过么？”春树听了，心上方才明白，不觉也笑起来。笑了一回，又问道：“我究竟不懂这句话是一个什么意思。打败仗就直捷痛快的说打败仗就是了，为什么要叫做打汇票？这又是个什么道理呢？”秋谷道：“那些钱庄里头每逢要用钱的时候，一时没有现钱，便打一张汇票出去，叫他明天来拿。好像男女交锋，男人打了败仗，说句好看话儿，说明天再来，就是这个意思。春树想了一想道：“这句话儿也没有什么意思。”秋谷道：“本来不过是句俗语，又

不是什么通人大儒的格言，何必去考究他的意思呢？”春树听了，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道：“你住在常熟，可知道钱纫秋的事情么？”秋谷道：“这件事儿差不多通省都传遍了，那一个不晓得？我去年不是和你讲过的么？”春树道：“他近来在南京自尽你可知道不知道？”秋谷惊道：“有这样的事情么？不要你听了谣言罢？”春树道：“那里是谣言！我还带着金星精给你的信在这里。”说着便在衣袋里头取出来，递给秋谷。秋谷连忙接过来，拆开封皮，看了一遍，叹了一口气道：“这也总算个奇女子。可惜我们须眉男子都不能和他出来打个不平。讲起来也实在有些惭愧。”

看官，你道这位钱小姐如何的会在南京自尽？这个写信给秋谷的金星精又是个什么人？原来钱小姐自从办过他哥哥的丧事以后，心上只恨着祁祖云祁观察一个人，平空叫阳湖县县尊出差提他到案，在大堂上出头露面，羞愤非常。心上早存了一个必死之心，一心一意的想要报仇。知道本地的那些亲友都怕祁家势焰熏天，不敢惹他，便自己带了一个老家人到湖北寻族弟钱子瑶。见了面哭诉一番，要叫钱子瑶和他告状。钱子瑶本来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如今听得平空的要叫他去和别人作对，心上已经害怕。更兼祁祖云是个观察公，又把祁侍郎牵在里面，吓得把头项一缩，舌头一伸，那里敢答应。钱小姐没奈何，只得自己做了一张冤单，要想到南京总督衙门去告。钱子瑶再三央求他，叫他不要惹事。又派了两个老妈，不由分说，竟把钱小姐送到长江船上，要他回去。钱小姐心上本来想要到南京去告状，便上了船，直到南京。在城里的一家客栈里头住下。正要自己坐着轿子到制台衙门去击鼓，忽然回心一想：“如今的打官司，有句俗语叫做‘八字公门荡荡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在地方官衙门里头尚且如此，何况

制台衙门。自己身边又没有钱，这个官司那里打得赢？更兼世上的人情，自然是官官相护，那一个人肯帮我一个民妇，和我出力？与其抛头露面，忍气吞声的受了许多委屈，依然还是扳他不倒，又何必多此一举呢？”这一来，有分教：花残月缺，三年嫠妇之哀；烈魄贞魂，一夜西风之恨。不知以后如何，请看后文交代。

第一百十四回 弃尘寰烈妇捐躯 征挽联豪绅仗义

且说钱小姐想了一回，想不出个报仇的法儿。想着难道白白的受他一场羞辱不成，越想越气，越气越恨，不由的叹一口气。又心中自己打量道：“我本来是拚着一条性命和他打官司的，如今事势如此，没有法儿，不如趁个空儿，决意自尽。或者我死之后，有那些热肠侠骨的人出来和我报仇也不可知。”想定主意，便预先偷着空儿，细细的写了一篇遗嘱，和那一张冤单一并放在一处。觑了一个便，竟是关起房门悬梁自缢。真是：彩云易散，皓月难圆；三尺青绫，泪洒杜鹃之血；一场春梦，灰飞蛱蝶之魂。那同去的老家人和那钱子瑶派来的两个仆妇，到得明天十二点钟的时候，见钱小姐的房门还是紧紧的关着，叫着也不答应，知道事情不好。打开了房门进去看时，已经高高的挂在梁上。老家人和仆妇猛然看见，吓得魂魄齐飞，六神无主。三个人六条腿，好像钉住了的一般，连喊叫都喊叫不出。

这件事儿霎时间已经传很大家知道，都赶来探听什么事情。依着店主人的意思，要去报官相验。幸而有几个明白事理的客人把那老家人叫出来，问明了前后情节，知道是个烈妇，十分叹息。连忙拦住了店主，叫他不要报官，只叫老家人出名进个呈子，把这里头的情节略说几句。只说气忿自尽，恳求免验。那班做地方官的，天天伺候上司还来不及，那里有工夫来管这些闲事。看了

这个呈子，自然照例批准，不必提他。

只说老人家递呈回来，就在客店里头草草的买棺装殓，扶着灵柩回来，常熟地方的一班绅士，除掉了祁观察手下的那几个走狗以外，都一个个嗟讶不已。也有几个热血的人，想要出头设法和钱小姐报仇。无奈钱小姐是自家自尽的，没有凌辱威逼的实迹。这位祁观察又是个有名绅士，势焰熏天，炙手可热的。大家都不敢去惹他，只得叹恨一回，也就罢了。只有一位绅士叫做金星精的，听了这件事儿，心上十分痛恨。想出一个法子来，自己恳恳切切的做了一篇《钱烈妇行述》，刻了几千本，各处分送。又发了许多传单，请了本地方的绅士，大家商议要和钱烈妇设祭开丧。那些绅士里头有几个很有热血的人，自然大家赞成。有几个唯唯否否、没有宗旨的人，一则却不过金星精的情面，二则心上也有些感动，便也都点头答应。只有那几个向来做祁观察走狗的人，一个都不来。金星精也不管他，便教众人具了一个公呈，自己到常熟县知县莫大令那里，和他说知，请他到开丧的那一天去拈香致祭。原来金星精是个二甲进士出身，由刑部主事推升了刑部郎中，向来声名很好，又是个江苏有名的才子。莫大令不好不答应，只得依他。金星精又各处去和他征祭文、征挽联，拣了一个日子和他开丧。

章秋谷在家的時候，和金星精时常往来，也是最要好的朋友。金星精此番做了这件事儿，心上十分得意，便写了一封信给章秋谷，细讲一番，正还没有寄，刚刚这个时候，贡春树到常熟来游虞山，就住在金星精家里。住了几天，贡春树要到上海去看秋谷。金星精便把这封信交给春树，托他转致秋谷，秋谷看了这封来信，又看了那本行述，心上也甚是不平。春树便对他说道：

“金星精要叫你做挽联，你做不做？”秋谷道：“挽联自然做的。但是这个挽联虽然没有什么难做的地方，却措词很不容易得体。”春树道：“我看见兵部主事姚小知的一副对子，倒讲得很痛快。”秋谷问是什么联语，春树念道：

凭天道，断不令凶人漏网。

愧吾辈，未能为匹妇复仇。

春树念毕，又道：“你看这副挽联怎样？”秋谷道：“痛快是痛快得很，但是这‘匹妇’两个字儿用得欠斟酌些。这样一个贞烈的人，不该应竟称他‘匹妇’。你细细想一想，我的话可是不是？”春树听了，连连点头道：“不错，不错。毕竟你的心比我来得细些。”秋谷细细沉吟了一回，取过一枝秃笔，随手拉过一张局票来，兔起鹘落的写出一副挽联道：

一死等鸿毛，百万同胞齐俯首。

双星圆碧落，两行清泪奠贞魂。

写着便说道：“这里没有纸笔，只好明天写好再寄去的了。”说罢，递在贡春树手中。春树看了一眼，点头叫好道：“你的笔墨实在超脱非凡。”秋谷笑道：“又来了，又来了。我们知己朋友，怎么是这般谬赞？”春树道：“并不是什么谬赞。好的自然是说好，坏的自然说不好。难道知己朋友就应该作违心之论的么？”秋谷听了一笑。春树问道：“听说新到一班马戏，你去看过没有？”秋谷道：“我差不多病了一个月，如今方才全愈，没有去看过。”春树问秋谷什么病，秋谷一时讲不出来，顿了一顿。春树便笑道：“不要是害了相思病罢？”秋谷也笑道：“什么相思病不相思病，不过是受了暑气，又带着感受新凉，所以有些不爽快罢了。”春树道：“今天晚上我们就去看好不好？”秋谷还没有答应，陆丽娟抢

着说道：“蛮好。倪几家头一淘去。”秋谷世便答应。陆丽娟问秋谷吃什么点心，秋谷摇一摇头，早有娘姨金宝端上一碗煨好的莲子来。秋谷也不推让，随意吃了些，便对春树说道：“你还没有午膳，我们同到一枝香去好不好？”春树道：“雅叙园的菜就很好，我们何不往雅叙园去？”秋谷道：“雅叙园的菜虽然不差，却没有大菜馆的精洁。”正说着，陆丽娟接口道：“贡大少勿嫌怠慢末，就勒浪倪搭用仔便饭罢。故歇格大菜也呒啥吃头。”秋谷听了，便问春树道：“你的意思怎么样？”春树道：“我是无可无不可的，就在这里吃也好。但是叨扰了丽娟先生，心上未免有些抱歉。”丽娟忙笑道：“贡大少勿要客气，倪搭不过怠慢点，呒啥好菜。”贡春树道：“丽娟先生也不必这般客气，我就老老实实的叨扰了。”丽娟听了，便和娘姨金宝附耳说了几句。金宝便走出去。

停了一回，早摆上四个碟子来。丽娟亲手去取一瓶巴德温来，取过两个玻璃小酒杯，斟了两杯酒，请秋谷和春树坐下吃酒。秋谷看那四个碟子时，见是一样凉拌虾仁、一样粉皮鸡丝、一样醉虾、一样糟虾，收拾得十分精致。春树见了道：“多谢盛请。你们何必这般费事？”丽娟笑道：“呒啥物事，请侬笃随使用点。”秋谷便邀着春树随意坐下，两人对酌。秋谷教丽娟同吃，丽娟便也坐在旁边陪着他们。等会儿，相帮又端上菜来，虽然不多几样，却甚是精洁。秋谷因自己咯血，还没有全愈，便不敢多吃酒，只吃了两杯就不吃了。贡春树酒量甚好，一连干了几杯方才吃饭。

饭后，春树略坐一回，便要同着秋谷去看金小宝。秋谷自然答应。两个人同到惠秀里来。金小宝见了贡春树的面，自然欢喜，携着春树的手道：“耐倒好格，一径搭倪说去仔就来，去仔就来，倪末一径勒浪牵记耐。”贡春树见了金小宝丰姿不减，华彩依然，

也觉得眉色飞舞。二个人四目相视，倒说不出什么话来。金小宝见了章秋谷，想起那一天张园的事情，觉得很有些儿惭愧，面上红红的，也不开口。秋谷会意，便立起身来说：“我还有事情，等回儿我来同你们到马戏场去。”

贡春树和金小宝两个人，小玉重逢，韦郎久别，自然说不尽的相思况味，讲不完的别后情怀。见秋谷起身要走，也不相留。

秋谷从惠秀里出来，到自己公馆里头打了一个转身，又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坐了一回。有两个朋友写条子来，请秋谷吃酒。秋谷因日间吃了两杯酒，觉得有些头晕，便辞了不去。叫陆丽娟熬了些荷叶粥，略略吃了些，便同陆丽娟两个人坐着马车，先到惠秀里去看贡春树和金小宝。金小宝再三再四的邀着秋谷和丽娟进去坐一回儿，秋谷推却不得，只得略坐一会。催着贡春树和金小宝上了马车，直到跑马厅对面马戏场门口。

秋谷先跳下车来买了四张头等票，同着众人进去。拣了四个座位，大家坐下。那马戏场里头的一班看客见了他们四个人进来，两个男子都是丰彩清华，衫裳倜傥，好似那琼树当风；两个女子又都是容光焕发，态度娉婷，好似那花枝照夜，大家的眼光都不知不觉的注在他们身上，把他们细细的打量一番。秋谷和春树都没有留心，不去理会。

这个时候，刚刚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女，骑着一辆自行车登场献艺。空中绷着一条绳索，这个女子坐着自行车，竟在绳上飞一般来来往往的行走。那一辆自行车好像贴在身上的一般。满场的人都大家拍手。那女子献了一回技艺，便进去了。里面又走出一个涂着花脸的洋人来，一面拍着手歌唱，一面哈哈大笑，口中叽哩咕噜的讲了一回。秋谷虽然略略懂些英文，却苦不甚精，听不

出他说的什么，大约都是自己讥诮自己，引人发笑的话儿。停了一停，里面又走出一个洋人来，和这个涂脸的洋人互相问答了一会。这后来的洋人就去伏在地上。正是：春风良夜，勿惊虎豹之威；灯火深宵，曼衍鱼龙之戏。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五回

看马戏忽逢荡妇 闻狮吼惊散鸳鸯

且说那个后来的洋人和那涂脸的洋人讲了几句话，就去扒在地上，扒得伏伏贴贴的，四平八稳，好像个乌龟一般。那个涂着花脸的洋人便抢步过来，一个筋斗在他背上打了过去，接着又是一个筋斗打过来。跳来跳去的，跳得十分高兴。忽然地上的洋人跳起身，照着翻筋斗的脸上就是一拳，只听得“拍”的一声，翻筋斗的“扑”的跌倒，睡在地上，不肯起来。秋谷看了十分好笑。一班看客也都拍手。等了好一回，那涂脸的洋人方才在地上爬起来。不知从那里取出一支点着的香烟，放在口中慢慢的吃，里面又赶出一个洋人来，对他连连摇手，叫他不要吃烟，不由分说，把他手中的纸烟抢了过去，往地下一扔。那涂脸的洋人候他走了，又取出一支来，放在口中。又赶出一个洋人来，夺了过去。一连夺掉了七八支，也不知他在那里拿出来的。到得后来，四五个洋人都走出来，把他身上藏着的纸烟一古脑儿都搜了出来，长长短短的也有一二十支。那里知道这几个洋人刚刚转身，这个涂脸的洋人不知怎样的又取了一支出来，一面吸着，摇头晃脑的，甚是得意。那几个洋人正要抢时，他在腰间取出一根三节棍，随手乱打。大家被他打得急了，跑进去拿了许多军器出来，什么腰刀、铁叉等类，混打一场，把他赶了进去。随后又有一个少女骑着一匹黄马出来，身上只穿一层绝薄的紧身衣裤，都连在一起。

远远望去，好像不穿衣服的一般。马背上也没有鞍辔，四围绕着戏场乱跑。那女子在马背上或坐或立或跳，颠颠倒倒的做出许多身段。只听得四围一片拍手的声音。一套做完，只见推出一个虎笼来，就在场上用铁栏四围护住。两个洋人开了笼门，把个老虎放出笼来。两个洋人便百般的和他玩耍。一会儿把头放在他的唇边，一会儿又把手伸进他的口内。看的人都替他捏一把汗。

这个时候，章秋谷觉得这个玩意儿没有什么意思，便抬起头，细细的打量那些座中的妇女。打量了一回，虽然有几个面貌还好，却都不过平平常常的，算不得什么倾国倾城。看到西北角上的一面，忽然见两个俊俏大姐拥着一个少妇。头上戴着满头珠翠，只觉得珠光夺目，宝气照人。虽然相貌平常，却生得体格风骚，神情流荡。眉梢眼角，大有风情。秋谷见了，未免回头来多看几看。那少妇见秋谷看他，便也卖弄精神，把一对水汪汪的秋波只顾望秋谷这边溜来。秋谷正呆呆的看，忽然被陆丽娟用力在身上拧了一把。秋谷被他拧了一下，猛吃一惊，回过头来，还没有开口，陆丽娟早附着秋谷的耳朵低低的说道：“耐格个人实头少有出见格。搭别人吊吊膀子还勿要去管俚，啥格戏子格姘头耐也吊起膀子来哉？”秋谷听了，只说是陆丽娟有心吃蜡，方才说出这样的话儿。便也悄悄的回答他道：“你又不知他是什么人，怎么知道他是戏子的姘头？”陆丽娟又低说道：“耐格眼睛到仔陆俚去哉？耐自家看喲。”秋谷听了，连忙再往对面细看。果然见斜刺里头还坐着一个少年男子，也在那里和那少妇眉来眼去。那少妇一面对章秋谷笑盈盈的飞个眼风，一面又喜孜孜的和这个少年男子打个照会，竟有些左顾右盼、应接不暇的样儿，那少年男子坐在那边，见了章秋谷这般模样，心上十分不快活，睁起眼睛

望着秋谷。秋谷仔细看那少年男子的样儿，分明是桂仙戏园的武小生柳飞云。见他朝着自己怒目而视，心上自然明白，不觉甚是好笑。却又自己心上想：“世上竟有这样风流放诞的妇人，双管齐下的吊膀子，未免有些过分了。”想着，便别转头去，不去理他。在身边拿出表来看了一看，对陆丽娟道：“差不多已有十一下钟，我们大家回去罢。”

陆丽娟还没有答应，忽听得对面有个女人的声气叫声“阿唷”，接着有几个人都乱嚷起来，又夹着大家哈哈大笑的声音。章秋谷不知道什么事情，连忙举目看时，原来那个铁栏里头的老虎忽然撒起溺来。那马戏的戏场原是中间划出一个大大的圆圈来，就算是个戏场，圆圈外面四周围都排着一层一层的椅子。最近的椅位就算头等，略远些的便算二等三等。那坐在头等的和那戏场的圆圈不过相离四五尺地方。偏偏的这个老虎走到圈边，掀起了一条虎尾撒起溺来，好似那一道飞泉，从空直泻，直射出七八尺远，刚刚的把那位少妇和坐在两旁的两个大姐、还有坐在一起的几个女子，都溅得一头一脸，脂粉淋漓，衣裳湿透，连口内也溅了好些。这班人都是爱洁净的，怎禁得这样一来，大家都叫声“阿唷”，又羞又恨，恨不得要哭出来。一时却又无可奈何，只好把自己手巾去头面上乱揩乱抹，那里抹得干净？一班看戏的人见了这般光景，忍不住大家都哈哈大笑，只把这几个女子笑得无可奈何，哭笑不得。出来的时候，原想倚着面貌出去出个风头，如今倒反出了这般的一个大丑。没奈何，只得大家掩着脸儿，急急的往外就走。武小生柳飞云也紧紧的跟着出来。

章秋谷看了，也不觉十分好笑，便也同着丽娟和春树、小宝四个人一起跟在他们后面出来。只见两个大姐扶着那少妇，站在

门口。见了小宝，连忙别转头去。小宝也只作不曾看见，却低低的向秋谷说道：“耐阿认得俚？就是康家里格姨太太。勒浪外势轧姘头，轧得一塌糊涂。底子也是倌人出身，叫王素秋。格辰光为仔搭倪抢客人，炒仔一泡，一径到仔故歇，有辰光碰着仔倪，还是格付架子形。耐想阿好笑？”秋谷听了，点一点头，心中想道：“原来这个宝贝就是康己生的姨太太。康己生在江西巡抚任上，也不知弄了多少造孽钱，自然该有这般的报应。”说着，早见两个穿着号衣的马夫赶过一辆绝精致的橡皮轿车来，那位康姨太太还回过头来，对着柳飞云看了一眼，使个眼色，方才上了马车。

一路回到虹口康公馆来。康姨太太下了马车，急急的走向卧室。那些丫鬟仆妇见了他们三个人都是这般模样，身上的衣服一齐湿透，面上的脂粉更是斑斓狼藉的一块红、一块白，好像个妖怪一般。大家都吃了一惊，不敢动问。康姨太太一肚子的没好气，发泄不来。一面忙的换了衣服，打水洗脸，一面打鸡骂狗的闹了一回。众人都不敢开口。康姨太太洗了一次，还恐怕洗不干净，又换过一盆水来，把上好的香皂在脸上细细的擦。擦了又洗，洗了又擦，一连换过了三四盆水方才罢了。正还要打开头发也洗一下，忽然一个念头，便问众人，老爷到那里去了。众人都说在内书房。康姨太太听了，便不管头发不头发，“霍”的立起身来，吩咐众人不许声张。自己一步一步的悄悄走到内书房门口。先侧着耳朵一听，果然听得里面有人在那里低低的讲话。康姨太太听了，心头火起，不由分说，径直闯进去。这位康大人平日原很怕这位姨太太的，今天知道他去看马戏，要到十二点钟回来，这个时候只有十一点三刻，算定不得回来，正搂着个年纪很轻的苏州

娘姨在那里密密切切的说话。不料一时间这位姨太太走了进来，两下都大吃一惊，这个娘姨见了姨太太进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飞一般的后面逃了出去。康大人目定口呆，坐在椅上，一句话都说不出。康姨太太眼睁睁的看着康大人，看了一回，方才把两个指头狠命的往康大人额上戳了一下，咬着牙齿道：“总是这样偷偷摸摸的性情，死也不肯改的。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有什么脸见人！”康大人听了，只得陪着笑脸道：“你不要这般多心，我和他又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方才不过和他讲几句话，你又何必这般的动气？”康姨太太冷笑一声道：“亏你讲得出这样的话来！一个做主人的，为什么要和娘姨干这些鬼鬼祟祟的把戏！也有这样不要脸的人来勾搭主人！有你这样的主人，自然就有那般的贱货！”说得康大人闭口无言，只是老着脸呵呵的笑。康姨太太数说了一回，便要连夜把那娘姨赶出公馆。康大人觉得心中不忍，只得再三替他央告，涎着脸缠了一回，只说：“这会儿为着这件事情赶他出去，人人有脸，树树有皮，万一他脸上下不来，逼出些意外的事来，我们虽然不怕，却也何苦呢？不如只当没有这件事儿，过几天借一件别的事情叫他出去，岂不干净？”康姨太太先还不肯，当不得康大人苦苦的拦着，只得罢了。

列位看官，你道这位康大人是个什么人物？原来就是在下做书的在第五集里头讲的那位康己生观察。这位康观察自从捐官以后，不多几年，他那位老太爷就病死了。康观察丁了三年的艰，在家里头没有什么消遣，又不好明公正气的去嫖赌，只得悄悄的叫媒婆和他做媒，娶了两个姨太太。又把自己家里的一个丫鬟名叫彩云的收在房里，也算做小老婆。这三年丁忧期内，只成日成夜的和这几位姨太太滚在一起。好容易盼得三年服满，便赶进京

城去，要想走了门路，去选个好好的缺。正是：膏粱子弟，不知稼穡之艰；纨绔郎君，忽起簪缨之想。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六回 谋补缺观察入都 受苞苴奸奴作弊

却说康观察自从他老太爷死后，在家里头守制三年。这几年里头也不知闹了多少稀奇古怪的玩意儿，早把他老太爷的一份家资去了十分之五。康观察想着尽着这样的坐吃山空也不是个长局，算来算去，只有还是去做官。自己本来捐了个候选道在身上，不如趁着自己年力富强的时候，到官场里头去混一下，或者混得出什么好处。打定了主意，便带了几万两银子的汇票赶进京来，拣了杨梅竹斜街的一家高升店住下。先拜了几天同乡，要想找个门路，却一时找不出来。康观察十分焦急，便有几个同乡京官和他说道：“你要找门路，不用到别处去混找，只要去找吏部的书办。找到了和他商议，没有不妥当的。”

看官听着，原来这个各部的书办，京城里头都叫他作部办，最会营私舞弊，纳贿招权，差不多比那各部尚书的权柄还要大些。你道这个是什么原故呢？一个小小的书办倒反要比尚书的权柄大些，这句话儿讲出去给人听了，那一个肯相信？岂不是在下做书的有心说谎么？原来这个里头另有一个自然的道理在内，并不是在下做书的平空掉谎。看官们请休性急，待在下做书的一一道来。那各部尚书虽然权重，却都是由别处调来的。三年也是一任，五年也是一任，部里头的情形不熟，办起公事来就只好将就些儿。这班部办却是世代代世袭下来的。从小的时候，就把本

部的历年档案记得烂熟在肚子里头。那些部里头的司官那里有他这般本事？我们中国的向例，办起公事来都要照着例案办的。没有例案可援的，便要请旨办理。每每的堂官接了一件公事，便交给那班司官，叫他援例办理。司官那里记得部里的这些档案？就只好来请教这班部办了。这班部办趁着这个当儿，便上下齐手的作起弊来。譬如这件事情部办已经得了贿赂，明明可以驳斥的，他一定要想着法儿引出一个例案来，叫你核准。要是这件事情部办没有得到钱，明明可以批准的，他也一定要找出一个例案来，叫你驳斥。你想，一个部里头的历年案卷堆积如山，也不知有多少，除了这些部办，别人那里记得尽许多？那怕你一样的两件公事，同是一天的日期，同是一般的情节，他得了这一边的钱，就拉出某人某人的旧案来，照例核准。那一边没有走他们的门路，他就有本事又去拉出某人某人的旧例来，平空驳斥。那班司官只图省事，那里还去管他们的得贿不得贿、作弊不作弊？那班堂官又都是尸居馀气的，过得一天便是两个半日。就是明知道他们在外面作弊，无奈本部办公都仗着这班部办，一天也离不了他们，也就只好眼开眼闭的装着糊涂，不去多管。看官，你道这些部办可利害不利害？在下做书的做到此间，便又有一位友人不相信在下的说话，对着在下说道：“你这个话儿我就有些信不过。那部办不过是部里的一名书吏，那里就会这么利害起来？就算那些尚书、侍郎不知本部的情形，不熟本部的例案，那班司官也有二三十年还在一个部里头当差的，难道就没有一个熟悉例案的么？”在下做书的听了笑道：“你的话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也细细的想一想这个里头的情形再说别的。你想他们那班部办，从小儿不做别的事情，只捧着这些例案，当他四书五经一般死命的揣摩

简练。还有父兄在那里细细的教他，自然熟能生巧，好像是他们的看家本事一般。至于那班司官，从小儿先要揣摩八股，又要学些词章，还有什么策论表判的，已经闹得他一塌糊涂的了。再到后来中了个进士，分了个部曹，他心上又在那里算计如何如何的钻谋外放，如何如何的打点升官，成日成夜的把那一团卑鄙势利的思想横放在肚子里头，连那以前没有做官之前藏在肚子里头的一点良心都没得干干净净的了，那里还有工夫来留心这些事情？况且他们那些司官们在部里头当差，那一个不想放个外官？那一个不想高升上去？不是打算一生一世在部里头混的，比不得那些部办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吃的也是本部，穿的也是本部，用的也是本部。有百年的部办，没有百年的堂官和司员。你只要细想一想，就明白这个道理了。”那位友人听了在下这一番说话，低着头想了一想，便道：“照这样的说起来，一个部里头只要用个部办就够了，又何必需要什么尚书、侍郎呢？”在下做书的听了，叹了一口气道：“我们中国的事情，向来如此。你认着那些尚书侍郎、大人先生，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大本领么？只要有部办的学问已经是好的了。那班不如部办的还多得很呢！就是如今的那班地方州县，难道一个个都是熟悉民情、谙练吏治的么？官场滚滚，宦海茫茫，我们又从何说起呢？”在下的那位友人也就长叹一声，默然不答。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康观察听了同乡的话儿，便同了一个同乡的内阁中书叫做张伯华的，同着他去找到了一个有名的部办，姓刘号叫吉甫，住在绳匠胡同里头绝精致的一所宅子。康观察到了门前，停了车，心中想道：“这所宅子倒像个什么一二品大员的住宅。若不讲明了是个部里的书办，外面那里看得出来？”想

着，等了一回，才请了他们进去。在一间客厅上又等了好一回，方才见这个刘吉甫匆匆的走了出来。见了张伯华，笑道：“咱们多日不见了，一向可好？”张伯华连忙立起来，康观察也跟着和他客气了一阵。刘吉甫略谈了几句，便问康观察道：“咱们一向少亲近得很，今天同伯华兄光降，不知有什么见教的事情没有？”张伯华便道：“这位康己翁有件事儿，要奉求你老哥和他想个法儿。老哥如不嫌褻渎，请屈驾到饭庄子上坐一回儿，我们好慢慢的商议。”刘吉甫笑道：“不瞒你老哥说，兄弟今天还有些穷忙，不能出去。那饭庄子上的饭也没有什么吃的。我说句放肆的话，今天你们两位既然赏我兄弟的光，竟请不必客气，就在这里吃个便饭，不过没有菜，简慢些儿。”康观察还没有开口，张伯华知道刘吉甫的性情向来爽快，便也点头答应。刘吉甫说了几句话儿，就说一声“失陪”，竟自走了出去。出去了好一回，方才进来。张伯华便把康观察的来意和他说了一遍。又说：“这件事情总要请你老哥推我的情，帮个忙儿，至于谢仪一节，只要请你老哥吩咐一声，自然如数送过来。”说着早已摆上饭来，四盆四碗，还有一壶酒。虽然样数不多，却十分精致可口。刘吉甫让他们坐下，一面吃着，一面细细的盘问康观察的捐官是在那一案的，什么年分，交了多少银子。康观察一一说了。不一时吃完了饭，大家洗漱已毕，只见刘吉甫侧着头，口中不知念些什么，又轮着指头算了一会，忽然笑道：“果然早得很呢。”便对着康观察道：“依着老兄的这个班子，若要照例轮选起来，只怕还要好几年呢。如今在你前面，还有四个压班的。要等这四个都选了出去，方才轮你得着。这还是没有岔子的说话。要是半路上跑出一个压班的来，那就还是一个不中用。如今外省道员出缺的又很少，就是出

了缺，又都是一次部选，一次外简的。像你这个班次，只怕三年五载候不着也不算什么。”康观察听了，心上着急起来。便和张伯华附耳说了一回，叫张伯华托他设法。张伯华正要开口，只听得刘吉甫慢慢的说道：“这个缺，比不得什么州县，事情大了。上头的一班堂官们在这里头也很留心。今天要是换了别人来和我讲这个话儿，我兄弟也不是轻易答应的。无奈我和伯华兄相识多年，难道说这点儿情面都没有？在你们二位老兄份上，做兄弟的自然要和你们两位设法效劳。依我看起来，只要把你老哥的名次和那几个压班的倒个过儿，回来外省出了道缺，就挨着你老哥轮选。这是妥当不过的事情。大约迟则三月，早则月余，你老哥就好到任。至于谢仪的一层，不瞒你们两位说，我兄弟平日之间也专爱的结交朋友，不是那只认得钱、不认得人的人物。这件事儿，一则多蒙康己翁见爱，不去找着别人，却来找我；二则我和伯华兄知己朋友，情面难却，并不是想什么钱。但是这件事儿不是我一个人的首尾，不得不点缀他们一下。至于我兄弟自己身上的什么谢仪不谢仪，咱们自家兄弟，竟请不必客气就是了。”张伯华知道刘吉甫的脾气，便道：“多谢老哥费神。但是究竟怎样的一个数目，还要请老哥核算一下。”刘吉甫听了，便取过一面算盘来，滴沥搭拉的算了一阵。便对张伯华笑道：“里里外外的使费，一古脑儿要三万五千两银子。这还是看你老哥份上，别人拿了五万银子，我还不见得答应他呢。”康观察听了刘吉甫的话儿，心上吃了一惊。暗想：“自己通共带了三万银子，家里头的钱所存不多，如今他一开口就要三万五千银子。”心上有些踌躇不决起来，一时间答应不出，只看着张伯华的脸和他使个眼色。正是：

衣冠扫地，侍中之貂尾何多；犬马登堂，灶下之羊头如许。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一百十七回 严选政部办吃虚惊 出奇兵名优施巧计

且说康观察听了刘吉甫要三万五千银子，就不觉心上一惊。便立起身来，走过去悄悄的和张伯华说了一遍。张伯华便陪着笑脸对李吉甫道：“兄弟还有一句不知进退的话儿要和你老哥商量。”刘吉甫听了心上也有些明白，便道：“你有什么话儿，只顾讲就是了。难道咱们这样的交情还有什么通融不来的事情不成？”张伯华听了，便拉着刘吉甫，两个人在一起坐下，婉婉转转的讲道：“方才你老哥讲的数儿，康己翁知道很便宜。他心上也十分感激，那里还有不愿意的道理？无奈他也有一个苦情，要你格外原谅他些。他现在只有三万银子，还有五千一时凑不出来。又知道你老哥办的清公事，不是和市上买东西一般，可以争多论少得的。他的意思想先付三万银子，还有五千银子请你和他暂时垫付一下，随后再缓缓的归还。但是这事儿已经承了你的盛情，和他谋干，没有什么好处到你身上，也还罢了，倒反要和你垫起钱来。他自己讲不出，托我和你说一声儿，不知你心上怎么样？”刘吉甫听了心上也知道康观察的意思，想要少出五千银子，却又不好意思一定怎样的和他争论，索性说得好听些儿。想要不答应，无奈张伯华的这番说话实在说得情理兼到，推却不来。只得微微一笑道：“伯华兄，咱们大家都是明白人。打开柜子讲亮话，还是这么样罢，如若康己翁得了个好缺，这五千银子

是不能少的，总算给他们吃个喜酒。或者缺分平常，不见得怎么好，这一笔钱也就不必拿出来了。总算我姓刘的结个朋友，何如？”张伯华听了，自然不好再说什么，同着康观察说了几句客气话儿，两个人一同回去。

康观察就把那一张三万银子的汇票拿了出来，交给张伯华，托他明天送去。张伯华起先不肯一个人送去，定要同着康观察一同送去。康观察道：“你这个人，何必这般拘执？难道我还信你不过么？”张伯华听了，方才接了过来。想着几万银子的事情不是玩的，便不等明天，立刻又坐了车，赶到绳匠胡同来。见了刘吉甫，把银票交代清楚，便要告辞。刘吉甫苦苦的留住，对他笑道：“这一笔钱，咱们在里头经手的人照例有个九扣的，一共三千银子。咱们两个人两下平分。方才你们两个人同在一起，所以我也没有提起。”张伯华听了，自然乐得收领的了。两个人谈了一回。张伯华问起康观察的这件事情怎样的一个调法，刘吉甫便也细细的把调换的法儿和他讲了一遍。张伯华低头想了一想道：“这样办法，我看不见得怎么妥当罢。万一一个上头查了出来，又怎么样呢？”刘吉甫笑道：“这个法儿，在当时是一万年也查不出来的。除非后来查拣别件公事的案卷，一个不防备，查了出来也或者有的。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他心上知道自家错了，断不肯认真追究的。要是认真追究起来，我们虽然要担不是，他自己先有了个失察错误的处分。所以那班堂官就是明知道我们作弊，也无非打个哈哈就过去了，历来都是这个样儿。”张伯华听了，也微微一笑道：“照你这些说话看起来，难道那班堂官就没有一个弊绝风清的么？”刘吉甫道：“也有时遇着了个难说话的堂官，不许我们作弊。我们又有一个挟制他们的法儿：会齐了全部的大小书

办一同告退。他们那班堂官离了我们，是一件公事也办不来的。这样的一来，他没有法儿，也就只好听凭我们去怎样怎样的了。老实对你讲罢，我们本部里头的公事，要准起来，件件都是准的；要驳起来，件件都是驳的。”张伯华听了不懂，连忙问什么道理，刘吉甫道：“一样的两件公事，今天准了你的，明天却驳了他的。也有今天驳了你的，明天却准了他的。所以我们在部里头当差的人，没有作不来的弊，没有准不来的事情，也没有驳不来的案件。只怕撞着了个不顾前后、不受情面的堂官，一味的和你混闹起来，那就糟了。”张伯华听了，口中不说什么，只心中暗想：“怪不得这班部办这般利害，也有这些道理在里头。”想着，便起身告辞。又到康观察寓中坐了一坐，便也自己回去。

康观察自从出了这三万银子以后，天天坐在寓里头等候消息。隔了一个多月，刘吉甫来给他报信说：“如今浙江杭嘉湖道缺出，恰恰是应归部选。你的事情我已经和你打点得好好的，你只要预备谢恩就是了。”康观察听了心中大喜，呆呆的等了两天，连店门都不出。这一天，康观察刚刚起身洗脸，忽见刘吉甫大踏步走进来，脸上的神色十分不快。见了康观察，只说了一句“你的事情坏了”。康观察听了，心中大惊，连忙问什么事儿。刘吉甫拍着手道：“你的事情，我已经和你安排得停停当当的了，那里知道昨天晚上忽然被堂官查了出来，如今正在那里查核例案。这件事情闹了出来，虽然没有什么大事，不过认个无心错误便过去了。但是你白白丢掉三万银子，叫我怎么的对你得起呢？”康观察听了，一时只急得目定口呆，做声不得。连忙问道：“好好的怎么又会被他们查了出来？”刘吉甫道：“也是合该有事。我们本部的一个同事和堂官的侄少爷有些亲戚，前天喝醉了酒，无心

露了口风。今天就闹出这个乱子来。”康观察听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便问可有什么解释的法儿没有。刘吉甫道：“法子是有，只不知道你肯不肯？”康观察道：“我自己身上的事情，那里倒有什么不肯？只不知究竟是个什么法儿？可妥当不妥当？”刘吉甫道：“这会儿且慢些提起，去请了张伯华来，我们大家商议一下再说。”康观察听了，也不好一定再问，只得叫人立该去请了张伯华来。刘吉甫和他交头接耳的商量了一会，定了主意，方才和康观察说：“只要如此如此。”康观察听了，呆了一回道：“别的不必说他，倒是这几千银子，一时那里去找呢？”刘吉甫一面笑道，一面从靴统里头取出一个小小的靴页，拣出两张银票，递给康观察道：“承你老哥瞧我得起，咱们总算是个知己朋友，要是这点事儿都不预先和你打算一下，那还算什么朋友？”康观察接过银票来看时，只见齐齐整整的三千一张，二千一张，心上方才放心。便也随口谢了刘吉甫几句。刘吉甫哈哈的笑道：“算了，不用客气了。咱们如今就去讨个信儿罢。”说着便催着康观察套起车来，三个人一同到了一处地方。

大家下车进去，里面早迎出一个十六七岁的美少年来。生得粉面朱唇，细腰窄背。这个时候，正是十一月天气，这少年穿着一件淡蜜色缎子猢猻皮袍，上面衬一件枣红巴缎四围镶滚的草上霜一字襟坎肩。头上戴着瓜皮小帽，迎面钉着一颗珍珠，光辉夺目，脚上薄底缎靴。一见了他们三个，便满面添花的说道：“三位老爷请里面坐。”把他们邀进一间绝精致的书房。坐下先问了康观察的名姓，便对着康观察略略的把腰弯了一弯，好像要请安的样儿。刘吉甫连忙一把扯住道：“康大人是自己人，不必客气。”那少年听了，回起身来，也略略的朝着他们两个点一点头。笑迷

迷的，口中说道：“你们两位是常来的，我就大胆放肆了。”刘吉甫连忙笑道：“老佩，今天你和我这个样儿，可是该的么？你把我们当起客人来了。快快的请坐了好讲话。”那少年听了，微微一笑，便轻轻的把身躯一扭，一个转身便坐在张伯华下首。那转过身来的时候，两面的衣裳角儿都是纹风不动，真个的一身身段，圆转非常。

那少年坐了下来，先应酬了康观察几句。刘吉甫便抢着说道：“老佩，你不用尽着应酬。咱们今天到你这里，有一件正经事儿要和你商量。”说着，便把自己的椅子往那边挪了一挪，紧靠着那少年身旁坐下，低低的说了一回。又招手儿叫张伯华过去，三个人又说了一回。只听得那少年笑道：“这件事儿交给我就是了。”刘吉甫听了大喜，便走过去，向康观察要出那一张一千银子的银票，塞在那少年手中。那少年又笑道：“咱们还讲这个么？”刘吉甫道：“这一点儿算什么？只要你肯和我们帮个忙儿，就承情得很了。”那少年道：“既然如此，我也不好不收，只好暂时收了再说。你们也不必回去吃饭，省得来来去去的费事，就在我这里吃顿便饭，等一回儿好不好？”刘吉甫听了，连忙答应。又跑过去和康观察附着耳朵讲了几句。康观察自然欢喜。

看官，你道这个美少年又是个何等样人？就是在下做书的不讲，列位看官料想心上也有几分明白。原来这个少年是京城里头数一数二的红相公。什么叫做红相公呢？就是那戏班子里头唱戏的戏子。这少年便是四喜班里头唱花旦的佩芳。京城里头的风气，一班王公大人专逛相公，不逛妓女。这些相公也和上海的倌人一样，可以写条子叫他的局，可以在他堂子里头摆酒。无论再是什么王侯大老，别人轻易见都见他不着的，只要见了这些相

公，就说也有，笑也有，好像是自己的同胞兄弟一般。成日成夜的都在相公堂子混搅，那窑子里头简直没有一个人去的。就是难得有一两个爱逛窑子的人，大家都说他下流脾气，不是个上等人干的事情。正是：清歌妙舞，伶工傀儡之场；豪竹哀丝，太傅东山之宴。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十八回 闹相公尚书中计 告病假巡抚归田

且说刘吉甫同着张伯华和康观察在佩芳那里吃了一顿便饭。佩芳嘱咐了康观察许多说话，又教导了他许多礼节。这位康观察虽然外面的仪表长得不错，心上却很有些儿糊涂。只听着刘吉甫和佩芳两个人的话儿，连连点头。坐了好一回，只见一个小孩子飞一般走进来，向着佩芳做个手势道：“来了，来了。”佩芳“霍”的立起身来，叮嘱刘吉甫同着康观察宽坐一回，“等会儿再来叫你。”说着便匆匆的去了。康观察同着刘吉甫、张伯华闷坐在书房里头，连一声儿都不敢响，只听得里面嘻笑说话的声音。足足的等了半天，只见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走了进来，口中说道：“请康大人快些进去。”刘吉甫听了，连忙推着康观察立起身来，叫他进去。

康观察是已经习过仪注的，心中虽然有些七上八下的不得劲儿，却自己拿定了心，放大了胆子，一步一步的走过了一层院子。院子里面另外还有三间精室。听得上首一间屋内，有个老头儿的声气在那里和佩芳讲话。佩芳一面笑，一面讲道：“你管了这个吏部，不论京外各官，都要在你手里选出来的，是不是？”芳佩说罢，只听得那一个老头儿也笑着说道：“这个自然。”佩芳道：“可惜我只会唱戏，不会做官。如今我有个亲戚，是个进京候选的道员，要想拜在你的门下，托你照应他些。”说到这里，便咳

嗽一声。康观察听了，连忙抢进房门。刘吉甫也跟着进去。举眼看时，只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儿，穿着一身半新不旧的衣服，方面大耳，一部花白胡须，正搂着佩芳坐在身上说笑。忽然抬起头来，见他们两个人平空的走到面前，心上十分诧异。正要开口问时，康观察早疾趋而进，双膝跪下，叩首有声。刘吉甫也跟着一起跪下，都在靴统里头取出手本来，恭恭敬敬的递上去。那老头儿见了他们两个这般模样，摸不着头脑，连忙推开佩芳，想要立起身来。不料佩芳紧紧的一把拉了他的胡子，对他说道：“你不要慌，这就是我的亲戚，他要拜你做个老师，你就收了他罢。”那老头儿听了，睁着眼睛，一时讲不出话来。佩芳早伸出手去，接了康观察和刘吉甫的手本。又把康观察手内的一个红封套接了过来，抽出三千两银子的一张银票，不由分说，竟替那老头儿揣在怀中。口中笑道：“这是人家孝敬你的贽敬。”这一阵播弄，竟把那老头儿播弄得目瞪口呆，开口不得。定了一回神，方才说道：“这个使不得。”刚刚说了这一句，佩芳接上去说道：“有什么使不得？你不用累赘，只收了就是了。我在外面已经和他们讲明白了，你不答应，就是剥我的面子。”原来这个老头儿就是现任吏部堂官白礼仁白大人。这位白尚书别的都没有什么，只有个爱玩相公的毛病儿，见了相公们就如性命一般，一天不和相公在一起也是过不去的。这个佩芳更是他向日最得意的人，天天完结了公事，一定要到佩芳寓里来玩的。如今见佩芳家里平空的走出这两个人来，明知道这两个人一定是买通了佩芳，要来走他的门路。心上想要翻转脸来，喝令他们出去，一则佩芳撒娇撒痴的死缠着他，定要叫他答应，不好意思一定怎样；二则自己也是个一位大员，本来不应常在外面这般混闹，万一一个闹了出来，自己身上也

有好些不便之处。更兼白尚书分明认得刘吉甫是本部的书办，自己是个堂官，如今在这个地方给他撞见了，脸上好像有些过不去的样儿。一时间心上七横八竖的不得主意起来，只得对着佩芳说道：“你这个孩子，不问什么事情，专要这般的多管闲事。”佩芳道：“他们两个都是我的亲戚，怎么又是我多管闲事呢？”白尚书听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得说道：“你也不管是什么东西，受得受不得，就这样的混出主意。”佩芳道：“这是他拜师的贽敬，有什么受不得？你们做官的人，拜老师，送贽敬，是通行的。又不是你一个人，算不得什么大事。”白尚书听了，料想今天不答应是不行的了。又见康观察和刘吉甫两个人还直挺挺的跪着，不敢起来，便道：“你们且先起来，有话好说。”二人听了，方才立起身来，垂着手站在一旁。白尚书只随随便便的问了几句话儿，佩芳对着他们使个眼色。两个人都会意，便请了一个安，退了出去。隔不多时，果然一道谕旨出来，浙江杭嘉湖道就放了康观察。康观察自然欢喜，忙忙的预备谢恩，预备召见。忙了差不多有一个月，便到浙江去到任。

事有凑巧。刚刚那位浙江巡抚常恒常中丞，虽然是个旗人，却和康观察家有些世谊。康观察又放出浑身本事来巴结这位常中丞，常中丞十分欢喜，格外照应。到任不多几时，刚刚藩台调了江西，常中丞又和这位臬台不合，就委康观察署理藩司。康观察忙忙的到任接印，心上十分得意。不想过了两年，常中丞死了，康观察就调了直隶天津河间道。做了两年，康观察不知怎么的又走了一个军机大臣的门路，给了他一个密保，就升了云南按察使。康观察嫌着云南路远，就又钻营了个门路，调署江西布政司。也是康观察的官运亨通，不到一年就升补了湖南布政司。按着江

西巡抚出缺，里头一班军机大臣知道康方伯对江西的情形很熟，就传旨出去，把康方伯升授江西巡抚。

康中丞在江西足足的做了五年，忽然有个御史参奏康中丞帷薄不修，官咸有玷；并且说他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怎样怎样的放纵家属，怎样怎样的败坏伦常，要请皇上认真查办。这个信息传到康中丞的耳朵里头，不觉又羞又恨，就有人劝他趁着这个当儿告个病假，奏请开缺，随后慢慢的再想法儿。康中丞听了，心上还有些不决。刚刚那位军机大臣又打个电报给他说：“近来参你的人很多，不晓得究竟是什么原故。事关暧昧，又不便一定怎么的和你深辩。不如暂时告病，以后再想法儿。”康中丞得了这个电报，没奈何，只得立刻电奏请假。不一日，京城里头回电来了，准他开缺。康中丞只得快快的带着家眷回到江苏。也不回无锡去住，在上海虹口买了一所高大精致的洋房，自家住着。

看官，你道这个岔儿究竟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原来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有两位堂房姊妹住在衙门里头。这两位小姐的性情却生得十分古怪，一天到晚只知道同人玩笑。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就是康中丞手下的亲兵和抬轿的轿夫，碰着这两位小姐心上高兴，也要和他们玩笑一回。康中丞虽有几个妻妾，那几个姨太太只晓得争风吃醋，大家闹得个一塌糊涂。这位太太又性情懦弱，弹压不住，凭着这两位小姐这般放纵，也不去管他们的闲事。这两位小姐见没有人说他，索性两个人都改了男装，出去混闹，也不知他们做的什么事情。天津一府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两位小姐的大名。这几个连衔参奏康中丞的御史公，原是个翰林出身，都是淮安府人，总算是康中丞的大同乡，康中丞在天津道任上的时候，这几位太史公一同进京，路过天津，要想向

康中丞借些旅费。康中丞一毛不拔，不肯应酬。如今这几个宝贝都考取了御史，想起不肯借钱的仇恨，便大家联名参他一下。如今暂且按下。

再说起这位康中丞来。自从告病开缺以后，原想略略的等过一年半载，再想法子去走京城里头的门路。不想事机不顺，那位军机大臣忽然得了个急病，呜呼死了。接着，康中丞的后任春华中丞为着库款的事情参了康中丞一下，说他办事颡顼，虚糜公款。幸而没有什么实迹，康中丞又已经离任，这件事情便也成了烂案。康中丞经过了这样的一来，一时找不出起用的门路，只得缓了下来。这个时候，那两位小姐虽然已经出嫁，无奈天生成的薄命，嫁过去不到两年，男人都一齐病死了。这两位姑太太不肯住在家里，都搬回娘家来住，比以前闹得加更利害。康中丞也不去管他。从来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两位姑太太闹到后来，连那几位康中丞的姨太太也学起他们的样儿来。成天的涂脂抹粉，打扮得妖妖娆娆的，出去坐马车，看夜戏，吃大菜，游花园，闹得外面的名气沸沸扬扬，十分难听。康中丞虽然有些知道，却也无可如何，只得缩着头，凭着他们去怎生闹法。上海的地方原是天地间的一个极乐世界，康中丞虽然年过五旬，看着这些粉白黛绿的妖姬，过着那般酒地花天的日月，自然的未免有情，谁能遣此？便自己也在嫖赌场中混闹起来。看中了个倌人叫做王素秋的，花了七千块钱的身价把他娶了回去。这个王素秋也是个数一数二的个中老手，那里肯嫁康中丞这样一个拱肩缩背的老头儿？本来原想借着他湔个浴的，不想到了康中丞家内，康中丞宠爱非常，竟把他当个正室夫人一般，把家里头上上下下的事情一古脑儿交给他一个人管理，真个是一呼百诺，要一奉十，不敢有

一些儿违拗他的地方。正是：荀香何粉，三千选佛之场；锦帐银床，十二金钗之队。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一百十九回 思恣浴名妓嫁衰翁 约空房家奴私爱妾

且说王素秋自从嫁到康中丞家，原想趁一个空，卷了金银珠宝，逃走出去别抱琵琶的。想不到既嫁之后，康中丞待他甚好，很有些怕他；更兼看着那几个姨太太的样儿，成日的描眉画眼，卖弄风骚，绝不像个好好的人家人，康中丞只当没有这件事儿，说也不说一句。王素秋见了这般模样，心中暗想：“既然他不管闲事，乐得安安顿顿的不用私逃，省得逃了出来耽惊受怕。况且这样舒服的日子，就是逃走出去，也未必过得着。”想定了主意，便索性拿出浑身手段来牢笼这位康中丞，只把个康中丞骗得骨软筋酥，心输意服，渐渐的由爱生畏起来。一天一天的下去，一个成了箴，一个成了铁。康中丞只要见了这位姨太太的面，就觉得有些毛骨悚然。王素秋又使出本事来笼络那几位姨太太，大家面子上都十分要好。更兼他现在当家，那些姨太太都要到他一个人手里来讨生活，自然免不得大家都迁就他些。王素秋拿着康中丞不心痛的钱在众人面上挥霍。不到一年，早已把康中丞公馆里头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一班人都收得伏伏贴贴。大家不怕康中丞，只怕这位姨太太。要是得罪了康中丞，只要是姨太太喜欢的，康中丞也不能一定把他怎样。要是得罪了姨太太，一定立时立刻的发作出来，康中丞那里敢回护？

康中丞的正室夫人穆氏本来和康中丞性情不合，自从娶了

这个王素秋以后，老夫妇更加不睦，也着实吵闹了几场。穆夫人赌气不管事儿，自己回到母家去，和康中丞音信不通，好像毫不相干的一般。康中丞也自由他，不去理会。王素秋见了，心上自然更觉得意。渐渐的自己也做些暧昧事情出来，只瞒着康中丞一个。每每碰着心上不高兴的时候，便坐着马车出去看戏。有时对着康中丞，只说到亲戚家去，差不多要到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方才回来。康中丞还只说他是正经人，那里知道这些秘密。

康中丞未娶王素秋之先，本来已经娶过四个姨太太，都是依着次序排下去的。称呼第一个娶的就叫大姨太太，第二个娶的就叫二姨太太。娶到王素秋，已经是第五个了。本来合家的人都叫他五姨太太的，偏偏的他又倚着康中丞十分宠爱，言听计从，硬要跨过这几个姨太太的前面去，逼着家里头的人要叫他大姨太太。其余的几个都排在他的肩下。众人听了，自然不敢违拗，只得听从这位大姨太太。平日之间，本来最爱看桂仙戏园的戏。一连去看了几次，就看上了武小生柳飞云。两下眉来眼去的，很有几分意思。倒是柳飞云知道他是康中丞的家眷，不敢造次，恐怕弄出事来。

刚刚的事有凑巧，康姨太太在马戏场中看戏，又遇见了柳飞云也在那里。康姨太太心中大喜，便对着他搔头作态，龇齿弄姿，做出十二分丑态。正在得意，不想那不知趣的老虎偏偏又要撒起溺来，撒得他一脸一身。心上又羞又恨，那里坐得住？只好急急的赶回来。恰恰的又遇着了康中丞做些鬼戏，不由得把方才一肚子的闷气都发泄到康中丞身上来。闹了一回，康中丞再三自己认错，便也只好罢了。心上却只想着那柳飞云怎样怎样的身段玲珑，又怎样怎样的台容俊俏。一夜之间，颠颠倒倒做了许多的好

梦。到了明天，便觉得一个身体软咍咍的抬不起来。

康中丞不知道他害的是相思病儿，只道他当真有病，心上便着了慌，要叫人去请医生调治。倒是这位康姨太太不肯，只说没有什么病。康中丞只得由他。还有那几位姨太太和那两位姑太太，听得大姨太太有病，便大家都来看他。康姨太太也免不得应酬一番。众人在康姨太太房里头坐了一回，见康姨太太只是有些懒懒的样儿，怕他心上厌烦，便都起身走了。康姨太太看着他们走出回廊，只有二姨太太一个人走得慢些，落在后面。刚刚走到屏门左近，只见一个少年家人叫做陆升的从外面走进来，见了二姨太太，便使一个眼色。二姨太太微微一笑，把嘴向左首一努，匆匆的往外便走。那个少年家人抢前一步，也随后跟来。他们两个人只顾调情，忘其所以，那里想到大姨太太在后面帘子里头看得十分真切。

这个王素秋本来原是馆人出身，何等的精灵古怪，那一件事儿瞒得过他？看了他们两人这样情形，不觉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心上算计了一回，暗想：“这件事儿若是换了别人，也还罢了。这个二姨太太向来是和我面和心不和的，有时还要把我取笑几句，只说我是堂子里头出身，他是个好人家的女儿。今天既然落在我的眼中，说不得要给他一个利害。”想到这里，猛然得了个主意。连忙的叫进七八个娘姨、大姐来，只说要到外面东厢房里头去拿东西。众人听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都很诧异。有一个伶俐的大姐便开口说道：“那东厢房里面收的都是些用不着的旧货，人都不进去的，不知道大姨太太要去拿什么东西？”康姨太太听了嗔道：“不用你多管。你们须跟着我悄悄的去，不许声张，大家都轻轻的走。”众人听了，大家都心中疑惑，却又想

不出究竟是什么事儿，只得依着他的说话。

大家都跟着他，轻轻的走出去。康姨太太带着众人，一步一步的径向方才二姨太太努嘴的地方走去。这个地方本来是个堆放什物的，一家大小的人，没有事情都走不到这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康姨太太一直走到东厢房的窗外，站定脚步，侧耳听时，果然听得有男女两个人的声音在那里低低说话。康姨太太听了，心中大喜，便回过头来，对着众人高声说道：“你们都走进去。”说着，便自己第一个轻移莲步，走进门来。这一下子，把这里的男女两个人吓得魂不附体，浑身乱颤，想要逃走时，那里逃走得掉？康姨太太早已走了进来。这两个人没奈何，只得双双跪下，口中只说“我们该死。”那一班娘姨大姐出其不意的见了这般的一出把戏，大家也都目瞪口呆。康姨太太却故意做出那一种十分惊骇的样儿，口中说道：“怎么、怎么你们两个人这般大胆？干起这个把戏来？你们难道王法都没有的么？”二姨太太跪在地下，羞得两颊通红，眼含珠泪，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有陆升连磕响头道：“大姨太太的明见，家人方才不过和二姨太太说了几句话儿，不敢放肆。大姨太太是看见的，只求大姨太太开恩。”康姨太太故意怒道：“你这个大胆的奴才。二姨太太是很规矩的，都是给你这个奴才引诱坏的！”说着，停了一停道：“如今叫我怎么样呢？你们还是出去请了老爷进来罢。”二姨太太听了，心上二十四分的着急，暗想：“单是老爷知道了倒还没有什么，好在没有拿到什么凭证。但是这样一来，这件事儿就瞒不住的了。要是合宅的人知道了，以后还有什么脸见人？”只得老着脸皮苦苦的求道：“我也是一时该死，上了人家的当。只求你高抬贵手，瞒过老爷，不要叫别人知道。我以后情愿和你当个丫头伺候

你一生一世。”说罢，早不知不觉的挂下泪来。陆升见了这般光景，也连连的在地下磕着响头求饶。那班娘姨大姐都是和陆升要好的，见了他们两人人形景可怜，便不约而同的大家替他告饶。只说大姨太太抬一抬手，饶了他们，如若以后再敢这般，再请老爷定夺，也是大姨太太的一件阴鹭。康姨太太本来知道康中丞的脾气，不过为着二姨太太和自己有些龃龉。如今借着这件事儿把他当场拿住，一则自己做个好人，二则从此以后就好借此挟制，叫他不和他作对。便趁势对二姨太太说道：“快些立起来，有话好好的讲。我们都是自己姊妹，何必要做出这个样儿来？只要你们以后诸事小心就是了。”说着便拉了二姨太太起来，对着陆升说道：“还不起来给我滚出去。今天真是你的造化。”正是：西厢待月，未妨卓氏之琴；巫峡行云，惊破襄王之梦。未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回 王素秋看戏轧姘头 柳飞云当场施绝技

且说康姨太太拉了二姨太太起来，又嘱付自己同去的那几个娘姨大姐道：“这件事儿，你们看在二姨太太分上，不准声张。如若外面有人知道了风声，我只和你们几个人说话。”众人听了，只得齐声答应。二姨太太羞得低着头，抬不起来。听得康姨太太这般吩咐，只道他是好意，不因不由的心上十分感激。对着康姨太太“扑”的又跪下地去。康姨太太连忙一把拉住，搀了起来。口中说道：“你再要这般模样，就不成个自家姊妹了。”二姨太太面红过耳，低低的说了一声“多谢”，又向那些娘姨大姐说道：“对不起你们众位，只好慢慢谢你们的了。”

看官，你道这位二姨太太既然要做这样的事情，为什么不秘密些儿，却这样的粗心草率？康姨太太既是有心去捉他的破绽，又为什么不肯声张，难道还顾着康中丞的面子，不肯闹出来么？原来康中丞虽然做过封疆大员，家里头的家法却是一些也没有的。这位二姨太太这样的事情也不止做了一次了，看得轧个把姘头、吊个把膀子没有什么稀奇。就是这些娘姨大姐，也都看得惯了，并没有一些儿诧异的意思，好像是分内的常事一般。至于这位大姨太太的不肯声张，却另外有个道理在内。既不是卫顾康中丞的面子，也不是周全二姨太太的脸儿，却为着这个陆升生得俊俏非常，语言伶俐。康姨太太初嫁康中丞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

陆升，久已存着个要勾搭他的意思。倒是这个陆升有些蝎蝎螫螫的，不敢放肆。康姨太太见了这般光景，觉得自己毕竟还要留些身分，不好意思一定怎样去俯就他。好在康姨太太的事情很多，只转了几个念头也就罢了。如今无意之间忽然见了陆升和二姨太太这般如此，不觉心上有些酸溜溜吃起醋来，故意带几个人去真赃现获的捉住了他们两个。却又胡弄着不肯声张，一则好在陆升面上见一个情，二则收伏了二姨太太做个自家的心腹。这也总算是天从人愿，一举两得了。

闲话休提。只说康姨太太自从在马戏场回来之后，心上只想出柳飞云的模样，觉得他一言一笑、一举一动，无一不好。便故意到桂山戏园去包了一个厢。对着康中丞，只说要请客。早早的吃过了晚饭，重施脂粉，再画蛾眉。头上挽着一个懒妆髻，稀疏的几件钗环。身上换了一身素罗衣裤，衬一条玄色纱裙。足下又换了一双簇新的挑绣弓鞋。淡妆素服，妖艳动人。打扮好了，又自己在镜子里头照了一会，坐上马车一直到桂仙戏馆来。

到了戏馆，走上厢楼。案目呈上戏单来。康姨太太接过来，留心看时，只见排的柳飞云的《战宛城》。康姨太太便分付案目，叫挂出牌去，要点柳飞云的《白水滩》。案目答应一声，便走了出去。这个时候，已经做到第三出了，正是小喜凤的《游龙戏凤》。小喜凤本来是上海数一数二的有名花旦，扮了酒店里头的李凤姐，和那老生扮的正德皇帝两个人眉来眼去，卖弄风骚。看的人一个个都齐声喝彩。康姨太太是醉翁意不在酒，便只当没有看见的一般，只低着头，一言不发的在那里想他自己的心事。等了一回，柳飞云的《白水滩》上场。康姨太太眼睁睁的看着台上，目不转睛要看柳飞云的身段。一回儿手锣一响，绣帘开处，

柳飞云迅步登场。只见他戴一顶攒花簪笠，着一件织金元缎夹衣，里面衬着一身品蓝衣裤，胸前绕着白绒绳蝴蝶扣儿。面上搽着血点一般的胭脂，画着长长的两道眉毛，俊眼流波，双眉入鬓。身材天矫，台步从容。面貌本来生得十分俊俏，再衬着这样的一身结束，越显得蜂腰猿背，鹤势螂形。这柳飞云听得康公馆的姨太太点他的戏，心上早知道了八九分，连忙结束登场。先抬起头来一看，就对着康姨太太飞了一个眼风。康姨太太也笑吟吟的和柳飞云使个眼色。两个人四只眼睛，你来我往，一去一还，闪闪烁烁的，好是电光一般，满场飞舞。台下那一班看戏的人，也有几个老上海。看出他们两个吊膀子的情形，却都是事不干己，那个去管他们的闲事。这个柳飞云见康姨太太有意吊他的膀子，越发放出他全副的精神来。那打倒青面虎的一场，一条棍棒耍得就如风车儿的一般，上三下四，左五右六，使得个风雨不透。临了儿更格外添出许多解数，翻出许多筋斗。只听得台下一片喝彩的声音，把一个康姨太太看得眼花撩乱，张开了一张樱桃小口，一时间再也合不拢来。到了那吃紧的时候，康姨太太连忙在身上掏出一大卷钞票，也有五块一张的，也有十块一张的，举起手来，竟是往台上一撩。刚刚这个时候，柳飞云收住棍法，回转头来，对着康姨太太微微一笑，便大踏步走进后台去了。不多时，《白水滩》已经完了。柳飞云换了便衣，上来谢赏。见了康姨太太，深深的请一个安，垂着手规规矩矩的站在旁边。康姨太太想要和他说几句话儿，觉得心上好像有许多话儿，一时却想不出来。不由得俊眼斜睨，红云上颊。停了好一回，方才说出一句话来道：“你到上海有几年了？”柳飞云又请了一个安道：“小的到上海两年了。”趁着请安下去的时候，柳飞云的右手早在康姨太太的一

双脚尖儿上碰了一下。康姨太太回头一笑，脉脉含情。两个大姐本来是和康姨太太一路的，见了他们两个人这般形景，便对康姨太太说道：“我们回小房子去罢。”这个大姐听了便道：“我还有事，等一回儿就来。你跟着大姨太太先去。”康姨太太听了，一言不发，只点一点头。对着柳飞云把眼一膘，立起身来就走。那一个大姐见康姨太太走了，便同着柳飞云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鬼鬼崇崇的打了一个转身，便把他一直领到新马路口的一处地方，悄悄的在后门进去。

柳飞云虽然色胆如天，到了这个时候，也由不得心上有些心惊胆战起来。到了门内，转过前堂，走上扶梯，直到一间房内，却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柳飞云举眼看时，只见是一所两楼两底的洋房，起造得十分小巧精致。房间里头都是外国器具，一色雪白，耀得人夺目生辉。正中间摆着一张铁床，也挂着雪白的冰绡帐子。点着两盏纱罩自来火灯，照耀得满房内灯光闪烁。柳飞云正在打量，早听得帷后弓鞋细碎的声音。康姨太太扶着一个大姐的肩膀，慢慢的走出来，已经换了一身家常衣服。春山挹翠，秋水横波，神彩飞扬，丰姿婀娜。柳飞云早已看得呆了。康姨太太走出来，对着柳飞云微微的一笑。柳飞云抢步过去，直到康姨太太身旁，又请了一个安道：“姨太太的恩典。”康姨太太一把拉住了柳飞云起来，笑道：“你请安叩头的混闹些什么？我难道是叫你来请安的么？”说着便又回过头去一笑。柳飞云到了这个时候，就口馒头岂有不吃的道理？自然也要放肆起来。他们两个人一个是男儿身手，解数非常；一个是妇中妖娆，风情如许。自然的巫峡云痴，银河水满，颠倒鸳鸯之字，迷离蛱蝶之魂，与别人的寻常欢会大不相同。

到了明天，柳飞云恐怕有人知道，一早起来，悄悄的溜了回去。康姨太太慢慢的起来梳洗。梳好了头，便同着两个大姐坐着东洋车，到他一个结拜姊妹的公馆里头，大家说了一回闲话，方才坐着自己的马车回去。

看官，你道康姨太太在外面住夜，康中丞为什么竟不疑心？原来康姨太太自小儿堕落平康，原没有什么父母姊妹，只不过有几个结拜姊妹，都是把势里头的信人，也有已经嫁人的，也有还做生意的。自从嫁了康中丞以后，便说和这几个人本来都是亲戚，硬要和他们来往，康中丞也不敢拦他。只要有了什么意中人，要在外面住夜，对着康中丞就说是到亲戚家去，要住过一夜方才回来。自己坐着马车先到个已经嫁人的结拜姊妹家里，便打发马车回去。明天十二点钟，再叫马车来接。那班堂子里头出身的人，那里有什么好货。虽然嫁了人，大家原都是打成一路的。康姨太太这般做作，不过瞒瞒外人的耳目罢了。至于那个马夫，本来原在四马路马车行里头的，一向做堂子里头的生意，和康姨太太也有些不明不白。见了康姨太太这样藏头露尾的行径，心上虽然明白，那里肯直说出来？乐得借着这个由头向康姨太太借几个钱，敲些竹杠。两个大姐都是在堂子里头带来的，自然是一路上的人。只瞒着康中丞一个。那几个姨太太里头，也有两个是堂子里头的信人。看着康姨太太的行为，心上虽然有些疑惑，却想着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又拿不着他的凭据，那个肯来做这样的空头冤家？更兼自己身上也都有些不明不白的勾当，做贼心虚，也不来管别人的闲事。只有那位二姨太太，心直口快，对着康姨太太说话的时候，未免有些含着皮包着骨头的话。所以康姨太太使手段来，先收伏了这位二姨太太，叫他以后非但不敢再说什么，并

且不得不和他一路。这也是康姨太太的一片深心，一番辣手了。按下不提。

只说康中丞的那两位堂房妹子自从守寡之后，越发得风流放诞起来。天天的跑马车，游张园，只要遇见了个清俊些的少年子弟，就使出那勾魂摄魄的手段来勾引他。更兼这两个宝贝衣装华丽，态度风流，那一种娇娆荡佚的样子，真个比堂子里头的倌人还要胜过几分。就是不吊别人的膀子，别人还要来寻着他们。何况又是这样的两个头等名角？只引得那些滑头子弟如蚁附膻，如蝇逐臭。大家都想他们的念头。正是：文姬新寡，群登子反之床；卓氏私奔，谁有相如之渴？要知后事如何，但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一回

联美眷荡子迷香 破温柔滑头泼醋

且说贡春树自从到了上海之后，和金小宝久别重逢，自然的枕上风情，衾边缱绻，比往常加了几分。金小宝这个时候本来除了牌子，不做生意，便劝他索性搬到惠秀里来住。贡春树见金小宝虽然还有几个熟客在他那里来往，小宝却不大应酬；更兼小宝的房间不止一个，便也乐得应承。夜夜偎香，朝朝倚玉。两个人十分相爱，百倍缠绵。章秋谷也常常的到金小宝那边，和他们两个人讲讲那些花丛里头的的事情，却也并不寂寞。

转瞬中秋已过，又到重阳。露冷罗衣，风吹冰簟。章秋谷又回到常熟家里头去了一趟。只住了半个月，便又托着事故重到上海来。贡春树在金小宝那里住了差不多两个月，很有些“此间乐，不思蜀”的意思。这一天，贡春树饭后无事，便信步踱到马路上来。转过大新街，想要到久安里陆丽娟那里去看章秋谷。正走过大观楼门外，忽听得楼上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纷纷扰扰的乱闹乱嚷，又夹着有人哈哈大笑的声音。也不知在那里闹些什么。贡春树本来也是个少年好事的人，听了楼上这般热闹，不知不觉的就想上楼看看是件什么事情。便走上楼去，举眼看时，只见有十余个油头滑脑的少年，都坐在靠着楼梯的几张桌上，口中都在那里夹七夹八的乱嚷。另有一个少年，低着头坐在那里，不敢出声。有一个滑头滑脑的少年，头上刷着一转一寸多高的刘海发，

身上穿着一件湖色绉纱夹衫，玄色实地纱马褂，指着那少年的脸大声说道：“你可知道图奸寡妇是个什么罪名？你好好的写下一张伏辨来，我们便将就些儿，放你回去；如若不然，我们就要对你不起，把你送官究治了。”那坐着的少年听了，只是一言不发，连头都不敢抬起来。众人见他并不开口，便大家乱嚷道：“你不用在这里装聋做哑的。就是装聋做哑也不中用。”又一个大声说道：“你们不用和他讲理，先把他送到捕房里去押起来再说。”那少年听了他们说这般利害，只得抬起头来，正要和他们说话，却一眼早看见了贡春树，不觉喜出望外，连忙叫道：“春树兄，你来得正好。请来和我评评这个理儿。”贡春树听了口音甚熟，就吃了一惊。连忙看时，原来果然就是他的两姨表弟杨慕陶。贡春树见了，便走过来问他为了什么事儿这般模样。杨慕陶正要开口，早见坐在他上首的一个少年立起来，睁开两眼，对着贡春树喝道：“你是什么人？敢来管我们的闲事！快给我闭了嘴儿，不用多事！”贡春树见他这样的蛮横无理，心上不由得就生起气来，冷笑道：“我和他是亲戚，问一声也不要紧，何必做出这个样儿来？”那个少年听了，不觉心中大怒，抢近身来，把贡春树劈胸一推。贡春树不曾防备，被他推了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心中十分愤怒，只得说道：“好好的讲话，怎么平空就动手动脚起来，难道没有王法的么？”那少年听了，又喝道：“我就是没有王法，你又怎么样呢？你再在这里蝎蝎螫螫的，今天就打了你这个饭桶，也没有什么希奇！”贡春树听了，不觉鼻端出火，心上生烟。正要发作，忽然转一个念头道：“不好，不好。他们这班流氓都是些无法无天的宝货，更兼他们人多，我只得一个人。吃了他们的眼前亏，却到那里去翻他们的本？只好暂时忍住了，去把章秋谷

找到这个地方来，给他们一个利害，也叫他们晓得我不是个好欺的人。”想着，便忍气吞声，也不开口，回过身来往下便走。只听得那一班流氓大家拍手笑道：“像他这样的一个饭桶也要想来管我们的闲事！”贡春树虽然听得，却也无可如何，只得装作没有听得的一般，往前急走，径到久安里来寻章秋谷。这且按下不题。

看官，你道这个杨慕陶是何等样人？这件事情究竟是怎么的一个缘故？待在下做书的慢慢的演说出来。原来这个杨慕陶本来是上海本城人氏，和贡春树是姨表兄弟。却生得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和贡春树的面貌很有些相像。上海地方本来是个繁华世界，极乐洞天。杨慕陶幼年丧父，没有人管束他，成天成夜的只在嫖赌场中混搅，搅得久了，学着那一班滑头少年的习气，一天到晚只晓得到处看看女人，吊吊膀子，没有一些儿正经事情。偏偏的这个杨慕陶又是个色中饿鬼，只要看见了个面貌好些的妇女，一定要千方百计钻头觅缝的去转他的念头。以前章秋谷和贡春树初到上海的时候，杨慕陶也同在一起吃过几台花酒。后来秋谷见他滑头滑脑的，满嘴大话，一身油气，觉得有些可厌，便不很和他来往。杨慕陶见了秋谷，却倒十分敬重，加倍恭维。秋谷有些不好意思，便也只好淡淡的应酬应酬他。贡春树听了秋谷的话儿，便也和他不甚亲热。好在杨慕陶的朋友很多，也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只顾忙忙碌碌的赶他自己的正经。到了夏天，也一般的同着一班朋友天天坐着马车到张园去乘凉，借着这个乘凉的名儿施展他那吊膀子的手段。

这一天恰逢七月七夕，又正是礼拜。张园的园主人定做了几套双星渡河的焰火在园里头施放。这一天晚上的人果然来得拥

挤，杨慕陶也同着几个朋友同到张园。杨慕陶的意思原不是专为要看焰火来的，便先往草地上四周围转了一回，仔仔细细的打量那班来的女客。觉得虽然一个个粉艳脂香，描眉画鬓，却都是些平常材料，没有什么出色的在里头。正要回身坐下，忽然鼻孔中间闻着一股素馨花露的香味顺着风直扬过来，接着两个淡妆少妇手挽手儿的走过来，恰恰在杨慕陶身旁擦过。杨慕陶急忙仔细看时，只见这两个人体格苗条，腰肢袅娜，一身香艳，满面春情。虽然灯光闪烁，又在树荫底下，看得不很明白，却觉得面粉口朱，芳芬竟体。两个人一面走着，一面低低的讲话，也不知讲些什么。杨慕陶见了这样的两个尤物，不觉筋酥骨醉，意乱神迷，不由的口中“吱”的一声，打了一个哨子。那两个少妇本来低着头走过去，没有留神杨慕陶这个人。如今听了这一声哨子，自然不期而遇的一齐都回过头来。两对秋波注在杨慕陶身上，细细的一看，不觉也都呆了一呆，对着杨慕陶嫣然展笑。杨慕陶是个风月丛中的老手，见了他们这般模样，便斜着眼睛瞟了他们一眼，把手中的一方白丝巾朝着他们轻轻的扬了几扬。那两个少妇见了，又是微微的一笑，转过身来，走到草地，拣了一个僻静些儿的地方，两个人双双坐下。杨慕陶不分好歹，跟在他们身后，也紧紧的靠着他们两个的身旁，拣张椅子坐下。那张园到了夏间放焰火的时候，便把桌子椅子都搬在安垵第外草地上，预备来的客人好坐着看放焰火。那草地上没有灯火，都是黑沉沉的，虽然有一两盏电灯，却也照得隐隐约约的，不很清楚。杨慕陶趁着这个当儿，涎着脸儿便和这两个少妇说话。一面说着，却觉得心上突突的跳，自己也不知道说些什么。那两个少妇起先只微微的笑，不去理他。后来也渐渐的回答他一两句。一回儿放起焰火来，那明火的

光芒照耀满园里就如白昼一般。杨慕陶趁着这个光线，又细细的打量两这个少妇。越显得山眉水眼，粉颈香肩，腰细惊风，鬟低敛雾。两个少妇见杨慕陶细细的看他，便也抬起两双俊眼，也细细的看杨慕陶。男看女如出水芙蓉，女看男如临风玉树，三心相印，六目偷窥，三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竟看得呆了。连那放的焰火是怎么的一个样儿也没有见着。那两个少妇坐了一回，和杨慕陶低低的说了几句话儿，立起身来先走。杨慕陶慢慢的跟在后边。这也总算是杨慕陶的修来艳福。左拥右抱，一箭双雕；双开姊妹之花，并织鸳鸯之锦。这些嫖褻的事情在下做书的也不来细细的说他。

只说杨慕陶自从那一天以后，知道这两位宝货就是那位江西巡抚康己生康中丞的堂房妹子，上海滩上有名的康姑太太，心上十分得意。差不多天天都在张园里头和这两位康姑太太相会。到得后来，索性明目张胆的三个人同坐一车，招摇过市，连人也不避了。就是这样的过了几时。这一天，杨慕陶同着这两位康姑太太在小房子里头过了一夜，直到明天十二点钟，三个人方才起身梳洗。猛然听得外面人声嘈杂，有几个人在外面叩门，叩得那门上的声音就如擂鼓一般。康姑太太叫过大姐下去问时，外面只说“我们有要紧事儿来请杨少爷的”。那大姐听了，便把门开了，让他们出来。那知刚刚把门开得一扇，门外早拥进七八个少年男子来，身上都是长袍短褂的，穿得十分齐整。拥进大门，不由分说，一个个就往楼梯上跑。那开门的大姐见了他们这样，知道事情不好，连忙要想拦住他们。那里拦得住？只急得那大姐口中乱叫。说时迟，那时快，这一班少年男子早走上楼梯，闯进房间。杨慕陶出其不意，那里躲闪得及？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两个

人正在对镜梳头，一眼就看见了这几个人走进房来，心上吃了一惊，不由的目瞪口呆，做声不得。这一班少年男子里头，有两个为首的对着康姑太太冷笑一声。正是：名花并蒂，猖狂昨夜之风；翡翠双栖，惆怅三珠之树。要知后事如何，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二回 闹茶楼杨慕陶受窘 抱不平章秋谷解围

且说康姑太太见了那几个少年男子不由分说，一直闯进房来，心上十分着急，口中说不出话来。有两个为首的男子看着康姑太太冷笑一声道：“你们三个人倒得意得很！”康姑太太听了，只低着头不敢开口。杨慕陶见了他们声势汹汹的，更觉摸头不着。只见众人向看他高声喝道：“你是何等样人？竟敢擅入人家，图奸寡妇！今天被我们真赃现获的捉住了，看你可还有什么法儿？”杨慕陶听了，一时不敢开口。又不知道这一班宝贝究竟是康姑太太的什么人，只眼睁睁的看着康姑太太的脸，要看他说出什么来。那里知道这两位康姑太太却红着脸，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杨慕陶见了这般模样，心上也不由得有些着急起来。又见众人都抢步过来，对他喝道：“你干了这样的事情，究竟打算怎么的一个主意？难道想就是这样的过去不成？”杨慕陶听了没奈何，只得说道：“我又认不得你们众位是这里的什么人，叫我打算什么主意呢？况且这里又不是我的地方，不过我和他们是亲戚，有时常常来往就是了。你们众位方才说的什么图奸寡妇，擅入人家，那里有这样的事情？你们众位不信，只顾问这里的主人就是了。”那一班人不等杨慕陶说完，大家都哈哈的笑道：“你这样掩耳盗铃的说话想瞒那一个？你说只顾问这里的主人，如今两个主人都在这里，你自己去问一问，究竟你和他们是什么亲戚？等他

们自己讲就是了。”杨慕陶听了，心中大喜，便走过来对着康姑太太说道：“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的一回事情，只请你们当着他们的面讲个明白。省得他们这般罗唆，传说出去，在你们面上也不好听。”在杨慕陶的心上，以为康姑太太一定是帮着自己一边说话的。那里知道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杨慕陶的这番说话，两个人都把头一低，红潮晕颊，默默无言。杨慕陶见了，心上十分着急，便又逼着问道：“怎么你们两位都不敢开口，这是个什么原故呢？”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只当没有听见的一般，只低着头儿，还是给他一个不开口。

杨慕陶到了这个时候，看了这样情形，不由的又急又气，一时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回转身来，想要走下楼去。那里走得脱？早被众人拉住，口中喝道：“到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想逃走？不要想昏了你的头。老实和你讲罢，你今天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你可知道是什么罪名？我们如今好好的和你讲话，还是留你的脸儿。如若不然，我们竟把你捆绑起来，送官追究，你又有什么法儿呢？如今我们倒留了你的脸儿，你倒这样装腔做势的不肯自家服罪，还要满嘴混说什么亲戚不亲戚。你难道到了公堂上也敢这样的胡说不成？”杨慕陶听了，心上觉得七横八竖的，很有些儿胆小起来。呆了一回，只得说道：“你们要我自家认错，我就自己认个不是就是了。”众人听了，又大家冷笑几声道：“你说得容易的话儿。难道这样一事情，就是这般轻易易的认个不是就过去了不成？”杨慕陶着急道：“刚才你们众位自己说的要我自家服罪，如今我认了不是，又说没有这般容易。依着你们众位的意思，要叫我怎么样呢？”众人道：“也不要你怎么样，只要你自

己亲笔写个伏辨，只说不合图奸寡妇，擅入人家，今已自知悔过，以后如敢再犯，愿甘治罪。”正说到这里，众人里头有一个人高声说道：“慢些慢些。这件事情这般办法还不见得妥当。这个伏辨也不过是个名色罢了，以后他就是再犯，我们这班人又从哪里去查考他？不如罚他一千银子，叫他在伏辨上声明情愿罚充公款，也好借此儆戒儆戒他的下次。你们大家看怎么样？”众人听了，自然大家都点头道好。便立逼着杨慕陶，要他写这个伏辨。

杨慕陶这个时候虽然被他们搅得心上七颠八倒的，却究竟还有些儿主意。暗想：“这一千银子倒还不必说他，我也不穷在这千把银子上。这个伏辨是万万写不得的。万一他们拿了这张伏辨常常的来和我歪缠起来，却叫我怎么办呢？”想着，便连连摇头道：“别样事情还好商量，这个伏辨是写不来的。我又没有犯什么法，为什么要我写伏辨呢？”众人见他不肯，一个个都横眉怒目的道：“你做出这样的事情来，还说没有犯法。如今我们也不来和你多讲，且到茶会上去评个理儿再说别的。”说着，大家不由分说，七手八脚的把杨慕陶推推拥拥的拉着就走。杨慕陶还想康姑太太和他出头讲话，不料这两位康姑太太平日之间说起话来好像那会叫的画眉一般，凭你什么人也说他不过；不知怎么的到了这个时候，闭口无言，一个字儿都说不出，凭着这班宝贝在那里夹七夹八的混闹，只是不敢开口。杨慕陶见了，觉得心上十分纳罕，却又不知道究竟是怎样的一件事情，只得由着众人把他半推半搯的拥下楼去。又见有两个二十多岁的少年男子走近康姑太太身旁，不知说了几句什么话儿。杨慕陶见了，心上甚是诧异，又不好去问他，只得同着他们一同坐上东洋车，到大观园来。

大家纷纷扰扰的闹了一回。杨慕陶一个人那里说他们得过？

正在着急，忽然见贡春树立在一旁，不由心中大喜，连忙叫住他，要想把这件事儿告诉了他，请他帮一个忙。不料那班人不讲道理，连贡春树也碰了一个钉子。杨慕陶见了着急非常，心上七上八下的想不出个主意。

看官，你道这班宝贝到底是康姑太太的什么人？为什么无缘无故的平空和杨慕陶为难？康姑太太见了他们这几个人何以竟不敢开口，凭着他们去这般混闹？这是个什么原故呢？原来这两个为首的少年，一个姓李，叫李洛卿；一个姓林，叫林柱甫。平日间和这两位康姑太太也有些不尴不尬的首尾。自从康姑太太姊妹两个认得杨慕陶以后，山盟海誓，对影闻声，未免和李洛卿、林柱甫生疏起来。李洛卿和林柱甫起先还不晓得是什么原故，便细细的在外面探听，方才知道这件事情。两个人由妒生醋，由醋生恨，便大家商量着要和杨慕陶为难。李洛卿、林柱甫这两个人本来是个破落户的绅衿子弟，平日交接的朋友，不是流氓，就是滑头，那里有什么好好的人物。听了李洛卿和林柱甫的话儿，便如此如此的商议出一个法儿来，候着杨慕陶和康姑太太在小房子里头相会的时候，叫门进去一直闯进房门。康姑太太虽然口角伶俐，蓦然之间见了这两个人的脸儿，一时满面通红，腾挪不得。看着这时候雨横风狂的暴客，便是那时间香温玉软的萧郎。旧雨归来，新人惆怅。凭着康姑太太的脸皮再老些儿，也忍不住十分惭愧。一个是今日的画眉夫婿，两个是当时的傅粉郎君，真个是左右为难，一身无主，你叫这两位康姑太太究竟帮了那一个的好呢？况且看着这李洛卿和林柱甫的模样，声势汹汹，明晓得是他们和杨慕陶吃醋吃出来的事情，自己若再要帮着杨慕陶的一边讲话，今天这件事情一定要闹出笑话来。虽然不怕什么，究竟于声

名上有些妨碍。只好一言不发，凭着他们去糊里糊涂的混闹。

在李洛卿、林柱甫两个人的心上，却也并不是一定要来捉什么奸，不过和杨慕陶吃醋，想要出出气儿，大大的吓他一下，借此敲他一下竹杠，叫他知道了利害，以后不敢再来。好在杨慕陶虽是个老上海，却究竟还有些纨绔子弟的习气，不懂外面的事情，被他们一吓就吓倒了。当下李洛卿和林柱甫两人见杨慕陶入了他们的圈套，心中大喜，便越发扬威耀武的要写伏辨，要逼罚款。

杨慕陶被他们逼得无可如何，正在心上二十四分的惶急，忽听得楼梯声响，贡春树同着章秋谷两个人一前一后匆匆的跑上楼来。杨慕陶见了章秋谷，不由得心中大喜，连忙高叫道：“秋谷先生，请这边坐。”原来杨慕陶知道章秋谷生平好事，最喜欢和人排难解纷。见贡春树同了秋谷上来，早已料定是贡春树特地去请来的了，顿时心上就放了几分。

只见章秋谷大踏步直走过来，对着杨慕陶只把头略略的点了一点，也不坐下，便大声问道：“你们在这里闹些什么？为着什么事儿？快些和我讲个明白。”众人见了章秋谷仪容俊伟，举止轩昂，凤目含威，长眉隐秀，料想这个人有些来历，比不得别人，便也不敢得罪他。只大家眼睁睁的看着章秋谷一个，看他说出些什么来。杨慕陶听得秋谷问他，便细细的把这件事情的始末和秋谷说了一遍，却瞒过了和康姑太太相好的一段事儿，只说本来和康姑太太家有些亲戚，今天偶然去看看他们，就闹出这样的事来。秋谷听了，心上早已明白，只微微的冷笑，口中说道：“你的事情也不用瞒我，这个时候也没有工夫和你多讲，等回儿再和你说就是了。”说罢，便回过身来对着众人说道：“马路有马

路的规矩，你们众位在这里闹些什么？”众人听了章秋谷的话风利害，大家都呆了一呆。李洛卿便勉强说道：“我们有我们的事情，不与你相干，请你不用多管闲事。”秋谷冷笑一声道：“天下人管天下的事，什么多管不多管？况且千差万差，旁人不差。你们不分好歹，连旁人都得罪起来，这是什么原故？”正是：韦郎无恙，春风之眉黛新描；旧雨重来，昨夜之星辰如故。要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一百二十三回 大观园流氓争口舌 乐仁里名士见秋娘

且说章秋谷对李洛卿和林柱甫两个人说道：“天下的人管天下事情，为什么不好管你们的闲事？况且你们然叫人不要管你们的闲事，你们又为什么管他们闲事呢？”李洛卿和林柱甫听了，呆了一回方才说道：“我们和康家是亲戚，不得不和他帮个忙儿。”秋谷冷笑道：“康家的事情自有姓康的人出来说话，与你们什么相干？”李洛卿听了，一时回答不出来。停了一停道：“这件事情本来原与我们无涉，是姓康的托我们出来说话的。”秋谷又冷笑道：“别样事情托个旁人出来料理也还罢了，这样的事情怎么也托起旁人来？那有这般道理？如今这些话儿也不必说他，只问你们诸位，把杨慕陶兄挤在这地方是什么意思呢？”李洛卿和林柱甫听了，便抢着说道：“我们的意思也不是一定要他怎样，只叫他写一个悔过的伏辨也就算了。”秋谷不慌不忙的说道：“为什么要叫他写悔过的伏辨呢？”林柱甫不等李洛卿开口，连忙说道：“他图奸寡妇，擅入人家。”秋谷不等林柱甫说完，接下去问道：“他图奸孀妇，擅入人家，可有什么凭据？”众人齐声答道：“我们都亲眼看见的，我们这几个人都是凭据。”秋谷道：“捉贼捉赃，捉奸捉双。你们究竟有什么实在的证据没有？你们众人嘴里头话儿是不能算凭据的。”众人见章秋谷驳得认真，大家都发怒起来，有一个十八岁九的少年跳起身来，一直抢到章秋谷面前，指手划

脚的说道：“那里跑出这样的一个人来，也来多管闲事。我劝你还是省事些儿的好。如若不然，我们大家就要对你不起了。”秋谷看了他们这一班饭桶，明晓得都是些没用的东西，那里把他们放在心上，站在那里屹然不动，一面大声说道：“你们对我不起，便怎样呢？像你们这样的一班饭桶，我要怕了你们，连上海滩上也不用住了。”

众人听了章秋谷这样的藐视他们，由不得一个个心中大怒。李洛卿倚着自己有些蛮力，便抢上一步，把秋谷劈胸一操，口中说道：“给我走你的清秋路罢。”好个章秋谷，忙者不会，会者不忙。略略的把身体一偏，右手接住了李洛卿的手腕，轻轻的一拧，拧得李洛卿“阿呀”一声。接着又把他轻轻一推，李洛卿立脚不住，连连的往后倒退，踉踉跄跄的一直退到他自己坐的一张椅子上，方才坐下。秋谷冷笑道：“这样不中用，也来和我动手动脚。我好好的和你们讲理，你们偏要和我动粗。你们有胆子的只顾上来，不要说你们这七八个人，就是再多些儿，我也不把你们放在心上。”众人见李洛卿吃了个败仗，又听秋谷这般说法，虽然一个个心中不服，却都不敢动手。

章秋谷等了一回，不见他们开口，便又微微冷笑道：“原来你们的本事也不过这般。刚才又何必这样的装腔做势呢？”众人听了，都面上通红，说不出一句话来。林柱甫只得勉强说道：“你老兄不必动气，我们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刚才原是他们一时性急，请你老兄原谅些儿。”秋谷道：“你们既要和我讲理，我就和你们讲理。你们有什么话，只顾大家商议就是了。”林柱甫到了这个时候，知道章秋谷不是好惹的人物，便恭恭敬敬的请他坐下吃茶。又请问秋谷的姓名。秋谷不耐烦和他多讲，便道：

“如今闲话少说。据你们众位的意思，究竟要杨慕陶兄怎样方才肯了结这件事情呢？”林柱甫道：“他做了这样的事情，若就是这样的放他过去，天下也没有这样便宜的事情。就是看在你老兄的分上，不要他写伏辨，也要罚他拿出一笔钱来作罚款，方可了结这件事儿。”秋谷听了，不觉哈哈的笑道：“算了罢，不用说了！这个事情办不到的。据你们说起来，不过说姓杨的图奸寡妇，擅入人家。你可知道律例上头载得明明白白的，叫做指奸勿论。就便到了公堂上，也要本人到案，指证明白，方才可以照例治罪。那里有这样糊里糊涂，只凭着你们一面的话就好定案的道理？况且你们既不是在奸所捉获的，又没有什么媒狎嬉笑的情形，你们又何以知道他是图奸寡妇，就一口咬定了他呢？”章秋谷说到这里，林柱甫连忙说道：“你这几句话儿错了。他图奸未成，当场捉获，这是有凭有据，众目共见的。康家的人和他并没有人什么首尾，你不要认错了人。”秋谷道：“依着你们的话儿，竟算是图奸未成，当场捉获，该应姓康的有人出来把他送官究治，和你们什么相干？难道这样的事情也好请旁人出来替代的么？”林柱甫和众人听了这一番说话，一个个面面相看，一言不发。秋谷又道：“老实和你们讲罢，就算姓杨的和康家的人有什么暧昧不明的形迹，你们也不是可以出来讲话的人。这样的事情除了本夫之外，只有父母家长方才可以出来说话。就是兄弟至戚也不能多讲一句话儿。你们一非本夫，二非家长，怎样好出来管人家这样的事情？安知你不是有什么意外的仇恨，挟嫌诬蔑，借此报仇呢？我说句不怕你们见怪的话儿，像这样的事情到了公堂上，只怕没有断定别人的罪名，先把你们几个问挟嫌生事、聚众拆梢呢！你们可知道马路章程？在茶坊酒肆聚众滋闹是外国人最恨的。只怕到了那

个时候，你们想要就是这般太太平平的过去，也是不能的了。依我的言相劝，你们还是省些烦碎，把这件事儿就是这样的一笔抹倒，一概不提。省得将来闹出什么乱子来，大家面上都不好看。”

众人听了章秋谷这番说话，不觉大家目瞪口呆。眼看着一块好好的肥羊肉已经到口，平空走出这么一个章秋谷来，把他们的肥羊肉从口中抢了出去。一个个心上恨得要死，无奈听着这番说话又是实在不差。本来这样的事儿原只好骗骗杨慕陶，却那里骗得过章秋谷？大家都眼睁睁的看着秋谷的脸儿，要看他究竟怎么。只见章秋谷“霍”的立起身来，对着众人说道：“今天总算我姓章的出来排解一场，这里的茶钱一古脑儿都归我给就是了。”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五块钱的钱票放在桌上，左手挽着贡春树，右手拉着杨慕陶，口中只说一声“你们众位不要见怪，我们失陪了。”一面说着，大踏步往楼下便走。

众人见了，拦又不是，不拦又不是。别人也还罢了，只有李洛卿和林柱甫更加着急。两个人不分好歹，抢在章秋谷面拦住去路。林柱甫陪着笑，口中说道：“请略停一步，我们还有话讲。”秋谷微笑道：“我的话已经讲完，再讲也不过是这几句话儿。你们不用拦阻。就拦阻也不中用。”李洛卿、林柱甫那里肯放。秋谷又笑道：“你们不要这样拉拉扯扯的。马路上斗殴是犯规矩的。等回儿闹得巡捕来了，我是有名片的，只怕你们就吃亏了。”说着放了贡春树和杨慕陶两手，轻轻一甩。在章秋谷不过是用了一二分气力，李洛卿和林柱甫已经东倒西歪，立脚不住。没奈何，只得让在一旁。章秋谷回过头来，对着贡春树和杨慕陶道：“你们都跟我来。”三个人大摇大摆的走下楼来，竟没有人敢再来拦阻。

秋谷刚刚走到门口，早听得楼上在那里乱嚷乱骂，嚷成一片。章秋谷眉头一皱，便向贡春树道：“今天这件事儿，平空的被他们骂上几句，是你作成我的好生意。”春树还没有开口，杨慕陶忙连连拱手，深致不安道：“总是为着兄弟的事情，实在不安得很。要是今天没有秋谷先生来和兄弟解这个围，那就了不得了。”秋谷也谦让了几句。春树插口说道：“他们的骂人和那驴鸣狗吠一般，那有这样的工夫去听他！”秋谷听了一笑，便同着他们两个同到久安里陆丽娟那里坐了一回。

杨慕陶千恩万谢的说了许多感恩图报的话儿。秋谷道：“朋友的事情，本来理应相助，算不得什么。倒是你怎么平空的会去吊上了这两个宝货的膀子？”杨慕陶听了，不觉面上一红，口中还想支吾。秋谷笑道：“你不用瞒我。你只和我从实细讲就是了。”杨慕陶听了，知道瞒他不过，便从头至尾细细说了一遍。又道：“这一班流氓，也不知是他们两的什么人。他们见了那两个为首的人，好像很有些怕他们的样儿。”秋谷听了，早已心中明白，只微微一笑，也不开口。却对着杨慕陶说道：“今天我的意思，要和你们同去见见你们那两位贵相好，不知你答应不答应？他们既然和你要好，看着他们一班流氓把你拥了出去，一定心上很不放心的。你也该应去给他们一个信儿，省得他们心上记念。”杨慕陶听了，满口答应，便同着章秋谷和贡春树一同到后马路乐仁里二弄一个门口。

杨慕陶叫秋谷和春树略等一等，自己敲门进去。秋谷同春树站在门外等了一回，方才见杨慕陶走出门来请他们两个人进去上了扶梯，走进房间，早见两个淡妆少妇袅袅婷婷的立在门内。见秋谷和春树两个人同走进来，便朝着他们一笑，说了一声请坐。

秋谷是本来认得这两位宝货的，现在不免又细细的把他们打量一回。见他们虽然差不多都有三十余岁，却还是细腰长腕，皓齿明眸，看上去也不过二十几岁的样儿。便把方才在大观园的情形略略的和他们说了一遍。又说：“据我看来，既然闹了这个乱子，这个地方是住不得的了。还是换个地方，秘密些儿的好。万一他们有心寻事，三更半夜的打了进来，虽然不怕他，究竟面上下不去。”正是：徐娘半老，犹为堕马之妆；孙寿中年，尚作回风之舞。要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便知分解。

第一百二十四回 王素秋家庭翻醋瓮 康己生中葶咏新台

且说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听了章秋谷的话儿，免不得也谢他几句。一面偷转秋波细细的打量他们两个。看着这样的两个少年男子，一个是玉山朗朗，华彩非常；一个是琪树亭亭，丰姿照夜。杨慕陶生得虽然俊俏，和他们两个人人立在一起，就觉得差了好些。康姑太太看了又看，不觉心上很有些儿羡慕的意思。便把两对秋波只顾望着秋谷、春树这边溜来。秋谷虽然看见，却故意别过头去和春树说话。只听得杨慕陶问着康姑太太道：“方才那一班流氓，究竟是你们的什么人？你们为什么都这样怕他？”康姑太太还没有开口，章秋谷早接着讲道：“你这个人真是有些糊涂。这班宝货那里有什么好人，无非总是大家赌气赌出来的事情。你又何必去问他？”康姑太太听了这几句话儿，不觉面上一红，低下头去。杨慕陶听了，也不觉恍然大悟，心中澈底皆明，暗想：“我这个人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一时竟想不出来。”章秋谷说了几句闲话，便立起身来对着康姑太太讲道：“他们那班人都不是什么好货，今天吃了下风，一定要想着法儿来报复你们的。不如今天就把这几间房子还了房东，随后慢慢的再找地方，觉得妥当些儿。你们的意思看怎么样？”杨慕陶听了，连连答应。

康姑太太见秋谷同着春树立身来要走，心上未免有情。明知

道留不住的，只得起身相送。横波一瞥，脉脉含情，看着贡春树、章秋谷两个人出门走了，才回身进来。果然听着章秋谷的话儿，立刻把房交还了房东。有些动用器具，没有安放的地方，便和房主人说明了，暂时寄放。好在房租已经付到月底，这些器具暂时存放一下也不要紧。料理了一回，又和杨慕陶说了几句话儿，叫他在外面另寻房子。杨慕陶答应了，便起身先走。康大姑太太和康二姑太太便也慢慢的回到虹口康公馆来。

刚刚走到花厅，就听得里面有许多人的声音在那里吵闹，又夹着些女子的哭声。康姑太太听了，心上甚是疑惑，不知道闹的甚么事儿，便连忙赶过去看，急急忙忙的走过一重院子，那吵嚷的声音直嚷进耳朵里来，听得十分真切。只听得大姨太太的声音在那里哭着乱嚷道：“你这样的一把年纪还是这样的不要脸，成天的和那些娘姨大姐拉拉扯扯的混闹。这还不必讲他，如今索性连自己的媳妇也要拉拉扯扯起来，那里还像个人家？我虽然是堂子里头出身，眼睛里头却从来没有看见你们这样的一家人家。不论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都是嘻嘻哈哈的，没有一些儿规矩。”一面说着，又有许多丫鬟娘姨的声音，七张八嘴的劝道：“大姨太太，不要气坏了自己的身体，有话好好的讲就是了。”康姑太太听了，见闹得这般利害，连忙走进去看时，只见那位大姨太太紧紧一把揪住了康中丞的胸前衣服，把头往康中丞身上乱撞。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口口声声的只说：“你把绳子来勒死了我，省得在你面前讨你的厌”。

康中丞被这位大姨太太一阵的乱揪乱扭，弄得没了主意，只说：“你放了手，有话好好的讲，如今做出这个样儿来，给人家看了算怎么样儿？”大姨太太那里肯放，只滚得髻鬟散乱，粉黛

模糊。那流下来的涕泪，连康中丞的花白胡须上也沾了好些，身上的衣服更湿了一大片。七八个丫鬟娘姨在旁边拉着也拉不开来。康中丞虽然着急，却又无可奈何。

康姑太太见了这般模样，心上很有些怪着大姨太太不应该闹到这步田地，便抢步上去，一边一个，拉开了大姨太太，捺他坐下。口中说道：“什么事儿闹得这样天翻地覆的？且把这件事儿讲给我们听听。”大姨太太听了，便又在椅子上立起身来，含着一泡眼泪，告诉康姑太太道：“他这样的一把年纪，也是五十几岁将及六十岁的人了，还是这样的没正经。在别人身上也还罢了，自己的媳妇也和他眉来眼去的，做出那种贼形怪状来。我在眼睛里头已经不是一天了，劝了他几次，他只当没有听见。今天索性两个人在内书房里头动手动脚起来。我走过去说了几句，他不但不听，倒反和我横跳一丈、竖跳八尺的闹起来。你们想想可有这般道理？”康姑太太听了，正在沉吟，康中丞觉得脸上过不去，便连忙说道：“没有这件事情，我不过和二少奶奶说了几句话儿，他一时看错，就和我闹起来。”大姨太太听了，又抢过来拉着康中丞的衣袖说道：“你没有这件事情，是我冤枉你的？我和你当天发一个誓好不好？”康姑太太见了，连忙分开了大姨太太的手，劝他道：“你不必这般生气，凡事只好忍耐些儿。就算果然真有这件事情，你也不便这般吵闹。传出去给人知道，我们这样人家将来还有什么脸见人？”大姨太太听了，一时说不出什么话来，只得说道：“我的意思原想不要闹出来的，无奈我只说了一句，他倒瞪着眼睛，提起喉咙，和我寻事，把我的气提了上来，方才和他翻脸的。你们想想，究竟是我不是，还是他的不是？”康姑太太道：“自然是他的不是，那里有派你不是的道理？但是

这样的事情传了出去，也没有什么好听。还是好好的劝劝他为宜。”大姨太太听了，觉得这几句话说得不差，况且平日之间，大姨太太不怕别人，见了这两位姑太太心酸口辣，说又说得出，做又做得出，心上很些馁他。更兼这件事情仔细想起来，实在是自己性急了些，不该闹得合府皆知的。便也只得点头说好。康姑太太又安慰了他一回，又劝说了康中丞几句。康中丞也没有话说。

康姑太太正要回到自己房里去，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便问二少奶奶到那里去了。康中丞道：“他只说我们有意和他过不去，当时就坐着马车回娘家去了。”康姑太太想了一想道：“这件事情不妥当。无论这个事儿的有没有，始终没有什么凭据。回来他叫了娘家的人出来和我们讲起理来，只说我们污蔑他的名节，那时又该怎么样呢？”康中丞听了，也把手一拍道：“这个话儿不错！该应怎么的一个说法呢？只好请你们两位和我想个法儿的了。”康姑太太听了，低着头沉吟一会道：“据我看来，不如立刻派个人去和他讲明白了，说刚才大姨太太的话儿不是说他，他不要认错了。一则过过他的面子，二则总算和他赔个礼儿，只要他面上过得去，自然也就罢了。”康中丞道：“这个主意虽然不错，却派那一个去说呢？要是派个不会说话的人去，万一一个说僵了更不好。”说着想了一想，便对康姑太太说道：“这个媒人本来是你们二位做的，只好请你们两位去走一趟的了。”康姑太太听了义不容辞，只得点头应允。康中丞道：“要去这个时候去。要是迟到明天，他们那里有人先来说话，我们这边的话儿就难讲了。”康姑太太听了，便走回自己房间去打扮了一回，两个人坐着马车去了多时，方才回来。康中丞见他们来了，分外关心，连忙问他们怎么样。康姑太太笑道：“费了我们两个人许多唇舌，他们方才

没有话说，只说留他在家里头住上几日再打发他回来。”康中丞听了，便立起身来，朝着他们两个深深打了一恭，口中说道：“一切费心得很。”大姨太太和二姨太太见了康中丞这般形景，忍不住格格的笑，还了一个万福道：“我们自己人，还说这个么？”说着，坐了一回，便都走了出去。

康中丞见房里头静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少不得要在大姨太太面前做个矮人，陪个不是。大姨太太起先背过脸去不肯理他。康中丞左打一恭，右打一恭的，口中说了许多软话，方才把大姨太太的气骗了下来，“嗤”的笑了一声道：“你不用在我面前做这般的腔调，我不是喜欢这个样儿的。”康中丞见他笑了，心上方才高兴，便想出许多说话来骗他。大姨太太见他这样的陪小心，便故意问道：“你不要对着我花言巧语。你只和我实说，你和他究竟上过手没有？”康中丞也故意装糊涂道：“你问的是那一个？什么上手不上手？”大姨太太冷笑一声，又咬着牙齿，把一个指头用力在康中丞头上点了点道：“你还要和我装糊涂！难道今天我看得这样的明明白白，你还要假装干净么？”康中丞也笑道：“你要说出究竟是那一个来，也好叫我自己心中明白。你如今只是含着皮包着骨头的不肯说出来，叫我那里想得到呢？”大姨太太听了，气得把颈项一扭，别转头去，口中说道：“你不肯和我讲，你就赌个气儿，从此以后不要和我讲一句话。那一个再要和我讲话的，便是个没志气的畜生！”康中丞见他又生了气，便连忙说道：“你这个人，怎么这般的会生气？和你说一句玩话，你就当起真来，老实和你讲罢，我和他虽然彼此有些意思，只不过大家讲几句笑话罢了，实在没有别的事情。你不相信，咒都可以赌得的！”大姨太太听了，知道不是假话，便道：“还说是世代乡

绅的千金小姐，做出这样的事情来！以后看他把脸放在什么地方去！我们堂子出身的人，只要嫁了人，倒是规规矩矩的，也没有他这般轻贱！”康中丞连忙朝他摇手道：“和你说了，你又这般混闹。请你少说几句，留我点儿面子罢。”大姨太太听了停了一回道：“原来你也知道要面子的么？如今第二个新媳妇差不多又要进门了，你再去扒灰去罢！”急得康中丞摆手顿足的道：“叫你少说两句，你越发说出好听的来了。”正是：河水新台之咏，老子风流；墙茨中葍之羞，佳人难得。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二十五回 闹花厅白昼敦伦 闯深闺黄昏惊梦

且说大姨太太自从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康中丞陪了无数的小心，认了许多的不是，方才夫妇如初。康中丞也忙忙碌碌的打点，要和第三个儿子娶媳妇。

原来康中丞只生一个女儿、两个儿子。女儿到八九岁上就一病死了，如今只存两个儿子。第二个儿子娶了媳妇，已经过了几年。现在第三个儿子也长成了，便和他择日迎亲。里头的事情都是大姨太太一个人料理。但是大姨太太本来是个堂子出身的信人，嫁娶的规矩那里懂得？只得请了两位姑太太来帮忙。外头的事情自有那一班走狗和他料理。闹了几天，到了吉期，康公馆里头摆设得绿舞红飞，花团锦簇，真个是笙歌匝地，灯火连云，堂开玳瑁之花，褥隐芙蓉之绣。那些官场商界的客人，纷纷扰扰的往来不绝。一回吉期已到，一乘花轿，几队仪仗，把新媳妇娶了过来。一切坐床撕帐，交拜庙见的这些礼节，料想看官们也都懂得，用不着在下做书的来铺排。

只说康中丞见了这位新娶的媳妇，丰神活泼，体态娇娆，比那位二少奶奶还要胜过几分；更兼性情宽厚，待人和气，真个是俊眼乍回，春云偷展，朱唇未启，巧笑先开。康中丞看了，便也十分得意。康中丞的这位公郎，娶着了这般一个尤物，自然的夫妻恩爱，鱼水缠绵，恨不得把个身体捏作一团，并成一块。康公

馆的房子本来很宽，有三间小小的花厅，四围都种着些梧桐竹子，窗明几净，花木参差，是康中丞向来会客的地方。花厅后面，隔着小小三间翻轩，这个地方，康中丞就叫他内签押房。本来这个签押房的名目是签押公事的地方，不是现任官员，就是现有差使的人方才用得着。如今康中丞既不做官，又不当差，拣直的叫他内书房就是了，为什么还要叫做什么签押房？原来这个康中丞生有官癖，此番自己奏请开缺，原是不得已的举动，心上总存着个希冀起用的意思。所以把内书房叫着内签押房。平日之间，除了见客和休息的时候，看书写字都在这个内签押房里头。自从娶了这位三少奶奶回来之后，康中丞一向忙忙碌碌的，有好几天不到内签押房去。

这个当儿，忽然接到了京城里头吕大军机的一封来信。康中丞拆开看了一看，连忙到内签押房去写回信，为着这封信上的话儿是要和他代谋起复，恐怕家人们闯进来看见了，传出去不便。便把内签押房的门关得紧紧的，吩咐一班家人不许进来。自己一个人坐在内签押房里头，悄没声儿的在里想着怎样的写信。想了一回，只听得外面吉吉各各的弓鞋细碎的声音，直走到花厅上来。康中丞不知道是什么人，便由他在外面，自己却一言不发。等了一回，又听得轻轻的一声咳嗽。康中丞听得真切，知道不是别人，正是那位新娶来的三少奶奶，不觉心中一动。便躲在里面，一言不发。只听得那位三少奶奶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还是这几间房子造得比别处好些。”康中丞正在那里侧着耳朵听他说话，忽听得外面又来了一个男子的声音，朗然说道：“今天怎么你跑到这里来了？”康中丞听着这个说话的声音，就是他那位令郎，心上便一个没趣，只得索性不响。听得三少奶奶笑道：“今

天你出去了，我一个人觉得有些烦闷，闲着没有事情，所以出来各处走走。”那位三少爷也笑道：“这里是老头子会客的地方。今天老头子出去了，所以这样静悄悄的。”康中丞在里面听着，心上暗想道：“他见我关着门，只说我出门去了。我倒要躲在这里，看看他两个人做些什么？”想着，便轻轻的蹑着脚步走到门口，在门缝里头看时，只见他那位令郎和那位三少奶奶本来两个人并肩坐在一处的，忽然间三少爷附着三少奶奶的耳朵不知说了一句什么，三少奶奶“格支”一笑，举起手来打了三少爷一下。三少爷道：“这里又没有人，怕什么？这个地方，只要老头子出去了，是没有一个人来的。”三少奶奶道：“我不要，你便怎么样呢？”三少爷笑道：“你不要也由不得你。”说着便走过去，把门帘放下，关上了门。走过来不由分说，轻轻的一把把三少奶奶抱了起来。两个人霎时间并蒂花开，鸳鸯梦稳，尤云滞雨，倒凤颠鸾。只把一个里面的康中丞气得软作一团，看着两位宝贝这样的风流放诞，青天白日的竟在花厅上串起戏来，你叫他怎的不气？

当下康中丞赌气掩过一边，不去看他。只听得两个人“支支格格”的笑作一团。停了一回，康中丞忍不住又去看他。只见三少爷又把三少奶奶抱起来，坐在肩上，就和那堂子里头的相帮掂着倌人的一般，掂着满厅乱走。康中丞在里面看着，又好气又好笑。不料那位三少爷走了一回，走得高兴起来，竟自走到内签押房门口，“呀”的推开了门就要进来。这一下子把康中丞大大吃了一惊，一时无可奈何，人急智生，便想出一个法子来。只当他是家人送茶进来的样子儿，口中喝道：“我不要吃茶，端进来做什么？给我端出去！”那位三少爷不听这几话儿便罢，听了这几句话儿，这一惊倒也非同小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回转身来，没

命的往外乱跑。三少奶奶也吃了一惊，又羞又怕，由不得身体一歪，在三少爷肩上直跌下来，跌得他“阿呀”一声，遍身酸痛，连弓鞋都跌掉了一只。三少爷见了，心上更加着急，也顾不得他跌痛了那里，连忙一把拉了起来，两人飞一般的拉开了门往着上房逃去。

这个时候，刚刚大姨太太打发两个大姐出来寻康中丞，不知有什么话说。奇巧不巧的和三少爷三少奶奶碰了一个正着。只见这位三少奶奶衣裳不整，鬓发蓬松，同着三少爷拼命的往里面跑。这两个大姐见了，心上十分诧异。走到花厅上，又见地上落下一只弓鞋。知道是三少奶奶的，登时大家传说起来。一个公馆里头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这件事情。

康中丞躲在里面，眼睁睁的看着这两位宝贝走了出去，方才叹一口气，走了出来。劈面又撞着了这两个大姐，知道他们已经看见，又没本事按住他们的嘴叫他们不要声张；只得装痴做聋的凭着他们去大家传说。自己对着大姨太太也免不得把这件事儿和他细细的说上一番。大姨太太倒笑了一会，又埋怨他不应该惊动他们，“你只悄悄的躲在里面，不要作声。等他们走了再出来，就闹不出这般笑话来了。”康中丞顿着脚道：“你倒说得好风凉的话儿！我起先原是躲在里面不敢作声的，到了后来，这两个宝贝不分好歹，竟要闯到里面来。我若再不开口，他们就要走进来了。你想可有什么法子呢？”大姨太太听了，也没有话说。

那三少爷和三少奶奶两个宝贝自从闹了这个笑话以后，觉得没脸见人。两个人只得装着生病，连房门都不敢出，一直躲在房间里头。躲了一个多月，方才老着脸皮出来见人。三少奶奶见了康中丞，还是满面通红的，连头都抬不起来。这件事儿传说开

去，上海地方的人就把他当作笑话一般，茶坊酒肆讲的都是康中丞家的事情。康中丞虽然知道，却又无可如何，只得借着事儿，把他那位令郎骂了几场，打了一顿，方才罢了。

康中丞自从娶了这位大姨太太之后，大姨太太拿出堂子里头骗人的本领来，把康中丞骗得个伏伏帖帖，又爱又怕。一个月里头，差不多有二十天住在大姨太太房里，那四个姨太太不过是挂个名儿罢了。倒是这位大姨太太有些不过意，劝着康中丞也到别个姨太太房里去应酬应酬。康中丞越发相信大姨太太是个天字第一号的正经人。有一天大姨太太坐了马车出去，不知买什么东西。康中丞便踱到三姨太太房里头去讲了一回闲话。大姨太太回来了，康中丞便坐在大姨太太房间里头，两个人说说笑笑的。康中丞十分高兴，正要收拾安睡，忽然想起日间有件马褂脱在三姨太太房里头，马褂袋里头有一封紧要电报，一时忘了收拾。便和大姨太太说了，要自己去拿。大姨太太道：“一件马褂，只要叫个人去拿来就是了，何必又要自己去拿？”康中丞道：“我刚刚想起今天还要到内签押房去写几封信，你只顾先睡就是了。”说着，便立起身来，往外便走。一路走到三姨太太房门外面，静悄悄的不见一个人。康中丞口中说道：“怎么这些人都到那里去了？”一面说着，一面跨进门来。只见这位三姨太太两颊飞红，衣裳不整，一个人坐在房里的一张榻上。还有一个平日跑上房的家人胡德，慌慌张张的立在旁边。康中丞见了，不觉大诧道：“你们在这里做些什么？怎么房里头一个人也不见？”又对胡德厉声说道：“你这个时候一个人跑到这个地方来做什么？”吓得胡德诺诺连声，不敢开口。三姨太太慢慢的说道：“你不要骂他，是我叫他进来的。”康中丞听了，瞪了三姨太太一眼道：“你叫他进来做什么？”

虽然他是派值上房的，这个时候叫他进来，房里头又只有你一个人在这里，算什么样儿？”三姨太太不慌不忙的说道：“我今天发了肝气，痛得无可如何。半夜三更又不便惊动别人，偏偏我平日吃的十香丸又没有了。没奈何只好叫他连夜去买。又怕他们说不明白，所以叫他进来，我自己吩咐他。你当是什么事儿，又是这样的动起气来。”说着，便把一双纤手捧紧了胸膛，口中哼个不住。正是：惊破高唐之梦，好事多磨；吹残巫峡之云，襄王何处？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交代。

第一百二十六回 感风寒中丞卧病 乱人伦令子宣劳

且说康中丞听了三姨太太的一番说话，心上半信半疑，心中暗想：“又没有拿到什么证据，闹是料想闹不出的。”又回过头来，看着三姨太太那般模样，双蛾欲蹙，皓齿微呈，太真病肺之妍，西子捧心之态。不觉把一个心早软了一半，看着那胡德还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便对他喝道：“你还不赶快去买丸药？站在那里做什么？”胡德得着这句话儿，好似得了赦书的一般，连忙答应一声，往外便走。康中丞又问着三姨太太道：“你既然发了肝气，他们那些人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三姨太太一面哼着，一面抬起头来说道：“绿云、祥云两个是我叫他们去拿开水的。还有几个我就不知道他们到那里去了。”康中丞听了，低着头想了一回，便对三姨太太说道：“你以后须要留心些儿，不要这般大意。像今天这样事情，房间里头一个人也没有，就是你和胡德两个人。要是换了个疑心重些的人，已经不知闹到怎样的一步田地了？”三姨太太听了，娇怯怯的说道：“我发了肝气，痛得十分利害，那里还顾得房间里头有人没有人，这都是他们贪懒，看见我病了，就一个个不知躲到那里去了。你还要向我说这样的话儿，难道你拿到了什么凭据么？”说着皱着眉头，把身体扭了几扭，连叫几声“阿呀”，一谷碌就倒在榻上。康中丞见了这般做作，早把方才的一片疑心不知跑到那里去了。心上倒发起急来，连忙问

道：“你到底什么地方痛？可要叫个人来和你捶一下子？”三姨太太听了，也不开口，只把手对着自己的胸膛指了几指。康中丞看了，便自己走过来，就在榻旁坐下，把两只手替换着在三姨太太胸前轻轻摩抚。又把几个娘姨大姐都叫进房来。康中丞骂了他们几句道：“怎么三姨太太在这里生病，你们这班人一个都不来伺候，躲到什么地方去了？那里有这般规矩？”众人听了，都呆了一呆，彼此做个眼色，便不开口。康中丞这一夜就住在三姨太太这边，倒伏侍了三姨太太一夜。这且不提。

只说康中丞的那位二令郎今年已经二十九岁，官名一个杞字，号就叫少己。从小的时候，康中丞也延师教他读书。无奈康少己的质地鲁钝非常，竟比康中丞自己还加了一倍。读了整整的十五年书，连十三经都没有读完。写个寻常通候的条子也写不出来。康中丞气得要死，他自己却毫不放在心上，倒对着人说：“如今的做官，只要有钱。我们老头子也是捐班出身，也做过一任江西巡抚。难道捐班出身的就不是人么？”这句话儿传到康中丞耳朵里，康中丞听了，心上虽然气忿，转过念头来一想，觉得也无可如何，只有这个法儿。便只得拿出钱来和他捐了一个主事，到部里头去候补了几年，赔掉了无数的银钱，还闹了许多笑话。康中丞赌气把他叫了回来。

这位康少己到了上海，便花天酒地，朝歌夜弦的乱闹起来。偏偏的康少己肚子里头虽然没有一些儿墨水，外面的丰貌却生得漂亮非常，面子上的应酬又来得十分活泼。一班堂子里头的倌人见了这位康二少爷，没有一个不喜欢的。康少己又专爱在女人面上用些工夫，献些殷勤，就是康中丞的那几位姨太太，见了康少己也都是十分亲热，格外殷勤。大家都有些跃跃欲试的意思。这

位康少己本来也不是什么正经人物，看了几位姨太太这般模样，便也存了个代父从军的念头。却是回过念头来一想，始终觉得有些碍手碍脚的，不甚妥当。自从那一回大姨太太为着二少奶奶的事情和康中丞闹了一回之后，虽然康中丞吩咐一班娘姨大姐不许传说出去，都是同在一家的人，那里瞒得过？这个信息早传到康少己耳朵里头，不觉心中大怒，想道：“这个老头子，这样的不知廉耻！自己有了五个花枝一般的姨太太，还要调戏起自己的媳妇来。我倒留你的脸皮，不肯不分皂白的混搅，你倒这们的不顾人伦，那就怪不得我了！”想着，又私地里把自己的老婆盘问一番。这位二少奶奶本来是个外交名手，自然另外想出一番话来和他敷衍，把自己的不是一古脑儿都推到康中丞身上。只说康中丞时常要调戏他，想转他的念头。康少己听了老婆这样的一番说话，自然气得双睛出火，七孔生烟，暴跳如雷的道：“这个老东西，真个这般无耻！说不得我也顾不得许多，只好做到那里弄到那里的了。他们五六十岁的老头儿尚且这般混搅，我们年纪轻轻的人更是分内的事情了。”自此以后，一直无话。

光阴迅速，早又是秋去冬来。朔风乍紧，霜雪中人。康中丞偶然受了寒气，觉得头痛鼻塞，身体有些不快。康少己听得康中丞病了，虽然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却这一点儿面子上的规矩不能不要，便也同着众人照例进去问安，淡淡的问了几句。康中丞见了儿子来问他的病，不觉心上欢喜，就叫他坐到床沿上，和他讲些闲话。这个时候，正有一个大姐煎好了一碗药递将上来。大姨太太便接在手中，二姨太太走过去，把康中丞扶了起来，坐在床上。大姨太太把一碗药放在康中丞口边，康中丞自己一口一口的喝。康少己在旁见了，不知怎样忽然天良发动起来，连忙抢

过去，在银吊子里头斟了半碗冰糖燕窝汤，自己拿着，立在一旁，要等康中丞吃过了药，给他过口。不一时，康中丞一碗药已经吃毕。康少己端上茶来，康中丞吃了两口，忽然一眼看见康少己左手指头上光华闪烁，带着一个钻石戒指。那钻石差不多比那最大的黄豆还要大些。康中丞见了，心上早吃了一惊。记得这个戒指是去年自己买给五姨太太的。买的时候，着实的看过一番，又是时常见五姨太太戴在手上的，心上十分诧异。不由的开口问道：“你这个戒指是几时买的？脱下来给我看看。”康少己出其不意，心中大吃一惊，不知不觉的全身一震，右手一松，拿不住茶碗，“豁唧唧”的一声跌在地下，连康中丞身上也泼了许多燕窝汤。康中丞看了这般模样，心上已经猜料了几分，便冷笑道：“什么事情，这样慌慌张张的，把茶碗都跌下来。叫你把戒指脱下来给我看一看，为什么急得这个样儿？”康少己听了，满面通红，口中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话来。那心上好像有十五个吊桶在那里打水的一般七上八下，跳个不住。没奈何，硬着头皮在手上除下来，递给康中丞手内。康中丞接过来，仔细看了一眼，越看越像，不由得怒气填胸，胡须倒竖。勉强忍住了，不发出来，只问着康少己道：“你这个在什么地方买的？花了多少钱？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女人的装饰品，我们堂堂男子何必要带这样的东西呢？”康少己一时说不出话来，嗫嚅了一会方才说道：“这个东西是一个出洋的朋友送的。据他自己讲，在美国纽约买来的。花了二百五十元美金，合起我们中国的钱来差不多也有五百块钱。”康中丞听了，那里肯信，冷笑一声道：“你的那个朋友同你的交情倒很好，居然送你这样贵重的东西。”康少己红着个脸答应不出。康中丞正要骂他几句，忽然心上一想：“虽然如此，究竟不知这件事情的

真假如何。万一没有这件事儿，不过偶然相像，惊天动地的吵闹起来，什么意思？就使这件事儿竟是真的，家丑不可外扬。我自己先是这样彰明较著的闹起来，给家人传了出去，我的脸上有何光彩？”想到这里，只得把心上的怒气捺了一捺，叹一口气，瞪了康少己一个白眼，仍旧把戒指交还了他。康少己怀着鬼胎，不敢开口，接过戒指来，也不敢再带。勉强站在那里，敷衍了一回，便回转身来，一溜烟跑了出去。

康中丞本来没有什么大病，不过着了些儿风寒，觉得心上有些饱闷。富贵人家的习气，只要稍稍的有些觉得不快，就要延医服药的，闹得一塌糊涂。每每有本来不妨的小病，吃了几帖药吃出病来的。康中丞的生病便也是犯着这个毛病。当下康中丞见康少己走了出去，自己盘算了一回，正要去叫了五姨太太和他说话，恰恰的帘幕启处，那位五姨太太已经轻移莲步，走了进来，宝靥微红，秋波不定，好似受了什么惊吓的一般。走进来就坐在康中丞床上，和康中丞说了几句闲话。康中丞留心看他的手上，只见那个钻石戒指高高的戴在手上。康中丞看了，心上登时一块石头落地，暗想：“果然是我疑心错了。他的戒指明明的在他手上，怎么会到别人手里头去呢？幸而没有吵闹出来，总算我自己有些耐性。”想着，心上正是欢喜。忽然心上又想道：“天下的事情都是无从逆料的，或者他方才见我要他的戒指来看，心上已经明白，连忙把这个戒指去送还了他也未可知。”一会儿心上又想五姨太太的为人，平日之间很是稳重，料不至这般轻贱。一刻儿的工夫，康中丞的一个心就如井上的辘轳一般，转了无数的念头。五姨太太在房间里头坐了一回，忽把双眉一皱，对着康中丞说有些肚子疼。康中丞叫他回房歇息，五姨太太便慢慢的走了出

去。停了一回，康少己又走进来问长问短的，十分亲切。康中丞口中不语，却偷眼看他手上，见方才的戒指依旧带在手上，纹风不动。康中丞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满心疑惑都化得干干净净。又仔仔细细的把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看了一回，觉得和五姨太太手上的那个直是一个样儿，没有一丝一毫的分别，就是有心制造的也制造不出来。正是：珠帘金屋，魂迷韩掾之香；锦帐银床，春满宓妃之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一百二十七回

锡佳名注释九尾龟 写牢骚演说烟花史

且说康中丞看了康少己手上的戒指，竟和五姨太太手上的一个样儿，好像是天生一对的样儿，不由的看了又看，心中暗想：“天下竟有这样相像的东西！若不是方才有些涵养，当时没有闹出来；冒冒失失的混闹一下子，那就懊悔不及了。”自此以后，康少己见康中丞这般糊里糊涂的，免得更加大胆起来。渐渐的丑声外播，大家都知道这位康中丞家有些帷薄不修。甚至上海有一班滑头子弟编出三十首竹枝词来，专讲康中丞家里的那些故事。康中丞公馆里头那些大大小小的人，也没一个不知道的，只瞒着康中丞一个。甚而至于康中丞的亲戚里头也有一班轻薄少年，故意抄着那几十首竹枝词给康中丞看。康中丞看了，有些懂得的，有些全然不懂，却糊里糊涂的，不晓得他说的是那一家的事情，还带了回来给家里头的人看。只说这个词上说的不知是什么人家，怎么好好的人家会弄到这般模样。始终没有知道这三十首竹枝词就是说他自已家里头的东西，你道可笑不可笑？

看官且住。在下做书的做到这个地方，又出了一个岔子，用不着列位看官指摘，在下做书的先自己举发出来。从来天下的人，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无论什么事儿，总要帮着自己亲戚的。就使亲戚家中闹了什么笑话，出了什么乱子，对着外人尚且要千方百计的替他遮盖。怎么康中丞的这些亲戚，不替他遮盖一下也

还罢了，倒反有意把康中丞当个玩意儿一般的捉弄起来，好像很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这是个什么原故？难道康中丞的那些亲戚都是些红毛国里的野人不成？原来这个里头却也有个道理。自从康中丞的那位正室夫人回籍以后，康中丞把一切家里头的东西，一切亲戚朋友的应酬都交给大姨太太一个人管理。这位大姨太太虽然能干，究竟是个倌人，那里懂得这些事情？那些亲戚家里该应送礼的也不去送，该应遣人问候的也不叫人去。再碰着那些婚丧凶吉的事情，该应要内眷出去应酬的，这位大姨太太更加出不得场，缩着个头，死也不肯出去。那班亲戚心上本来已经有些不快活，更兼见康中丞这般糊涂，把好好一个正室夫人搁在家里，连娶媳妇这般喜事都不去接他回来，只凭着那些个姨太太在里头混搅，大家都很有些不以为然。再是康中丞恃着自家有钱有势，未免有些富贵娇人的样儿。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和康中丞不合，竟没有一个肯帮他的人。听见有人在那里骂他，这些亲戚非但不肯和他辩护，碰着一个高兴的时候，还要连自己也凑下去点缀两句。这个里头有这样的几层原故，所以那些亲戚一个个都不肯帮他，并且有些秘密的话儿，外人不知道的，也是那些亲戚背地里传出来的。你想康中丞家这样的深闺内院，青琐高楼，这些闺房狎昵的事情，外人那里打听得出？更兼上海滩上的人，都是那些不顾廉耻的滑头少年，听得康中丞家有这样的几个尤物，便大家前前后后的想要转他们的念头。不但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还心上存着个人财两得的念头，想着要骗他们的钱。就是这样的一传十，十传百，沸沸扬扬的，就是实在没有这件事情，这般滑头少年也要造些话出来说。竟把康中丞家里的那些宝货当作个历史里头大有关系的人物一般，今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明

天说的也是这几个人，说来说去，里头就有轻薄少年把康中丞起了个绰号，就叫作“九尾龟”。有人问他，这个“九尾龟”是什么意思，他说也没有什么深微奥妙的意思在里头，不过为着这位康中丞家里头有五个姨太太，有两个姑太太，有两个少奶奶，恰恰是九个人，又恰恰的九个人都是这样风流放诞的宝贝。“我所以把这位中丞公起个征号叫做‘九尾龟’，你们闭着眼睛想一想，这个情形可像不像？”问的人听了他这一番说话，觉得虽然没有什么道理，这个情形恰委实有些相像，便也一笑走开。从此外面那些和康中丞不对的人，只要提起康中丞来，大家都不说他的名姓，只叫他是“九尾龟”。在下做书的便借着这个“九尾龟”的名目，编成这一部醒世新书。

虽然康中丞这个人并不是书中的正角色，但是在下的这部小说既然名目就叫作《九尾龟》，在下做书的自然也不得不把这位元绪先生姑且当作全书中间的主人翁，好好的演说一番，总算交代过了书中的一个节目。看官们若毕竟要问着在下做书的，这部小说里头那一个是书中的主人翁？这却连在下做书的自己也不曾晓得。看官们意中把那位当作主人，在下做书的就把那位算作主人。就是把在下做书的局外扭进局内人去做一个全书的主人翁也未尝不可。究竟三千大千世界，谁主谁宾？恒河沙数众生，无人无我。在下做书的随口说出，信手拈来，本来没有存着那个是主、那个是宾的念头。列位看书的酒罢茶余，消遣世虑，也不必存那个是主、那个是宾的意见。无非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罢了。咳！如今世上的事情，为着办事的人胸中存了个宾主的念头，因此坏事的也不知多少！况且在下这样一部汗牛充栋的小说？洒一腔之涕泪，谁是知音？掬满腹之酸辛，畴能遣此？寓言醒世，俳

语成文。东方滑稽之谈，南国烟花之史。知我者怜其沦落，或者方诸阮籍之穷途；罪我者昨甚疏狂，方且指为灌夫之骂座。文章憎命，时运不济。时逢白眼之人，尽有揶揄之鬼。寄闲情于风月，惆怅扬州；感逝水之华年，凄凉锦瑟。借着那青楼中冶叶狂花的姿态，做一部世界上劝人讽世的清谈。把那些上海滩上以前的四大金刚、以后的十二花神，都一古脑儿收聚拢来，做了这一部小说中间的资料，这也总算是现身说法，皆大欢喜。

如今闲话休提，把这位康中丞撇到一边去，再提起那位章秋谷来。只说辛修甫这个时候在后马路开了一家极大的书局，就请章秋谷做个总经理、兼任编辑事务。每一个月送他二百两银子。章秋谷本来原不愿意就的，自己想了一想，一则太夫人还在常熟，陈文仙又住在上海，好好的一个人家分作两起，终久不是长局；况且自己又要回去侍承太夫人，不能长在上海，把陈文仙一个青年少妇丢在外面，未免身心两地，不甚放心。如今就了这个馆地，便可把太夫人接到上海来住，免得两边来来往往的，十分不便。更兼这个书局又是辛修甫一个人独股开的，秋谷也想要和他整顿一番，自己也好借着这件事儿多看些书，长些学问，便慨然应了。辛修甫十分欢喜。秋谷到书局里去料理了几天，先把事情理出一个眉目来，聘请了几个编辑新书和小说的人，又请了几个翻译译那些东西书籍。把书局里头几个朋友的执事都分派得清清楚楚，管批发的管批发，管机器的管机器，管出入的管出入。秋谷倒忙了好几天，便和修甫说了要回常熟去接家眷出来。修甫自然赞成。

章秋谷回到常熟，和太夫人说了。太夫人听了，自然十分欢喜。依着太夫人的意思，要过了年再搬。禁不得秋谷在旁撺掇，

只说书局事多，不能回家过年；一个人在上海又不放心。太夫人听了这几句话说得不差，便也依他。忙忙碌碌的差不多料理了半个月，方才到了上海。在新马路眉寿里看了一处三楼三底的洋房，甚是宽敞，大家欢欢喜喜的过了几时。

秋谷心上想着一个陈文仙住在外边，好像个外室一般，终久不妥当，只得和几个亲戚密密的商议了好几次，定了主意。趁着太夫人喜欢的时候，几个亲戚婉婉转转的把这件事儿和太夫人讲了一遍。太夫人听了，果然心中大怒，便叫人到书局里去，立刻把秋谷叫了回来，当着亲戚的面前便叫秋谷跪下。几个亲戚连忙相劝。劝了一回，太夫人怒气稍稍平些，叫秋谷立起来，对着秋谷说道：“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事情为什么要瞒着我，不叫我知道？你难道是当我已经死了的么？若是到了那个时候，我真个闭上眼睛，自然不来管你的事。如今我还有一口气在，你就瞒着我在外面这般混闹！你究竟是个什么意思？”秋谷听了，低着头不敢开口。太夫人又道：“就是一件极平常的小事，也该应和我讲一声儿，何况这样的事情！天下那有纳妾好瞒着父母的道理？你就是做了皇帝，家庭里头也要由我做主。难道你比皇帝还大些不成？”秋谷听了，委实无言可答，只得跪下，又叩了一个头，起来站在一旁，口中说道：“这件事情都是儿子的不是，儿子情愿领母亲的责罚。”几个亲戚见了，又着实的在旁相劝。太夫人心上虽然不快，看着秋谷叩头认罪，又满口自家认错，心上早已有些回转。又被几个亲戚你言我语的劝了一番，便对着秋谷道：“如今看众位亲戚面上。况且生米已成熟饭，只好由你去闹到那里算到那里的了。但是好好的一家人家，断没有妻妾分居的道理。只好把你那位姨奶奶接到这里来一同居住。只不知道堂子出

身的人安本分不安本分？”秋谷道：“这个母亲只顾放心。这个人的性情十分温厚。就是住在一起的话儿，他也和儿子说过几次，情愿守着规矩住在一起。母亲不信，只等他来了再看就是了。”太夫人听了，不觉开颜笑道：“人还没有来，你就这样拼命的帮他。将来你那位老婆不知你还要把他怎么样呢？”秋谷见太夫人笑了，也陪着笑道：“这也不至于的。”正是：小星三五，银河昨夜之波；孔雀东南，中妇前宵之泪。不知以后何如，且看下回交代。

第一百二十八回 换桃符阳春回大地 喧爆竹风雪度残年

却说章秋谷想着陈文仙住在外边终不是个久计，便请了几个亲戚，宛宛转转的和太夫人讲了一番。又大家都劝了太夫人一阵。太夫人起先虽然有些动气，后来见秋谷自己口口声声的认罪，又被几个亲戚劝了一番，便也回嗔作喜，叫秋谷拣个日子，把陈文仙搬了进来，一同居住。

到了那一天，陈文仙明妆靓服的过来，恭恭敬敬的先拜见了太夫人。太夫人把他搀了起来，仔仔细细的从头到脚看了一遍。只见他蛾眉挹翠，檀口含朱，眼眉春波，腰欺弱柳。更兼丰容婀娜，态度端庄。既没有一些儿风流放诞的样儿，又没有一些儿浅薄轻佻的气派，那象什么堂子里头出身的信人，看上去竟是个大家闺秀。太夫人看了，十分欢喜，心上暗想：“这个人倒不像是个信人出身，将来一定不至于闹什么笑话的。”便也和颜悦色的抚慰了文仙几句。文仙又拜见了秋谷的那位正室夫人，也规规矩矩的，甚是小心。秋谷的那位夫人，起先听了这个消息，心上自然十分不快。只说这个陈文仙既然是个妓女，不知怎样飞扬跋扈的一个人。如今见了陈文仙这样的循规蹈矩，没有一些儿撒娇恃宠的样儿。倒觉得出于意外。便也欢欢喜喜，好好的相待。

陈文仙究竟是个信人出身，骗人的工夫很好，用出浑身手段来巴结太夫人和少夫人。不上半个月，就把这两位骗得二十四分

的欢喜。秋谷见了，自然也十分快活。

不知不觉的早到了十二月二十八日的那一天。腊鼓迎年，屠苏献岁，万家爆竹，大地回春。秋谷在家里头没有什么事，便和太夫人讲些外面的事情，说些街巷的笑话。有时候带着一妻一妾，同着太夫人抢状元筹、掷升官图，掷得不耐烦，便四个人打一局麻雀，和哄得太夫人甚是高兴。过了两天，早又是除夕了。秋谷想着梁绿珠同陆丽娟那里有些帐没有开发，这两天和哄着太夫人玩，连大门都没有出，把这件事情竟不知忘到那里去了。直到了这个时候才忽然想起来。便和太夫人说了一声，要出去还些帐目。太夫人道：“你无非就是要出去还嫖帐就是了。把有限的几个钱这般用法，将来用完了，我看你怎么样？”秋谷听了，呆了一呆，答应不出。恐怕太夫人生气，站在那里不敢就走。偷眼去看看太夫人脸上的神色，却还是满脸的笑容，心上方才放心，便慢慢的退了出来。赶到楼下自己书房里头，开了铁箱，带了一卷钞票，一溜烟直到久安里来。

看官，你道太夫人既然知道他是出去还嫖帐，怎么并不生气，许他出去？原来太夫人自从到了上海以后，也微微有些知道秋谷在嫖场里面很有些儿声名。又向来知道秋谷的脾气，风流自喜，倜傥非常。更兼住在上海滩上这样花天酒地的地方，自然的就有选舞征歌的兴会。从来说知子莫若母。明知道就是管也管他不住的。平日之间，常常听得秋谷讲的那些堂子里头的情形，那些信人骗人的圈套。讲得个穷形尽相，色舞眉飞，知道他是嫖界里头的滑头，不至于再会上什么信人的圈套，便也随随便便的，不十分去拘管他。只对他说：“你们在面子上的人，逢场作戏自然是免不来的。但是你究竟年纪还轻，恐怕一个不留神，上了信

人们的当。到了那个时候，就想懊悔都来不及了。我虽然不来管你，你也要诸事留神些儿。”又叫秋谷把陆丽娟和梁绿珠两个人叫到大菜馆来，太夫人细细的打量了他们一番，又和他们问答了一阵，便对秋谷道：“这两个人里头，还是陆丽娟天真烂漫，我看起来，比梁绿珠好些。梁绿珠脸上虽然没什么，我看他心计深得很，说的话儿也很有斟酌。你以后不要做他，就做陆丽娟一个人罢。”秋谷听了，口中自然答应，心中却有些不相信的意思。自己心中暗暗想：“凭你梁绿珠再要狡猾些儿，凭着我章秋谷的一身本领，料想也还对得过他。”想着太夫人的话儿也不过是揣度之词罢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径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大踏步走进房间。见丽娟一个人坐在房里，静悄悄的不见别人。丽娟把一只纤手托着香腮，坐在那里，好像想什么心事的样儿。见了秋谷进来，立起身来，懒洋洋的打了一个呵欠，笑道：“耐好几日勿来哉。勒浪屋里向陪仔姨太太，两家头窝心得来，连大门才勿想出格哉。今朝倒那哼想着仔到倪间搭小地方来走走？”秋谷听了笑道：“你这个人真是浸在醋缸里过日子的，一开口就有些酸溜溜的味儿。”陆丽娟不等秋谷说完，把身子一扭道：“耐格闲话倒来得诧异笃。啥人勒浪搭耐吃醋呀？”说着，不觉蛾眉微竖，俊眼流波，狠狠的瞪了秋谷一个白眼。秋谷便笑道：“你不要发急。我不过和你说句笑话，你就急到这般田地。”说着便走过去，搀着陆丽娟的手问道：“怎么这里只剩了你一个人？他们都到那里去了？”丽娟道：“俚笃才勒浪外势收帐，一塌刮仔才出去哉。”秋谷道：“你今年的帐怎么样？收得齐收不齐？”丽娟蹙着眉头道：“有几户老客人才到仔别场化去哉，倪间搭几格户头

才是看得见格。有格排滑头客人，倪也勿去做俚。故歇倪帐浪一塌刮仔算起来，差勿多二千多点。除脱仔两格勿勒浪上海格客人，倒去脱仔四百多，再有一千六百洋钿，收着仔一格八折帐就算好哉。”秋谷听了，便又问道：“你今年年底的开销怎么样？”丽娟道：“倪搭格开销是耐晓得格，一节不过一千洋钿，帐浪收落来，刚刚正好。”秋谷听了，故意和他说道：“我要和你商议一件事情，不知你答应不答应？”丽娟听了，倒呆了一呆，看着秋谷的脸道：“啥格事体耐要搭倪商量？”秋谷低低的和他说道：“我今年的酒局帐差不多也有三百块钱。虽然数目不多，我今年亏空做得大了，一时周转不来。我想和你商量，把你这里的钱暂时耽搁一下，等明年正月里头再想法子给你。只要过了一个年，就不怕没有法儿。不知你心上怎么样？”丽娟听了，似信不信的，看着秋谷道：“阿是真格呀？耐格闲话一径来浪瞎三话四，有点靠勿住。”秋谷正色道：“别的事儿说说笑话罢了，这个事情是于我面子上大有关系的，我怎么肯说谎骗你？难道我无缘无故的平空倒掉自己的牌子么？”丽娟听了，心上已经有几分相信的意思，却究竟还有些儿疑惑。停了一回方才说道：“倪间搭格二三百洋钿倒呒啥稀奇，耐也勿要放勒心浪。倒是梁绿珠格搭格帐，耐去还拨仔俚，勿要搭俚杂格乱拌。阿晓得？”秋谷道：“这个自然。就是你这里，也为我们两个人平日之间总算是彼此要好的，我才来和你商量，要是换了第二个人，我无论怎样也要想个法子还他，免得折了自家的志气去和他商议。”说着，又对丽娟道：“但是你这里也要开销别人的。平空的少掉了一笔钱，你又怎么样呢？”丽娟道：“倪搭倒呒啥要紧，倒是耐自家格开销那哼？”秋谷道：“那些戏园菜馆、马车行、绸缎店的帐，一古脑儿也不过三百块

钱。这一点儿不算什么。”丽娟道：“倪一径搭耐说勿要实梗瞎用，故歇格世界，铜钿银子顶要紧，耐总归勿肯听倪格闲话。到仔故歇辰光，耐阿是也来勿及哉。下转勿要实梗，阿晓得？”秋谷听了，点一点头，却故意对他笑道：“像我这样的别脚客人，还要在你院中走动，给他们一班娘姨大姐看了，也觉得不好看。”陆丽娟瞟了秋谷一眼道：“啥格别脚勿别脚。只要倪搭耐两家头……”丽娟说到这里地方，觉得接不下去，便顿了一顿，看着章秋谷一笑。章秋谷也看着陆丽娟一笑，丽娟把头一低。秋谷又道：“万一一个有人说你做我的恩客，你又怎么样呢？”丽娟笑道：“随俚笃去说末哉。就算倪做仔耐格恩客末，也勿关别人啥事。”秋谷听了，不觉哈哈一笑。丽娟倒呆了一呆道：“耐笑啥呀？”正是：残年风雪，万家爆竹之声；萧鼓春城，大地山河之影。第九集书中，还有张园赛会，江北水灾，章秋谷初到天津，方小松重来上海，这些说话，都在下集书中。在下做书的做到这个地方，却要暂时搁笔，休息几天的了。

第九集

第一百二十九回 假漂账嫖客行权 真索债信人受骗

上集书中正说到章秋谷把家眷接到上海，就在上海过年。到了除夕的那一天下午，章秋谷忽然想起有几处局账还没有开发，便先到陆丽娟院中，故意要试试陆丽娟和自己的交情究竟怎么样，假意只说今年的局账来不及，要等到明年再付，要看陆丽娟听着这个话儿怎生回答？不想陆丽娟听了，没有一些儿勉强，竟自一口答应。秋谷心上自是十分欢喜，当下对着陆丽娟哈哈一笑。丽娟摸不着头脑，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呆呆的对着秋谷道：“啥格事体耐实梗好笑呀？”秋谷也不开口，在衣袋里头取出一卷钞票，放在桌上，对着丽娟笑道：“今天还好，居然竟没有坍台，总算我们两个人的交情不错。”陆丽娟听了，起先还不知是什么原故。想了一想方才恍然大悟，口中说道：“怪勿得倪原说耐格二少爷，勿糙至于实梗样式嘅。倪晓得耐格闲话靠勿住，故歇到底那哼。”秋谷一面笑着、一面在那一卷钞票里头拣出六张五十块一张的，递在陆丽娟手内，道：“手巾和送礼的钱，前几天已经开销的了。我的酒账局、账通共二百七十几块钱，多的二十几块钱就给了你房间里头的人罢。”陆丽娟把钞票接在手内，看也不看便放在桌子上，口中说道：“耐格账一塌刮仔二百七十几块洋钿，付仔二百八十洋钿好哉。房间里人末有下脚拆格嘅，拨俚笃做啥。耐就是拨仔俚笃，也勿见得见耐格情嘅。”秋谷道：“这

班人都是小人，格外赏他们几个钱，也好叫他高兴一点。”陆丽娟不肯道：“耐末总是实梗，格号铜钹出俚做啥？真正到仔要用格辰光，阿怕倪勿晓得？故歇耐总归是实梗马马虎虎，俚笃拿仔耐格洋钹，再要当耐瘟生，啥犯着呀？”秋谷听了，觉得这几句话说委实不差，便对丽娟道：“你的说话自然不差。但是我在你面上用几个钱，就是多花了些我也没有什么不愿。你怕他们拿了我的钱还要当我瘟生？不是我在你面前说句大话，我章秋谷在嫖界里头阅历了五六年，别的不敢说，只这‘瘟生’的两个字儿，大约自问还可以免得。料想你们堂子里头的人，也没有人把我当作瘟生的。在我的意思想起来，我们两个人总算是很要好的，房间里头的人也没有一个不知道。如今我多出几个钱，总算是给他们的赏钱。在你面上也觉得好看些儿。况且我虽然不是个有钱的人，这几个钱也还不算什么，又何必一定要省这几十块钱呢？”陆丽娟听了，想了一想，方才点一点头。又问着秋谷道：“耐今朝到倪搭来吃年夜饭阿好？”秋谷随口答应。坐了一会，正起身要走，陆丽娟忽然说道：“耐格个人，倒来得挖掐笃碗。”秋谷道：“怎么你想了半天，没头没脑的说出这样的一句话来？”陆丽娟听了，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一面笑着、一面又道：“倪故歇想起来，耐来浪对仔倪瞎说一泡，啥格吮拨洋钹，咦是啥格今年来勿及。区得倪勿是啥号只认得铜钹勿认得人格人。答应仔耐吮啥闲话说，勿然，是耐故歇搭倪跳得来好白相煞哉。倪倒今朝问问耐，倪勒浪耐面浪。阿曾有啥推扳耐，要搭倪实梗样式，耐倒自家想想看，阿有格好道理。”秋谷见丽娟，星眸敛恨，宝靥微红，觉得另有一种丰韵，便连忙笑道：“你不要生气。你要晓得，不是我这样一来，那里试得出你的心迹？你不谢我也还罢了，倒反要

怪我起来。”丽娟“嗤”的一笑道：“索性越说越好听哉。啥人来听耐呀？”口中虽然这般说法，心上却甚是喜欢，拉着秋谷在炕床上并肩坐下，又密密切切的讲了一会，叮嘱他晚上早来。

秋谷便出了久安里，从大新街直穿过迎春坊，来到了梁绿珠院中，走上楼去。梁绿珠正和一个小大姐拿着一副骨牌，在那里打天九玩。见了章秋谷，满脸上堆下笑来，喜孜孜的叫了一声“二少”，连忙和秋谷宽了马褂，推秋谷坐下。那相待的样儿甚是亲热。秋谷趁势说道：“像我这样的漂账客人，你何必这般客气？”梁绿珠听了，不懂秋谷的意思，便道：“勿要来浪瞎三话四，啥人是漂账客人呀？漂啥人格账呀？”秋谷不慌不忙，把一个大拇指在自己鼻子上一指道：“漂账客人就是我，漂的就是你这里的账。”绿珠听了，越发不知道说的是那一路的话儿，只呆呆看着秋谷的脸皮。秋谷笑道：“你不要在这里装糊涂。我要漂你的局账，你答应不答应？”梁绿珠那里肯信，口中说道：“阿是耐要漂倪格账，说得阿要像点，像二少爷实梗格客人要漂倪格账末，上海滩浪一塌刮仔才变仔漂账客人哉。”秋谷听了梁绿珠的口气，又是一种，和陆丽娟不同。便也不去和他多话，只微微一笑，立起身来，做个要走的样子。梁绿珠连忙拉住问道：“啥实梗要紧去介？晏歇点阿来？”秋谷故意摇一摇头道：“今天除夕，我家里头还有事情，等会儿未见得有工夫再来。我们明年再见罢。”说着往外要走。梁绿珠连忙紧紧的拉住了秋谷的衣服，不肯放手，口中只说：“耐慢慢交去。倪有闲话搭耐说。”秋谷听了，便回身坐下，对着梁绿珠道：“你有什么话只顾讲就是了。”梁绿珠支支吾吾的，又一时说不出来，只说道：“耐啥格事体实梗要紧？倪搭阮拨啥格老虎勒浪，勿见得吃脱仔耐格。耐放心末哉？”秋谷

笑道：“我要走你又不叫我走，说有话说。如今我问你什么话儿，你又不说。这是个什么意思呢？”梁绿珠没有话说，只得把金莲在地下一顿道：“倪勿要耐搭倪坐来浪。”秋谷忽然大笑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梁绿珠也笑道：“啥格明白勿明白，啥人来搭耐唱三娘教子呀！耐明白啥物事，倒说拨倪听听看。”秋谷笑着说道：“实不相瞒，今天我原是出来还账的。不料到了你这里，坐了一回，把还账的这件事儿忘了。怪不得我要走，你不叫我走，说有什么话和我说，一定就是这件事情了。你何不早些和我讲个明白，却这样吞吞吐吐的不说出来？难道还怕不好意思不成？”说着，便取出三张五十块钱的钞票递给梁绿珠。梁绿珠被章秋谷一席话儿说中了他的心病，未免有些不好意思。一时间颊泛桃红，脸生春色。见秋谷手内拿着几张钞票要递给他，便缩着手不肯接，口中说道：“慢慢交耐放勒浪仔看。啥格倪要搭耐说句闲话，耐倒说倪问耐讨账，勿肯放耐格。两声闲话倒要搭耐弄弄明白笃。”秋谷含笑说道：“你先收了钱再说话，也还不迟。”梁绿珠嗔道：“倪勿要。”秋谷道：“依着你的意思要怎么样呢？”梁绿珠道：“倪也呒啥别样，只要叫声耐，倪好好里叫耐坐歇再去，耐倒说倪要问耐讨账。耐勒浪倪搭做仔一年多点哉，几时问耐讨过歇啥格账？耐倒搭倪说说看。”秋谷道：“既然如此，你有什么话要和我说？又为什么支支吾吾的讲不出来呢？”梁绿珠被秋谷逼住了，一时造不出什么话，只得随口说道：“倪要问问耐格两日阿是一径勒浪陆丽娟搭，啥洛倪搭一径勿来？啥格讨账勿讨账介？”秋谷听了，知道他有心掩饰，待要再驳他几句，却看着他的样儿已经面红头胀的，很有些儿发急。恐怕他理屈词穷，老羞成怒，那时倒觉得没有味儿。便也微微一笑，不去驳他，只得对

他说道：“既然你这般说法，就算我讲错了何如？但是这个局账是我本来要付的，不过我一时忘了，所以迟了几天。同这件事情毫不相干的。为什么你又不肯收呢？”说着便又把方才的三张钞票递过去，放在绿珠手内。绿珠口中还说：“放勒浪末哉，用勿着实便要紧啵。”口内这般说着，却不知不觉的已经伸手去接了过来。秋谷笑道：“今天已经是十二月三十，你还说用不着这般要紧，那就真要漂账过年的了。”梁绿珠也不觉一笑。

秋谷又略略坐了一回，临走的时候，梁绿珠要留他吃年夜饭，秋谷摇摇头道：“年夜饭是没有工夫来吃的了，明年来吃开抬酒罢。”说着便走下楼梯。刚刚走出大门，忽然一个人劈面走来，一把拉着秋谷道：“我找了你半天，居然给我找着了。”秋谷抬头看时，原来是自己的一个远房表叔，姓马，号山甫。家里头很有几个钱，捐了一个户部郎中。如今丁了外艰，便在上海合了几个人，在新闸地方开了机器公司。这个马山甫还有一位老太太，也是住在常熟的。平常的时候，都是上海、常熟两处来往，差不多一年里头也有半年住在上海。这个时候，刚刚马山甫的老太太打发马山甫到上海来，结算公司里头的账目。马山甫来的时候，原打算赶回去过年的，不料到了上海，做了一个馆人，叫做陆韵仙，住在清和坊一弄。这位马山甫本来是个嫖客里头的瘟生，陆韵仙又是烟花队中的老将，两个人自从有了相好之后，如鱼得水，如漆投胶，一刻也离不开来。马山甫虽然家里头很有几个钱，却生得性情吝啬，那怕用一个大钱也要心里掂一掂轻重，方才肯出去。陆韵仙放了他几回差，马山甫含含糊糊的不肯答应。陆韵仙又认他还没有死心塌地，所以不肯花钱，要想个笼络他的法儿，便索性劝马山甫把行李搬进他院中去住。马山甫也不

想一想该应怎么的一个价值，还只说陆韵仙和自己要好方才要他搬去，心上二十四分的欢喜。冒冒失失的带着一个家人竟搬到清和坊来。陆韵仙的房间本来很多，便腾出一间房间来给他住了，应酬得十分周到，供给又是丰盈，连马山甫的零用都是陆韵仙代出，不要他花一个钱，预备着到了年底的时候好大大的敲他一下竹杠，料想他一定不好意思推却，马山甫那里知道？正是：银环金枕，丁娘十索之歌；雨散云飞，宋玉三年之恨。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回 享温柔误入销金窟 敲竹杠偏遇守财奴

且说陆韵仙把马山甫留到自己院中来住，韵仙自己提着全副的精神来酬应他，连他的零用都和他代付，不叫他出一个钱，照应得十分周到。原想等到年终要问马山甫借几百块钱，敲他一下竹杠，料想马山甫一定不好意思不答应的。这个年的盘缠就要想出在马山甫身上，可怜马山甫那里知道，好像在那里做梦的一般，心上还只在那里算计，住了陆韵仙的房子，又享受了他的供给，这里头倒好着实省几个钱。又怕陆韵仙要和他纠缠，便不等年底，预先早早的叫陆韵仙抄出账来，和他算得清清楚楚。自己想着这件事情做得十分干净。不料陆韵仙到了十二月二十七那一天的晚上，一个人悄悄对他说，要问他借五百块钱。马山甫听了吃了一惊，一时回答不出，只得含含糊糊的答应一声道：“几百块钱的事情也是小事，你不要性急，明天再说就是了。”陆韵仙的心上以为自己特地空了一个房间给他住着，别的客人都不放进来，更兼供给他主仆两个人的伙食。马山甫又是个公子哥儿的脾气，又在他一个人身上琐琐屑屑的，今天要这样，明天要那样，不肯将就些儿。这半个月之内，用在马山甫身上的钱已经差不多有一百块钱，再加上过年的费用，新年的开销，合算起来，也要二百块钱的光景。如今问他借五百块钱，拿定他一口应承，断没有不答应的道理。那里晓得马山甫听了他的说话，脸上就是一

呆，回答他的话儿，又觉得很有些勉强，支支吾吾的露出些不愿意的样儿。

堂子里头的人何等狡猾。陆韵仙看了马山甫的样儿，心上已经有些明白。看看他那种半吞半吐的神情，却又不明白马山甫的意思。只认着马山甫见他一开口就要借五百块钱，嫌他狮子大开口，要得太多，所以这样的踌躇不决。或者想要打他一个折扣，多则四百块钱，少则三百块钱，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陆韵仙一面想着，一面在肚子里头暗笑。只见马山甫沉吟了一回，开口问道：“你要借五百块钱，有什么用处？难道像你这般生意，年底的开销还不够么？”陆韵仙听了，满肚子的不愿意，却又不好发作出来。只得冷冷的答道：“故歇堂子里向格生意，格末叫难做。看看面子浪生意蛮好，像煞呒啥。到仔节浪向搭仔年底下划算起来，总归是格勿灵。耐放心末哉，倪总勿见得来敲耐啥格竹杠。耐勿要勒浪发极，轧实搭耐说仔罢。今年倪搭开销刚刚再少一千洋钿，耐搭借仔五百，再有五百勿着扛，倪也只好到仔归格辰光再讲格哉。”马山甫听了，心上有些半疑半信的。停了一回，方才说道：“你要借钱，你又不早和我说。前几天，我把这里的几千银子一古脑儿都汇到常熟去了，留在我自己身边的不过几百块钱。还要预备过年的零用。如今你要问我借钱，只好等我明天出去，到朋友那里去托他们和我转借就是了。”陆韵仙听了，心上自然很有些不像意，微微的笑了一笑，口中说道：“实梗说起来，倒费仔耐格心。谢谢耐，对勿住。”马山甫也不知道这几句话儿是陆韵仙有意反激他的，一些也不觉得，欢欢喜喜的过了一夜。

到了二十八早上，马山甫故意出去打了一个转身，回到陆韵仙院中，假意蹙着眉头，对陆韵仙道：“事情不成功，这便怎么

样呢？”陆韵仙听他竟自爽爽快快的回报出来，觉得甚是诧异，便说道：“阿唷！耐勿要来骗倪。像耐实梗一个蛮阔蛮大格马少爷，要借五百洋钿才呒借处，耐勒浪骗啥人介？”马山甫连忙说道：“并不是我骗你，实在这个时候已经年底，大家都不肯通融。我虽然有几处来往的钱庄，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只有归账，那里还肯放出？若在平日之间，不要说五百，就是五千，我姓马的也还拖欠得动。如今刚刚碰着年底，实在想不出什么法儿。这件事情却要怪你自家不好。为什么一向不肯向我开口，直到这时候方才讲出来？这是个什么原故？”陆韵仙听了，一言不发。停了一回，方才冷笑道：“耐勿要勒浪搭倪瞎三话四。耐肯借末借仔，勿肯借末也呒啥稀奇。老老实实搭倪说末哉，啥格实梗阴阳怪气，假痴假呆，阿要气数。”马山甫到了这个时候，还没有听出陆韵仙的意思来，连忙分辩道：“你不要动气，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儿，若是有了法儿，不肯借给你，凭你怎么样罚我就是了！”陆韵仙道：“倪是呒啥那哼，只要耐自家心浪去想好哉。”马山甫听了，糊糊涂涂的想不出什么来，只说道：“我想不出什么。你叫我想什么呢？”陆韵仙见马山甫糊涂到这般田地，又不好明说出来，心上又好气，又好笑，只得走过去，坐在马山甫身旁，伸出纤手来，紧紧的拉住了马山甫的手，大声说道：“倪勿要耐勿要勒浪假痴假呆，搭倪去借得来。别人家信人有仔相好，送格一千搭仔八百洋钿拨信人过年，也勿算啥稀奇。只有耐格个人末，真真苏州人攀谈，拔出仔。”陆韵仙说到这里，说不下去，面上一红，不觉看着马山甫一笑。停了一停，陆韵仙又道：“别人家信人，敲客人竹杠格蛮多来浪。耐倒自家想想，天理良心，倪阿曾敲过歇耐啥竹杠？听见耐到仔上海，常恐耐住浪公司里向勿舒齐，赶紧叫

耐到自家屋里向来住。一塌刮仔，才是倪一千仔搭耐开销，勿要耐出一个铜钿。耐想想别人家格信人，阿有实梗样式？故歇倪一塌刮仔，不过问耐借得五百洋钿，耐就是实梗格瞎三话四，假痴假呆。耐去问问看，勿要说上海滩浪，世界路浪，阿有格道理？”马山甫听了，虽然觉得陆韵仙的意思很有些儿不高兴，但是这一点儿后天长出的情苗，那里抵得过先天带来的贪念？想了一想，便立起身来，朝着陆韵仙深深的打一个恭，口中说道：“承你的情，留我住在这里，一切都费你的心，我心上感激得很。”

看官且住，这个打恭作揖虽然是个男子在女人面上陪小心拉交情的一件利器，但是只可以用在大家口角争论的时候，借着 he 作个和事老人，或者用在彼此有些情愫的当儿，借着 he 作个天然媒妁。若要把他当实实在在的是一件东西，和那世界上天字第一号宝贵的金钱比较起来，不要说是打恭作揖，就是跪在地下磕破了头皮，也是不中用的。你们诸位看官要是不相信在下的说话，只消请你们诸位大家回去，把自己的夫人试验一下子。向他还是愿意天天给他几个钱，还是愿意天天向他打几个恭，叩几个头？就晓得在下做书的一番说话不是无稽之谈了。

闲话休提，只说陆韵仙见马山甫虽然对他打恭作揖的十分客气，却依然不提借钱的事情，不由得心上更加不快。若在平日之间，陆韵仙见客人对着他这样小心、这般恭顺，自然心上喜欢。恰恰这个时候是为着银钱上的事情，非同小可。看了马山甫朝他打恭，非但没有一些儿喜欢的意思，心上倒反觉得厌恶非常，连眼睛都望着别处，不去看他，冷冷淡淡的说道：“勿要实梗。噠。拨俚笃进来看见仔，算啥格样式呀？故歇用勿着啥格打恭作揖，

只要耐爽爽快搭倪说一声，到底那哼有未有。呒拨末也呒啥稀奇。”马山甫朗然说道：“我已经和你说过的了，如今年底的时候，实在没有法儿，难道我们两个人这样交情，这点儿事情我都不肯出力不成？我看还是这样罢，你不论什么地方去通融几百块钱，只要过了年底，就有法想。明年正月里头我来还他就是了。”陆韵仙冷笑道：“谢谢耐，说得实梗好听。倪要紧要借洋钿，一塌刮仔才是年底格开销，洛里等得到开年？等到仔开年，是倪也勿要借啥格洋钿哉。像耐实梗格大少爷，要借几百洋钿才呒借处，叫倪再到洛里搭去借？加二勿灵哉哝。”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番说话，知道陆韵仙心上着实不快，假意说道：“虽然如此，但是你年底的开销又怎么样呢？我们两个人这样的交情……”马山甫刚刚说到这里，早被陆韵仙接过去说道：“好哉，好哉，勿要说哉，耐勿要提起倪两家头格交情，倒也罢哉。说起交情勿交情格句闲话。真正叫枉空喏。倪实梗格人末，阿好搭耐格马大少爷攀啥格交情？本底子也勿配哝。”马山甫被陆韵仙说了这番话儿，心上也觉得有些鹮突起来，暗想：“韵仙的待我，总算不差。如今的年底的时候要问我借几百块钱，也不好算什么敲竹杠。”想到这里，心上便有了几分活动，想给他三百块钱。忽然心上又一转一个念头道：“三百块钱的事情不是玩的。只要我把脸皮老一老，挨他几句说话，便过去了。虽然受些冷淡，却究竟省了几百块钱。”想着，便坐在那里，也不开口。陆韵仙见这样的激他，他还是一个老不开口，只得又道：“耐勿要当仔倪问耐借仔洋钿，呒拨还耐。耐借仔五百洋钿拨倪来浪，倪开年格账浪扣末哉。”马山甫听了，心中暗想：“这句话儿不过是随口骗骗人罢了，那有堂子里头的倌人问客人借了钱，肯在账上扣算的道理？”想着，便

老着脸皮道：“你不要见怪。我并不是不肯和你出力，实在是力不从心。我向来不说谎话的，这件事儿委实的办不到。”陆韵仙听了，娇嗔满面的说道：“阿是真格无借处？”马山甫道：“自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难道在我脸上有什么光彩？”陆韵仙听了，把身躯一扭，“霍”的立起身来。正是：春风榆荚，还飞买笑之钱；十斛珍珠，不作缠头之锦。未知陆韵仙说些什么，且待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一回

聚家庭天伦全乐事 度残年骨肉庆团圆

却说陆韵仙听了马山甫回得这样斩钢截铁，料想是不肯借的了。一时间由不得心中大怒，蛾眉倒竖，俊眼横梭，把身躯一扭，忽然立起身来，一言不发往外便走。马山甫见了陆韵仙这般模样，知道他心上在那里生气。自己心中暗想：“亏得我做事老到，老一老脸皮，省掉了三百块钱。像这样的钱就是双手捧着送给他，他也不见得见我的情。只怕拿了我的钱还要说我是个瘟生，也是保不定的。”正想着，只见门帘一起，陆韵仙慢慢的走了进来，手中拿着一篇红纸账单，递在马山甫手内。口中说道：“马大少，请耐看看，勿得知俚阿曾开错？”马山甫见了，心上甚是疑惑，只说：“我的局帐已经算清的了，这又是什么东西？”说着，接了过来。举目看时，只见那篇账单上第一行就开的马大少房租洋八十元。马山甫见了吃了一惊，连忙问道：“什么房租？难道我住在你们这里……”马山甫说到这个地方，觉得得这几句话儿有些碍口，便不由顿了一顿。陆韵仙早含笑说道：“倪格间房间四十洋钿一月。耐住来浪倪搭，住到开年过仔正月半动身，刚刚两个月租钿。”马山甫听了，说不出什么别的话儿，只口中咕哝一句道：“怎么这里的房租贵到这般田地？”陆韵仙笑道：“马大少，耐放心末哉？耐真格勿放心末，只顾到经租账房里向去问声，看倪阿曾赚耐格铜钿？”马山甫听了，没奈何，只得再看下

去。只见开得乱七八糟的，又是什么伙食，又是什么零用、赏钱，一篇账上合起来差不多要三百块钱。马山甫看了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陆韵仙笑迷迷的对着马山甫道：“马大少耐勿要动气，倪老实搭耐说仔罢。上海滩浪格事体，洛里一样勿是铜钿？耐带仔个二爷，两家头住仔一间房间。耐自家算算，房钱、伙食、零用，一塌刮仔算起来，要几化开销？叫倪洛里调头得转？依仔倪格心浪，问耐借仔五百洋钿开销脱仔，到仔开年再说。格篇细账放来浪倪搭，勿拨耐看，省得耐看仔心浪勿舒齐。勿壳张耐格位大少爷，洋钱末勿借，一根毛才勿肯拔，难末倪僵仔哢。再加仔格个断命本家，总说耐一千仔占仔一间房间，别格客人勿好进来。心浪一径来浪勿舒齐，加二逼得起劲点。马大少，耐想想看，叫倪阿有啥法仔？”说罢，故意叹了一口气。别转头去，口中自言自语的说道：“格几个铜钿豪燥点拨仔俚笃，省得俚笃一径来浪板面孔。”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番说话，觉得甚是有理。要找句话儿去驳他，一时那里找得出来？自己心中暗想：“这件事情毕竟是我自家不好。住在这里，要想占他们的便宜，要想他们的钱是从那里来的，只有算进，没有算出，那里占得着他们的便宜？如今便宜没有占着，倒反吃了一个大亏，平空的要拿出二百几十块钱去。”心上自然十分舍不得，却又没有法儿。想来想去，料想这一笔钱是一定要给他的了。正要开口，忽然心上又转一个念头：“他这个账上算我两个月的房租，我乐得住到明年再说。”说着，便赌气在身上掏出几张钞票，凑满三百块钱，递在陆韵仙手内。陆韵仙竟不客气，老老实实的接了过来，随手交给娘姨阿五，叫他送到楼下帐房里去，却对着马山甫说道：“刚刚今年生意勿好，招招做格开销。勿然是就算仔倪格，也呒啥稀奇。晏歇点拨

到别人家说起来，再要说倪敲仔耐格竹杠。”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两句话儿，那里知道陆韵仙是有意轻薄他，只说陆韵仙待他究竟不差，总算有些良心。虽然花掉了三百块钱心上有此心痛，究竟马山甫家里有钱，几百块钱的事情不算什么，便依然还是高高兴兴的，不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

陆韵仙自从砍了这下斧头之后，摸着了马山甫的脾气，平常时候是不肯拿出钱来的，一定要硬逼着他，方才肯拿出钱来。便换了一副样儿看待他，绝不像那以前旖旎温和的样儿。马山甫一些儿也不知道，还在那里打算到了明年要想娶他回去。

过了一天，已是除夕，马山甫忽然要请起客来，高高兴兴的和陆韵仙说了，叫他预备一个双台。那知请客条子发出去，请的客人倒有大半不来。相帮跑了半天，只请到三位客人，其余的影都不见。马山甫见连着自己只有四个人，四个人吃一个双台，面子上下不过去，只得自己跑出来，要想去请几个同乡，恰恰遇见了章秋谷。马山甫见了大喜，一把拉住了，那里肯放？章秋谷被他拉着，打一个转身，又请三个客人。马山甫大喜道：“好了，好了！今天这个双台吃成了！”说着，不由分说，把他们拉到清和坊陆韵仙院中。

大家坐下，立刻摆起台面来。秋谷的意思，本来很不愿意来吃酒，只说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事情，怎么到了除夕，还在堂子里头吃酒？又不算年夜饭，又不算辞年酒，这算个什么路道？无奈马山甫死拖活拉的不肯放手，只得勉勉强强跟了来。又见陆韵仙对着马山甫不瞅不睬的，满面露着不愿意的样儿，不由得心上添了几分不快。章秋谷看了多时，便对着陆韵仙微微冷笑道：“今天我们这几个人里头那一个得罪了你？请你讲给我听听。我看你

今天满身满脸都是一副不高兴样儿，这是什么道理？”陆韵仙听得秋谷挑他的眼，便吃了一惊。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觉得这个人丰仪照眼、华彩凌云，嫖客里头难得遇着这般人物，不由得把头一低，大宽转的飞了一个眼色，一面微微的笑道：“章大少，阿好请耐勿要扳倪格差头，倪有啥怠慢格场化，请耐包涵点。”说着，便立起身来，自己去斟了一碗茶，走过来递给秋谷。嘴唇一动，眼睛一膘，低低的笑道：“章大少，请用茶。”秋谷见了，自然心中会意，便也对着他把头略略的摇了一摇，口中打起苏白说道：“先生勿要客气，谢谢耐，对勿住。”陆韵仙见了，也不开口，只把嘴撇了一撇，扭过身躯，回身就走。陆丽娟坐在秋谷背后，看得明白，忍不住“格”的一笑。这一笑不打紧，只把一个陆韵仙笑得连耳带脖子都扯得通红，瞅了陆丽娟一个白眼，赌气仍旧跑到马山甫背后坐下。马山甫眼睁睁看着他们，摸不着一些头脑。这一席酒，虽然马山甫做了主人，殷勤相劝，却是已经到了这般时候，一班客人大家都未免有些琐琐屑屑的事情，便不等终席，一个个告辞要走。马山甫也不好强留，一时间几个客人都走了。只有章秋谷一个人还坐在那里，见大家都走了，便也立起身来，道谢告辞，却悄悄地和马山甫说道：“我看这个陆韵仙的样儿，和老表叔不见得怎样的要好。老表叔如若有什么事儿，只顾和我讲个明白，或者我可以和老表叔帮个忙儿也未可知。”马山甫这个时候还是糊里糊涂的，只认着陆韵仙待他不差，这一笔钱是 본家敲他的竹杠，和陆韵仙不相干，便随口谢了秋谷几句，只说没有什么事情。

秋谷心中暗笑，不便再说，便辞了马山甫，一径回到新马路公馆里来，见了太夫人，也没有什么话说，只说了几句闲话，便

退出来。只见他两位夫人同着陈文仙两个人正在那里指挥着铺设炕围椅垫。秋谷也略略的料理一回。江南的风俗，到了除夕晚上，一定要接什么财神，又是供什么佛。秋谷虽然不信这些事情，却是老母在堂，不便违拗，自然也要依样画葫芦的忙碌一番。一会儿摆上家宴来，太夫人坐在中间，秋谷坐在上首，他夫人和陈文仙便一顺坐在下面，大家说说笑笑的十分高兴。差不多吃到十二点钟光景，方才撤席。这个时候，大家都在那里迎接灶神，只听得一片的爆竹声喧，劈劈拍拍的络绎不绝。秋谷也胡乱跑到厨房里去磕了几个头，便走出来和老太太说道：“要到朋友人家去辞年，恐怕有几个知己些的人要留着吃年夜饭，一时不得回来。”太夫人不晓得上海的风俗，只说上海地方的人家都是这个样儿，便点一点头。秋谷回到自己房里头去换了一身衣服，正要走时，恰恰陈文仙走进房来，对着秋谷低鬟一笑道：“耐倒底要到啥场化去吃年夜饭，搭倪讲明白仔洛去。”秋谷还没有开口，他夫人接着说道：“那里是到什么朋友那里去辞年，只怕你这个朋友是住在堂子里头的！”秋谷听了，对着他们两个人一笑，又朝着他夫人摇一摇手道：“你不要这般不高兴，等会儿我回来好好的和你辞一个年，总算我陪个不是何如？”他夫人听了，不由得两颊生红，别转头去啐了一口道：“不要这般混说，快些去和你的相好辞年罢！我是用不着的。”文仙在旁边听了，也不觉回头一笑，对着秋谷把眼睛瞟了一瞟。秋谷哈哈笑着，一路走下楼去，坐上包车风驰电掣的到久安里来。

到了陆丽娟院中，只见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秋谷见了大喜。不一回，陈海秋也走了进来。原来秋谷日间在久安里的时候，已经写了条子叫相帮送去，约他们十二点钟在

久安里吃年夜饭。这几个人见是秋谷请的，知道不能不到，只得大家拨冗到来。陆丽娟问着秋谷道：“阿再要去请啥客人？”正是：残年风雪，谁开东阁之樽？良夜迢迢，应有高唐之梦。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二回 设华筵良朋守岁 兜喜神名妓迎春

且说章秋谷听了陆丽娟的话，便对他摆一摆手道：“没有别的客人，你就叫他们摆罢。”丽娟听了，便指挥着一班娘姨大姐，七手八脚的排起来。秋谷便邀客入座，辛修甫等便也随意坐下。秋谷看那桌子上的菜时，见齐齐整整的排着十六个碟子，弄得十分精致。堂子里头年夜饭的菜，本来原只得十二个碟子，四大四小，一个暖锅。如今陆丽娟格外要好，在例菜之外，又另外添了几样。一会儿，相帮带着红缨帽，送上鱼翅。秋谷见了，不觉把双眉一皱。陆丽娟知道秋谷的性情，见他眉头一皱，便对他笑道：“耐勿要实梗^ㄟ。生来规矩是实梗样式呀。”秋谷一笑，也不开口。等了一回，又送上一个暖锅。开了盖看时，却是一个锅绝清的鸡汤，没有一些儿渣滓。接着又送上几个盘子，盘子里头都装着生片的山鸡片、腰片、鸡片、肉片。原来陆丽娟知道秋谷喜欢吃这个东西，特地为他预备的。秋谷见了，心中大喜。无奈虽然爱吃，方才已经在家里头吃了一顿来的，肚子里装不下许多，只吃了几口汤，烫了几片山鸡片吃了，就放下牙箸不吃。陆丽娟却在那里尽着让他。秋谷摇一摇头道：“方才吃饱了来的，不能多吃，难道在你这里我还和你客气么？”丽娟听了，方才罢了。

一回儿，大家散席，立起身来。秋谷意思想要回去，丽娟拦住道：“故歇辰光差不多天亮快哉。耐搭仔^ㄟ俚^ㄟ笃三位来浪倪搭坐

歇，大家讲章讲章。晏歇点等天亮仔，大家一同出去兜喜神方阿好？”秋谷还没有答应，辛修甫先拍手道好。陈海秋和王小屏听了，也都十分高兴。秋谷便听了陆丽娟的话儿，回身坐下。丽娟叫娘姨泡上茶来，秋谷端起茶碗来，随便喝了一口，觉得这个茶比方才的茶不同，满口清醇，风生两腋，连忙拿起来，仔细看时，只见细叶浮香，螺芽荡影，竟是色香味三者兼备的好茶。秋谷便向陆丽娟：“你们这里那里来这样的好茶？”丽娟道：“格个茶叶是江西客人送拨倪格。倪也勿晓得俚好勿好，倪搭多煞来浪，耐要末拿两瓶去阿好？”秋谷听了大喜，连忙道谢。丽娟斜了秋谷一眼，笑道：“耐搭倪客气起来哉，阿是？”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再说。

不多一会，已经听得远远的鸡声唱晓，玻璃窗上微微的透进曙光。陆丽娟忙忙碌碌的对着镜子洗了个脸，重匀粉面，再画蛾眉，换了一身衣服，朝着秋谷笑道：“难倪去罢。”秋谷听了，便同着辛修甫等立起身来，同着陆丽娟走下楼梯。还有几个陆丽娟的同院姊妹也同着走在一起，大大小小、男男女女，约有十几个人。秋谷一面走着，一面细看他们的打扮。只见他们一个个都是戴着满头珠翠，身上也有草上霜皮袄，也有狐皮袄，下面都是大红绉纱宫裙，飘飘的垂着许多裙带。陆丽娟还穿着一双红缎弓鞋。一个个都打扮得裙袄鲜明，花枝招展。一群人走出大门，陆丽娟立定了脚道：“今年喜神方是东南方。倪穿过同庆里去阿好？”大家都依着他的话儿，一直走进同庆里去。在四马路兜了一个转身，在路上遇见无数的信人，都是出来兜喜神方的。一个个都是打扮得满面春情，一身香艳。也有几个信人认得秋谷的，都朝着他点头微笑。秋谷也略略招呼。只觉得眼睛里头印着无数

的美人影子，差不多就有些像那河阳满县之花，金谷回风之队。秋谷一边走着，一边细看，心上十分高兴。兜了一回，大家都回到久安里来。秋谷和辛修甫等方才坐下，只见陆丽娟笑迷迷的走过来，对着众人说道：“难末倪要拜年哉。”修甫等连忙拦住。大姐阿金妹在旁笑道：“二少今朝开仔果盘去罢。”秋谷不答，只点一点头，阿金妹便招呼出去。一会儿果盘上来，又有许多娘姨大姐的小孩子，七长八短的，和秋谷等拜年。秋谷便拿出几张钞票递给陆丽娟，叫丽娟替他开发。丽娟接过来，点了点头道：“用勿着实梗几化哧。”秋谷摆手道：“你去开发就是了，不要管他多少。”修甫和小屏等也都拿出一张钞票来给那几个小孩子做压岁钱。秋谷略坐一回，便立起身来，同着众人走了。

一个新年里头，秋谷虽然没有什么事情，但人来人往的，许多朋友都来拜年。秋谷也免不得一家一家的挨门回礼，倒着实忙了几天。直忙到过了正月初五方才略略空闲些儿。到了初六那一天，秋谷早上起来，刚刚吃过点心，忽然传进家人一张名片来，说有人拜会。秋谷接过名片看时，只见名片上端端正正的写着“王定”两个大字。原来这个人叫做王安阁，也是秋谷的同乡。秋谷平日之间虽然和他相识，却彼此不甚往来。当下秋谷看了这个名刺，心上很觉得有些诧异。暗想：“他无缘无故的来找我做什么？”便叫家人请在书房里坐，自己穿上马褂，随后走进书房。王安阁一见了秋谷的面，便慌慌张张的说道：“你们令表叔病重的很，现在住在我们轮船公司里头，请你去探望一下。万一出了什么乱子，你们是亲戚，大家也好有个商量。”秋谷听了，摸头不着道：“你说的究竟是那一个？我们亲戚在上海的多得很，表叔也不止一个。你这样没头没脑的，我知道是说的那一个呢？”王

安阁听了，方才说道：“就是那位马山甫先生。你难道不知道他的事情么？”秋谷愕然道：“我那里知道他什么事情？只去年除夕的那一天，他还在陆韵仙那里请我吃酒。我看他精神很好，那里会病得这般快当？”王安阁听了，叹了一口气道：“他这个病，就是为着陆韵仙身上气出来的。你还提什么陆韵仙不陆韵仙！”秋谷听了，吃了一惊，连忙问道：“到底怎么的一件事情？你且讲给我听听。”王安阁道：“这件事儿说起来话长得很，一时也说不清楚。我今天是特地来请你过去，大家好商量个主意。马车现在门外，请你就去一趟，我们在马车里头慢慢的讲何如？”秋谷听了，自然答应，便立时立刻的同着王安阁走出大门，坐上马车。在马车里头，王安阁方才把马山甫和陆韵仙的交涉一一的和章秋谷说了一遍。

看官，你道马山甫究竟为着什么事情要气到这般田地？原来马山甫住在陆韵仙院中，过了除夕，又到新春。正月初一那一天，陆韵仙自然好好的和哄着他，哄得马山甫十分欢喜。马山甫既然住在那里，自然免不得要开个果盘。又有相帮许多娘姨都进来和他拜年，马山甫不知道开销的规矩，只说去年平空花了三百块钱，今年的一切开销都要省俭些儿，要想在陆韵仙身上省出这三百块钱来，便一古脑儿只拿了十块钱出来。陆韵仙大为诧异，无奈是正月初一，新年的第一天，不好向他争论。过了一天，陆韵仙方才对着马山甫说道：“耐昨日仔格十块洋钱，到底还是付格果盘洋钿呢，还是拨俚笃格压岁洋钿？”马山甫听了道：“什么压岁钱不压岁钱？我是一古脑儿开销在里头的。”陆韵仙听了，冷笑一声，却也不言语。马山甫糊里糊涂的，那里看得出来？到了晚间，陆韵仙又来和马山甫说道：“有件事体要来搭耐商量，勿

知耐阿答应勿答应？”马山甫问什么事情，陆韵仙道：“今朝倪房间里向有几个吃酒格客人，房间摆勿落哉。阿好委屈点耐，请耐到后房去坐歇。横竖耐是倪搭格老客人哉，总啥勿好商量格。”马山甫听了要他让出房间来给别的客人吃酒，心上自然不愿意。无奈听了陆韵仙两句话儿，说他是老客人，心上又高兴起来，不因不由的点头答应。陆韵仙便同着他到后房坐下，又说了几句“对勿住”，便匆匆的走了出去。

马山甫一个人冷冷清清的在后房坐了半天，听着那前房的客人猜拳吃酒，又夹着馆人唱曲的声音，闹作一团。马山甫心上不由得有些发起酸来，便一个人踱出后房，到外面去打了一个转身，看得清清楚楚。原来陆韵仙本来有四个房间，马山甫占了一间，还有三间。马山甫起先只认着他几个房间里头都有客人吃酒，不料自己出去看了一眼，只见那几个房间都静悄悄的，人影儿也不见一个，刚刚只有自己住的一间房间有个客人，在那里摆酒。这原是陆韵仙有心怠慢马山甫，取瑟而歌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马山甫就是个石头做成的人，也不由得大怒起来，想要立刻叫了陆韵仙出来问他，却又没有个人去叫他。好容易等了一回，方才见一个小大姐在房里头跑了出来。马山甫连忙叫住他，叫他去叫陆韵仙出来。那个小大姐听了，也不答应，也不回言，只抬起头来看看马山甫，“嘻”的一笑，便跑了开去。马山甫气得发昏，又停了一会，见陆韵仙的跟局大姐出来，马山甫气冲冲的和他说了，那大姐冷冷的答应一声，回身转进房去。不多时又走了出来，只对着马山甫说道：“先生旣拨工夫。”刚刚说了这一句，便把身体一扭，回身便走。马山甫这一气非同小可，想要闯进房去发作一场，转念一想：“上海地方比不得别处。堂子里头

是不能混闯房间的。万一一个别的客人不答应起来，那时自己的气出不成，倒反受别的一场羞辱。”想来想去，想不出一个法儿。只得忍着一肚子的气，跑到轮船公司来找王安阁。正是：眼前恩爱，都成一霎之花；心上温存，剩有双栖之影。欲知后事如何，请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三回 让房间安心慢客 受讥评当面坍台

且说马山甫忍着满肚子气恼，跑到轮船公司来找王安阁。原来这个轮船公司开设在老闸桥左首，专走苏杭常镇一带的内河小轮。马山甫也是个有股份的东家，王安阁就是轮船公司的经理，也是马山甫荐进去的。马山甫平日之间和王安阁很是要好，两个人无话不谈。这一番马山甫受了陆韵仙的一场怠慢，心上气忿不过，没奈何想要来和王安阁商量。当下见了王安阁的面，马山甫便把这件事情自头至尾和王安阁说了一遍，要请王安阁和他想一个报复的法儿。王安阁想了一想，一时间也说不出什么主意来，便道：“今天时候已经不早，你也不必再去住在他那里，就在这里住了一夜罢。明天我们两个同到他那里去问他，看他怎样的说法。”马山甫听了，只得点头答应。就在公司里头将将就就的住了一夜。

马山甫住在陆韵仙院中是热闹惯的，这一夜鸳鸯瓦冷，翡翠衾寒，凄凉云雨之台，辜负高唐之梦。翻来覆去的睡在床上，对着一盏孤灯，想起千般心事，再也睡不着。一直醒到五更鸡唱，方才略略的睡着了一回。等得醒来，已经十点多钟，王安阁陪着他吃了点心。依着马山甫的意思，这个时候就要同着王安阁到陆韵仙那里去问他。倒是王安阁拦住他道：“你也是个老白相了，难道还不知道堂子里头的情形？这个时候，那些馆人正在那里做他

的好梦，那里就会起来？不如等回儿在这里吃过了饭去罢。何必这般性急？”马山甫听了，觉得不差，只得依着他的话儿，等回再去。王安阁见马山甫没精打采的，神气十分索漠，便劝了他一番，马山甫虽然口里头胡乱在那里答应着他，却只是咳声叹气的，没有一些笑容。开上饭来，马山甫也只吃了几口，便不吃了，忙忙的洗过了脸，便催着王安阁地同到清和坊来。

到了陆韵仙院中，走到楼上，还是静悄悄的，陆韵仙还没有起来。马山甫不管三七二十一，同着王安阁就要闯进房去。早有一个娘姨抢步过来，拦住马山甫低低的笑道：“马大少，对勿住。格面房间里坐罢。”马山甫听了，知道那间房里有了客人，心上更加不快。只得回过身来，在对面一间房间坐下。那娘姨也连忙跟了进来，马山甫对着他冷笑道：“你们这里的空房间也多得很，为什么你们先生定要把住夜客人留在我住的这一个房间里头？这是什么意思？还是有意要和我过不去呢？还是怎样？”那娘姨听了，呆了一呆，便笑道：“马大少，勿要动气。倪先生一径搭耐蛮要好，洛里会有心搭耐过勿去。昨日仔格个客人吃醉仔酒，坐勒浪格间房间里，一动才勿肯动。倪也只好让俚去歇。”马山甫听了，想了一想又道：“既然如此，你们先生为什么不叫他到别个房间里去吃酒？一定要占我的房间呢？”那娘姨又分辩道：“勿瞒耐马大少说，格几间房间才是几个客人老早就定好来浪格。”马山甫不等说毕，又道：“就算竟是如此，也要等客人来了再说让的话儿。为什么又要预先叫我让呢？况且后来我要叫你们先生出来问他一句话儿，你们先生又为什么不肯出来呢？”那娘姨一时支吾不过来，只得吞吞吐吐的道：“格号事体，倪也勿晓得。倪先生心浪到底那哼格道理，晏歇点等先生自家来搭耐说末哉。”

马山甫听说，便不开口。王安阁插嘴问道：“你们先生起来没有？”那娘姨道：“起来格哉。勒浪有点事体，对勿住马大少，请坐歇。”王安阁又道：“看这个光景，是昨天晚上有了住夜的客人，所以到了这个时候还陪着客人没有起来。”那娘姨听了，笑了一笑，也不说什么。

两个人等了一回，听得对面房间里头有男子咳嗽的声音。接着又听得陆韵仙的笑声，支支格格的也不知他和那男子说些什么，却不见他走过来。听气得个马山甫心头出火，鼻孔生烟，恨不得跳过去一把把陆韵仙抓了过来。又等了好一回，方才见陆韵仙慢慢的走过来，鬢髻惺忪，衣裳不整，红添颊上，春透眉梢，见了马山甫，淡淡的叫了一声，又向王安阁把朱唇微微的动了一动，便一屁股回身坐下，马山甫一股的盛气问道：“你昨天吃酒客人倒多得很，统统都来了没有？”陆韵仙不慌不忙的答道：“自然来格哝。阿有啥勿来格道理？勿来末也勿要搭耐商量房间哉哝。”马山甫起先的意思，原要陆韵仙自家认个不是，一天的云雾就也都消散了。如今听了陆韵仙的口气，说得甚是轻松，好像没有这件事情一般，不由得心上又添上了几分烦恼。便冷笑道：“昨天我走的时候，明明看见几个房间里头都是空的，这是个什么原故？”陆韵仙慢慢的说道：“才是客人先付仔洋钲定好来浪格。倪堂子里向规矩，客人吃酒付仔现洋钲末赛过就是，定房间随便啥人，总归要让还俚格。”马山甫道：“这也罢了。为什么吃酒的客人还没有来，就先要占我的房间？难道别个房间不好吃酒的么？”陆韵仙听了，顿了一顿，说不出来。马山甫又道：“这些事情也还罢了，总都不必去管他。但是昨天晚上我要请你出来，和你讲句说话，你竟不肯赏我的光，这个道理今天倒要请你讲给

我听听！”陆韵仙听了，眉头一皱，口中说道：“喔唷！耐格闲话倒来得稀奇笃嘛！阿是耐今朝有心要来扳倪格差头？昨日仔耐叫倪格辰光，倪刚刚来浪应酬客人，旣拨工夫呀！勿是实梗末，阿有啥勿来格？”王安阁在旁听了半日，一言不发。听到这个地方，实在忍不住，插进去说道：“你这个话儿倒也不错，吃了堂子饭，姓张的跑进来也是客人，姓李的跑进来也是客人，大家都是一样的客人，应酬了这一个，也要应酬那一个。最不好是应酬一个得罪一个。做了倌人，连个客人都不会骗，这样的人也就是饭桶了。”陆韵仙听得这几句话儿有些棱角，知道是有意骂她，便回过头来打量了王安阁一眼，对他笑道：“格位大少尊姓？”王安阁道：“我姓王。去年不是马大少常常在你这里请我吃酒的？怎么你认不得我起来？”陆韵仙笑道：“对勿住，王大少勿要动气。倪有啥闲话勿到家格场化，请耐王大少包荒点。勿瞒耐王大少说，倪格碗把势饭，格末叫难吃。王大少耐想，客人笃跑到倪堂子里向来，大家才是一门心思。看见倪搭再有第二个客人，心浪总归勿舒徐格。倪应酬格面格客人，归面格客人咦来浪勿高兴；应酬仔归面格客人，格面格客人咦来浪说闲话，叫倪应酬啥人格好呢？王大少耐想想看，耐做仔倪那哼一格弄法？王大少，耐勿是把势出身，洛里晓得倪堂子里向格苦？”这几句话儿，把王安阁顶得闭口无言，心中暗想：“这个东西真是混账；平空的取笑起我来。”却又不好和他认真，只得冷笑了一声，一言不发。马山甫见陆韵仙说得十分干净，竟丝毫不肯认错，只得气愤愤的说道：“不用说了，说来说去总是你的理长。总而言之，别人在你这里走动，你就当他是客人；我姓马的在你这里走动，你就当我不是个客人。我姓马的是不出钱的，白叨你们的光？”马山甫

说到这里，正还要说下去，陆韵仙怫然变色，立起身来对着马山甫摇一摇手道：“马大少，耐格号闲话才勿要来搭倪说。客人笃到倪堂子里向来白相末，生来要出铜钿格。耐看见啥人勿出铜钿格呀？寻仔开心，再要勿出铜钿，上海滩浪也呒拨格号规矩咧！倪吃仔格碗把势饭，进来格才是客人。倪阿好赶俚出去？耐马大少肯照应倪，倪野是实梗样式。勿肯照应倪，倪野是实梗样式。独有耐末总归是实梗，枝枝节节，阿是要鸭屎臭？”马山甫平空被他抢白出这样的话来，由不得心中大怒，双眉倒竖，面泛浓霜，一时间却又说不出什么来，只得大声说道：“好得很！好得很！你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算是你的应酬客人。其实你不愿意，只顾爽爽快快的讲就是了，何必做出这个样儿？去年十二月里头和我讲的话儿，也不知是那个混账东西的口中讲出来的！我只算自己糊涂，上了你的当就是了！”陆韵仙的意思，本来原是有心激怒马山甫，好叫他从此不来。如今见了马山甫这般生气，正中下怀，不慌不忙的在那里看着他冷冷的笑。听了马山甫说出这几句说话来，刚刚枭了他的痛疮，不由得面上一红，两朵嗔霞从腮颊旁直泛过来，略略的顿了一顿，也大声说道：“倪吃仔格碗把势饭，来格才是客人。呒拨啥格愿意勿愿意。倪也蛮明白来浪，耐来浪倪搭做做，勿高兴哉。勿知看中仔格啥人，要想跳槽过去，实梗洛碰碰扳倪格差头格末。老实搭耐说仔，上海滩浪像耐实梗格客人蛮多来浪，呒啥稀奇。耐高兴，多照应照应；勿高兴，少照应照应，倪也勿见得来拉牵仔耐。客人有仔铜钿，勿怕做勿着信人。信人挂仔牌子，勿怕做勿着客人。耐心浪勿高兴末，随便耐去那哼末哉。耐说上仔格当，倪倒问声耐，耐到底上仔倪啥格当哉？阿是倪骗仔耐格铜钿呢，还是骗仔耐格人？就算耐真格上仔倪格

当末，也是耐自家情愿上当格，勿关得别人啥事！”正是：妙粲连花之舌，气煞瘟生；横遭白眼之讥，伤心冤桶。不知马山甫说些什么，请看下文便知分晓。

第一百三十四回 忍恶气冤桶无颜 遭白眼瘟生致病

且说马山甫一腔盛怒的同着王安阁跑到陆韵仙那里去，只指望大大的数说他一场，出出这一肚子的闷气。不料陆韵仙有意要和他过不去，非但不肯自家认错，而且还连嘲带笑的顶撞了他一番。只把一个马山甫气得无可如何，眼瞪瞪的看着陆韵仙的脸，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得说道：“总算我瞎了眼睛，一时晦气，平空的要住在你这里，如今也不必说了。”一面说着，一面喝叫家人收拾行李，立刻搬到轮船公司去。陆韵仙听了，也不留他，只淡淡的说道：“倪搭小地方，耐马大少勿中意，勿肯赏光，倪也勿好留耐。倪搭有啥怠慢格地方末，请耐马大少包荒点，勿要动气。”马山甫这个时候已经气到极处，浑身乱颤，面白唇青，只连连在那里催着家人快些收拾，陆韵仙说的话儿一句也没有听见，坐在那里等了一回，等得那家人收拾停当，便同着王安阁立起身来，对着陆韵仙要想说些什么，却又说不出来，只勉强冷笑道：“今天大年初三，我也不说什么，但愿你以后做的客人，大家都好好的有始有终，不要像我这个样儿。”陆韵仙听了马山甫的这句话儿，不觉良心发现，面上一红，别转头去。

马山甫赌气同着王安阁走出陆韵仙大门，回到轮船公司来。马山甫埋怨王安阁：“为什么不帮着我去骂他几句？”王安阁摇摇头道：“我刚刚开口说了几句，他就夹七夹八的把我取笑了一场。

他们吃把势饭的，那张嘴练得就像个纯钢锥子一般，翻来覆去的凭着他怎么说法，你想我们那里说得过他？”马山甫听了，想了一回道：“照你这样的说起来，白白的受他一场糟塌，难道就是这样的罢了不成？”王安阁道：“你想有什么儿？就是依着你的话，他也没有什么大不是，不过是有心怠慢客人，情形可恶。倌人们怠慢客人也是上海滩上常有的事情，算不得什么稀奇。就是他明明白白的自家承认有心怠慢你，你又把他怎么样？还是和他到茶会上去讲理呢，还是为了这般事小和他到新衙门去打官司呢？”马山甫听了，想了一想，觉得王安阁的话也很不错。实在没有什么法儿，便气忿忿的说道：“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约几个朋友去打掉他的房间，你看好不好？”王安阁连忙摇手道：“上海地方比不得内地，万一他们去报了捕房，你又怎样呢？”马山甫道：“就是他报了捕房，我们也不见得吃亏。”王安阁道：“虽然如此，难道我们还为了这件事情和他打官司么？况且到了那个时候，你说他有心怠慢，是没有凭据的事情。我们打毁他的房间，却是件犯法的举动。万一一个外国人说我们违背了他的马路章程，一定要公事公办起来，罚几个钱还在其次，我们的面子又放在那里去呢？你只要前前后后的想上一想，就知道这件事情不是可以动得来蛮的。”马山甫听了，一言不发，只低着头坐在那里。王安阁也只得由他。一会儿，到了晚上，连晚饭也不肯吃。王安阁劝了他一回，马山甫只是给他一个不开口。王安阁也只得由他。一会儿，大家睡觉，马山甫衣服也不脱，只和衣躺在床上。王安阁劝他宽了衣服再睡，他也不肯。王安阁只得自去安歇。

到了明早上，王安阁绝早起来，走到马山甫房里来看他，只听得马山甫睡在床上，口中不住的在那里哼哼唧唧的哼。王安阁

连忙揭开帐子看时，只见马山甫一个脸儿都烧得通红，合着两眼睡在那里。王安阁见了这般形状，心上便吃了一惊，叫了两声，马山甫也不答应，只是昏昏的睡着。原来这位马山甫出身富贵，平日之间，父母溺爱，奴婢承迎，一呼百诺，要一奉十，从来没有受过这般的闷气，如今平空碰了这样一个钉子，自然的怒填肺腑，气塞胸膛。更兼以前和陆韵仙彼此要好的时候，深情宛转，恩爱缠绵；海誓山盟，千金一刻；春宵苦短，双飞蛱蝶之图；宝帐四垂，同命鸳鸯之影。未免的朝朝交颈，夜夜成双，欢乐得过度了些，自然就把身体淘碌得虚弱起来。又受了陆韵仙这般怠慢，把天大的气恼都郁在心里，发作不出，登时就生起病来。满身发热，神识不清，来势十分沉重。

王安阁见他病到这般模样，便不由的慌了手脚，连忙请了医生来和他诊脉。这个医生姓庄，外号叫做庄一帖。因为他两耳重所，大家又叫他庄聋膨。当下庄聋膨看了马山甫两手的脉，又看了舌苔，细细的问了病原，只是摇头，口中说道：“这个病势来得不轻，你们须要小心些儿。”说着，便提起笔来，忙忙的开了一张方子，递给王安阁道：“吃了这帖药，再看情形罢。”一面说着，一面立起身来。王安阁听着他这般口气，心上甚是担惊，便道：“请先生细看一看，他这个病究竟能好不能好？”庄聋膨见他罗嗦，心中便有几分不快，冷笑道：“我们做医生的，只会给人治病，要保着别人不死，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将来也要死的。难道做了医生就会有什么不死的秘诀不成？”王安阁平空受了他一场抢白，不觉心中不快起来，暗想：“怎么这个医生这般无礼？”待要和他争论几句，却转过念头想道：“今天是请他来看病的，何必和他斗口？”想到这里，便忍住了不开口。等

得庄聿鹏走了，连忙叫人去买了药回来，自己看着煎好了，给马山甫吃了下去，却也没有什么动静。

不料过了一天，到了夜半的时候，马山甫忽然沉重起来。口中谵语，身上就如烧得炭火一般，头上却没有一些汗气。昏沉沉的连人都不认识，时时刻刻的在床上坐起身来，掀开盖的棉被，要走下床去，口中嚷着要到陆韵仙那里去问他为什么这样的没良心。慌得王安阁连忙把他按住了，仍旧捺他睡下。闹了一夜，王安阁十分着急，恐怕马山甫有些好歹，他一个人担不起这般郑重，便想起章秋谷来。马山甫常常的和他讲起章秋谷的为人，怎样的缓急可恃，怎样的仗义多才。王安阁本来原和秋谷相识，听了马山甫这般说法，觉得心上十分佩服这个人。如今忽然想起他来，便立时立刻的赶到章秋谷公馆里头去，把章秋谷拉了出来。在马车里头，方才把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一一的和章秋谷说了。

秋谷不觉大怒道：“天下那有这样的事情！一个吃把势饭的馆人，竟敢这般放肆！真是没有王法的了。或者这个里头另外还有什么缘故也未可知。”王安阁道：“这里头有别的缘故没有，我也弄不清楚。据山甫自己口中讲起来，却没有什么别情在内。”正说着，马车已经到了公司门外。停住车轮，秋谷和安阁都跳下马车，进去见了马山甫。只见他脸上通红，浑身发热，连嘴唇都是紫黑的。见了章秋谷，也不认识，只是忽笑忽哭的，口中混说。秋谷见了这般病势，不由得也是吃惊。便走上去把手向马山甫额头上边一摸，只觉得炙手可烫，烧得甚是利害。秋谷取过几张药方来看了一看，只见方子上开的药味都是些荆芥、防风、陈皮、甘草一派稀松的药。秋谷看了道：“这些药都是不中用的。病势重到这般田地，怎么还吃这些平平常常的药？”说着，便低着头

想了一想。王安阁在旁看了，也不知他想的什么，只对着秋谷说道：“这件事情真是累赘。偏偏的病在这个地方，万一有些好歹，这个干系放在那一个身上呢？”说着，心上二十四分着急，咳声、叹气、顿足、捶胸，只急得在屋子里头走来走去的，四面乱转。秋谷见了，便和他说道：“你也不必这般着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意外祸福，那里预先料得定？又不是你害他生病的，这也是没有法子的事情。倒是他们老太太那边该应打个电报去通知一下，这才是个道理。”正是：三更怪雨，凄凉病榻之禅；一夜西风，憔悴无家之客。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三十五回

发电信开函惊老母 抱不平疗病出奇方

且说章秋谷见马山甫病势这般沉重，心上也觉得有些不妥当，便和王安阁商量，先打了一个电报到常熟去给马山甫的老太太。只说马山甫病危，要请他老太太赶紧到上海来，和他设法疗治，一面又和王安阁说道：“据我看起来，我们这位老表叔的病，分明是被陆韵仙气出来的，吃这些草根树皮那里中用？不如还是把陆韵仙设法叫出来，叫陆韵仙在他面前自家认错，好好安慰他一番。解铃还仗系铃人，或者竟有效验也未可知。”王安阁听了道：“你的话虽然有理，无奈陆韵仙这个烂污货十分可恶。他不肯自家认错，我们有什么法儿呢？”秋谷笑道：“这个不难，待我去和他讲就是了。老实说，也不怕他不肯。”王安阁口中虽然在那里答应，心上却很有些不相信的意思，面子上却不好说出来。章秋谷见了王安阁这般模样，心上早已明白。便对王安阁说道：“这个时候已经差不多十二点钟，我就到清和坊去把陆韵仙立刻叫来。”说着，便匆匆的跳上马车，一口气赶到陆韵仙院中。

陆韵仙刚才起来，正在那里梳洗。见章秋谷走了进来，心上虽然有些诧异，却只说他是来找马山甫的，笑迷迷的起身让坐，口中说道：“章大少阿是来寻马大少格？马大少不知为仔啥格事体，前日仔搭倪反仔一泡，搬仔物事去，倒说就此勿来哉呀！”秋谷不等他说下去，便截住他的话头道：“如今闲话少说。你们那

位马大少为了你的事情，在那里生病，病得九死一生。你们总算是老相好，难道不去看看他么？”陆韵仙听了，呆了一呆道：“耐格闲话说得勿明勿白。啥格马大少为仔倪格事体勒浪生病？阿是真格呀？”秋谷微微一笑道：“我们客客气气的，难道我在你面上会讲假话不成？”陆韵仙听了，心上觉得心上甚是诧异，口中说道：“马大少生病末，勿关得倪啥事咧，为仔倪啥格事体呀？”秋谷道：“据他自己讲，是给你气出来的。我也不知道你们两个人究竟是怎么的一件事情。”陆韵仙听了，顿了一顿，还没有开口，那站在他后面和他梳头的娘姨便插口说道：“阿末真正阿弥陀佛，天理良心。马大少来浪倪搭，倪先生一径搭俚蛮要好。啥格俚自家生病，倒说是拨倪先生气出来格呀？”秋谷道：“如今也没有工夫来讲这些闲话，只要请你梳好了头，立刻到轮船公司去看他一趟，好好的安慰他一番，或者他这个病竟会好起来也是论不定的。”陆韵仙听了，正在那里沉吟不决，那娘姨又连忙说道：“马大少生病末，豪燥请郎中先生看哩，倪先生咦勿是郎中先生，去做啥格事体呀？”秋谷听了，正色向陆韵仙说道：“据我看来，今天是一定要请你去一趟的。马车现在门外，你梳洗好了，我们一同去罢。”陆韵仙低头不语。那娘姨又向陆韵仙使一个眼色道：“昨日仔王大人说要搭耐坐马车呀。到仔马大少格搭转来，再坐马车阿来得及呀？”秋谷听了那娘姨的话儿，心上觉得很有些儿不高兴，又见陆韵仙低着个头在那里踌躇不决，暗想：“我好意留还他们的面子，好好的和他们讲，他们倒这样不识好歹的起来。既然如此，我也乐得教训他们一顿，借此好燥燥自己的脾。”想罢，便忽然变转脸皮对着陆韵仙冷笑道：“你不用在那里踌躇不决。老实和你说，吃了把势饭的人，身体就不是自己的。今天

你愿意去也要你去上一趟；你就是不愿意去，也要你委屈一下去上一趟，我劝你还是爽爽快快地同着我快些去罢。”陆韵仙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说马山甫的病势十分沉重，心上本来有些害怕。如今又听得秋谷这般说法，未免心上也就有些不快活起来。便也冷冷的笑道：依仔耐章大少实梗说起来，是倪一定要去格哉？不过倪今朝轧实有点事体，旣拨工夫，阿好明朝去仔罢？”秋谷慢慢的道：“不管你有工夫没工夫，一定要请你今天去一趟。”陆韵仙听了，心上更加不快，便似怒非怒的瞅了秋谷一眼道：“既然章大少实梗说法，倪倒说句笑话。比方倪定规勿去末，耐章大少那哼弄法？”娘姨听着章秋谷的话儿这般强硬，心上很不愿意，也在旁边笑道：“真格比方倪先生勿肯去末，耐章大少阿有啥格法子？”秋谷听了，不慌不忙的道：“天下的事情，总无非是讲个情理。况且你们把势里头的人，虽然是末等的生涯，却是头等的规矩。好好的客人，既没有欠你们的钱，又没有漂你们的帐，平空的把他怠慢，这是那里来的规矩？你们倒讲给我听听，也好叫我见识见识。”陆韵仙和那娘姨起先听了章秋谷的话儿，还只道他是随口讲的玩话。如今见秋谷正颜厉色，讲出这几句话来，字字当行，言言有理，方才吃了一惊，知道章秋谷不是个好缠的人物。陆韵仙想了一想，方才开口说道：“章大少，耐勿要去相信马大少格闲话。俚耐一塌刮仔才是瞎说。倪搭待俚一径才是客客气气，啥格怠慢勿怠慢呀？”秋谷听了，哈哈的笑道：“明人面前不讲暗话。我章秋谷既不是那种没用的瘟生，又不是那般颠预的饭桶。你们在我面前也不必讲这样敷衍的话儿，只老老实实的给我讲了真话就是了。”陆韵仙听了，口中还想支吾。秋谷接着说道：“如若你们一定不肯讲出来，我也不能勉强，只怕你们今天在我

面前敷衍得过去，回来到了茶会上的时候，就敷衍不过去了。”陆韵仙听得秋谷话风利害，便又吃一惊，连忙转口笑道：“倪也不说说罢哉。耐章大少面浪阿有啥勿去格道理？”秋谷微微一笑，也不开口，看着陆韵仙梳好了头，立起身来换了一件衣服。秋谷又对他说道：“你和马大少大家好好的，怎么平空闹出这般的岔儿来？这里头究竟是个什么道理？其实去年我在这里吃酒的那一天，看着你那模样，就知道有些不妥。马大少糊里糊涂的看不出来。究竟你们为了什么原由要和他这样的过不去呢？”陆韵仙听了，便袅袅婷婷的走过来，拉着秋谷的手，到榻上并肩坐下，细细的把马山甫如何不肯借钱，本家和房间里娘姨如何的背地里埋怨他，前前后后的许多情节，一一和秋谷说了。秋谷方才明白，笑道：“我本来原在这里诧异，你们两个人以前既是这般要好，为什么忽然这般大决裂起来。但是这件事情，马大少虽然自家不好，你们却也过分了些。吃了堂子饭，就有堂子里头的规矩。怎么把房间里头的客人赶了出来，让别人在房间里摆酒？这又是那里来的规矩？”那娘姨听了，还想遮盖，便又插口道：“勿瞒章大少说，格日仔倪间搭房间轧实勿空，才是客人笃定好来浪格。”秋谷听了，瞪了那娘姨一个白眼道：“你这样的话儿，只好对着姓马的讲，怎么对着我也说出这样的话来？就算依着你的话儿，那一天的房间都是客人预定，马大少是住在你们这里过年的长客人，难道不是预定的么？难道别人可以定你们的房间，姓马的就定不得的么？老实和你们讲罢，你不用在我面前讲这般大话。就是林黛玉、金小宝这样的红馆人，在正月十五以前也没有多少吃酒的客人，不要说你们先生算不得什么有名的红馆人，那里有这般的生意？你难道把我也当作马大少么？”一席话说得那娘姨闭

口无言。陆韵仙脸上添了一层红晕，瞟了那娘姨一眼道：“耐阿好少说两声？噢噢惶惶，勿知算啥格样式？”说得那娘姨撅着个嘴跑了开去。陆韵仙方才拉着章秋谷笑道：“一场刮仔才是倪格勿好，耐章大少勿要动气。故歇随便耐要那哼，倪总呒啥勿肯。”说着，不觉脸上又是一红。秋谷不觉一笑道：“这件事情本来不干我事，我不过出来抱个不平罢了。我也没有什么生气，我也不要什么；我就要什么，也没有这般福分。”陆韵仙见秋谷的话儿说得针锋相对，瞅了秋谷一眼，低下头去。秋谷道：“你们那位马大少病重得很，如今事不宜迟，我们赶紧同去看他一看。”陆韵仙听了，便懒懒的便立起身来，也不带娘姨，同着秋谷上了马车。

秋谷在马车里头又教了他几句说话，说着又对他说道：“你只要把初次哄骗马大少的那些钩心摄魂的话儿翻过来和他再讲一遍，管保他的病就会立时立刻的好起来。”陆韵仙听了，红着脸把秋谷打了一下道：“倪骗马大少啥格闲话介？阿是耐听见格？”秋谷笑道：“你也不必瞒我，信人们和客人们相好，总有几句山盟海誓的话儿，方才拉得住客人们的心。这是你们做生意不得不如此，有什么不好意思？”陆韵仙被秋谷顶住了，没有话说，只得笑道：“听耐实梗说起来，比仔倪做信人格再要熟点，像煞耐倒是个信人出身。”秋谷听了，也笑道：“我好意教你，你倒反把我取笑起来。如今世上的人真是没有良心。”

秋谷和陆韵仙一面说着话儿，那马车走得飞快，不一刻早已到了轮船公司门外。秋谷同着陆韵仙急急的走到里面，马山甫一个人睡在那里，口中还在那里喃喃的说着谰语道：“你们同我到清和坊，我要问他为什么这样的和我过不去？”秋谷听了，也觉

心酸，便指挥陆韵仙，叫他走上前去。陆韵仙见马山甫病到这般模样，心上也觉得有些害怕起来。正是：爱河滚滚，难浮灵府之槎；情海茫茫，不见回头之岸。不知马山甫性命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六回 抱沉痾三宵占勿药 起乡心千里整归装

却说章秋谷同着陆韵仙来看马山甫的病。陆韵仙走上一步，看着马山甫病到这般模样，昏沉不醒，遍体发烧，心上不觉有些害怕，趑趄着脚儿，不敢走近身去。章秋谷见了，便和他说道：“你不用害怕，且走过去叫他一声，看他知道不知道。”陆韵仙听了，没奈何，只得走近床前，低低的叫了一声“马大少”。马山甫仍是不应，只合着眼睛，呼呼的喘气。陆韵仙又叫一声，马山甫又不答应。陆韵仙到了这个时候，由不得天良发现，想着那往日的缠绵，看着他这般委顿，心上一酸，两行珠泪直挂下来。不由得轻移莲步，走到马山甫身旁，就在床沿上坐了下来，一手拉着马山甫的手，低下头去，在马山甫耳边叫了一声。说也奇怪，马山甫病了几天，热得昏昏沉沉的，连人都不认得；吃下药去也如石投水，不见一些儿效验；如今听了陆韵仙叫他一声，好似触着了电气一般，登时浑身一震，睁开双眼，把陆韵仙看了一看。忽然说出话来道：“我病了几天，你也不来看我一看。”陆韵仙见马山甫忽然和他说起话来，竟是清清楚楚，不像个病重样儿，心上也不由得暗暗称奇。王安阁立在门外看了，也觉得甚是诧异。章秋谷更是眉飞色舞的，看着王安阁道：“何如？”王安阁只点一点头，微微含笑。陆韵仙又对马山甫低低说道：“马大少，耐啥洛好好里生气病来哉呀？耐自家保重点哩！”原来马山甫病了几

天，心上糊里糊涂的，把陆韵仙和他过不去的事情都忘得干干净净；如今听得陆韵仙问他为什么生病，猛然把这件事情记了起来，呆呆的看着陆韵仙。看了一回，却说不出什么来，只对着陆韵仙长叹一声，流下两点眼泪。陆韵仙见了，心上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便连忙取出一方丝巾和他拭泪，在他耳边轻轻的说道：“耐勿要实梗动气，一塌刮仔格事体才是倪勿好。耐自家身体要紧，豪燥点好好里养病，勿要去心浪瞎转啥念头，阿晓得耐来浪倪搭也总算老客人哉，倪有啥得罪耐格场化末，耐包荒点，勿要捉倪格过意。耐有啥闲话，只管搭倪说末哉，就是耐心浪向勿舒齐，骂倪一场，打倪一顿，倪也呒啥希奇。像实梗气坏仔耐自家格身体，啥犯着呀？”马山甫听了陆韵仙这几句话儿，一霎时好像那甘露沁心，醍醐灌顶，登时精神就爽快了许多觉得这几句温柔宛转的话儿甜迷迷的，钻进耳朵软融融的，直走心脾，五脏六腑没有一处不走到，浑身骨节没有一根不松爽，直比那华陀、扁鹊的神方、起死回生的妙药还要效验些儿。停了一停，马山甫心上还有些糊里糊涂的不得明白，便问着陆韵仙道：“你怎么跑到这里来？那一个叫你来的？”陆韵仙听了，回过头来看了秋谷一眼。秋谷远远的对他做一个手势，陆韵仙会意，便道：“倪听见耐来浪生病，心浪搭耐发极，实梗洛跑得来看看耐格呀。呒拨啥人叫倪来哝。”马山甫听了，心上更是欢喜，便大声说道：“你这话儿是真的么？”陆韵仙道：“自然真格哝。阿有啥假格呀？”马山甫听了更喜，便拉着陆韵仙的手，想要坐起身来。不想病了几天，饮食不进，那里坐得起？只觉得眼进金花，耳鸣石磬，早挣出一头冷汗来。马山甫不由“阿呀”一声道：“怎么我病了几天，就会病到这般田地？”陆韵仙连忙说道：“耐自家勿晓得，耐生仔

病，别人家替耐急煞快。豪燥点，勿要实梗。”说着，不觉面上一红，回转头来瞟了秋谷一眼。秋谷知道他有些话儿不好在众人面前讲出来，便拉着王安阁走到外面，凭着陆韵仙和马山甫两个人在房间。陆韵仙趁着这个当儿，着实的安慰了马山甫一番。至于他那安慰的话儿究竟如何说法，在下做书的当时没有听见，不便捏造一番说话出来，只好请诸位看官自家去揣摩想象的了。

如今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和王安阁在外面坐了一回，听见马山甫嚷着要吃粥。秋谷大喜，便叫王安阁赶紧送进去。马山甫吃了一碗，又微微的出了一身汗。秋谷方才走进房去和他相见，却绝不提起去叫陆韵仙的事情。马山甫见了秋谷，也略略的应酬几句。秋谷也随便讲了几句套话，便走了出来。陆韵仙也走到外面，秋谷见了陆韵仙，便对他笑道，“何如？我的主意怎么样？”陆韵仙笑道：“格末真真诧异！倪自家也勿懂啥格道理。”说着，便又向秋谷说道：“故歇马大少好仔点哉，倪转去仔，明朝再来阿好？”秋谷听了，摇一摇头道：“这个不能。你看他现在虽然好些，却是靠不住的。只好委屈你在这里住上几天，等马大少病好了回去。”陆韵仙听了，呆了半晌方才说道：“格是勿局格哩。”秋谷道：“有什么不行？马大少的病是为你身上起的，论起理来，你也该应在这里陪他几天。”陆韵仙道：“来浪间搭住几日天倒呒啥希奇，不过倪搭有几几化化事体……”陆韵仙说到这里，秋谷截住他的话道：“我知道你的事情无非是要应酬客人，不能分身。只要和本家说明，有什么客人来，只说你有事情到苏州去了，四五天就回来的。客人叫局也好托别的信人代应，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陆韵仙听了，推托不得，呆了一回，只得又道：“倪是倒呒啥，就怕倪搭格断命本家勿肯。”秋谷哈哈笑道：“这个事情交给

我就是了。本家不肯放你住在这里，无非怕少了生意。我立刻同着你回到清和坊去，当面和他讲，每天包你二十个局就是了。你们挂着牌子做生意也无非为的是钱，难道有了钱还办不到么？”陆韵仙见秋谷许他二十个局一天，心上虽然还有些不满意，口中却说不出来。更兼方才已经领过这位章秋谷先生大教，知道是个平康巷里的惯家，烟花队中的侠客，想着就是不答应也不中用，只得点一点头道：“只要本家呒啥闲话说，倪是总归肯格。”说着，又把秋谷的衣服拉了一下，洋洋的笑道：“耐章大少面浪哩。换仔别人来是，倪就老实勿客气哉。”秋谷笑道：“承情得很，承情得很。如今闲话少说，我们就同去罢。”陆韵仙听了，点头微笑，便同着秋谷，坐上马车，跑回清和坊一弄。

秋谷到得院中，立刻把女本家叫了上来，和他说了情由，问他心上怎么样，还是肯与不肯？那女本家见了章秋谷丰裁凛凛，相貌堂堂，言语惊人，目光如电，先就觉得有几分怕他；又听得讲着马山甫的事情，口口声声只说“你们吃把势饭的人不该这般模样”，把那女本家说得哑口无言。起先听得章秋谷的话儿，要把陆韵仙留在那里侍应病人，心上大大的不愿意；直至秋谷说到每天包他二十个局，有一天算一天，方才心中欢喜，满口应承。却又对着秋谷说道：“倪有一句闲话，要搭章大少商量。故歇刚刚开果盘格辰光，请章大少照应点倪。”秋谷笑道：“既然如此，就每天包你三十个局何如？天下的事情，只怕你不要钱，没有法子；只要你肯要钱，事情就容易办了。”说着，便叫陆韵仙收拾些随身衣服和梳洗的器具，带一个娘姨同去，也好遇事招呼。陆韵仙到了这个时候，知道不能不去，只得草草的收拾起一个衣包，同着一位娘姨同去。

果然马山甫自此以后，耳朵里头听着陆韵仙的娇音嘹唳，眼睛里头看着陆韵仙的倩影娉婷；一时展动，便来纤手扶持；说句话儿，又是芳心熨贴；药炉茗碗，搀和着粉气脂香；春恨秋悲，都化作欢苗爱叶。这几天之内，马山甫倒着实享些艳福，那病便一天一天的好起来。不到一礼拜，马山甫已经全愈。

马山甫的那位老太太和他夫人接了电报，吓得魂不附体，连忙星夜赶来。章秋谷见了马老太太，便把马山甫起病的情由和自己的打算，细细的说了一遍。马老太太千恩万谢，感激非常。陆韵仙见马老太太同着少太太一同来了，自己心上不安，便告辞要走。秋谷也不拦他，叫王安阁给他二百块钱，另外付二十块钱给那娘姨。陆韵仙便同着娘姨告辞走了。马老太太和马少太太见了陆韵仙妖妖娆娆的样儿，又知道马山甫的病是给他气出来的，不觉心上十分恨他。马少太太更是眼中出火，恨不得揪他过来，打他一顿。幸而秋谷预先和马老太太说过不要难为他，不好将他怎样，只直着眼睛一直瞪着陆韵仙出去。章秋谷倒为着这件事情忙了好几天。

光阴迅速，不觉又是一月有余。这一天，秋谷在书局里头完了公事，没有什么事情，便同着辛修甫走到龙蟠珠那里去打茶围。坐了一回，龙蟠珠要留他们吃饭。辛修甫忽然想起，对秋谷道：“葛怀民昨日在湖北回来，你可知道么？”秋谷摇一摇头道：“不知道。他没有到我那里去。”修甫道：“我也是小屏和我说的。不如今天和他接个风，就在这里吃一台酒何如？”秋谷听了，点头道好。辛修甫写了几张请客票，叫相帮分头送去。一会儿，葛怀民第一个先到。三人相见，叙了些多时阔别的朋情，又谈了些湖北地方的风景。早见王小屏、刘仰正、陈海秋等都陆续到来。

辛修甫叫摆台面。大家入席，一边吃酒，一面高谈阔论起来。秋谷和他们议论了半天，不知不觉的又讲起嫖经来。秋谷对他们说道：“嫖的一个字儿，全在要讲资格。就同如今官场里头的吏部截取资俸，挨次轮选，外官记算劳绩，委署差缺的一般。有了资格的，到处不至吃亏；没有资格的，就是有了钱也不中用。”正是：星桥横过，苍茫银汉之波；鹊驾飞回，惆怅黄姑之恨。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三十七回 讲嫖经名士高谈 打茶围瘟生吃醋

且说章秋谷正讲得高兴，刘仰正便对他说道：“你这个话儿，我不敢附和。据你讲，做嫖客全要资格，就是有钱也不中用。难道有了资格的嫖客就可以白嫖，不用出钱的么？”秋谷笑道：“你这个话儿又不是这般说法。你只要听我细细的讲，你就明白了。如今那些堂子里头的倌人，一个个都是精灵古怪的，那里还比得从前？差不多些的客人，跑到堂子里头去，要是个漂亮的还好；只要略略的有些土气，或有些不合款式的地方，倌人看了心上就不高兴起来。不但是暗中奚落，甚而至于还要当面欺凌。更兼如今堂子里头的另有一般习气。以前的倌人，挂着牌子做生意，要是个肯花钱的客人就是了，那里去管他什么瘟生不瘟生？曲辫子不曲辫子？就是做着了天字第一号的曲辫子客人，也没有什么人去笑他。现在的那班倌人，只要做着了一个土头土脑的客人，大家便要指指点点的笑他，只说他做着了土地码子。就是有钱的人，也不过背地里灌几句米汤，骗他几个钱，面子上那里肯好好的待他？至于那班有资格的嫖客，比起那些曲辫子的客人来，却是大不相同。本来是嫖界的惯家，花丛的老手，堂子里头的那些规矩件件皆知，倌人们的喜怒性情般般都晓。既没有一句惹厌的话儿，又没有一些瘟生的举动，倌人们见了这样客人，非但不敢得罪，而且还要好好的巴结着他。所以如今的嫖客，有了钱，又

有资格的，自然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客人。就是有资格没有钱的客人，堂子里头也不敢怎生的怠慢。独独的碰着了那班只有银钱，没有资格的客人，骗了他无数的银钱，还不说他一句好话。这些情形是我近年以来在堂子里头细细的考察出来的。你若不信，只要你自家慢慢的细心查察，就知道我的说话不是欺人之谈了。”

秋谷说罢，席上的人大家都点头道是，只有刘仰正听着还觉得有些不信。又对着秋谷道：“你虽然说得甚是有理，我的心上却始终觉得有些疑惑。那班堂子里头的信人，专要喜欢那有资格的嫖客，有什么好处呢？嫖客的有资格没有资格，是惯家不是惯家，又与信人什么相干？照这样说起来，那班信人挂了牌子做生意不是做的钱，难道是做的资格不成？”秋谷笑道：“这个话儿，你又说得太过了些。我方才说的没有钱，不是说有了资格的客人就可以一毛不拔，不过用起钱来有些斟酌，不是那般一曲千金、一笑万金的用法。难道他们做信人的不要客人的钱、拿着钱出来倒贴不成？”刘仰正听了，方才点头一笑道：“这还罢了。方才你的话儿说得含含糊糊的不很明白，所以我就不懂你的意思了。但是这个里头事情，我究竟还有些索解不得。那些有了钱没有资格的嫖客为什么倒要吃亏呢？”秋谷道：“那些嫖客虽然有几个钱，堂子里头的规矩却一毫不懂，该应用钱的地方他不肯用，不该用钱的时候他又偏要乱用。用了无数的钱，信人身上却没有一些儿好处。比不得那些嫖客的老手，用的钱一个一个都是用在面子上的，既闹了自己的声名，信人又受了他的实惠。明明的只用了一千块钱给别人看了，却好像用了三千五千的一般。要是你做了信人，碰着了这样两个嫖客，两下比较起来，究竟你还是巴结那一个的呢？”刘仰正听了这一大篇议论，方才顿口无言，心上十分

佩服，暗想：“秋谷这个人真是精明，会把堂子里头的情形看得这般透澈。”想着，口中说道：“我们好好的讲话，你无缘无故的又要和我取笑，该应罚你一杯！”便取过酒壶来，斟了满满的一大杯，递给秋谷。秋谷也不推辞，哈哈一笑，接过来一饮而尽。又道：“虽然如此，究竟这个嫖字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情。即如我们同乡有个姓马的，叫做马山甫，好好的到上海来结算账目，忽然高兴起来，做了个清和坊一弄的陆韵仙。两个人恩爱非常，恨不得化做一团，合成一块。不知怎样的平空为了几百块钱的事情，两个人争论起来，闹了一回，气得生了一场大病，病得个九死一生。若不是我章秋谷出来和他帮个忙儿，只怕一条性命就保不住了。为了一个倌人，几乎白白的送掉了自家的性命。你想这个嫖有什么好处？”

原来马山甫事情只有辛修甫一个人知道，别人都不晓得这件事儿。如今听了他这般说法，便大家七张八嘴的问他。秋谷到了这个时候，方才把马山甫和陆韵仙的事情细细的和众人说了一遍。大家听了，都嗟叹不已。只有王小屏一个人坐在那里，低着头，默然不语，好像有什么心事一般。秋谷留心看着，觉得诧异，便问道：“小屏兄，你为什么这般模样？你心上有什么委决不下的事情，何妨讲出来给大家听听，或者我章秋谷有可以和你出力的地方，做个现在的古押衙，再世的黄衫客，也未可知？”王小屏听了，抬起头来，看了秋谷一眼，叹了一口气，口中说道：“我没有什么事情。”章秋谷看着他那般模样，双眉紧皱，神彩黯然，知道他一定有什么不得已的事情。便又道：“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都是金石同心、芝兰结契的朋友。朋友身上的事情就是自己身上的事情。你有什么为难的事，为什么不肯讲出来给我们

大家听听？难道我们这班人够不上你的交情？算不得你的朋友么？”几句话儿把王小屏说得发起急来，只得说道：“你既是这般说法，我不得不和你们讲个明白。但是这件事情是无从措手的，我就和你们讲了，你们也不能帮我的忙。”秋谷道：“不用管他能帮忙不能帮忙，你先把这个事情讲给我们听听。”王小屏方才说道：“我以前做的信人，是公阳里郑菊香，你们都知道的。今年我又做了个东荟芳的洪素卿。方才叫来的就是他。”说到这里，陈海秋大笑道：“我知道你事情，一定是害了单相思病。这样的事儿也值得要放在心上？只要我秋谷兄出个主意就是了。包管一霎时握雨携云，颠鸾倒凤。”王小屏皱皱眉头，连连的摇手道：“你不要混说，我那里害什么单思病！你们只慢慢的听就是了。我自从做了这个洪素卿以后，不上一礼拜，就落了相好。”陈海秋又插嘴道：“如此说来，一定是你要娶他回去，请我们和你做个媒人，可是不是？”王小屏摇一摇头道：“不是，不是。”秋谷对陈海秋道：“你不要和他打岔，我们听他讲下去。”说罢，大家便不开口。王小屏又道：“这个洪素卿待我甚是殷勤，应酬也十分圆到。不想一礼拜之前，素卿那里来了个姓焦的客人，听说是什么洋行里头的小老板。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虽然和他并不相识，他却专门的和我作对。每逢我到素卿那里去的时候，他一定占住了房间，死不肯让。素卿也无可如何。一连这样的两天，我被他呕得气不过，就和素卿说了，叫他叫个双台，立刻就摆我的意思。原想要赶掉这个混账东西，不想他听得我叫双台，他就叫个双双台。大家拼来拼去，我吃一个四双双台了，他也吃了一个四双双台。赖在那间房内，死也不肯出为。就是这样的一连闹了两天，花了三百多块钱，始终还是拼他不过。方才素

卿悄悄的问我，为什么伏伏贴贴的情愿让他？你们和我想想，叫我怎样的回答他呢？”

秋谷听了，哑然笑道：“你这个人也太认真了。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希奇？要是将就些儿，不用顶真，就让了他也算不得什么大事。何必把这般小事放在心上？”王小屏道：“你的话虽然不错，但是你没有身亲其境，自然是冰凉雪冷，平淡稀松，说起来不值一笑。要是你做了我，设身处地的自己当着这般的境界，就知道我的话儿是不错的了。”秋谷听了，想了一想这几句话儿，却也不差。便道：“据我看来，你们两下争论的都是些无谓的闲气。何必这样顶真，要是信人和你是要好的也还罢了，万一一个信人对着你是一团假意，向着别人倒是一片真心，你还要不顾死活的去吃这股冷醋，那就可以不必了。”

秋谷说着，辛修甫和刘仰正、葛怀民等也大家道是，都劝着王小屏不要再去发痴。王小屏那里肯听，只对着他们说道：“方才我已经和你们说过，洪素卿的待我委实是十分要好。不过这件事情，素卿也叫作无可如何。挂了牌子做生意，走进来的都要应酬，不能赶他出去。我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个驱逐他的法儿。请你们几位和我想想，有什么法儿没有？”

辛修甫听了道：“这个法儿倒很不容易。你想，大家都是一样的客人，更兼他有的是钱，堂子里头，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去。有什么法儿禁止他？”秋谷低着头想了一想，忽然心中触动了一个念头，便向王小屏说道：“有是有一个法儿在这里，这个时候却不便说出来。我们同到洪素卿那边去，待我细细的下一番研究的工夫，或者竟有个禁止他的法儿也是论不定的。”王小屏听了，问他是什么法儿。秋谷那里肯说，只说“这个时候不能和你说，

和你说了你要泄漏出来的”。王小屏听了，只得由他。辛修甫和陈海秋等一班人也问他究竟想的什么法儿。秋谷只微微一笑，一言不发。王小屏便道：“既然你一定不肯说明，我们也勉强不来。如今我就请你们翻台过去，到洪素卿那边去吃酒何如？”大家点一点头，胡乱叫了干稀饭菜来，随便吃了些。主客一齐起身，径到东荟芳来。

到了洪素卿院中，果然那姓焦的早在那里占住了素卿的正房。王小屏只得同着众人到对面房间坐下。正是：青楼薄幸，荒唐得宝之歌；云雨逍遥，懊恼迷香之洞。不知以后如何，且听下文交代。

第一百三十八回

洪素卿昧良施巧计 章秋谷谈笑破奸谋

且说王小屏同着众人在对面房间坐下。洪素卿满面添花的走出来，叫了一声“王大少”，又一一问了众人的名姓，应酬得甚是周到。应酬了一回，便拉着王小屏的手到榻上坐下，把眉头一皱，低低的向王小屏说道：“耐啥陆勿早点来呀？刚刚格个断命客人跑得来勿多歇，赶咦赶俚勿脱，真正拿俚无那哼。格末叫讨气得来。”王小屏听了，心上自是不快，便道：“我今天一定要在你正房间里头请客，你去和他讲一声儿，他要是个知事的，赶紧给我滚出去。”洪素卿听了，点头答应。秋谷便问道：“这个姓焦的究竟是做什么事情的？他和你讲过没有？”洪素卿道：“俚自家说起来，是海外得来。啥格荣德洋行协顺祥银号宝昌钱庄，才是俚笃一干仔开格。”秋谷听了，微微一笑，也不开口。

只见洪素卿立起身来，对着王小屏说道：“倪过去搭俚说一声。”说着，便慢慢的走过去。秋谷见素卿过去，便留神细听。要听那姓焦的怎样的一个说法。只听得素卿走过去，竟朗朗的高声说道：“焦大少，对勿住，格间房间有客人来请客。谢谢耐，阿好请耐到亭子间里去坐歇？”秋谷听了，心上猛然一动，连忙提着耳朵再听不去。早听得那姓焦的大声说道：“你倒说得好轻松的话儿。别人要请客，难道我不要请客的么？老实说，这个房间姓焦的占定了。别人在你这里吃酒，那怕他吃一百台五十台，

我姓焦的一定奉陪。只要他占得住这个房间，就算他是好的。”王小屏在对面房间里头听了，心上十分生气，却又发作不出来。只对着秋谷说道：“你们听听，可有什么法儿？”辛修甫和陈海秋等听了那姓焦的说话这般放肆，大家也觉得有些愤愤不平。只有章秋谷只对着他们摇手，叫他们大家不要开口。看一看房间里头只有一个大姐坐在那里，秋谷“霍”的立起身来，向着床后便走。大家看了，只说他要小便，到床后去找便壶，便也不去管他。那里知道秋谷从房后的小门里面一溜烟出来，转到前面，一直走到正房门外。放轻了脚步，悄悄的在门帘缝里偷窥。只见一个油头滑脑的少年，正把洪素卿拥在身上，两个人密密切切的，在那里贴着耳朵讲话，咕咕唧唧的一个字都听不出来。只见洪素卿点一点头，满面笑容的，对着对面房间把手做一个手势，那少年也点一点头。洪素卿便立起身来，秋谷连忙轻轻的蹑步回去，故意到大床后面去转了一转，方才走出来。

辛修甫问道：“怎么你一个小便去了这许多时候？”秋谷不语，只对他摇头。辛修甫不知道什么意思，正要问时，早听见弓鞋声响，洪素卿缓步进来，对着王小屏摇一摇头道：“格个断命客人，格末叫讨气。叫倪那哼弄法？”王小屏听了，怒气填胸，一时却也说不出什么来。正在这个当儿，忽然章秋谷立起身来，对王小屏道：“你们请在这里略坐一回，我有些小事，去去就来。”说着，便急急的走了。辛修甫看了这般光景，料想今天房间是占不成的了，便向众人使一个眼色，大家立起身来。辛修甫对王小屏说道：“堂子里头本来是逢场作戏的地方，今天没有房间，还有明天；明天没有房间，还有后天。何必这样认真，平空的和人斗气？据我看起来，不如暂时去了，明天再来何如？”辛修甫的

话还没有说完，王小屏跳起身来拦住众人，口中说道：“房间不房间不用管他。难道别人可以在这个地方请客，我就不好在这个地方请客的么？你们诸位又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既然来了，何必这般匆促？”众人听了，大家都只得重复坐下。

王小屏一面叫洪素卿招呼摆台面，一面和众人代写局票。辛修甫道：“秋谷还没有来，你们可要等他一等。”正说着，只听得对面房间里头的客人高声大叫起来，拍着桌子道：“你们的人都到哪里去了？怎么我一个人坐了半天，连人影儿也不见一个？”洪素卿听了，皱着眉头，连忙移步进去，对他嗔道：“啥格噢噢噢噢吵得来？拨别人家听见仔阿要好听？”那姓焦的大声说道：“我叫你过来，没有别的事情，赶快和我照式照样的叫一个双台下去，立时立刻给我摆上来。”王小屏和辛修甫等听了，大家都是面面相看，想不出一个主意。

停了一会，猛然听得楼下相帮一声高叫，客人上来。就这一声里，早听得脚步声响，章秋谷满面笑容飞奔上来。辛修甫问道：“你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的？”秋谷只是笑，也不开口。走进房来，就对着众人摇手，叫不要混乱。众人不知道什么道理，便大家都不开口，眼睁睁的十余只眼睛都看着章秋谷，要看他做些什么。只见他不慌不忙，慢慢的走到王小屏身旁，低低的问道：“你身上带钱没有？”王小屏听了，甚是诧异，便对他说道：“今天我身上有些钞票，却也不多，止有一百多块钱。你平空问他做什么？”秋谷低低的说道：“你不要多讲，你们大家不要开口，只听着我的调度。我要怎么样，你们就依着我怎么样。等会儿包你有个法儿把那个混账东西赶他出去。”王小屏听了，半疑半信的，心上很有些儿疑惑。秋谷又走过去，问着辛修甫和陈海秋、刘仰

正、葛怀民等，问他们有钱没有。也有带着钱的，也有不带的，几个人合起来，也有二百多块钱。秋谷又叫他们把带的钱一古脑儿都拿出来，“等回儿再还你们”。众人听了，心上大家都诧异起来。辛修甫先问道：“究竟你为着什么事情？何妨说给我们听听。”章秋谷道：“你们不要慌，等一回儿自然明白。”辛修甫道：“怎么这样糊里糊涂的？”秋谷不等他说下去，连忙摇手道：“你们不要开口，我得了一个极好的主意，要替小屏出出气儿。你们等会儿看就是了。大家不用开口，看我一个人发挥。如今你们把钱赶紧拿出来交给我，赶着这个当儿，不要给素卿瞧见。”众人听了，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只得大家把带的几张钞票都拿出来交给秋谷。秋谷接在手里，又在自己身上掏出几张钞票并在一起，一起交给王小屏。口中说道：“你好好的收起来，等回儿自有用处。”王小屏摸头不着，连忙问道：“我又没有问你借钱，交给我做什么？”秋谷皱着眉头道：“你不用多说，只依着我的调度，少停一刻，包管和你把姓焦的驱逐出去，叫你大大的出口气儿。”王小屏听了，疑疑惑惑的，也不知章秋谷是什么意思。辛修甫道：“秋谷的为人，样样都好，就是有一件性情不好，专喜欢叫人打他的闷葫芦。”一言未毕，只见洪素卿姗姗而来。走进房门，对着王小屏把金莲在地上一顿，咬着牙齿，把手指着对面，低低的骂道：“格个杀千刀末，直头是格强盗坯！定规吮拨好死法格。”王小屏听了洪素卿骂那姓焦的，心上自然高兴。却为着拼房间拼不过他，究竟心中不乐。还没有开口，早听得秋谷大声说道：“难道我们吃酒就在这个地方么？”洪素卿听了，连忙抢步过来，对着秋谷道：“章大少勿要动气。格个断命客人煞死格坐来浪仔，勿肯走。王大少吃双台，俚也要吃双台。真正叫拿俚吮那哼。”秋

谷不等说完，朗然说道：“我今天倒要学着他们那班曲辫子发一个痴，一定要赏鉴赏鉴你的卧室。今天就吃个双双台。”洪素卿还没有答应出来，早听得对面房间里头那个姓焦的也在那里高声说道：“我也吃个双双台！”秋谷听了，微微一笑道：“很好。他要和我斗气，那是他的造化来了。既然如此，我就吃个四双双台。”那姓焦的也是大声应道：“什么造化不造化！堂子里头吃酒，只要有钱的，那一个不是大爷？我也吃四双双台。”秋谷哈哈大笑道：“好得很，好得很。我再加一倍，三十二台。”那姓焦的也应道：“我也三十二台。老实和你说罢，不要说三十二台，就是三百二十台，我姓焦的也要陪你一下。”秋谷又哈哈的笑道：“三十二台酒，差不多要四百多块钱，不是玩的，可是真的么？”那姓焦的高声答道：“不是真的，倒是假的不成？几百块钱的事情算什么大事！”

这个时候，刘仰正和葛怀民等忽然见秋谷这般举动，十分诧异。就是王小屏自己心上也觉得有些不以为然。想着花几个钱争得面子，也还不要说他；花了无数的钱，争不到一丝一毫的面子，觉得大可不必。刘仰正便走过去，拉了秋谷一把道：“你平日之间讲起那班吃醋拼房间的客人，笑他们是个痴子。怎么你今天自己也做起痴子来？况且这个地方也不是你的相好，你也不便这个样儿。”秋谷听了，回头对他笑道：“我自有我的布置，这会儿不用你们多管。”辛修甫在旁看了秋谷这般举动，心上已经有了几分明白，便走过来拉着刘仰正道：“他有他的道理，我们不必管他，只看他怎样的一个布置就是了。”刘仰正听了，便不开口。大家静悄悄的站在那里。只听得秋谷口中说道：“我吃三十二台，你也吃三十二台么？不要等回儿反悔起来！”那姓焦的冷笑一声道：

“那一个反悔的是个畜生！”秋谷大笑道：“好好。反悔的是个畜生！”一面笑着，一面大踏步走出房门，三脚两步的竟向着对面直闯进去。王小屏和辛修甫等见秋谷闯进对面房间里去，不知道他葫芦里头究竟是卖的什么药，不由得大家面面相看，做声不得。素卿出其不意，吃了一惊，连忙赶出房去，要想拉他回来。口中叫道：“章大少勿要进去哩。倪堂子里向旣拨实梗规矩格呀！”说时迟，那时快，秋谷早已闯了进去，那里叫得回来？这一来，有分教：识破黔驴之技，名妓惊心；幸逃子路之拳，滑头丧胆。不知以后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第一百三十九回 闯房间痛骂滑头 驱恩客难为名妓

且说章秋谷大踏步跨进对面房间。那姓焦的正在那里摇头摆脑的，自鸣得意，猛然见了章秋谷闯了进来，也不觉吃了一惊，心上很觉得有些忐忑。连忙立起身来，口中说道：“你平空闯我的房间，是何道理？难道堂子里头没有规矩的么？”正说着，洪素卿已经赶了过来。那姓焦的见了洪素卿便大声说道：“你们堂子里头究竟有规矩没有规矩？怎么好好的平空有人闯进房间来？”洪素卿不及回答，连忙走过去，拉着秋谷的衣服，陪笑道：“章大少，谢谢耐，请到格面去坐。堂子里向格规矩，章大少阿有啥勿晓得？”秋谷笑道：“你不要这般害怕，我只要和你们这位焦大少说一句话儿，有什么事情都是我一个人承当，与你不相干。你只顾放心。”说着，便对着那姓焦的把手一拱，含笑道：“我闯了你老哥的房间，是我一时卤莽。你老哥不必见怪。如今有一句话儿要请问你老哥。”

那姓焦的见秋谷无故闯他的房间，心中自是十分不快。但是从来有一句俗话，叫作“楚霸王的尊拳不敌张子房的笑脸。”那姓焦的心上虽然焦躁，看着秋谷笑容满面的好好和他讲话，便也发作不出来，只得答道：“你要问什么话儿只顾说。”秋谷又笑道：“论起理来，这件事情与我毫无干涉，我也不必来管这般闲账。但是今天既然同着我们敝友跑到这个地方，你们两位又彼此斗起气

来，我们做旁人的免不得也要出来说句话儿。请问老哥今天当真的要和我斗气，吃三十二台酒么？”那姓焦的大笑道：“这个话儿才才已经讲过的了，那一个反悔的便是个不要脸的畜生！如今何必又来提起？”秋谷又道：“既然如此，你老哥吃酒的钱怎么样？还是现付的呢？”还是赊账的呢？”那姓焦的听了，面上不由就呆了一呆。停了一停，忽然哈哈的笑道：“你又不是堂子里头的管账先生，用不着你来多管。”秋谷道：“不是这般说法。你们两位既然彼此斗气，大家争的就是这一点儿面子。要是一时间混闹一阵，闹得一塌糊涂，到了后来拿不出钱来，这个面子争他做什么呢？方才听你老哥的口气说起来，不要说是三十二台，就是三百二十台，你老哥也要陪我们一下。既是为着大家斗气，你老哥总带着现钱来的。我说句放肆的话儿，请你老哥把身上带的钱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一则显了你老哥自己的声名，二则也好叫我们敞友心服。我们敞友今天跑到这个地方来，只带了四百多块钱，合计起来，差不多刚刚三十二台酒钱。如今我也叫他带的钱都拿出来给你老哥看一下。”说着，便回过头来，叫着王小屏道：“你把身上带的钞票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王小屏听了，果然在身上掏出一卷钞票来，走过去递给秋谷。秋谷点了一点，把钞票放在桌子上，对着那姓焦的说道：“请你老哥看看，一古脑儿四百五十五块钱。你老哥身上的钱在那里？也请拿出来我们大家瞻仰瞻仰。”

那姓焦的到了这个时候，脸上的神色就有些不对起来。只得勉强支吾道：“我带钱不带钱与你什么相干？我就是有钱你也没有一定叫我拿出来的权利。我不给你看，你又有什么法儿？”秋谷冷笑道：“我们自然没有一定叫你拿出钱来的权利，但是今天

的事情不比别的，原是你们两家赌气，大家闹个阔大爷的牌子，那有不带现钱的道理？不是我在这里讲一句不中听的话儿，今天拿不出钱来的，就是那天字第一号的滑头码子！你老哥可不要见怪。”那姓焦的听得章秋谷的口气越逼越紧了，一时间腾挪不得，脸上竟红起来。停了一停，只得又道：“上海滩上的客人，要是在堂子里头吃酒都要付起现钱来，那就连路都不用走了。况且我在他们这里欠账，自然和他们有欠账的交情。只要他们自己放心就是了，要你来着急做什么？”秋谷大声道：“欠账不欠账，交情不交情，我们都不管你。总而言之，今天这件事情，有钱的就是上风，没有钱的就是饭桶！你当了个嫖客，连这几个钱都拿不出来，还混闹你的什么架子？我劝你还是早早的跑到别处去罢！省得当场出丑，面上无光。”

那姓焦的听了秋谷这番说话，面子上一时过不去，大怒道：“你究竟是个什么人？我认都认不得你。你平空闯了我的房间，还要在这里满嘴里混说。我那有这样的闲工夫来和你斗口？快快的给我请出去！”秋谷淡淡的笑道：“我闯了你的房间，是我的不是，等会儿自然向你服礼。如今只要请你把身边的钱取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一则坍了我们的台，二则装了你自家的幌子。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情愿自认下风，尘土不沾，拍腿就走。难道这样光天化日的世界，你拿出钱来我们会抢了你的不成？”那姓焦的听了，一言不发，只把一双眼睛不住的望着洪素卿。洪素卿把那一点朱唇略略的动了一动，一双俊眼微微的斜了一斜，那姓焦的得了这个暗号，立时立刻的胆大起来，对着章秋谷冷笑道：“你认着我姓焦的真个的拿不出钱么？老实和你们讲，这个时候身上却没有带来。既然你们一定要看，我就立刻回去取来给你们大家看看。”

说着，立起身来，往外就走。章秋谷抢上一步，把手一拦，口中喝一声道：“且慢！”那姓焦的见了这般光景，只得立定了脚道：“你这个人不要是犯了疯病罢？我要回去拿钱，为什么你来拦阻？平空的和我这样歪缠？我今天也不知是那里的晦气。”秋谷正颜厉色的说道：“你们既是大家赌气，那有身上一个钱都没有的道理？分明是你们大家通同作弊，有心硬捉姓王的，把他当个瘟生！这样鬼鬼祟祟的事情，我章秋谷眼睛里头也不知见了多少！你哄骗别人也还罢了，竟想平空的骗起我来！你们未曾举意，也该应打听一下我章秋谷是个何等样人！那里会上你们的圈套？就算据你自家口中的说话，立时立刻的回去拿钱，安知不是你们彼此商量妥贴，暂时拿出钱来，糊里糊涂的搪塞一下，就算搪塞过去，也叫我们到什么地方去查呢？”

章秋谷说到这里，那姓焦的不觉形容大变，一时说不出什么来。洪素卿见了这般模样，心上十分着急，只得赶着说道：“焦大少来浪倪搭，倒一径规规矩矩格。”秋谷不容他说下去，就截住他的话道：“算了，算了。不用说了。劝你少讲几句罢。我是留着你的面子，不肯和你为难。你们的事情那一件是瞒得过我的？到了这个时候，你就是再要帮他说话也是不中用的了。”洪素卿听了，满面上涨得通红，低下头去，不敢开口。那位焦大少爷见了，心上也不觉拍拍的跳。但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得不大着胆子，硬挺一下。便按定心神，大声说道：“别样话儿你混说也还罢了，怎么这般说话你也好混说起来？你说我和他们通同作弊，有心捉他的瘟生，可有什么凭据没有？我倒要请教请教。”秋谷笑道：“这些事情凭据不凭据我都不管。如今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有钱，不论什么事都办得到。有钱的便是嫖客，没有钱的就

算滑头。你如今既然拿不出钱来，就是个滑头码子。这个地方不是你可以挨在这里的。请你快些出去罢。”

那姓焦的听了，知道秋谷已经窥破他的底蕴，索性把心横了一横，口中嚷道：“如今上海地方连王法都没有的了！我有钱没有钱与你什么相干？你又不是开堂子的老板，为什么要你这般着急？”秋谷冷笑道：“堂子里的老板也罢，信人也罢，总而言之，长话短说，今天你拿不出钱来，就请你快些出去！”那姓焦的索性立起身来，把桌子一拍道：“你闯我的房间，我还没有赶你，你倒要赶起我来。真是笑话！”秋谷道：“你满口牛皮，虽然说得十分相象，无奈你那几处的钱庄银号都没有和他们打个照会，他们都不肯承认你这位东家。如今好好的请你出去，老实说，还是你的便宜。如若不然，你借着钱庄银号的声名在外面招摇撞骗，哼哼，怕只到了那个时候，吃不了兜着走呢！”

那姓焦的听了，不觉得毛骨悚然，回答不出，正还想支吾几句，秋谷早抢步过来，一手拉着他的衣服道：“我也不来难为你，劝你好好的走罢。”说着，轻轻的拉着他就走下楼去。那姓焦的本来是个一两几钱的老枪，又是酒色淘虚了的躯壳，那里禁得起秋谷的神力？口内连连的嚷道：“不要拉，不要拉。”一个身体却不因不由的跟着秋谷往外飞跑。秋谷一直把他拉到大门外面，方才放手。只把他拉得喘作一团，上气不接下气的说道：“上海地方是有巡捕的，你怎么这样的动蛮？”秋谷笑道：“我又没有和你动手打架，不过好好的请你出去，什么动蛮不动蛮？你要和我打巡捕官司，我在这里恭候。”那姓焦的又喘嘘嘘的说道：“你是个好的，不要逃走！”秋谷明知道这几句话儿不过是个自己落场的法儿，笑着应道：“我在这里候你十年。”说着，又对他把手一拱

道：“今天多多冒犯，对不起你老哥，我们等回再见。”说罢，便笑吟吟的走了进去。

陈海秋见了秋谷走进来，立起身来，把手在秋谷肩上一拍，把一个大指一伸道：“今天这件事情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要记你大功一次。”秋谷一笑，回转身来，对着洪素卿道：“这个姓焦的是个上海滩上的大滑头，你们不该听他的话儿。得罪几个客人还不必说，他这样的声名传出去，给人家知道了，以后怎样的做生意呢？”正是：刘郎前度，桃花人面之思；杜牧扬州，芳草天涯之梦。要知后事，请听下回。

第一百四十四回 感良朋深交铭肺腑 论时艰极目痛山河

且说洪素卿见那位焦大少爷平空竟被章秋谷撵了出去，心上十分不乐，却口中说不出来。没奈何，换出一脸的笑容，忍着满心的烦恼，委委曲曲的应酬他们。如今又听得秋谷这几句话儿，明知道这些把戏已经给他看破，只得勉强陪着笑道：“章大少格闲话勿错。格个断命客人，倪上俚格当倒上得勿大勿小。嘴里向枪花掉得蛮好，倪陆里晓得俚是滑头呀？章大少，倪也是一时之错，故歇阿好请耐章大少帮帮倪格忙？”秋谷听了，微微一笑，点一点头道：“如今事情已经过去，也不必再去提他。我们吃我们的酒就是了。”洪素卿听了，眼睛一动，含笑道：“格末谢谢耐。”秋谷回过头来，对王小屏道：“今天这个饭桶已经给我赶了出去，什么双双台，四双双台是用不着的了。还是吃个双台罢。”王小屏听了，点头称是。秋谷又对洪素卿说道：“今天他们两家赌气，你一笔很好的生意生生给我的平空打破。又把你的客人赶了出去。你虽然面子上说不出来，心上不知怎么的在那里恨我呢？”洪素卿陪笑说道：“章大少末总是实梗。倪是做生意，叫阮说法呀。倪堂子里向格苦，耐章大少阿有啥勿晓得格？”众人听着洪素卿的话儿说得七不搭八的，大家都不懂他是什么意思。只有辛修甫心中会意，在那里暗暗点头。

一会儿摆好台面，大家入席。王小屏便向秋谷殷勤道谢。又

问他怎么知道那姓焦的是个滑头。秋谷道：“这个时候不便和你说。你一定要问什么原因，明天细细的说给你听何如？”陈海秋便道：“明天我作个东道，十二点钟在一品香请你们吃饭。就便听听这件奇事。你们大家有工夫没有？”众人听了，都说明天上午没有事情，一定大家奉扰。当下散了席，各自回去。

到了明天，果然陈海秋自己坐着马车，到书局里头来，邀了秋谷和修甫，一同前去。到了一品香，拣个房间坐下。陈海秋便写了几张请客票，叫侍者分头请客。陈海秋本来性急，便不等客人到齐，先要秋谷把识破他们机关的始末根由说给他听。秋谷道：“提起这件事情的始末根由，话长得很，一时也说不尽。请你略等一回，等他们大家都到了，再细细的说给你们听，省得我再费一番口舌。”陈海秋听了，只得依着他的话儿，耐心等着。不多一刻，王小屏同着葛怀民、刘仰正都陆续到齐。王小屏开口便问秋谷，昨天的事情怎么会无缘无故的就知道他是个空心滑头？秋谷听了，慢慢的笑道：“天下的事情，总不出一个‘理’字。只要处处关心，时时留意，没有考察不来的事儿。你们诸位都是遇事不肯留心，所以就未免见理不明，料事不透。即如昨天的那件事情，我只要把这里头的始末原因——细说出来，原不过极平常的节目，你们大家都知道的，并不是什么神出鬼入的算计、通天彻地的机关。你们听我讲就明白了。我昨天晚上听了小屏的一番说话，说那姓焦的天天同他拼房间，我心上就觉得有些疑惑。就是他们两下吃醋，也不过偶然之间彼此相逢，都倚着一团盛气，不肯让出房间来。不过一次两次的事情，只要占着了个上风，也就是了，那有天天如此的道理？这不是有心和银钱作对么？我心上横着这个疑团，决计要来细细的看他一下究竟是个何等样人？

及至到了那里，看着那洪素卿的情形，对着我们是这样的和颜悦色、下气低声；对着那姓焦的讲起话来却又是那样的高声大气，说话里头更明明的含着不高兴的意思，全不把他当个客人。你想，那姓焦的要果然是个肯花钱的客人，少年清秀，气概豪华，既不是那蓬蓽威施的丑鬼，又不是个一钱不舍的财奴，这样的客人和你比较起来，大家都是差不多的资格，更兼你连日和他斗气，都被他占了上风，堂子里头的做生意，本来只认得钱，做着了这样的客人，那有得罪他的道理？又那有待你这样温存，待他那般冷淡的道理？这个姓焦的又不是个痴子，难道看不出来，听不出来的么？就说姓焦的真个看不出来，听不出来，难道洪素卿又是个痴子么？况且你和他彼此都是一样的客人，就使他们要巴结生意，不肯得罪客人，也该好好的两面应酬，怎么好把一样的客人，一个那样恭维，一个这般得罪？这不是明明的有心偏重，故意叫我们知道的么？他既然有心偏重，自然有个偏重的道理在里头。究竟是个什么原故呢？这不是明明的姓焦的和洪素卿两个人通同作弊，想骗你的钱么？要是换了个寻常些儿的人，他也未必用出这般恶计。偏偏的看着你的样儿，也是个多年的老上海，不是容易上钩的。他们两个人想来想去，就想出这个法子来。请将不如激将，故意叫那姓焦的和你两下斗气。素卿在你面前，又死命的巴结你，巴结得你心上十分畅快，更死命的痛骂那姓焦的客人，骂得你心中甚是燥脾。把你扛在面子上去，叫你落不下台，不得不自家告个奋勇，和他硬挺一场。那姓焦的口中虽然说得十分热闹，背地里却一个大钱都不用拿出来。只苦了你这王大爷，铁铮铮的一个一个都要挖出钱来。想不到你这样的老上海，竟会上这样的一般恶当，送了无数银钱，还惹了许多烦恼。

也总算是出于意外的了。”小屏和众人听了，方才一个个恍然大悟。想了一回，觉得那前前后后的情形，真是一丝不错。辛修甫便道：“照这样的说起来，你平空的出去一趟，又是到什么地方去的呢？”秋谷道：“那个时候，我虽然看着他的形状，已经猜着了八九分，却究竟还有些儿拿把不定，万一一个冒冒失失的闹了开去，落不得场，这便怎么样呢？恰恰我听着素卿口中的话儿，什么荣德洋行、协顺祥银号，又是什么宝昌钱庄。刚刚的冤家撞着了对头，我有个朋友是宝昌钱庄的经理，我自己想起来，不如赶到他那里去问他一下，究竟他们股东里头有个姓焦的没有。一口气跑到那里，找着了那个朋友，问起他来，非但没有个姓焦的东家，连伙计里头也没有姓焦的。依着我的意思，想要同着那个朋友到素卿那里去，见了姓焦的，当面证他一下。无奈他正有要事，不得分身。况且这句话儿又是素卿口中说出来的，算不得什么凭据。这般一想，我便立时立刻的赶了回来。这个混账东西也总算是他的流年不利，撞在我章秋谷手内，平空的出了这样一个大丑，也就是他意想不到的了。”

王小屏听了，立起身来，朝着秋谷深深的打上一拱，口中说道：“这件事儿，实在仰仗清神，总算和我出了一场闷气。我今天再请一个双台，算个谢仪何如？”秋谷立起来，还了一拱，笑道：“我们这几个人，都是肝胆相交的朋友。这般小事，和朋友帮个忙儿，那算什么？你还和我闹这个么？但是我还有一句话儿要和你讲。你那个洪素卿，我看你以后也可以不做也罢。虽然这样的事情算不得什么，这个人的心地也就可想而知的了。就是再做下去也没有什么味儿。你说我这个话儿可是不是？”王小屏听了，自然点头称是。

辛修甫想了一回，便又问秋谷道：“据你说起来，洪素卿不该待小屏这样温存，待那姓焦的这般冷淡。你就在这个里头看出他们的破绽来。但是我仔仔细细的想起来，你究竟不是什么仙人，看不出他们肚子里头的心事。你又安知不是洪素卿把小屏当做恩客，方才做出这般样儿的呢？”秋谷笑道：“你虽然在上海多年，堂子里头的阅历究竟不深。你想要是洪素卿果然把小屏当做恩客，又那里肯叫他和别人赌意气，冤冤枉枉的平空花这许多的钱？明明是他们两个人通同作弊，彼此讲明白了，故把小屏抬得高高的，叫他跳不下来，自然不因不由的就要入他的陷阶。这是个一定的道理，那里什么恩客不恩客？”辛修甫听了，想了一想，果然不错，便也微微一笑，不说什么。陈海秋本来是个最性急的人，嚷着说道：“事情已经过去，你们还在这里议论军机大事一般的议论些什么！不如还是叫几个局来，消遣消遣罢。”秋谷道：“你这个人真是个外行。这个时候，那些倌人正在那里陪着客人睡觉，何必一定去惊动他们？况且就是把他们叫了起来，他们还要慢慢的梳头洗脸，抹粉涂脂，不知等到什么时候才来。我们那里等得及？不如劝你免了罢。”陈海秋听了，觉得有理，也就依允。

一会儿，侍者端上菜来。秋谷本来酒量不差，便叫开了一瓶克里沙来，和陈海秋两人对酌。辛修甫同着王小屏等都不能吃酒，只略略的吃了些。六个人一面吃酒，一面谈论。讲一回国家的现势，说一回衰弱的原因，论一回列强的环伺艰难，谈一回内政外交的失策。刘越石闻鸡起舞，祖士雅击楫中流；大陆苍茫，风云惨淡；伤心时事，聊为梁父之吟；蒿目河山，尽有唐衢之恸。大家讲了一回，不由得相对凄惶起来。秋谷更觉得别有伤心，无

从索解。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彼此黯然。秋谷勉强笑道：“好好的讲话，为什么大家忽然烦恼起来？给别人看见了我们这个样儿，岂不是无病而呻么？”辛修甫也道：“这个缘故，连我自己也讲不出来。平空的忽然觉得心中不乐，不知是个什么道理？”秋谷道：“我们还是喝酒罢。”说着，倒了一杯克里沙，一饮而尽。陈海秋也干了一杯。秋谷高吟道：“丈夫及时贵行乐，歌舞任侠人称豪。举杯一歌行路难，酒阑钟歇风萧萧。”吟罢又一连干了几杯，不觉有了好几分醉意了。正是：后庭玉树，犹为亡国之歌；天地蒿莱，独洒狂生之涕。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一回 恨天涯深闺挥别泪 折将离南浦送檀郎

且说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在一品香大家谈论到那时事艰难之处，不觉触起了大家心事，不由得相对凄然。秋谷更觉得满腹酸辛，无人可诉；一腔抑塞，无泪可挥。吃了几杯闷酒，不由得就有了几分酒意，便辞了大家先走。回到公馆里头，陈文仙见了，他闷闷的十分不乐，少不得深深款款的安慰一番。

从来有事即长，无事即短。光阴迅速，不觉又是春末夏初。婪尾花残，酴醾香谢；几声鶯鶯，催残金谷之春；一夜东风，落尽天桃之色。章秋谷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花朝月夜，选舞征歌，南陌看花，东门载酒，倒也并不寂寞。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不知不觉的一春已过，转瞬间到了四月，差不多将近端阳。秋谷忽然接着了一封天津来的电报，是一个直隶候补道金云伯金观察打给他的，要请他立刻动身到天津去。秋谷接了这个电报，倒觉有些踌躇起来。

看官，你道这个金云伯金观察是个何等样人？平空的又为什么打个电报给章秋谷？又为了什么事情要请秋谷到天津去？原来，这位金云伯金观察的父亲和秋谷的祖老太爷是个连衿兄弟。金观察在十六七岁的时候，家计甚是艰难，同着兄弟金霞仲两个人都在章府读书。金观察到了十九岁上，同着兄弟金霞仲捐了个北籍监生，去应顺天乡试。就在这一年上，兄弟同科，都中了举

人。金观察和兄弟会试了几场不中，便两个人都就了大挑。金观察得了一个知县，金霞仲得了一个教官。金观察掣出签来，掣了个山东的省分。到省不上两年，就补了沂水县。金观察做了两年沂水县，和山东巡抚张中丞甚是合式。上游器重，僚辈揄扬，几年之间，就升了济南府知府。不想这个当儿，张中丞一病死了，后任巡抚夏中丞却和金观察不甚合式，借了个盗案，就把金观察参了一下。部议下来，降了一个同知。这一来，只把个金观察气了一个发昏，便赌气不肯做官，告假回去。刚刚那个时候，直隶津海关道陈宣甫和陈观察和金观察有些世谊，便把金观察请到天津去，在道署里头当个总文案。这位金观察丰采过人，衫裳倜傥。办起笔墨上的公事来，又是个惯家，那一枝笔来得十分熟溜。陈观察倒也十分敬重。在陈观察那里当了几年总文案，金观察又托陈观察把他荐到直隶总督章中堂幕府里头，也是当个文案。章中堂见了金观察丰神凝重，气概安详，知道这个人将来必成大器，便也十分器重起来。金观察趁着这个时候，就在同知上加捐了个候补道，指分直隶。在章中堂手内很当过几次要差，后来“拳匪”扰乱，联军进京，章中堂在两广总督任上，派了议和全权大臣，便调了金观察一同进京，叫他当个随员。不料事机不巧，恰恰的章中堂一病身亡。金观察止得了一个军机处记名的保举，仍回本省候补。幸而新任直隶总督方安阁方制军和金观察本来是旧友，到任不到三个月，就把金观察委了个洋务局总办，又兼了个营务处。登时一个金观察就声名大振起来。

金观察自从到了洋务局以后，觉得办起交涉来十分棘手，更兼这个当儿已是那班外国人刚刚交还天津的时候，不得不略略的迁就他些。金观察虽然是个通才，也不免有些发付不下。洋务局

里头虽然有几个会办提调，却都是些酒囊饭袋，只晓得吃饭拿钱，那里会办什么交涉？偶然有件事情要和他们商量起来，便大家都是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一句话都回答不出，竟没有一个可以商议的。这位金观察和章秋谷虽然形迹稀疏，却素来知道章秋谷的为人，满腹经纶，一腔热血。有时金观察和章秋谷偶尔相逢，大家议论起来，金观察二十四分的佩服，总说秋谷是个奇才，如今忽然之间，心上想起这个人来，把手一拍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何不打个电报去把他立刻请来？将来有了什么紧要的事情，大家也好有个商议。”想着，便立刻发了一个电报，要请秋谷立刻束装。

秋谷接了这个电报，心上委决不下。待要依着他的话儿立刻就去罢，上海书局里头的情况又没有个可以替代的人；待要回绝了不去罢，觉得自己和金观察是三代至亲，金观察和自己又是十分要好，若竟是毅然决然的不去，未免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却不过他的情面。当下秋谷拿着电报，以心问心的沉吟了一回。刚刚辛修甫走来，便把这个电报递给辛修甫道：“你看看这个电报。这样的事情，叫我怎么样？”辛修甫接过来看了一眼，便问道：“你心上打算去不去？”秋谷皱眉道：“我一时自己也没有主意，不知你的意思怎么样？”修甫道：“你去不去，我虽然不能和你做主，但是这个书局里头的情况忙碌得很，你一时走了，叫那一个人和你代庖？”秋谷听了，低头一想，觉得果然不错。自己的事情，别人是代劳不来的。便道：“如此说来，只好不去的了。明天打个电报去回他就是了。”辛修甫听了大喜，连忙点头道是。立逼着秋谷起了个电报的稿子，只说自己上海有事，不得分身。

谁知这个电报发去之后，一连又接了金观察的两封电报，再

三劝驾，一定要请他去。那电报里头说得十分恳切。秋谷连接两封电报，觉得实在却不过面情，只得把这件事情告知了太夫人，请太夫人的主意。太夫人便道：“我们和金观察是三代的至亲，如今既是他一定要来请你，你也不得不去上一趟。这里书局的事情，只要请个人和你代理就是了。”秋谷听了太夫人的话儿，心上便定了主意。和辛修甫说明白了，请王小屏暂时代理书局里头的的事情。虽然勉强些儿，却也还可以将就得过。修甫心上虽然很不愿意，却也知道秋谷的苦衷。这趟行役，原是秋谷不愿意的，只为着迫于情面，无可如何，便也不说什么。秋谷当下便请了王小屏来，和他说了，要请他暂时代理。王小屏也无可不可的，点头应允。

秋谷把书局里头的的事情当着王小屏交代一回，交代得清清楚楚。那辛修甫和王小屏等一班朋友，大家都要设席饯行。一连吃了几天花酒，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招商局的安平船轮开往天津，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间官舱。未免也要回去把行李收拾收拾。他那位夫人和陈文仙见秋谷平空的要出起门来，少年夫妇，恩爱非常，心上自然很有些儿不乐。却又不便阻挡他，叫他不许去，未免有许多牵衣执手的离惊，珍重叮咛的别绪。秋谷平日的胸襟虽是十分阔大，到了这个挥泪临歧的时候，不因不由的也觉得神采黯然，一言不发。没奈何，走上楼去告辞了太夫人。太夫人吩咐了一番说话，无非是叫他沿途保重的意思。秋谷也嘱咐了他夫人和陈文仙几句话儿，叫他们小心门户，善事高堂。说罢，头也不回的一直走出门去。他夫人和陈文仙两个人，手挽手儿跟在秋谷的后面，一直送到门首。文仙只说得一声“你在路上没有人照应，须要自家保重些儿”，文仙口中说着，不觉一股酸

气一直透到鼻尖，那说话的声音已经岔了，几乎流下泪来。秋谷听了，回转身来，看着他们两个人的脸，要想说几句安慰他们的话儿，觉得心上千头万绪的，不知从那一句说起。定了一定神，方才说道：“你们不必挂念，我此去多则半年，少则三个月，一定要回来的。”文仙听了，忍着泪点一点头。他夫人也对他说了几句一路保重的话儿。秋谷便挥手叫他们进去。他夫人和文仙不肯，立在门外，一直眼睁睁的看着秋谷上了马车，风驰云卷的去了，方才同着进去。

当下章秋谷坐着马车，一直到久安里陆丽娟院中。走进房间，辛修甫和王小屏两个人已经坐在那里。原来秋谷为着大家和他饯行，今天也在陆丽娟院中吃个双台，算个留别的意思。陆丽娟听得章秋谷要到天津去，心上自然不愿意，未免也有些长亭惜别、南浦牵衣的情态。秋谷也密密切切的安慰了他一番。陆丽娟总觉得有些恹恹闷闷的，在席上勉强应酬，提不起兴趣来。

直至到了秋谷临行的时候，陆丽娟同着辛修甫等一班朋友都送到船上来。辛修甫等略略的坐了一回，便起身走了，只有陆丽娟坐着不走，咕咕哝哝的嘱咐了许多话儿。软语缠绵，深情宛转；惆怅檀奴之别，凄凉婪尾之歌。两个人谈了一回，不知不觉的已是五更鸡唱。秋谷带去的那个家人叫做刘升的走进来回道：“这个时候差不多将要开船，送行的人请上岸去罢。”陆丽娟听了，立起身来要走，秋谷同着他一直走上船面甲板。两个人倚着栏杆又说了几句话儿。丽娟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对秋谷说道：“倪搭耐讲格闲话，耐记好仔，勿要忘记脱。出门格辰光勿比勒浪屋里向，一塌刮仔格事体耐自家当心点，勿要实梗马马虎虎。阿晓得出门人除脱仔自家当心，再有啥人来照应耐呀？耐就是带

仔当差格去末，俚也勿肯搭耐当心碗。糟塌仔自家格身体，啥犯着呀？”秋谷听了丽娟这一番说话，不觉暗暗点头。正是：一声珍重，魂销南浦之歌，十里长亭，肠断京华之路。不知后事如何，请看下文交代。

第一百四十二回

出吴淞离怀随逝水 走津沽壮志破长风

且说章秋谷听了陆丽娟那一番嘱咐叮咛的说话，觉得深深款款，无限柔情，未免心上也有些儿感动，不由的暗暗点头。陆丽娟一面说着，眉头一皱，那一双俊眼水汪汪的含着一胞珠泪，看着秋谷的脸儿，一步一回头的依依不舍。秋谷也看着丽娟，两个人脉脉含情。停了一回，秋谷忽然笑道：“你这个样儿倒也装得十分相象，果然名下无虚。”陆丽娟忽然听得秋谷说出这两句话来，真是出于意外，一时间倒呆了一呆，方才皱着眉头道：“阿是倪格闲话才是假格？耐格人阿有良心？说笑话末也勿是实梗说法格哏。”秋谷笑道：“你就是假的，我心上也很喜欢，又何必一定要这般辩白？”陆丽娟听了，恨得把金莲一顿道：“耐格良心到仔陆里去哉？说出格号闲话来，阿要作孽！”秋谷听了，一面笑着，一面走过来握着丽娟的手道：“就算你是真的，算我的不是如何？”说着，又附着陆丽娟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什么的话儿。丽娟不觉微微一笑，故意嗔道：“耐格人末，直头少有出见格。”秋谷笑道：“时候还早得很，回去再坐一回也不要紧。难道怕他真个把你带上天津去么？”丽娟瞅了秋谷一眼道：“倪勿要，倪要去哉。”秋谷点一点头道：“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况且你一夜没有睡觉，还是早些回去休息休息罢。”丽娟听了，眼圈儿一红，低低的说了一声“一路顺风”，便别转头去，也不再说，急

急的上了跳板，走到岸上，回过头来，对着章秋谷打一个手势。秋谷倚着栏杆，也向他挥一挥手。陆丽娟一步懒一步的坐上马车，一径回到久安里去。秋谷直望着陆丽娟的马车去得远了，方才懒懒的回到官舱，没精打采的睡了。

这一睡直睡到差不多十二点钟方才睡醒。轮船早已开行。秋谷起来洗了个脸，饭也不吃，便一个人走上甲板来。浪静风平，海天如镜，波涛无际，极目苍茫。只有许多海燕跟在轮船后面，前后左右的四围飞舞。远远的望见几点黑影，隐隐的露出帆樯，原来都是那浮海的沙船，在那浪花里面一上一下，一高一低的乱滚。真个是神山一发，白浪千寻，潮来则天地皆青，风起而蛟人欲泣。秋谷立在船面上举头四望，心旷神怡，更兼一阵阵的海风劈面吹来，拂袖动裾，更觉头目豁然，形神俱适。看了一回，便回到官舱坐了。闷闷的没有事情，便在网篮里面拿出几本小说来，歪在榻上，看了一回，不觉又朦胧睡去。直到刘升来吃晚饭时方才起来，走到外面广厅，杂着众人坐下。

原来轮船上的规则，官舱客人吃起饭来，是大家聚在一起吃的。肴饌十分精致。秋谷随便吃些，又走出官舱到甲板上来闲眺。只见有两个二十上下的少年，都是天津口音，两个人站在一起，谈得甚是热闹。秋谷见了，便慢慢的走近他身畔，侧耳细听。要听他们在那里谈些什么。只听得那少年长叹一声道：“我们中国人的事情，都是自己弄坏的！即如招商局初开的时候，搭客的价目原分主仆两等。当差的只收半价。那知到了后来，就有那班打小算盘的人出来有心弄巧。明明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搭客，他都贪图便宜，算做一主一仆。甚至同伴四五个人，他却算做一主三仆或者一主四仆。后来给招商局里头的人知道了，索性删除了这条

规例。搭客不论主仆，一律收取全价。他们那班人到了这个时候，大家都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无可如何。你想我们中国的人都是这般卑鄙龌龊的性格，那里还有什么顾全公益的胸襟、组织团体的观念？这样的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可知。我们中国前途的希望也就可想而知的了！”那一个少年听了也叹一口气道：“以前李鸿章到美国去的时候，住在一家客店里头。那客店的头等客房一天要一百五十元美金，合起墨西哥银币来，差不多要三百几十块钱。李鸿章嫌他价钱太贵，就住了二等房间。参随人等都是住的三等。一班美国人都讥笑他的吝啬。我们中国头等的人物倒去住他们美国的二等房间，你想象李鸿章这样的富豪，那般的声望，尚且要这般的贪小利，打算盘，不顾国家的体统，别人更不必说了。你又何必还去责备他们呢？”秋谷听了他们两个的一番说话，觉得这样的一番议论，不是寻常的人讲得出来的；更兼看着那两个少年的样儿，也是目秀眉清，气度不俗，便想和他们做个萍水相逢的朋友，不由的对着那两个少年把手一拱道：“方才听着你们两位的高论，果然抱负非常。请教你们两位贵姓大名？不知你们两位肯赐教不肯赐教？”

那两个少年蓦然见秋谷走近身来和他们讲话，出其不意，不觉倒吃了一惊。及至抬起头来看时，只见立在面前的也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少年，却生得粉面朱唇，蜂腰猿臂，长眉入鬓，凤目含威，亭亭天表之姿，濯濯灵和之柳。从来名士相怜，倾城互惜。那两个少年见了秋谷这般仪表，不觉都自惭形秽起来。那一个年纪大些的少年连忙拱手含笑，通了姓名。原来两个都是天津县人，住在天津城内。一个年纪大些的姓姚，叫姚小峰，一个年纪小些的姓傅，叫傅仲骏，是天津县里头两家著名的绅士。却又都

是少年好学，声望不凡，腹有经纶，胸多块垒。在天津地方，很有些儿名望。当下傅仲骏和姚小峰也问了秋谷的姓名。略略的谈了几句，大家都觉得十分合式。秋谷便把他们邀进官舱坐下，彼此高谈阔论起来。从此之后，章秋谷和傅、姚两个成了朋友，芝兰结契，金石论交，一路上谈谈说说，倒也并不寂寞。

不一日，轮船早到天津。原来轮船到了大沽口，还要曲曲折折的弯进七十二沽，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春夏两季，大沽口内水深，轮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到了秋冬两季，口内水浅，轮船不能进去，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一班搭客都另趁小火轮登岸，很有些儿不便。刚刚这个时候，夏令水深，轮船可以进去。在大沽口外停泊了一夜，到了明天，慢慢的鼓轮进去。走了半日，方才到了码头。早有金观察接了秋谷的电报，知道他坐的安平，便派了一乘四人大轿，四名差弁，两个家人，到码头上来迎接。章秋谷便把刘升留在船上，叫他押着行李慢慢的来。秋谷坐上轿子，一直到东门内卢家胡同金观察公馆里头。

秋谷刚刚出轿，早见金观察呵呵大笑的直走出来，一把拉住了秋谷道：“我算计你该应到了。”秋谷笑吟吟的抢步上前，执手招呼。两个人手挽手儿的走到厅上。秋谷为着金观察是长亲，对着他不得行个全礼，便对着金观察屈一屈膝。早被金观察一把拉了起来，大笑道：“我们至亲，还闹这些过节儿么？”秋谷又请金观察的夫人出来拜见过了。金观察便把秋谷邀到内书房内坐下，谈了一回。早不觉红日沉西，暮烟四合。金观察对着秋谷笑道：“你今天初到，我要和你接风。久仰你是个粉阵花围的老手，今天就请你到一个地方去见识见识何如？虽然你是在上海玩惯的人，也要叫你看看这里的风景。”秋谷听了，自然答应。

一会儿，金观察备了两乘轿子，同着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来。原来天津地方的侯家后，就像上海的四马路一般，无数的窑子都聚在侯家后一处地方。更兼天津地方的嫖场规则和上海大不相同：上海地方把妓女叫做倌人，天津却把妓女叫作姑娘，上海的妓院叫做堂子，天津却把妓院叫作窑子。窑子里头又分出许多名目，都叫作什么班什么班，就如那优人唱戏的班子一般。班子里头的姑娘都是北边的人，就叫作北班，班子里头都是南边人的，就叫作南班。南班和北班比较起来，又是大同小异。到北班里头打个茶围，要两块钱，到南班去打茶围却只消一块钱。那怕你一天去上十趟，打上十个茶围，就要十次茶围的钱，一个都不能短少。南班里头吃酒碰和都是十六块钱，住夜是六块钱，北班里头的碰和也是十六块钱，吃酒却要二十二块钱，住夜是五两银子。叫局不论南班北班，都是五块钱。请倌人出局只要三块钱，若是没有去过的生客走进窑子里头去，合班的姑娘要出来见客，凭着客人自己拣择。拣中了那个姑娘，就到他房间里头去打一个茶围。万一那个客人眼界甚高，一个都拣不中，尘土不沾，立起身来便走，也不要他花一个大钱。住夜的客人不必定要碰和吃酒，碰和吃酒的客人也不必定要住夜。住一夜是一夜的钱，住十夜是十夜的钱，很有些像那上海么二堂子里头的规矩。这些事情，在下做书的既然做到这里，不得不把天津妓院里头的规矩细细的演说一番，好叫看官们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心上有个头绪，不至于看到紧要的地方，茫然不解，漠然不知，就知道在下的这番演说不是赘瘤之谈了。

闲话休提，只说章秋谷同着金观察到了侯家后宝华班内。金观察领着章秋谷走到一个房间里头坐下。秋谷举目看时，见房间

里头的陈设也和上海差不多：墙壁上挂着许多的单条字画，正中向外放着一架红木床，挂着熟罗帐子，两旁也摆着两口红木衣橱。秋谷看了一回，早见门帘一起，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走了进来。正是：南都石黛，偏开上苑之花；北地胭脂，重入唐宫入选。不知以后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一百四十三回 金观察夜走宝华班 章秋谷重到侯家后

却说金观察同着章秋谷到侯家后宝华班，走进一间房内坐下。不多一刻，早见一个十七八岁的淡妆女子款款走了进来，轻启朱唇，对着金观察叫了一声“金大人”，回转头来，向着秋谷一笑，口中问道：“格位老爷贵姓？”金观察便对他说道：“这位老爷姓章，今天从上海到的。”又指着那女子的脸对秋谷道：“这个就是我招呼的，名叫金兰。你看怎么样？”原来北边班子里头的规例，客人做了姑娘，就说某老爷招呼某姑娘。大家都是这般说法，没有什么做与不做的，和上海的名目不同。

只说章秋谷听了金观察的话，便抬起头来细细的把金兰打量一番。只见他身上穿着一身白罗衣裤，下面衬着一双湖色挑绣弓鞋，头上挽着一个时新宝髻，刷着一圈二寸多长的刘海发，带一枝翡翠押发。那一身的装饰，和上海的样子也差不多。再往脸上看时，只见他脂粉不施，铅华不御，两道淡淡的蛾眉，一双盈盈的杏眼。虽然没有十分姿态，却也生得轻盈柔媚，尽足动人。说起话来，一口的上海白，不像苏州人的口音。秋谷看了，点一点头，对金观察道：“老表伯的眼力着实利害。这个贵相知生得果然不错。”金观察听了心上甚是得意，拈着几根胡子，哈哈的笑道：“你不要作违心之论，有意面谀。你们在上海玩惯的人，那里看得上这般人物！”秋谷也笑道：“那倒不是这般讲法。上海的

信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好的，天津的信人也不见得个个都是坏的。小侄记得几年之前，到过天津一次，见过几个信人，色艺都很不错。可惜如今都不知到那里去了。就是上海那几个有名的红信人林黛玉、张书玉、顾兰荪等，也都到天津做过生意。”说着时，只见金兰一个转身，手内托着两个瓜子碟子，一碟西瓜子、一碟北瓜子，走近身旁，来敬秋谷。秋谷随意拈些。金兰便把两个碟子放在桌上。金观察笑道：“你这个东西，怎么只敬章老爷，不来敬我？难道我不是客人么？”金兰听了，也笑道：“金大人未总是实梗。咦要来瞎板差头哉？”金观察听了一笑，也不言语。

停了一停，忽听得房门外一阵的脚步声音，一步步走进房来。秋谷举目看时，只见一顺的早进来了三个女子，一色的都穿着竹布衫裤，说话的声气好像是镇江扬州一带的口音。眉目口鼻都生得不大平正，脸上却搽着许多指粉。走进房来，各叫了一声“金大人”，便都一屁股坐下。秋谷看了一眼，便别过头去不看。金观察忽然向秋谷道：“我倒忘了一件事儿。你初到这里，没有相好，就在这里的信人里面拣选一个何如？”秋谷听了点头应允。金观察便对金兰道：“快叫他们出来见客。”金兰答应一声，走出房去。只听得房外高叫一声“见客”，金兰便翻身走了进来。一霎时，笑语喧哗，花枝招展，七长八短的走进十数个女子来。也有大的，也有小的，也有妍的，也有媿的，拥拥挤挤的。都挤在一间房内。有的打情骂俏，有的弄眼丢眉，有的咕咕咯咯的笑作一团，有的动手动脚的玩做一块。一个个徘徊顾影，卖弄风情。秋谷细细的一个一个看过来，觉得不是有些俗眼俗眉，便是有些土头土脑，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在里头。只有一个最后进来的信人，年纪约有十八九岁，身穿着一件玄色铁线纱夹袄，湖色春纱

裤子，一双四寸金莲，着一双宝蓝平金弓鞋，头上只挽一个懒妆髻，没有一些首饰，越衬得明眸皓齿，玉面朱唇，月挂双眉，霞蒸两靥。虽然比不上陈文仙的那般清丽，陆丽娟的那样风华，却也姿态娇娆，丰神婉媚。秋谷看了他一眼，便指着他问金观察道：“他叫什么名字？”金观察拍手笑道：“果然你的眼力不差？他叫云兰，也是从上海新到的。是这个宝华班里头翘楚。如今却被你选中了。”秋谷听了，便走过去一把握着云兰的纤手，细细的看了一回。云兰被秋谷弄得不好意思起来，瞟了秋谷一眼道：“做啥呀？慢慢里看未哉呀？”秋谷微微一笑，把手一松。云兰对看秋谷飞个眼色，回过身来，低低的叫一声“上碟子”。早听得外面答应一声，递进两个瓜子碟来。云兰接在手内，先敬观察，后敬秋谷，却对看秋谷低鬟一笑。秋谷便拉看他，叫他坐下，一长一短的和他讲话，那一班落第的馆人，起先进来的时候，看看秋谷这样翩翩年少，跌宕多姿，大家都觉得有些心动，眉迎目送，脉脉含情。如今见他选中了云兰，大家都知道自家没份，又羞又妒，一哄的都走出来。

金观察见他们走了，心中大喜，和金兰坐在一处，密密切切的讲话。讲了一回，金观察便叫金兰预备摆酒。取过请客的纸片，写了几张客票。忽然抬起头来，见秋谷和云兰并肩执手的坐在那里，低低的不知在那里讲些什么，讲得正是热闹。金观察不觉大笑道：“怪道别人都说你喜欢在女人身上用功，今天你们两个人第一次相见，就有这许多说话，果然名不虚传。”云兰听了，脸上一红，立起身来道：“耐勿要来浪搭倪瞎三话四，倪规规矩矩讲两声闲话，也无啥希奇嘛。”金观察哈哈笑道：“本来没有什么稀奇，我不过这样的说一声罢了，你又何必这样的做贼心虚？”云

兰被金观察说了这几句取笑的话儿，面上越发起红来，讪讪的走了开去。口中咕嚅道：“随便悟笃去说啥末哉。”秋谷一笑，立起身来，走近金观察身畔，问他请的是那几个客人。金观察道：“都是几个同乡，并没有什么外客。”说着，早见几个男班子进来摆设桌面。原来北边的男班子就是南边的相帮。当下金观察便把客票交给他们，便叫立刻就去催请客人。

不一会，早见一个三十余岁的男子从外面大踏步走进来。秋谷连忙看时，认得是金观察的亲戚余太守，便立起身来，彼此招呼坐下。金观察道：“今天你居然来得很早，接到我催请的客票没有？”余太守笑道：“我方才接到你的来信，说请我吃花酒，当陪客。我一听得有人请我吃花酒，我心上高兴极了，连忙办结了今天的公事，急急的就赶过来，那里还等得及你来催请？”说得金观察和章秋谷都笑起来。

停了一会，又到了两个客人，秋谷却不认得。彼此请问姓名，方才知一位是营务处法审委员，直隶候补同知杨玉甫；一位是制台衙门里头的幕府兵部主事言立身，都是秋谷的同乡。秋谷也不免应酬了一阵。这个时候，只见金兰和云兰两个人，一前一后姗姗而来。云兰趁着他们大家在那里说话，拉着秋谷的手，悄悄的讲道：“耐到倪房间里去坐歇。倪要搭你说闲话。”秋谷跟着他走出房去，穿过一个院落，方才是云兰的房间。云兰把秋谷拉进房间坐下。两个人谈了一回，早有金观察叫人相请。秋谷同着云兰一同走过去。只见又来了三个客人，桌面已经摆好，大家在那里高谈阔论的讲话。秋谷走进房去，对着那三个新来的客人拱一拱手，问过姓名。金观察便向秋谷道：“你的本堂局票已经和你发了出去，只怕一个人不够，我再荐一个人给你好不好？”云兰

跟在秋谷后面，连忙悄悄的把秋谷衣服一拉。秋谷会意，便向金观察道：“小侄也不过逢场作戏。叫了一个本堂也就算了。”金观察道：“既如此，客人已经到齐，就请诸位入座。”今天这一台酒原是金观察专请秋谷的，要请秋谷首座。秋谷再三谦让，大家都不肯就坐，秋谷方才坐了。

金兰斟过了酒，便有几个乌师在门外拉起胡琴，打起锣鼓。金兰慢慢的立起身来，走到帘底，把脸向着门外，唱了一段《取成都》，回过身来，就坐在金观察后面把一柄白纸摺扇递在金观察手内。金观察便把这柄纸扇递给秋谷，口中说道：“你爱听什么，随意点就是了。”秋谷接过来，打开看时，只见上面写着许多戏目，也有二簧，也有西皮，也有梆子。秋谷心上暗想道：“古时清歌妙舞，歌舞原是连的，所以教坊中人有舞衫歌扇的名目。如今这个舞学久已失传，这柄纸扇大约就是古时的歌扇了。”正是：樊素樱桃之口，逸响停云；小蛮杨柳之腰，流光回雪。不知后事何如，应听下文交代。

第一百四十四回

舞衫歌扇清夜无愁 大道青楼良宵载酒

且说秋谷接过扇子来看了一看，便递给那位言立身言主政，让他来点。言主政也不肯点。大家推让了一回，公点了一出《朱砂痣》。金兰唱毕，接着云兰又唱了一出《黄金台》。叫的局已经来了几个。金兰又斟了一巡酒，便向金观察告一个假，走了出去。

看官，你道什么叫做告假？在下做书的在上海烟花队里整整的混了十年，从来没有见过信人要向客人告假的。原来这个告假，也是北边窑子里头的规矩。客人们叫信人的局，那信人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才可以告退。若是遇着有别人叫局，或者有人在他院中吃酒碰和，便在那叫局的客人面前告一个假，到别处去打个转身，再来应酬。甚至叫一个局有连告好几次假的。金观察虽然没有叫局，却照例吃酒的时候有个台面局的。所以金兰照着叫局的规条向金观察告假。在下做书的写到此间，就有个老于上海的朋友驳斥在下的说话道：“你这句话儿错了！要是照着你的说话，信人出来应局，直要等到大家散席方可脱身，遇着有别人叫局，又要向客人告假。万一个天津的信人也和上海的信人一般，一天里头出上二三十个局，甚至四五十个局的都有。要是——一个一个都要向客人告起假来，那里告得尽许多？那些信人又怎样的分身得开？难道真个像《西游记》上孙猴子一般，当真有什么分身法不成？”在下听了笑道：“你的说话虽然有理，却还没有知

道这里头的实在情形。天津地方的带局比不得上海，止要一块钱，可以一转眼的工夫，立起身来就走。在天津叫一个局，足足的要五块钱，又大半都是现钱，没有什么赊账的。若要叫一个局不给现钱，一定要是向来要好的熟客，方才办得到。这个里头也有一个道理。信人应局的规例，不论什么地方，除了叫到戏馆和叫到自家公馆之外，一概都要出一块钱的坐场钱，和苏州的叫局规则一般。不过苏州规矩，只有在堂子里头叫局方才要出坐场的钱，酒馆大菜馆都没有的。天津的大菜馆和酒馆也是这般。那班信人出来应一个局，若是客人赊账，就要自己贴掉一块钱。所以天津信人每逢有素不相识的人叫他的局，多半是推托不去。就算是勉强去了，也一定要当面向他讨钱，那里像上海的这般模样，出一个局一古脑儿只有一块钱，还要大家赊账。若是一两个局漂了，也不能算漂账。彼此的情形不同，如此自然天津信人的局少，上海信人的局多了。上海的红信人，一夜工夫竟有出五六十个局的；天津的信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头等名角，一夜工夫也不过出上六七八个局。你没有到过天津，不懂那边窑子里的情形，只拿着上海堂子里头的情形来两边印证，自然觉得大大的不合了。”那位老上海听了在下这一番滔滔滚滚的说话，方才俯首无言，走过一边去了。

闲话休提，只说云兰见金兰告假走了，也向秋谷告一个假，走了出去。便有几个本班的信人走进房来，应酬台面。应酬了一回，这几个走了出去，又换了几个进来。原来天津那些班子里头的姑娘，好像上海么二堂子的信人一般，不是捆账伙计，就是分账伙计，再不然就是老鸨的讨人，从没有一个人是自己身体的。那班子里头也没有什么包房间做伙计的名目。合班的信人，不论

红的黑的、大的小的，都要听老鸨节制号令，就是那个时候的林黛玉、张书玉到天津做生意，也是包账伙计，算不得自己身体。那第一天进门的时候，一般也要向着老鸨叩头。所以天津窑子的信人，大家都是混在一起的。你的客人我也可以应酬，我的客人你也可以陪待，分不出什么界限。当下章秋谷看着那班信人你来我去，你出我入的，好似穿花蛱蝶一般，倒也甚是热闹。秋谷看了一回，忽然又见几个信人，嘻嘻哈哈、拉拉扯扯的，口中说着满口的扬州白，直闯进来。三个人坐在一起，夹七夹八的和客人说笑。秋谷见就是方才进来那三位宝货，便连忙把头别过去，不去看他，心上觉得十分惹厌。更兼听他们你言我语的，打着满口的江北乡谈，口口声声的讲我们苏州怎么样，我们苏州那么样，秋谷听得清楚，心上又好气又好笑，忍不住问道：“你们几个人都是苏州人么？”那三位宝贝听了，大家觉得甚是得意，齐齐的答应一声。秋谷笑道：“我看起来，你们这几个苏州人，着实有些西贝。”那三个人听了，不懂秋谷的话是什么意思，便道：“什么叫做西贝？我们不懂。”秋谷道：“你们既是苏州人，怎么连这句话儿的意思都不懂？你们姑且讲几句苏州话来给我们大家听听，看你们究竟是苏州人不是。”原来我们中国全国，苏杭两处是个繁华富丽的地方。苏杭两处的女子就也是个姘姘娇娇的尤物。这几个宝贝，平日之间总假充是苏州人，好在那些客人本来辨不出他们的口音，什么叫做扬州话，什么叫做苏州话，当真都把几个认做真的苏州人。这三位宝贝假冒苏州人冒很久了，忘其所以，自己也有些不信自己起来，好像自己真是苏州人的一般。不料今日之下，忽然冤家遇了对头，平空的跑出一个章秋谷，要考起他们的苏州话来。这几个宝贝那里说得出什么苏州话，被

章秋谷逼住了，无可如何，只得胡乱说了几句扬州不像扬州、镇江不像镇江的话，就算是苏州话。只指望章秋谷也不懂苏州话，糊里糊涂的搪塞过去也就算了。那里知道章秋谷听了他们这几句话儿，不觉哈哈大笑道：“这个就算你们的苏州话么？好得很，好得很。这才是有一无二的苏州白呢。我听着你们三个的口音，明明是个扬州人，为什么一定要假充苏州人？难道假充了苏州人有什么好处么？”这几句话儿，把那三位宝贝说得做声不得，脸上都涨得通红，只得勉强说道：“扬州人也是个人，苏州人也是个人，难道苏州人还比扬州人多个眼睛鼻子么！”秋谷微笑道：“你们既然知道扬州人也是人，苏州人也是人，为什么自己又要假充苏州人？这是个什么道理？”那三个宝贝被秋谷顶住了，腾挪不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赌气大家立起身来，往外便走。口内咕咕哝哝不知说些什么，秋谷也不去理他。金观察见了，便对着秋谷笑道：“他们好好的坐在这里，被你几句话儿把他们逼得跑了出去。他们心上不知要怎样的恨你呢！”秋谷笑道：“这样的牛鬼蛇神，但愿他心中怀恨，绝迹不来，倒干净了许多。”正说着，云兰已经走了进来。秋谷对着云兰皱一皱眉头，又把手打一个手势，似乎把方才的事情告诉他。云兰会意，微微的一笑，也皱着眉头，低低的说道：“耐勿要实梗哩。大家才是姊妹淘里向，讲起来阿要难为情。”秋谷也不开口，只伸过手去，紧紧的握住云兰的纤腕，叫他坐下。两个人四目相对，彼此默然。

正在这个时候，客人叫的局陆陆续续到齐。大家拉开嗓子唱起来。秋谷候他们唱过之后，一个个从头至脚打量一番。只见也有北班里头的，也有南班里头的。北边人和南边人的装束也没有什么大分别。北边人多半是扎着裤腿，那眉梢眼角都是吊得高高

的，全没有一些儿温柔袅娜的丰神。秋谷看着，心中想道：“究竟这班人生长北方，觉得总有些儿体态刚强，丰姿生硬，那里比得上我们江苏人的样儿？究竟北地胭脂不及南朝金粉。这有一定的道理。”正想着，恰恰的言主政要打通关。先和金观察五魁对手的乱叫起来，方才打断了章秋谷的思想。

大家闹了一回，一班客人都散席告辞。金观察掏出表来看了一看，对秋谷道：“今天时候还很早，我们出去打几个茶围再回去，可好不好？”秋谷听了，自然高兴，便点头答应。立起身来想走，云兰一把拉住，口中低低的问道：“倪刚刚搭耐说格闲话，阿是忘记脱哉？”秋谷摇一摇头道：“今天不便，改一天再讲罢。”云兰听了，默然不语。秋谷附着云兰的耳朵说了几句，不知说的什么。云兰回眸一笑，后齿嫣然。一面说道：“间搭勿比上海。耐勿吃酒也呒啥稀奇。”秋谷道：“虽然没有什么，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同你绷个场面，就同绷我的场面一般。”云兰听了，把嘴披了一披，也不开口。秋谷便同着金观察起身就走。金兰和云兰两个人送出房门。云兰又叮嘱一句道：“勿要忘记脱仔喲。”秋谷笑道：“不劳分付。我的心上更要比你性急些儿。”云兰脸上忽然一红，把头一扭道：“好哉，好哉。阿好请耐格两声勿要响。”金观察听了他们两个人的话，心上早已明白，也对云兰笑道：“你们两个人不用猜哑谜，有什么话儿何必瞒我？等我来和你们做个媒人可好不好？总算你的眼力不差，看中了这位章老爷。你也不必遮遮掩掩的，只管说明白了就是了。”几句话，把个云兰说得不好意思起来，不由得红上眉梢，春生颊际，对着金观察道：“耐说仔几几化化格闲话，倪一塌刮仔才勿懂。耐勿要来浪搭倪瞎三话四。”说着，便拉着金兰一同进去。

金观察同着章秋谷走出宝华班大门。走不多几步，便是一个北班，叫做东天保的。本来是个著名的班子，房屋十分宽大。秋谷和金观察走了进去，在一间客座里头坐下，便有许多的本地信人挨挨挤挤的走出来。秋谷约略看了一眼，却没有一个好的在里头。正是：春风二月，忽逢解语之花；大道青楼，又绾同心之结。以下的许多情节，安垵第大开赛珍会，章秋谷再到沪江，试真情红绡人中计，都在第十集里头出现。列位看官不须性急，听我慢慢的道来。